

奏

稿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奏稿目錄

三册

奏稿卷十五目錄

- 遵保皖撫大員摺（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同日）
- 遵保水師總兵摺（同日）
-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 近日各路軍情片
-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 徽州解圍摺（同日）
- 籌辦江浙軍務摺（同日）
-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 遵旨通籌全局摺（二月初二日）
- 謝弟國荃補浙臬恩摺（二月初十日）
- 遵議安徽省城仍建在安慶摺（二月十二日）
- 劉子潯未能赴浙片
- 條陳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二日）
- 謝弟國荃升授蘇藩恩摺（同日）
- 參李元度片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三册目錄

- 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三月初八日）
 - 近日各路軍情片
 - 旌卹饒廷選家屬片
 - 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三月二十四日）
 - 克復青陽縣城摺（同日）
 - 荻港舊縣三山一律肅清片
 - 近日軍情片
 - 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摺（四月初四日）
 - 克復巢含和三城並銅城閘等隘摺（同日）
 - 克復繁昌縣城摺（同日）
 - 近日軍情片
 - 克復旌德縣城摺（四月十五日）
 - 克魯港要隘復南陵縣城摺（同日）
- ## 奏稿卷十六目錄
- 克復太平蕪湖兩城摺（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 議覆王慶雲漕督兼巡撫原奏片
 - 官軍水陸並進疊克要隘駐軍雨花台摺（五月十七日）

參革陳由立等摺（同日）

查覆馮子材兵勇滋鬧情形片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進攻甯郡剿平逆疊摺（五月十九日）

黃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近日軍情片

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六月二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金陵陸帥勝仗張勝祿請卹摺（同日）

克復甯國府城摺（同日）

童容海投誠片

巡撫李續宜聞計丁憂摺（七月初十日）

近日軍情片

代奏李續宜謝恩摺（七月二十一日）

查上次摺片並報近日軍情片

奉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摺（八月十二日）

籌辦廣德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河南募勇另派統領片

查覆嚴樹森被參各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同日）

查覆薛煥吳煦參款片

近日軍情片

唐訓方駐紮臨淮摺（閏八月十二日）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奏稿卷十七目錄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

七日）

近日軍情片

彙報軍情請調多隆阿軍回皖摺（九月十二日）

甯國縣失守片

彙報近日軍情摺（九月二十七日）

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摺（十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陳明各軍應保之案片

續陳金陵各營苦守情形摺（十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營務片

張運蘭回籍養病片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十一月十二日）

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摺（同日）

祁門縣失守片

撤回壽州正陽防兵片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旌德涇縣解圍克復績溪祁門摺（同日）

鮑超丁憂在營穿孝片

李世忠在九洲洲戰守情形摺（十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恭謝天恩摺（十二月二十四日）

迭奉諭旨併案覆陳摺（十二月二十七日）

黃冕惲世臨有功東征片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八目錄

官軍攻克蓮漕並銅城關勝仗摺（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日）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大獲勝仗涇縣解圍摺（正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親赴金陵察看片

代奏李世忠請贖勝保罪摺（同日）

在關沿江各軍並陳近日軍情摺（二月十二日）

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並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七日）

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鮑超軍克甯國近城要隘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世忠軍營失陷摺（同日）

蕪湖金柱關水陸防軍屢勝摺（三月二十七日）

保穆其琛補無爲州實缺片

近日軍情片

石湖埠六安州廬江等處戰守情形摺（四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東關銅城關兩隘摺（四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餉絀情形片

金陵軍攻克石城石壘摺（五月十二日）

水陸會克巢含和三城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攻克江浦浦口九洲洲江面一律肅清摺（五月二十七日）

日）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九目錄

覆陳金陵壽州軍情摺（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

彙報各路軍情摺（六月二十七日）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七月十二日）

催調黃翼升赴臨淮片

湖口防軍勝仗摺（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籌援臨淮摺（八月十二日）

金陵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摺（八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調金國琛回皖片

青陽援師大捷解圍摺（九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近日軍情片

甯國涇縣防軍勝仗摺（九月二十七日）

查辦革鎮黃彬參款訊明擬結摺（同日）

金陵軍疊克八隘并復秣陵關摺（十月十二日）

古隆賢率衆投誠收復三縣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聲明石太旌甯四縣失陷緣由片

克復水陽東壩等隘高淳等四縣摺（十月二十七日）

李世忠軍破苗圩復懷遠縣摺（十一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續宜病故遺書代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欽奉諭旨覆陳四條摺（十二月十二日）

奏稿卷二十目錄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正月二十七日）

覆陳李世忠情形片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二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李世忠近狀片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句容縣城摺（三月二十五日）

近日軍情片

謝交部從優議敘恩摺（三月二十七日）

克復金壇縣城摺（四月十二日）

徽州防軍挫失摺（同日）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歷陳餉絀情形片

東壩防軍截賊獲勝摺（四月二十七日）

徽州防軍截賊獲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謝寬免嚴議恩摺（五月初六日）

鮑超請假葬親摺（五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遵旨會師籌剿金陵摺（五月二十二日）

奉旨覆奏并陳近日軍情摺（五月二十七日）

覆陳長江水師提督員缺片

覆陳金陵皖北江西各路軍務籌辦情形摺（六月十二日）

日）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六月二十三日）

賊酋分別處治飭籌善後事宜摺（七月初七日）

奏稿卷二十一目錄

謝錫封侯爵恩摺（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李臣典病故請卹摺（七月二十日）

蕭孚泗丁憂開缺摺（同日）

覆陳賊酋正法片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近日軍情片

奉旨分條覆陳摺（八月十三日）

金陵陸軍請獎請卹摺（同日）

會國荃請開缺調理摺（八月二十七日）

湖州廣德收賊犯欵官軍截剿屢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彭玉麟不專駐安慶片

江南貢院工竣請放考官摺（九月十一日）

覆陳補行鄉試事宜片

皖南北兩岸肅清摺（九月二十七日）

謝賞會國荃人蔭恩摺（十月初五日）

謝賞雲騎尉及直隸州恩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十月十二日）

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摺（十月二十二日）

江甯省城建立湘軍昭忠祠摺（同日）

交卸督篆仍回本任摺（十一月十八日）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二月十三日）

諭免皖省錢漕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欽奉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同日）

何桂珍等請予諡片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

遵保皖撫大員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彭玉麟奏『灑陳下情請開缺專意剿賊』一。安徽巡撫現在簡用乏人著會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再前任吉南贛甯道沈葆楨前有旨令赴該大臣軍營查看保奏該員於現任時勢應如何任用之處即著迅速奏開。」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彭玉麟奏『皖撫宜帶陸兵該撫難離水營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著即會同會國藩李續宜等籌商人才薦賢自代即由會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提督楊載福請假回籍著會國藩催令該提督迅速回營如彭玉麟可以赴任庶水帥不致無人統帶賈臻奏探聞廬州業已克復現在該郡情形若何並著查明迅速具奏。」等因欽此又同日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廬州業已克復多隆阿一軍必乘勝追剿著會國藩即飭令該將軍渡淮進擊彭玉麟李續宜亦可飭統率霆軍各員迅速繞出賊前迎頭遏剿」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要區虛衷博訪欽恤曷任竊臣前因彭玉麟難離水營業於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專摺馳奏並請簡員接任皖撫在案彭玉麟疊次奏陳不能赴任係屬實情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前與官文函商本有奏請李續宜仍任皖撫之意緣鄂省關係極重一時難覓替人既恐上侵朝廷黜陟之權又慮轉貽鄂疆未靖之患是以前摺中未敢冒昧瀆陳茲疊荷溫諭疇咨臣反覆籌度所屬司道大員內實無素統陸軍者可勝皖撫之任查有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久任封疆艱險備嘗威望素著咸豐二三年間在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任內籌辦防剿布置得宜輿論翕服湘勇之初招赴省城訓練實自張亮基發其端故楚軍將弁樂爲之用該員籍隸徐州於穎亳宿蒙等處地勢民情亦甚熟悉又與袁甲三兒女姻親足資聯絡至湖北撫臣李續宜上年九月會自行奏請回皖撫本任該員忠勇沈摯一則感文字顯皇帝超擢之恩一則抱伊兄李續賓三河之痛常思奮身而赴義不願就易

而避難。其所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各軍，皆在皖境，可否仰懇聖恩於張亮基、李續宜二員中，特簡一人為安徽巡撫，當於大局有裨。如簡授張亮基為安徽巡撫，應請旨飭令在於湖南募勇數千，帶赴六安一帶，仍責成湖北專濟餉項。如簡授李續宜為安徽巡撫，亦應請旨飭令先駐六安一帶，責成湖北專濟湘勇全餉。湖北有事，責成李續宜回顧鄂省全境，並請即以張亮基為湖北巡撫，與督臣官文會辦一切，庶足保楚北最要之區。張亮基曾任總督，以之補授巡撫，於例稍有未符，但體制本不甚遠，人地實在相宜，或可通融辦理。沈葆楨迭經檄催，尚未到營。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片覆奏，該員堪膺疆寄，欽奉諭旨簡授江西巡撫，計可迅速赴任。至賈臻所奏探聞廬州克復，並無此事。偽英王陳玉成受金陵賊酋偽旨，向以皖北為分地，安慶復後，該逆即退守廬郡，於近城地方大肆焚掠，多攜糧米入城，意圖死守抗拒，並分遣偽公安、陳姓，偽則天、義、梁、成、福，偽傑、天、義、賴、文、光等，盤踞廬郡北鄉五十里埠，與賊相犄角。多隆阿前隊方抵中派河，因廬境蹂躪過久，人煙稀少，軍糧無可採辦，仍須由鄂省解運，不免輾轉稽延。臣現與官文、李續宜等籌派委員，速行運濟。正月內必可進攻廬州，如廬城不復，勢不能繞赴淮北，救援潁州。除俟如何攻剿情形，再由官文等會銜馳奏，並飭儘楊載福迅速回營外，所有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為欽奉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回，臣前奏懇陳下情原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會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灑忱懇辭。』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喫緊，特諭會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可以通籌全局。茲據該大臣灑陳：『各情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為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等因。欽此。臣自顧何人，仰蒙溫語褒嘉，委任專壹，跪讀之下，感悚莫名。臣自聞杭州失守，業將力圖補救，各情於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溫州、湖州三府，及海甯州一城。溫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湖州、海甯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運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衛與攻嚴二者並重，闕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辦臺壽籌撥餉糧軍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

員於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定太統領衛防，堅守三月，以待授兵。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目前兵力尙單，難遽深入。而賊鋒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遂、歙、婺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站脚漸穩，取勢漸緊。臣與左宗棠往述熟商，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之方。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王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保水師總兵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舉水師總兵，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五月間，准兵部咨到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記名水師總兵人員，將次用竣，著兩江閩浙兩廣總督，於水師副將內，

遴選堪勝水師總兵者，各保二三員，迅速送部引見，候旨記名，以備簡用。不得以無員可保，一奏塞責。其水師參將游擊各員，如有材藝出衆，可備器使者，並著核實保奏，毋拘資格。」欽此。轉行到臣。遵於所部水師各營將領中，詳加察看，未敢冒濫具奏，恐負朝廷慎重將材之至意。茲查得現保提督銜，以總兵儘先題奏之李朝斌，銜兵銜儘先選用副將喻俊明，任星元，記名總兵丁泗濱，該四員，或由行伍，或由勇目，皆自臣設立水師，卽隸部下。身經百戰，歷保今職。現均管帶水師一營，防剿蕪湖、魯港及東西梁山一帶賊匪。臣細察該員等在營多年，膽識俱優，勇敢沈著，實堪勝總兵之任。合無仰懇聖恩俯准，挨次簡放總兵，以勵戎行。目下防剿喫緊，實難循照常例，送部引見。俟蒙俞允簡用後，再由臣隨時酌量辦理。所有保舉水師總兵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上年二月間，浙江省城被陷，前撫臣羅遵殿殉難，經杭州將軍瑞昌奏上諭：「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等因。欽此。維時臣正駐軍宿松，適羅遵殿之子候選員外郎羅忠祐，扶柩回籍，赴臣處呈稱：「杭州破後，羅遵殿之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

丁願斌均同時殉節。經臣會同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於五月初三日據情奏懇旌卹。奉硃批：『已有旨。』欽此。旋聞鄧鈔御史高延祐奏參奉旨將羅遵殿卹典撤銷。臣查浙省向來供給甯國一軍，特以堵禦門戶，故省城久不設備。羅遵殿到任未及三月，方思整軍選將，自固邊防，乃大股賊即由甯國陳內竄入，其咎似難獨歸於該撫。及至城破身殉，妻女眷屬相率就義，實堪矜憫。軍興以來，凡疆吏守城殉節，皆得仰邀卹典。即浙省殉難紳民，亦先後查明議卹。獨羅遵殿孤忠盡瘁，未荷褒崇，臣竊惜之。該撫由進士知縣，外任二十餘年，歷著循績。臣駐紮宿松，曾赴弔羅遵殿之家，見其家無長物，環堵蕭然。家屬衣食，不甚充裕。既歎其清操之過人，復欽其臨難之不苟。粵匪蹂躪各省，有守土之責者，才略有短長，戰守有利鈍。但能以死報國，即已克盡人臣之道。似不必更為苛刻之論。高延祐一時憤激，持論殊欠公允。伏懇皇上查照先皇帝初次諭旨，仍飭將羅遵殿從優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妻女姪婦及雇婦家丁一併旌卹，以彰忠節。庶幾是非不淆，紀綱常振。至此次浙省再陷，臣處探聞瑞昌王有齡均已殉難，與薛煥咨報相同。瑞昌忠勳最著，自必仰蒙恩卹。惟王有齡迭被參劾，臣於上月二十五日覆奏摺內聲明，該撫辦理杭城防務，尙費苦心。茲以糧盡援絕，見危授命，臣斷不敢以一眚掩其忠節。該撫平昔苛派捐餉，濫劾紳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紹興之人恨其暴斂，難保無身後之讐議。應請聖主憫念時艱，表揚忠烈，並將王有齡俯賜優卹，為封

疆大臣以死勤事者，勸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樞輔王揚七麻子攻圍徽州，環逼月餘，斷我餉道。張運桂老湘營一軍，堅守於內。朱品隆、唐義訓二軍援剿於外。臘月初八至二十六日，六次大戰，屢破屯溪、岩市等處賊壘。至除夕止，運道已通。徽郡解圍。又另股賊從徽南馬金嶺而來，黃截官軍援郡之路。亦經左宗棠擊退。目下徽州全府肅清如常。左宗棠一軍因援剿徽州，移駐婺源，分紮白沙、龍灣等處。鮑超一軍進攻甯國，因羣賊麇聚青陽城內，不克遽破。又朱品隆回救徽州，不克會剿嶺外，是以中隔兩城，不能速抵甯國。曾國荃一軍，現在分守七處，應俟新軍募到，再行進攻和州、巢縣一帶。李鴻章一軍現在趕緊募練，應俟二月齊集，再行馳赴鎮江、上海一帶，除浙江軍情，另摺具奏。徽州戰狀，容日續奏外，所有各路軍事，頭緒繁多，理合附片略陳梗概，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

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喫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呈稟，請借洋人剿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會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寧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勝為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借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會璋等函，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惟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剿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剿蘇州之師，即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除臣處守滬之兵，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

皖，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具陳。謹奏。

徽州解圍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徽州被圍月餘，我軍內外夾擊，疊獲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偽輔王楊輔清率眾圍徽，業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厥後破賊解圍，又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附片略陳，並聲明容日續奏戰狀在案。先是該逆大股於徽城南北修築營壘，意在挑戰。張運桂督老湘營堅守，以靜制動。十二月初八日，密商各旗先擊南門賊營，斃賊甚多。又分出西北門，誘賊過河，我勇伴退。俟羣賊追近，齊出大隊，分三路進。猛戰半時，斬擒三四百名，鎗傷千餘名。初十日，賊眾圍撲城外一、二、三旗營，我軍埋伏夾擊，轟斃四五百名。是夜復選奮勇，繞城燒賊踞房，傷賊無數，擒殺三十餘名。十六日，城內外各營同時出攻北門賊壘。該逆憑牆死守，我軍奮勇齊進，一壘既破，各壘慌亂，連環賊營五座，屍積枕藉，無一得脫。南路援賊蜂擁而來，彼此猛撲一二十次，斃悍賊四百五十名，生擒百餘。其擊敗之賊，分肅東趨。又與嚴州六股併竄屯溪，及岩市街潛口一帶，以阻徽軍糧路。自初八至二十六日，運道阻塞，文報亦或通，或梗。張運桂以圍困日緊，時時出城攻打，以接外援之氣。掘濠灌水，以防地道之謀。雪夜滅燈，露立壕口，以防扒城。暗襲之計。二十日，復令一、二、三旗傍城直上，四、五旗沿河包抄。六

七。八旗及左右營，當中布陣。餘皆留守城闕，我勇齊抵賊壘，施放火器，賊紛紛棄營而遁，斃傷約二百名。此徽州城內張運桂一軍戰守之情形也。朱品隆一軍前經奏明，出攻石埭，與鮑超會剿甯國。自聞徽州之警，臣調令回軍入援。初八日進嶺，十三日馳至休甯，與署總兵唐義訓商援徽之法，以疏通糧路爲急。議定先剿屯溪，次剿潛口，岩市之賊。十七日，兩軍齊赴屯溪，朱品隆自左路進，唐義訓自右路進，先破街口一卡，旋攻毀河邊四壘，斬敵約五百人，追賊溺斃者尤多。賊已退遁，是夜復回踞該處。十九日，朱品隆督隊將石橋、潛口賊巢節節掃盪，擒斬無算。二十二日辰刻，岩市大股直撲萬安街。是時官軍方派三營護糧赴徽，賊占萬安街，則歸路已斷。朱品隆立派六成隊，分路出擊。該逆先由左路抄入，朱聲隆迎敵破之。山後之賊，又換隊衝出，敗賊回旗並進。朱品隆督飭各營，拚力堵，幾不能支。適解米各營均回助戰，賊始卻止。唐義訓亦派隊援助，逐賊東去，殺斃約三百名。此朱品隆、唐義訓兩軍援徽力戰之情形也。張運桂以岩市街被賊緊踞，糧路不通，必須合力剿退，乃可固軍心，而保要郡。密飭總兵黃萬友、率左營及六七八旗出隊，間道馳赴休甯，會商朱唐兩鎮兜剿岩市之賊。二十四日辰刻抵休甯，連日風雨不息。二十五夜，少霽，張運桂料請朝必有大戰，遂派隊往潛口，迎護糧藥，並遙爲策應。二十六日，黃萬友、唐義訓由潛口左路進，朱品隆由中路進，岩市之賊分路來撲，約二萬餘，排列五六層，分布三四里。朱品隆先從街口接仗，破堅

卡而入。唐義訓、黃萬友乘勝從街前後包抄，連破賊壘十餘座，斬敵三千餘人，奪獲旗幟、印憑、騾馬、糧米無數。楊逆受傷逃出，餘匪退向篁墩，追殺數里，天晚收隊。二十七日以後，大雪三晝夜，平地深四五尺，道路阻絕，人馬難行。該逆經此重創，無糧可擄，遂於除夕冒雪向遂安淳安退去。徽城各門之賊亦於二十九、三十日全行遁去，郡城解圍。此徽休各軍會剿岩市、屯溪各處，又另股山續查偽輔王率五六萬悍衆，分布徽郡、岩市、屯溪各處，又另股山續溪、徽州繼進，欲乘浙省全勝之勢，攻陷徽郡。由皖入江，計甚狡毒，仰荷皇上威福，將士用命，內守外援，連戰皆捷。二十六日，諸軍會剿，尤能大挫兇鋒。適左宗棠一軍亦於二十六日，在婺浙交界之大鱸嶺，酣戰獲捷。遂使各路悍賊，負創遠遁，徽圍立解，全境肅清。實於大局有裨。各營於風雪嚴寒之際，奮力苦戰，著有微勞。總兵張運桂，係臬司張運蘭之胞弟，因其兄抱病離營，代統其衆。調度得宜，應請賞加勇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請賞加提督銜。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請交部從優議敘。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記名總兵朱紹輝、劉光明，均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總兵黃萬友，均請賞加提督銜。總兵銜副將葉明瑞、賀國秀，均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參將張添習，請以副將儘先選用。總兵銜江西候補副將沈寶成，請以總兵記名簡放。記名總兵胡暉堂，請賞加勇號。游擊朱步青，貴以參將留於安徽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擇尤請獎。張運桂所部將弁陣亡五十四員，朱品隆

所部將弁陣亡二員，另行開單，請旨飭部議卹。所有徽州各軍獲勝解圍各緣由，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籌辦江浙軍務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疊次諭旨，籌辦江浙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聖鑒事。竊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有人奏：『蘇常淪陷逾年，請亟圖克復。』等語。原摺所稱：『左宗棠抵浙得勝後，移兵由嘉興進攻，另派一得力之將，由太湖進攻，加以薛煥由上海進攻，爲三路之兵。』是否可以照行之處，著迅速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又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承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諭：「浙江省城失守，左宗棠已授浙江巡撫，刻下計已抵浙，著卽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曾國藩飭令鮑超進攻甯國，以便進規浙省，爲左宗棠後路聲援。此時賊中悍匪麇聚杭州，蘇常守禦必懈，若能分兵直搗蘇常，便可由嘉湖以扼杭城之背。使該逆應接不暇，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著曾國藩薛煥酌度情形，妥籌辦理。」等因。欽此。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間節節爲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於十二月杪，戰勝於徽浙交界之大黟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以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

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於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竊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靜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進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於邦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於此。至鮑超一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卽使克復青陽，而尙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州。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江浙軍務之大略也。又正月初四日，承准十二月十七日寄諭：「鎮江逆匪麇聚，勢甚危急，都興阿雖經派兵赴援，一時未能擊退。昨據曾國藩奏稱擬派道員李鴻章統帶水軍，並陸軍六、七千名，馳赴鎮江，已諭令照擬辦理。著官文會國藩迅速會商。如有可籌撥兵勇，卽派委員統帶，交都興阿嚴密布置。」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承准十二月二十一日寄諭：「翁心存奏：『力保通泰，克復蘇常，請飭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宋晉則請飭都興阿選派勁旅，由常熟丹陽等處分道進攻，並先期約會薛煥派員激勵義團，隨同剿賊。其單開各條，尤爲周密。卽著曾國藩、都興阿、薛煥按照所奏各情，悉心

會商。會國藩能否派員前往都興阿，薛煥應如何會合進兵，均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至用人爲當務之急，翁心存等所稱知府周沐潤，知縣劉郇膏，趙秉鎔，博士趙宗建等，其才是否足資任用，並著會國藩等確實查明量材差遣。等因。欽此。又正月初九日，承准十二月二十六日寄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並江甯逆援渡江。』一摺。都興阿所部水陸兵勇，本不甚厚。揚城實江北要區，會國藩自當通籌兼顧，聯絡聲勢。前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兩淮鹽務派員整頓，諒已設法經理。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以固揚防門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兩，尤爲餉源所自出。該大臣前奏派兵數千人駐守，殊未籌及進攻之策。昨因諭會國藩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以爲力保該大臣餉源起見，且可進規氣常。現江浙徧地賊氛，江南祇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抵鎮後，即飛速馳奏。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亦無旁貸，不必稍避嫌疑。總期於事有濟。江浙等西軍務朕曾國藩是賴。所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覆奏。等因。欽此。又承准正月初七日寄諭：『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復圖竄擾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著會國藩備令該員迅即起程，無稍遲緩。』等因。欽此。臣查翁心存所

奏，請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遏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即乘勢攻克，上可通會國藩無爲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既成，根基既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甯國後，由東壩溧陽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是以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爲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通泰，或駛往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即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即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抄當可成行。會國藩新勇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鐵揚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續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

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郇膏，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鏞，紳士趙宗建等，均在下流，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夫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債事，轉非所以仰慰慈廑。所有遵旨籌辦江浙軍務緣由，專摺由驛覆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鮑超一軍十二月初進紮青陽城下。初七日，該逆乘夜撲營，經我軍轟退，並伏兵追殺，獲勝。初九日，該逆分四路來撲，各營分路迎擊，斃賊數百。詎石埭太平大股賊援齊至，築壘十餘座，與城賊相犄角。十一日，鮑超率馬步由東北門進剿，逆衆列隊迎拒。鏖戰兩時，賊大敗，倚壘開放鎗礮。各營奮勇前進，穿過逆壘，衝賊隊爲數段。賊敗而走，我軍四面兜剿，當將東北門賊壘全行剗平。一股入城死守，一股往石埭大路逃去。鮑超督軍追殺十五里，擒斬二千餘名。總兵張玉田，副將唐仁廉，力戰受傷。二十一日，城外復添賊壘二座。二十二日，鮑超督軍燬平之。惟青陽爲甯國最要門戶，該逆屢次敗衄，仍欲併力苦守此城，以梗我師攻甯之路。

除飭鮑超設法攻取外，所有陣亡之守備卅泗和，韓玉庭，千總余三友，把總黃明漢，鄭崇友，杜得勝，周光元，璩大勝，曾有貴，外委王爲美，鄧必勝等十一員，應請飭部照例議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通籌全局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爲奏遵奉諭旨通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會國藩節制四省，左宗棠雖簡任浙撫，並諭以不必爲地方職守牽制，復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續宜移調皖撫，原冀合力通籌，力挽東南大局。現在江浙賊氛恣肆，亟應設法進兵，早圖恢復，拯生民於水火。前經會國藩等奏請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獲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嚴州，紹興，甯波，杭州等府縣各城迭次報陷，蘇省松江，上海，吳淞口等處，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閩嶺甚急。賊氛到處，蔓延日甚。一日，朕以冲齡嗣位，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焦勞宵旰。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想該大臣等勝算老謀，於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賊

氛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膽懷，殊深慮念。現在會國荃募勇是否到營？李鴻章帶兵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能否得手？多隆阿、蔣凝學等軍，曾否分攻廣壽？楊載福何時可以銷假回營？彭玉麟兵圍東下，兵貴神速，東南之民待救孔急，而軍情變幻靡常，總宜趕緊辦理。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均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額郡、關、北、路之防，湖州、海甯、州，前據該大臣奏稱，尚能堅守。上海為餉源所自出，吳淞、口，守禦尤要。會國荃左宗棠、李續宜等如何布置，籌畫萬全之處，均著隨時分別迅速馳奏，毋再稽延。實深殷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惕實深。諭旨垂詢各條，臣於正月初二十二、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聖主信任之專，兩宮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於月僅一至，疎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列戒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碌碌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為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未近，預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彙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

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甯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鈔示臣處者，或稱援浙之帥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帥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繼，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懷，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責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值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延訪更殷。欽奉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此次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寄諭垂詢諸事，謹分條一一詳對於後。——一會國荃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齊。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底可抵安慶。俟到安慶後，即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以三城，則與下、六合、揚州聯為一片，毫無阻隔矣。楊載福本應於臘月銷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楊載福代守乾州、廳城，因此羈延至今，尙無起程確信。臣已三次飛催，囑其於二月回營。張運、蘭前因病離營，因徽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即日將抵安慶，可回徽營矣。——一李鴻章一軍，於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駛赴鎮江，因民

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水菜可危之道。應俟會國荃一面圍攻，巢含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衝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於鎮江，毫無梗阻矣。——去年攻克無爲、運漕、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熟不思直攻老巢，擒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帥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可進；會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可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攻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可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可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可進。欲拔本根，先剪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帥，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帥，庶幾無撤回之虞。擬即以臣議商之袁甲三、都興阿等，是否有當，恭候訓示遵行。——一、穎州圍城之賊，聞係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穎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衍、兩軍赴穎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穎不能迅速，但求穎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等援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

赴援穎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一、謀浙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含此二者，別無良策。臣已兩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篳岸獲勝仗一次，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衢嚴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績二縣，羣賊又復麇聚，我方圖入浙境，賊乃圖犯江皖，春夏間，及戰爭不休也。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圍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國之境。又豈能遙通湖州之信？昨奉寄諭，垂念趙景賢飭赴福建糧道之任，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特無如晉問難通，徒深憂灼。——一、江蘇軍務自寶山、奉賢、南匯、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餘，巋然幸存，蓋髮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臣於二十二日曾經附片具奏。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爲要區，論用兵則爲絕地。假使無洋人相助，髮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語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辦理。——以上各條均係近日論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陳者，理合一併臚舉，仰懇慈廡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弟國荃補浙臬恩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十日。)

奉為共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湖廣督臣咨開：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官文會國藩奏：『水陸各軍克復無為州城，並乘勝攻克運漕河賊壘，剿辦甚屬出力，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會國藩著賞給頭品頂戴。』」等因。欽此。——又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浙江按察使，著會國藩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其時臣弟國荃募勇在籍，臣於營次，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州城奪回，運漕各隘，仰託聖主之威，正席全盛之勢，事半功倍，豈敢言勞，迺錄於九重，遽躋榮於極品，茲復渥荷溫綸，真除臬使，凡此非常之寵遇，實非夢想所敢期。臣弟國荃素齊新勇六千，已於正月二十三日馳赴長沙，買舟東下，計日可抵安慶。臣惟有督率臣弟申明軍律，整肅官方，執枹鼓以誓師，叶墳篋而敵愾，酌酌原隰，願復國家土宇之常，世世子孫，永報高厚生成之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專差恭摺，叩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遵議安徽省城仍在安慶摺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奏為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諭：「有人奏：『咸豐三年賊陷安慶，並未據守。自周天爵等奏請改建省會於廬州，賊窺安慶無備，始圖占踞。遂致全皖糜爛。查安慶古稱重鎮，若省會改於廬州，非惟於皖南鞭長莫及，亦距江較遠，無從設防。今幸安慶克復，應將安徽省城仍建該府，並宜添設提督，統轄水陸各營。其江西九江鎮，即就近歸新設安徽提督節制。查福建廣東兩省均設有水陸提督，現在江防較海防喫緊，可否於該二省內，裁併一缺，移設安慶，則兵餉均無須另籌。』」等語。賊匪據有長江之險，以致江皖糜爛，現在安慶克復，亟應整頓江防。所稱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紮，並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九江鎮併歸節制，則聲勢聯絡，江防更為周密，均不為無見。即著會國藩、彭玉麟、毓科，就現在地方軍務情形，悉心籌畫，會同妥議具奏。至所請於福建等省裁缺，以資移設之處，應俟該大臣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瞻懷南服，慎重江防之至意。臣查安徽一省，跨乎大江，江以北四府，江以南四府，一州。五慶府城，處濱江適中之地，實為形勢所必爭。咸豐二年安慶城陷，江面悉為賊有，千艘往來，飄莫測。官軍無一舟一筏，可以應敵。周天爵等請以省城改建廬州，係屬一時權宜，舍此亦別無自全之策。是年臘月，廬州後陷，官軍屯於郡北定遠一帶。於是合肥以南之州縣，盡淪於賊。而皖南中隔大江，賊氛徧布，文告梗

阻，巡撫不復能過而問焉。咸豐四年，諭旨令衛南等屬暫歸浙江巡撫兼轄。廷臣因上疏請仿前明南贛隕陽之例，設立皖南巡撫。文宗皇帝飭吏部核議，不設巡撫，而稍重皖南道之權，令其仿照臺灣道例，專摺奏事。另添皖南總兵一員，數載以來，皖南道一缺，例由兩江督臣保薦。皖南之錢糧刑名，不隸藩臬奏報，不歸巡撫。儼若另爲一省。而皖北撫藩等官，散處於類壽臨淮泗州等處，幾無定所。公事廢閣，號令紛歧。改建省城之弊，此其明證。現在安慶已復，江路疏通，欲辦蘇浙之賊，必自力圖皖南始。欲辦皖南之賊，必自守定安慶始。臣愚以爲宜如原奏所請，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紮，庶足以資控制而一事權。至所稱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江西九江鎮就近歸安徽提督節制一條，查水師、陸兵判然兩途，猶耕織皆所以資生，而不能使一人而治兩業。安徽壽春鎮所轄，向係羣松出沒之地，皖南鎮所轄，又係萬山叢雜之區，皆與江防毫不相涉。應請仍歸安徽巡撫節制，江西九江鎮所轄，如撫州建昌等處，距大江六七百里，亦係陸路專政，應請仍歸江西巡撫節制。該兩省巡撫，向兼提督銜，均應遵守舊章，無庸更改。至江防局而宏遠，事理重大。臣愚以爲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歸彭玉麟、楊載福等統率者，船隻至千餘號之多，礮位至二三千尊之富，實賴逐年積累，成此鉅觀。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撤，必須添設額缺若干，安插此項水師，而卽以壯我江防，求絕中外之窺伺。其提督衙門，

或立安慶，或立蕪湖等處。自提督而下，總兵應設幾缺，副參以五千把，各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統俟諭旨允准之日，再由吏兵等部詳覈議奏。臣等如有所見，亦必續行奏咨，略參末議。至俸薪口糧修補船礮等項，當於長江酌留釐卡數處量入爲出，不必另由戶部籌款。其福建、廣東原設水師提督，似不必遽裁，裁缺致疎防。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安徽巡撫臣李續宜、江西巡撫臣李桓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劉于濤水能赴浙片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再：記名按察使安肅道劉于濤一軍，前因杭州危急，經閩浙督臣慶端奏奉諭旨調赴浙省援剿。浙省既失，尙屢次檄催。劉于濤具稟請示前來。臣查自江西至浙，隔常玉一山，陸路八十里，過山之後，河小岸高，灘淺水急，利陸軍，不利水師。劉于濤所部，現在並無陸軍，祇有水師。該員自咸豐五年，經臣會檄管帶水師。六七年間，水軍操練日精，威望日著，屢次苦戰獲勝，有功柔梓。厥後兼帶陸兵，不甚得力。上年秋間，臣以陸兵非其所長，檄令全數裁撤，專辦水師。且自省河以上，至三曲灘，水路六百餘里，責成劉于濤嚴防汛地，免致賊匪竄江偷渡。潯水以西，又蹈上年之覆轍。此時江西本省，並無一枝防兵，僅賴劉于濤水勇，率皆江西土著，留江則駕輕就熟，可收指臂之功。赴浙則用短棄長，必無絲毫之補。

慶端不知衢河之淺窄，不宜水軍，而但催令撥船過山，檣檣過山，係屬毫無閱歷之言。所有劉子溥一軍，自應仍駐江西，分防河面，以資熟手，而保完區。除批飭遵照外，謹會同署江西撫臣李桓，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條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為謹陳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二月初二日具陳，嗣後各路軍情，每十日奏報一次。近復欽奉疊次寄諭，殷殷以上海、鎮江、廬州、穎州、浙江、甯國等處為慮，飭催分身進兵。所有旬日軍情，謹分條具報如左：——一、會國荃募齊新勇，分立營四，帶赴湖南省城。正月二十八日，即先雇輕舟下駛，已於二月十五日抵皖。所募新營，亦次第將到。臣擬令於二十四日，率領各營進攻巢縣、含山一帶。——一、李鴻章新募淮勇，暨調撥湘勇，均已募練成軍。惟因民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須由陸路前進，且須裹帶糧現，擬籌給銀米，即令於三月初二日，自安慶起程，會同會國荃攻剿江邊一路。於巢縣和州、含山三屬，但能攻克一城，仍以會國荃一軍圍攻他城。李鴻章即傍城突過，以期速達鎮江。——一、多隆阿一軍，進攻廬郡，自正月二十五至二月初四，十日之內，攻破東門外賊壘一副，西門得勝門旁城賊壘四座，焚燬賊卡四處，奪獲礮船、貨船七隻，軍械馬匹甚夥，共計斃賊三千

有奇，收降卒千餘人。惟官兵亦陣亡營官二員，弁勇近七十名，受傷者約以千計，不能不稍事休息，再圖進取。除一切詳細情形，由湖廣督臣王文奏外，臣謹據來函所稱，略陳梗概。偽英王四眼狗、堅守廬州，令苗沛霖與槍匪連和，西圍穎州，東援廬州。頃據多隆阿搜獲苗營與狗逆偽函一件，苗沛霖又與槍首張落刑構衅，苗黨不得志於穎，必將以全力援廬。謹將原函鈔呈御覽。——一、撫臣李續宜於二月初九日，行抵安慶，與臣籌商一切，即將進駐六安。其派援穎州之成大吉、劉慶衍兩軍，已先後行抵固始。離穎州不過百餘路，援剿情形，由李續宜自行具奏。——一、左宗棠一軍，自正月二十日，在馬金街獲一大捷，肅清開化後，初擬赴援衢州江山，繼因該兩處稍鬆，決意進攻遂安。嚴州蘭谿等處之賊，并力來援。聚於遂安城西之楊村一帶。二月初九日，左宗棠分三路進剿，大獲勝仗，殺賊近七千人，擒斬頭目百餘人，克復遂安縣城。聞偽侍王將圍衢州，左宗棠撥兵留守遂安，自率大隊進援衢州。其詳細戰狀，應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一、恭奉諭旨，垂詢蔣益澧避浙較遠，是否必應守候，抑或別有勁旅可赴。目下兵勇不敷分布，實無別項勁旅可以調派赴浙。仍須俟蔣益澧到後，始能合力兜剿。借接蔣益澧來稟，尚須親赴廣東，索取餉銀，抵浙日期殊難預定，深為焦慮。——一、浙江湖州陷，入軍圍久無信息。頃據江蘇候補知府趙炳麟稟稱，湖州沿城一二里，四面皆賊，音信迄不得通。二月初四、初八等日，據吳淞晨舍各處探報，道員趙景賢尙

在湖城極方支持。屢次出城擊賊獲勝，並據鈔呈坊天豫曹逆勸趙景賢偽函，知該郡實尚無恙。孤懸賊中，無路赴援，徒深憂憤。惟聞城中米糧足支五個月，或者可以保全。——徽州解圍後，績溪等處之賊分踞歙縣東南四五十里外，時時窺伺郡城。臣以張運蘭一軍人數較多，改令朱品隆接防徽州，騰出老湘營五千人爲游擊之師。本月十四日，石太股匪復竄入羊棧嶺，燒燬民房數處，逼犯黟城。十五日，老湘營馳往堵剿。甫抵漁亭，該逆仍退出嶺外，不敢深入。目前歙休黟婺一帶，必不可少此一枝游兵。朱品隆既換防徽城，卽不能出嶺與鮑超合力進剿。鮑超久攻青陽，爲堅城所阻，不能遽抵甯國，終難掣動浙中賊勢。——上海於正月二十三、四等日，有高橋蕭塘等處之捷，該城當可保全。鎮江爲江南必爭之地，欽奉二月初三日寄諭，令馮子材仍守鎮江，無庸赴滬。臣已飛速行知該提督，欽遵辦理。——以上各條皆疊奉諭旨垂詢之件，謹分晰條列，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會國荃升授蘇藩恩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到二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江蘇布政使，著會國荃補授，卽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該員係兩江總督會國藩之弟。

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無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維時臣弟國荃適自長沙馳抵安慶，當卽率同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隨征六載，未立寸功。疊蒙高厚之恩，尙乏涓埃之報。乃復渥荷恩綸，擢授斯職。藩司有表率羣僚之責，吳下爲東南財賦之邦。臣弟愚蒙懼弗勝任。現在皖北各屬髮捻苗黨，三患交熾。臣弟所統新舊各勇，除分守六處多，尙有萬餘人爲進剿之師。自應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軍粘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其江蘇藩司一缺，擬商之撫臣薛煥，仍飭吳煦署理。臣弟國粵暫不接印莅事，俾地方與軍務各有責成，而免曠誤。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摺叩謝天恩，並附陳臣弟不克赴任緣由，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參李元度片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豐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內，經臣奉諭旨革職奪問。該員並不靜候審訊，擅自回籍，與浙江候補道鄧輔綸往返函商，代求巡撫王有齡奏調赴浙。十一年一月初九日奉上諭：「已革甯池太廣道李元度著會國藩飭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齡差遣委用，其應得罪名，仍著會國藩查辦。」欽此。李元度並不具稟請示，卽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軍。旋

於義甯案內經官文奉諭旨李元度著賞還按察使原銜其失守一案仍著會國藩訊明分別辦理一等因欽此又於奉新瑞州案內經毓科奏奉上諭「李元度著賞加布政使銜其徽州失守之案應否免其查辦仍著會國藩酌核具奏」等因欽此查義甯奉新瑞州皆臣所統轄之地係賊匪先自退出李元度並無打仗克城之事臣所派鮑超一軍與李元度同抵瑞州亦未報曾見一賊曾接一仗李元度屢報克復冒稟邀功實出乎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棄取錄用補授該員鹽運使茲又擢授浙江按察使諭旨令臣等轉飭該員奮勇立功以贖前愆臣查該員李元度自徽州獲咎以後不候訊結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稟而徑自赴浙於共見共聞之地并未見仗而冒稟克復種種悖謬莫解其故臣所以遲回隱忍不遽參奏者因其軍以安越為名冀其顧名思義積愧生奮或能拚命救浙有裨時局也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廣信九月抵衢州節節逗遛任王有齡羽檄催催書函哀懇不一赴杭救援是該員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所有該員補授浙江鹽運使按察使及開復原銜加銜之處均請飭部註銷仍行革職姑念其從軍多年積勞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該員治軍一味寬縱多用親族子弟平日文理尚優帶勇非其所長其所部安越軍八千人臣當與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守城池俟立有功績再由左宗棠奏請開復仰副聖朝寬大之意至奏保在前咎亦

難辭應請將臣交部議處所有疊奉諭旨飭臣酌核查辦之處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奏為恭報李鴻章一軍改道赴滬由水路起程日期仰祈聖鑒事竊道員李鴻章所部湘勇淮勇募練成軍本擬三月初二日拔隊啓行取道巢縣含山和州一帶前赴鎮江臣於二月二十二日奏明在案拜摺後正飭該員簡料起程旋於二十八日據江蘇紳士潘馥錢鼎銘等自滬來皖稟稱「上海一路雖得英法各國撥兵協防有高橋蕭塘之捷而賊氛四逼商派不通岌岌可危已由滬局籌款十八萬兩雇備輪船陸續入江來迎我軍以期力保要地」等情臣查鎮江為進兵形勝之區上海為籌餉膏腴之地兩者並重均不可稍有疎失前因洋船不肯雇載兵勇李鴻章一軍擬由陸路續赴鎮江實出萬不得已之計臣以道路阻長節節有賊既憂輜重之難帶又恐行程之太遲欽奉二月十四二十四日兩次寄諭亦深以李鴻章陸行紆遲為慮茲據該紳士等與洋人商雇輪船來皖經費既鉅詞意尤摯自宜先赴上海以順輿情已派數營於三月初七日登舟起行李鴻章於初八日開行不過四日可到仍俟後至之船循環裝載分三起銜尾下駛不滿一月可以全隊到防俟抵上海後布置粗定李鴻章親至鎮江察看情

形應如何分兵防守之處，屆時奏明辦理。其李鴻章暨黃翼升所部水師，仍當由梁山金陵衝過賊中，乃可達於鎮江，俟起行有日，續行具奏。所有湘淮各營，改由水路起程，先赴上海，緣由恭摺由驛馳報，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會國荃於二月二十四日，由安慶馳赴下游。其所部各營，知府陳湜、總兵蕭孚泗等，於二十四日在運漕鎮獲一勝仗，擊敗銅城閣之賊，破其浮橋，奪獲礮船七號，擒斬甚多。繼逆首精天義、何雅林於陣，俟會國荃到防，再行進剿。左宗棠一軍，自克復遂安後，該逆復以一支圍攻遂城，一支由馬金嶺窺伺婺源。左宗棠派守遂安之王開來等，於二十三、二十七兩日，兩獲勝仗。又派劉典等四千人，援剿馬金。臣亦派張運桂等四千人，會剿馬金嶺，退賊由婺源竄江西之路。徽州朱品隆等各軍，時有賊黨犯嶺，防守尚屬嚴密。成大吉等援穎之師，已渡淮北，鉅額城僅三十餘里，因後路苗捻混雜，良莠不分，尚須添兵防守浮橋，顧全歸路，乃敢放心前進。多隆阿圍廬州之師，鮑超攻青陽之師，日內俱尚平安。理合附片具陳梗概，仰慰宸廑，伏乞聖鑒。李鴻章一軍改由輪船駛赴上海，同日另摺具報，謹奏。

旌卹饒廷選家屬片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再：浙江提督饒廷選，在杭州苦守兩月有餘，糧盡援絕，城亡與亡，業經閩浙督臣慶端奏奉諭旨從優議卹，並入祀本籍昭忠祠。在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在案。茲准江西撫臣沈葆楨函開：正在本籍起程間，據饒廷選親兵陳大陞由杭州間道旋閩，稟稱：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城陷，饒廷選之妾方氏、林氏，在省寓聞警，仰藥自盡。其從弟守備饒廷杰、饒廷夔，在局還解軍裝，飛騎急赴鳳山門，力護主將，乃馳至中途，賊隊大至，填塞街衢，饒廷夔巷戰陣亡，饒廷杰為亂軍衝散，旋於二十九日與副將繼與戰死於保叔塔下。等語。臣查饒廷選忠勇撲誠，咸豐六年保守廣信府城，厥功甚偉。此次臨危援命，伊弟伊妾亦於杭垣失陷之時，相率殉難，孤忠亮節，萃於一門，深堪嘉憫。籲懇天恩，俯准於廣信地方，為饒廷選建立專祠，仍請敕部將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饒廷杰、饒廷夔，照陣亡例，從優議卹。饒廷選之妾方氏、林氏，照例賜旌，並與該守備等一併附祀饒廷選專祠，以褒忠節。理合會同江西撫臣沈葆楨，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籌議借洋兵勦賊摺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爲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會國藩亦會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煥奏稱江浙紳士殷兆鏞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池當以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會璋帶同浙人劉橙復由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間被陷懇請借用英法兩國官兵速籌規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駐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爲洋人通商之地借助尙屬有辭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擬度洋人情影雖不至遽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措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即著會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二日寄諭「近復據英法兩國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衅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剿賊並派帥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等語洋人性情堅執若因我兵單薄借助於彼勢必多方要挾今該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自應姑允所請作爲牢籠之計至該兩國帥船駛入長江以後作何舉動即著會國藩都與阿查探情形分別隨時馳奏如該洋人實係與逆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帥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並當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

毋令再爲賊匪所誘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諒該大臣等定能悉心體會妥爲駕馭也」等因欽此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受命二載不能早籌一派達於蘇省紳士迫於火熱水深爲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船臣以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故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主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爲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單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剿之帥如其克復城池亦尙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會國最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又復籌維竟無大枝勁派與之會剿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迂王帥而慰雲霓之望或親洋人而坐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責有專歸譬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既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俱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爲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爲大恥論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爲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

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推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巨處尚無會剿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致貽誤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諭旨，加意拊循，務必相讓，收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上煩宸廑。所有違旨等覆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青陽縣城摺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爲官軍擊退大股援賊，悉毀青陽逆壘，立將縣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鮑超一軍，於上年臘月，進駐青陽縣薄城而營，四戰皆捷。本年正月二十二日，經臣附片奏報在案。二月十五日，鮑超飭劉順隆等先平西北門，山嘴賊壘，濬治長濠，爲四面合圍計。城賊勢蹙，潛糾浙江死黨三萬餘衆，由南陵竄踞銅陵之順安鎮，延擾附近各邨，進撲銅陵，莫分我軍之勢，以解青陽之圍。三月初四初五日，銅陵守將周萬偉等，出奇兵禦之，賊乃少卻。初六日，鮑超由青陽分軍，親率夜行，潛赴銅陵救援。初七日，遇賊於橫塘，令顏紹榮、熊鐵生、段大有、三營攻中路，黃慶、吳騰芳、唐仁廉、王衍慶、陳得勝、譚勝達，六營攻南北兩路。又令明興、伍華瀚各

率馬隊，從左右抄擊，賊恃衆悍，迎拒兩時。王衍慶、陳得勝振臂一呼，陷陣而入。黃慶、顏紹榮潛取小徑，繞襲賊後。伍華瀚、唐仁廉、明興、譚勝達、熊鐵生等分領馬步諸軍，四出盪決，衝賊數段。斬僞主將洪逆於陣，羣賊該潰，仍向南陵而走。適周萬偉、劉祥勝、水師總兵唐學發，亦率隊來會，各軍合力奮追，遂將橫塘、簪山、金山、獨山、川山、西峯鋪、隴岡、東西王邨，直至順安，沿途百餘卡、二十六壘，一律剷除。擒斬無算，俘獲賊酋尤多。此三月初七日，擊退順安等處逆援之情形也。先是僞奉王古隆賢，偵知鮑超分兵而北，陰結涇石太等縣悍賊數千，在青陽南門外豬婆店地方，增築九壘，將欲阻我之師，以通糧路，伺我之瑕，以逞狡謀。乃結壘而成，鮑超已振旅而還。遂於十五日，督飭將士分九路齊進。古逆親帶龍旂老賊，揮令各壘傾巢出敵，勢極猛鷲。我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明興、伍華瀚以騎隊襲賊，賊懼返巢，仍復倚壘施槍，負固死拒。唐仁廉、譚勝達於煙箄中，拔開鹿角，躍過濠溝，壓軍直上。一壘既破，衆壘盡亂。馮標、婁雲慶、王衍慶、劉玉堂、陳得勝、馬勝奎、段大有等，乘勢薄之。不逾時，而九壘悉平。古逆率餘匪遁往石埭，軍士追襲四十里，始行收隊。此十五日，攻毀豬婆店逆壘之情形也。維時，軍心愈壯，賊膽愈寒。鮑超知青陽南路既平，利在速攻，以西門屬之婁雲慶、文九和、劉順隆、李文益、熊鐵生、馮標等，以東門屬之黃慶、譚勝達、馬勝奎、唐仁廉、段大有等，以北門屬之王衍慶、陳得勝、蔣炳南、顏紹榮、劉玉堂、吳騰芳等，而以楊鎮魁、張應超爲游兵。十六日，天甫

向曙，各營秣馬，摩食，銜枚疾進。將近城圍，城上萬礮雷轟，羣子雨集。附城卡壘中，亦以火器悉力抵禦。諸將弁裹創血戰，更番奮擊，志在必得。該逆自知不敵，急退入城。我軍毀壘填濠，進次城下。劉順隆、熊鐵生，挽盾自障，攀堞先登。衆軍乘之，盡洗城中羣孽，登將縣城克復。綜計先後數戰，斃賊近萬三千名，擒賊近千一百名。中有逆首偽游天義、周得順、偽審天義、阮明、偽順天安、余士林、偽容天福、陳宗保、偽匡天福、朱汝興、偽佐天侯、馬新凱、暨燕豫將軍承相，各偽職八十六名，悉就擒縛，奪獲礮械、旗幟，難以數計。此十六夜各軍攻拔青陽之情形也。臣查青陽一城，淪陷十載，繫皖南之門戶，據江介之要衝。自上年定計勦辦以來，相持四月，踞守益堅。仰賴聖主威福，諸將用命，卒能掃蕩援賊，攻拔老巢。從此規取甯國，可分浙賊之勢，關繫頗大。厥功甚偉。浙江提督鮑超，身先士卒，調度得宜。惟係專閫大員，應如何加恩之處，未敢擅擬。其堅忍苦戰之提督銜，記名總兵婁雲慶，應請簡授總兵，實缺，並請賞給二品封典。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請賞加提督銜，記名副都統明興，請簡授副都統，實缺。總兵銜，儘先副將唐仁廉，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熊鐵生，授得勝，顏紹榮，儘先副將唐仁廉，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先放。劉順隆，並請賞給勇號。唐仁廉，並請賞給二品封典，記名總兵。黃慶，宋國永，張玉田，均請賞給二品封典。儘先副將劉玉堂，李文益，段大貴，李定貴，蕭儀鳳，蔡得勝，周有勝，均請賞加總兵銜。湖廣卽補副將馬勝奎，儘先副簡吳騰芳，文九和，

翦炳南，均請以副將遇缺卽補。馬勝奎、吳騰芳，並請賞給勇號。卽補知府伍華瀚，請賞給四品封典。副將銜四川卽補參將陳永康，請以副將，仍留四川遇缺卽補。儘先游擊段大有，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由臣查明保獎，恭候訓示。飭至陣亡將弁十七員名，相應片繕清單，請旨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剿退援賊，攻復青陽縣城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慰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荻港舊縣三山一律肅清片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再：三月初二日，蕪湖巨逆黃文金、賴裕新等，糾黨二萬，突入荻港，延燒房屋。初四日，復分股竄陷在縣，勢將下伺。山夾初五日，水師李朝斌、羅進賢，兩營在營房猪，擊賊獲勝。遂率所部帥船駛上，舊縣合萬化林，敵定國、水軍登陸襲賊，戰於街心。衆勇排礮環轟，賊負重創，悉向山後潰走。初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亦多斬獲。該逆不敢踞卡，專事野掠。潛與荻港一股，勾結繁昌、蕪湖、魯港之賊，別圖竄伺。時會貞、幹陸帥近駐三山夾，距舊縣祇三十里。密諭各營，堅壁以待。十三、十四等日，賊果分道來犯，將謀大逞。會貞、幹卽令會正明率親兵馬隊，舊約諸營及螭蟹礮水師，循江岸而進。一敗賊於洋夾沙，再敗賊於三華山，斬黃巾賊酋一名，紅旂悍目十餘名，殲獲百餘人。水師各營在斗門、教化渡，兩處擒斬亦多。

賊始悉衆遠遁。荻港、舊縣、三山等處一律肅清。在此股逆黨倚順安爲犄角，作青陽之聲援。牽制之謀，亦甚狡毒。幸水陸各軍共籌戰守，徐翦其枝葉，卒拔其根本。實足使羣兇短氣，張我軍威。除仍飭嚴密守禦外，所有此次陣亡之藍翎都司曾渭賢、柳成九，及上年九月間在三山陣亡之花翎擊銜都司劉照志、藍翎外委王震廷，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把總劉華泗擊賊過猛，登時陣亡，並請從優照千總議卹。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再：近日軍情，鴻章所帶頭批陸勇已於三月初七日馳赴上海。其二批於十四日等日附輪船前往。三批亦即可成行。計四月初旬，全軍皆抵上海。淮揚鎮黃翼升乘坐輪船先至下游，察看一次。回至安慶，再督帶水師全軍乘風下駛。曾國荃一軍十五日在巢縣之望城，苦戰獲勝。十八日攻破銅城、開城壘。十九日攻破雍家鎮賊巢。二十日辰刻克復巢縣。午刻克復含山縣城。此外尚有裕溪口、牛屯河、西梁山、三處賊巢。擬一面攻此三處，一面進圍和州。多隆阿一軍日內未開大仗，廬郡圍逼甚緊，關將有四僞王大股由江浦上援。然巢縣既克，賊已失勢矣。左宗棠一軍回僞侍王大股轉戰於江西南境。聞賊有假道閩境轉竄江西之意，深爲可慮。徽州各軍近尙安謐，除銅城關、雍家鎮、巢縣、含山各戰狀，

另行續報外，理合附片具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鮑超一軍連破賊壘，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率所部擊退援賊，攻拔陽臣於三月二十四日，奏在案。鮑超在陽息軍三日，休養士卒，料該逆立脚未定，利在速攻。自應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徽州之防。繼取涇縣，以達甯國之路。二十日，備諭諸將士裹飯傳餐，捲旗疾趨。次軍龍口，爲詰朝進攻計。二十一日，由龍口率隊前行，直抵石埭城壘。各賊始猶對關死守，伏匿不出。鮑超飭令婁雲慶、劉玉堂等攻西門，而以文益一營佐之。慶、雲等進攻北門，而以顏紹榮一營佐之。劉、蔭、蔭等有等則向東門進。唐仁廉、伍華瀚等則向大南門進。馮標、吳騰芳等則向小南門進。分軍爲五，同時圍附郭諸壘，火牆施礮，向外猛擊。我軍佯卻數武，使賊少懈，突將火器環壘飛擲，燃及哨棚。各營乘賊駭亂之時，囊土填濠而進。刀矛攢刺，燈賊無算。悉踰十壘，平之。將冒刃面甲之賊，盡驅入城。城上矢石交下，猝不可近。奮勇猛撲數次，將弁頗有傷亡。婁雲慶、李文益、顏紹榮等憤怒填臆，帶領軍士各負片板直薄城根。蕭信、身受數創，猶復往來衝突，奮力進攻。遂從西北二門斬關而入，立復城池。該逆奪命狂奔，追擊二十里，殲斃五千有奇，俘

獲近四百人。此三月二十一日攻克石埭縣城之情形也。石埭既復，賊愈惶懼，因糾合援賊一萬餘衆，由涇縣南陵而來，羣集於甘棠鎮，阻我師之進路。二十二日鮑超率馬步全軍，倍道馳往。遙見賊隊如蠅如蟻，密排十數層，勢甚梟悍。文九和、黃慶、吳騰芳等三營先從中路進擊。劉順隆、王慶衍、劉玉堂、陳得勝、譚勝達，段大有等六營分兩翼包抄。搏戰數時，該逆屢卻屢前。馮標、伍華瀚、唐仁廉、明興、楊鎮魁、張曜超等，忽由山後揚旗吹角，整隊齊出，衝賊陣，不復成伍。盡棄甘棠賊壘十七座而逃。我軍悉力追逐，進薄太平縣西門。譚勝達、文九和、段大有等先毀高山四壘，引軍齊入。俯瞰城中，令衆勇以火箭環射，延燃藥局，煙蔽蔽天，喊聲動地。賊即驚潰。遂啓東門，望涇縣大道而逸。當將縣城收復。各軍分投掩襲，一路積尸若阜，流血沒脛。俘獲之數較石埭為尤多。并擒僞主將徐國華、安大義、蕭勝勝、僞頂天福、劉世民、僞望天侯、應超、僞中天安、何升、亂及檢點等逆首三十七人。訊據供稱：「僞奉王古逆已為亂軍衝散。」等語。此二十二日攻克甘棠收復太平縣城之情形也。先是鮑超進取青陽，正在圍攻未下，忽有僞佐將張遇春率衆萬餘來營乞降。鮑超以勁敵在前，遽收降衆，恐生他變，諭令暫駐旌德之三溪。俟立功，再議。至是太平收匪遁出，山華嶺外不滿七八千，將圖折入三溪。潛結張遇春之衆，竄併涇縣。乃行甫數里，見張遇春整隊而來，出賊不意，縱橫格鬪，賊大錯愕。望密箝叢莽中踰嶺急走。張遇春入山搜捕，殺賊三千，擒賊至八

百餘名之多。古逆一股，幾無孑遺。時鮑超已軍中棠，既得張遇春獻捷之信，旋聞涇賊等由灣灘至鳳村上竄。二十七日，傳集各營，並張遇春降卒成軍以進。將及鳳村賊，聞風退遁，縮入灣灘。我軍知賊怯，奮勇疾馳，遂薄灣灘。二十八日，鮑超先派張遇春擇險設伏。乃以所部八營連環擊，使賊壘之無或少休。翦炳南、楊鎮魁、劉順隆等，潛出左路譚勝達、張應超、梅仁富等，潛出右路。張遇春伏兵突從後路如牆壓下。逆該惶遽失措，不能歸壘。唐仁廉、馬勝奎、辜旂、縱馬直擣中堅。盡破灣灘半壘。賊尾追至於城下。梅仁富先拔西門水卡。唐仁廉等階毀東南土壘一擁入城。登時克復，斬獲甚多。此二十三日新降人，截擊太平餘逆。二十八日進復涇縣城池之情形也。臣查石埭、太平、南蔽、黔、欽、涇、縣、東、達、宣、城、為、戰、守、所、必、爭。鮑超一軍自拔青陽而後，仗聖主之威，席全勝之勢，未逼七日，連復三城。從此羣孽膽寒，刺甯國，漸有把握。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彙入青陽一案，保獎之處，出自恩施。至力戰陣亡之將弁二十四員名，另繕清單，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軍乘勝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巢含和二城並銅城開神隘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為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含山和州三城，並攻奪銅城

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四要隘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
自逆匪分據江岸以北上援廬州下衛金陵全特分布堅城據守
險要以通上下之氣而阻進兵之路江蘇布政司曾國荃到防以
後與水營總兵李成謀成發翔等熟商以爲欲制賊命必先從巢
縣下手欲攻巢縣必先從銅城閣下手因分撥陸隊合水軍剋
期進取三月十五日曾國荃自率十二營由山林台過河以徇巢縣
東北一路令劉連捷副南後等營赴望城岡緊修營壘以扼巢
縣正南一路復令朱寬義朱惟堂朱洪章楊鎮南馬步各營助之
詎營牆甫築數尺巢城之賊繞出田埂分股來撲我軍排隊迎戰
賊方少卻把總鄭安盛張興富衝賊陣猛歿於陣中朱洪章馳斬
賊酋劉連捷朱寬義等揮軍縱擊斃賊四百有奇餘悉潰走我望
城岡之營駐紮既定曾國荃派原駐運漕之陳湜龔孚泗周惠堂
等往約記名總兵成發翔帶內河師船暨王華蔡祥等帶淮
揚師船夾剿銅城閣之賊維時成發翔先發數營駛入清溪河而
親率所部同淮揚後營蔡東祥前營賴榮光右營陳東友中營陽
利見來會於銅城閣渡口十八日議以水師攻閘東石壘陸師攻
開四土壘我軍齊進賊卽出拒辭不逾時成發翔一利帶隊登
岸繞壘大呼衆勇抽刀環刺遇者輒斃賊乃棄壘散竄石壘既破
土壘亦平立將該鎮克復銅城閣之前則有雍家鎮爲焦湖之鎖
鑰亦巢舍之外落水陸兩軍謀於十九日乘勝進取陳湜分制字
營趨鎮之南蔡東祥及親兵營分早隊趨鎮之北仍以戰艦數十

密排水次萬礮同轟聲徹天半適總兵李成謀李朝斌彭楚漢
進賢等帶外江水師由白馬嘴飛槳而來分路登岸四面環攻岸
上賊衆悉遁入船河中賊則悉擊入水俸脫之賊十不及一此三
月十五日擊退望城岡竄賊十八十九等日攻復銅城閣雍家鎮
之情形也先是雍家鎮一隘尙在攻而未下曾國荃親率陸師星
夜渡河已至巢縣之北連營旂山鼓山放字岡一帶王東華水師
亦由清溪河進攻巢縣之東門外至是成發翔陽利見各率礮划
先後駛抵河下併力奮攻時不夜分城上更鼓忽絕城中烟燄橫
飛旋獲賊諜訊供逆酋偽顧王吳子孝偽村天義等同江恐巢北
陸師進而合圍歸路已斷焚屋焚糧圖向舍山宵遁曾國荃急令
劉連捷朱洪章朱寬義朱惟堂等營同水師於二十日辰刻會
復城池而自等張勝祿武甲良臣典等十三營及楊鎮南所部
騎卒三路跟追賊軍截剿伏尸數十里乘勝馳抵舍山城外該城
賊甫見敗賊之狂奔旋駭官軍之踵聞風喪膽不敢拒戰相
率竄奔各軍遂入舍山縣城搜獲賊糧逾二千石撲殺餘匪近三
百名會以日暮雨集徹夜不停次日駐軍少息二十二日曾國荃
拔營疾進行未中途偵知巢舍漏網之三賊渠收集醜類尙在賊
魚筍江乃以偏師向賊魚筍而以正兵進襲和州逆首偽東天
義劉惟久僞同天安尹賢瑞未及糾衆交鋒各營哨以火礮火箭
環城壘而轟乘賊譁亂克城毀壘立復和州殺斃甚衆得礮械米
穀尤多乘勝追賊至賊魚筍合軍剿洗江流盡赤此二十日連復

巢縣舍山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之形也。北岸要區，悉為我有，所未得者裕溪口而外，尚有西梁山為第一重險。二十三日，會國荃統全勝之帥循江而上，將與各水營共設攻取之謀。乃帥次木橋，鎮忽遇零匪七八百衆，排列洲上，呼舟爭渡。即派信字仁字嚴字三營及馬隊一營繞出洲前圍而殺之，無一得脫。維時李成謀外江水師成發翔內河水師及蔡東祥等淮揚水師早至西梁山，下令水勇各執長炬，鎔斷截江鐵索，飛駕師船環轟不下。比會國荃一軍馳至，見該處倚山為險，深溝高壘，礮眼層列，勢難仰攻。商令水師扼江面以擊賊船，陸師布長圍以困賊壘。籌商甫定，適陳湜蕭孚泗亦引軍來助，具述彭毓橘周惠堂等於本日會同蔡東祥陳東友成俞卿等水軍攻裕溪口克之。隨戰於江心洲，賊無算。賊向北岸下遊而竄。乃知我軍在木橋鎮洲上圍殺一股，即裕溪口遁出之賊也。是夜會國荃冒雨結營，偪壘而屯，另挑銳卒守要路，以杜旁竄。旋有數賊持書自詭稱賊目偽鏡天義涂萬起已偷渡南岸，餘願舉衆乞降。會國荃察知情偽，加執之以觀其變。二十四日黎明，賊乘雨猛，火器不燃，竟悉衆踰壘而出，向江洲一路衝走。水師陸師爭起搏擊，該逆先有降約，後有退志，衆心紛亂，引頸受誅。尸駢洲次，罕有脫者。遂奪取西梁山，撥軍駐守。此二十三日攻取裕溪口，進剿江心洲，二十四日旋克西梁山之情形也。臣伏查長江天塹久為賊據，自進兵北岸以來，浹旬之間，連克巢舍和州三城，並克要隘四處，西梁山古稱天險，該逆所恃為金陵門

戶，茲以輕兵奪獲此巖，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除會國荃不敢仰邀率級外，此次尤為出力之提督銜福建漳鎮總兵李成謀，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提督銜浙江處州鎮總兵李一斌，請交部從優議敘。綏靖鎮總兵李濟清，請交部從優議敘。副將彭楚漢，請交部從優議敘。副將鄧萬林，請賞給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儘先副將郭仕林，請賞給二品封典。儘先副將何昌登，請賞給勇號。儘先游擊郭仕林，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五品軍功戴德祥，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請賞戴藍翎，加守備銜。候補道劉連捷，請賞加按察使銜。督銜記名總張勝祿，請交部從優議敘。副將蕭開武，請以武明良，朱寬，朱惟堂，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花翎副將蔡東祥，王東華，均請賞給勇號。花翎參將陳東友，賴榮光，均請以副將歸內江補用。參將朱洪章，李臣典，楊鎮南，均請以副將儘先推補。道銜候補知府陳湜，請以道員歸部遇缺即補。花翎副將彭毓橘，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花翎游擊陽利見，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花翎游擊銜部司成俞卿，請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參將銜。陣亡把總鄭安，張興富，請教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開單奏獎，出自恩施。所有水陸官軍克復兩縣一州，攻奪沿江各要隘緣由，謹同大學士湖廣總督臣官文，安徽巡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繁昌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大股賊衆窺撲三山，經官軍併力擊敗，乘勢攻克繁昌縣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三月十三、十四等日，駐防三山花翎同知直隸州會貞幹一軍迎擊竄匪，迭獲大勝，臣於二十四日附片具奏在案。僞國王賴文鴻既被重創，遁入繁昌，復約該處據賊僞佐將林有志、僞亞天、豫吳大芾等，於十八日糾黨八千餘人，乘夜嘯聚松林口，將謀再逞。十九日昧爽，由松林口分四路進襲，而來一股出汪家橋，圖犯張嶮所部唵字營；一股出月子橋，圖犯成東昂所部東字營；一股出木雞山，圖犯黃潤昌所部。嶮前嶮後兩營仍分另股從楓樹圩渡河，潛至老山一帶，冀襲諸營之後。會貞幹升高瞭望，見附近村落煙燄不斷，旌旗掩映，林谷間往來如織，或卻或前，乘該逆尙未偪營，卽令黃潤昌、成東昂、張嶮等各出六成隊伍，分道馳剿，並令晏恭山、恭字營、陶保堂、保字營抄出三華山麓，策應各營，兼備老山襲後之賊。夫幾，賊隊齊至，更番迎撲。時值東北風盛，利在火攻，我軍以槍礮環轟，火隨風猛，對準眯目，不能仰視。唵字嶮字等營先將賴林逆乘勢擊卻，賊大亂，倉皇欲遁。逆渠吳大芾猶恃老山伏賊未發，回鞭轉鬪，驅衆向前。會貞幹親率會正明、葛東庭各營哨，驛馬而至，突入核心，槍擊吳大芾、噫之，縱橫潰決，尙向盡靡。諸路敗匪，先後潰至馬口地方，爭渡而

溺者無數。二十日，會貞幹謀知該逆退據繁昌城內，不敢復議出戰。乘此有隙可圖，定計潛師以襲之。是晚漏雨二下，傳令黃潤昌、成東昂、胡基茂等各撥兩哨，攜帶雲梯，偃旗息鼓，向松林口疾馳而進。會抵城下，令嶮前營趨北門，嶮後營趨東門，東字營趨西門，留南門一面，闕而不圍，以恭保唵三營爲游兵，截擊南路逸出之賊。會貞幹所帶湘恆營及會正明親兵騎隊，設伏於松林口內。一應攻城之官軍，一防蕪湖之賊援。時至五更，我營東扉爲炬，火光突上，礮聲環響，震撼城樓。賊驚起，排列壕口，亦以火器下擲。相持未久，天已向曙。晏恭山、陶保堂、張嶮等正思引軍功戰，瞥見賴逆先率醜黨由南門拔關而遁。急回軍兜截，會貞幹率會正明馬隊伏兵齊來夾擊。賴逆奪路南陵溼縣竄走。維時薄城將士愈攻愈奮，成東昂、黃潤昌親冒矢石，從西北門女駝處緣梯先登，濠升而上。衆軍一擁躍入，合力搜剿。賴逆率敗殘餘匪在亂軍中，乘間潰逃。遂於二十一日克復繁昌縣城。計兩日之戰，擒賊三十人，斃賊一千六百名，所獲礮械不可數計。伏查繁昌地處濱江，淪陷八載，上以屏障南陵，下以特阻蕪湖，此次屢挫逆鋒，攻克堅城。三山各營將弁，著有微勞。除會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兩江補用參將會正明、請賞給勇號，並請賞加副將銜。五品銜補用知縣黃潤昌，請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補用，並請賞戴花翎。補用副將直勇巴圖魯晏恭山，請賞加總兵銜。兩江補用參將陶保堂、成東昂，均請賞加副將銜。參將銜

兩江補用遊擊張險，可以參將儘先補用。把總胡基茂，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戴藍翎。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查明彙案保獎，以昭激勸。所有擊賊獲勝，克繁昌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正封摺間，又接會貞幹函稟，三月二十七日，水陸會同克復魯港，要隘蕩平，石壘石卡奪獲，賊船賊礮甚多。三十日克復陸陵縣城，其詳細戰狀俟具稟到日，續行奏報。統計近日大江南岸，克復城池六座，關隘一處，北岸克復城池三座，關隘四處，均在萬壽前後半月之內。多隆阿圍攻廬州，狗逆固守不出，四面援絕，當易得手。左宗棠一軍與偽侍王轉戰於常山江山一帶，十六十八二十二等日屢獲勝仗，掃蕩賊壘無數。趙景賢久守湖州，歸然尚存。其三月初二日發出密信，求援甚迫。三月十三日發出密信，賊勢少退，情形稍鬆。臣飭催鮑超一軍一面進圍甯國，一面派隊由廣德馳救湖州，又另派游擊李楚材帶千餘人由績溪開道援湖。二者有一處先到，或可保全湖州。理合將近日各路軍情，附呈梗概，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克復旌德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奏為徽州防軍進攻旌德，擊走據匪，遂將縣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提督鮑超一軍連克青石、涇四縣以來，旌德與甯郡賊勢中斷，不能聯為一氣。現駐徽州之福建臬司張運蘭，恐旌德之賊窮竄思竄，挺走甯境，遂率所部湘營商同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派強中禮後三營以剿為防，先發制之。三月三十日，張運蘭引軍出湯口，進次嗣首謀聞賊在旌城，堅伏未動。並分股在三溪地方，往來哨探，謹備官軍。張運蘭知賊情震懼，乃集各營，偃旗息鼓，乘夜疾進。於四月初一日辰刻，行抵距城十里之跳生橋，先飭陳士恆帶中右營，列旌兩岸，復分舒聲、張聲、潘家、張兆輝、張適恆各隊作為游兵，以防賊由三溪抄我後路。仍親督諸將士，懸軍深入。一二三旗向北門，以唐義謨、蔣信玉、強禮等營應之。四五六旗向西門，以張運桂、中左營應之。七八旗向南門，以彭升俊、楊道東、中軍四壯應之。比及城闕，賊匪不出。張運蘭密遣前敵軍士，棄戈釋甲，偃臥道旁，故亂其伍，以誘戰。又從山後駐馬瞭望，遙見城賊四五千衆，陣脚漸動，將欲伺隙出巢，遂令攻北門之易開後，葉明瑞、陳青雲攻西門之劉松山、劉光明、朱紹輝，攻南門之黃萬友、魯國秀等。賊軍突起，排礮仰轟，競拔地鉞，躍濠直進。該逆惶急，繞城環走，飛石下擊，衆勇雖有傷亡，而奮力爭先，曾不少卻。鼓聲礮聲，猛若疾雷，轟塌北門城牆丈許，西門城壕十餘處。張運桂冒煙突火，躬率士卒，鎧附而升。賊乃搶護壕口，急以火器

死拒，我勇中槍而墜者四人，受傷甚多。張運蘭恐有挫失，暫令收軍，以詰請朝進攻。初二日昧爽，各軍秣馬摩食，再圖決戰。忽報城中之賊受一膽落，悉數宵遁。一由烏嶺走甯國縣，一由梅嶺走竄甯郡。張運蘭入城捕殺餘孽，張運桂等各率營馳斬尾股。斃賊不少，解散脅從千餘人，搜獲米粟數百石。即將縣城克復。臣查旌德一城山徑叢雜，攻守非易。饋運尤艱。此次孤軍進取，逾日告克，可以通甯甯之氣，而固石太之防。除將在前出力及接仗陣亡之員弁兵勇，容臣查明分別奏請獎卹外，所有徽州防軍克復旌德縣城緣由，謹繕摺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魯要隘復南陵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奏爲水陸各軍會克魯港，旋分陸師攻克南陵縣城，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官軍連下魯港一隘，南陵一城，臣於四月初四日附陳梗概，聲明俟稟報到日，續奏戰狀在案。旋據選用同知直隸州會貞幹稟報，繁昌既拔之後，諜知蕪湖賊援潛入魯港，增黨屯糧，以圖抗拒。遂商同總兵李成謀、李濟清等水陸並攻。爲日後進取蕪湖之地。三月二十六日，會貞幹率湘恆營及晏恭山、陶保堂、張唵、黃潤昌、陸帥五營進紮螃蟹磯之前。李成謀正右營及左光培、彭楚漢、郭仕林、水師三營、李濟清副中營及羅進賢、何昌登、水師二營，分泊臬磯並螃蟹磯之下。會貞幹令各勇多備船筏，搭

造浮橋，以濟陸兵。仍由江口決開堤埂，將彭楚漢所部舢板飛划從決口盡駛入港。李成謀令戴德祥帶旱隊渡過南岸，與入港之礮船緊相倚護。二十七日，會貞幹、黃潤昌、張唵引軍渡浮橋而進，專攻北岸賊壘晏恭山。引軍循魯港陡邊而進，陶保堂引軍循江邊大路而進，合攻南岸賊壘。李成、督同各營官，在江面乘駕師船轟擊水路之賊。彭楚漢復從港內率水勇飛槳而出。該逆腹背受敵，撲水死者甚衆。賊船百餘號，賊數百尊，悉爲我有。兩岸陸師見賊勢已挫，急向石壘石卡盡力奮攻，又得水師各營登岸來助，賊即潰退，立將三壘十餘卡一律毀平。遂復魯港。除匪悉向蕪湖竄。魯港既克之後，所可下達蕪湖而上蔽甯國者，止有南陵一縣。則亦以速取爲宜。二十九日，會貞幹調分守魯港之黃潤昌、張唵等各率五成隊伍，由石皖渡河而南，仍親率所部並晏恭山、陶保堂、成東昂各營出繁昌山路，整軍疾進。密約四更時分，各挾火具，會抵南陵城下。初我軍之將攻魯港也，繁昌戍卒抽調一空，會貞幹以該處密邇南陵，恐賊伺隙而動，豫遣死士蓄髮易裝，先往南陵附城一帶，相度營基，暗插標識。復揚言大兵即日壓境，以懾賊心。賊多自危，不敢外窺。至是會貞幹帶同馬步諸軍，乘夜猝至。薄城而營，萬炬齊燃，光燭數里。城賊倉皇驚起，疑我軍從天而下。一時呼聲登陣，紛如蠅旋。手顫股栗，火器不及燃發。會貞幹揮令各營環城施礮猛擊，逾時鎗然一聲，轟塌數丈。衆軍從城缺攀躋而入，縱橫擊刺，所向盡靡。賊乃擁至東門，望甯國一路而逃。

卽於三十日卯刻，克復南陵縣城。城中捕斬五百餘級，搜獲米穀、器械甚夥。臣查魯港爲無湖門戶，南陵亦甯郡藩籬。數日之間，相繼攻克，從此分道進兵，規取甯蕪，可無後顧之慮。在事員弁，著有微勞，可否彙入繁昌案內，容臣查明保獎之處，恭候聖裁。所有官軍會克魯港要隘旋復陵，城緣由謹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玉麟現在馳赴下游，駐紮銅陵，督帶各營赴前敵西梁山一帶，察看進兵形勢，合併陳明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

克復太平蕪湖兩城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奏爲水陸各軍渡江夾剿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並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摺。臣等前奉聖鑒事竊自逆匪竄據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僞城爲關鍵官軍既克北岸之西梁山賊於南岸三處防守尤嚴。臣等與會圍荃定計必從金柱關入手則蕪湖與金陵老巢橫中截斷賊勢乃孤遂飭總兵李成謀於四月初五日會督各營帥船由錢魚嘴駛進乘石磯江口焚船燬壘率勇登岸突薄金柱關僞城萬礮轟擊幾將得手以東梁山賊援大至整隊而還臣等因該地險城堅非水陸併攻不能制賊死命乃將上游水師悉調堵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會圍荃率馬步十五營自西梁山駕舟南渡近逼金柱關下沿關營臣等恐築壘未固賊將援我陸帥乃派李朝斌帶外江新右營營喻俊明任星元王吉內河水師三營從上游奮攻以躡賊後派成發翔鄧萬林內河左右營營王明山萬化林郭明隨唐以發外江水師四營黃翼升陽利見陳東友張元龍成俞

卿楊宏勝王東華蔡東祥淮揚水師八營從下游環擊以遏賊前會圍荃立營既定料金柱關之賊有水軍牽制不暇顧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營哨潛分隊伍捲旂疾馳遙望賊在北門修卡立即揮軍掩襲斬卡突進賊方駭走入城閉關不及我軍擁進北門羣逆狂奔驅出南門截殺三百餘級遂復府城蓋賊不料官軍越蕪湖而先攻金柱關尤不料甫抵金柱遠襲郡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復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夜水師衆營輪攻金柱關並未收隊。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營先赴下游錢魚嘴一帶臣等親率成發翔李朝斌任星元王吉張元龍等循隄周視布壘若垵中峙僞城雄互數里未易猝攻旋又瞭見會圍荃一軍已繞出三汊河上駟渡對河而陣鏖戰方酣遂相率還營分水師爲三隊以一隊守定江路以一隊衝入內河直逼塔下以一隊擊破登陸環城壘而轟牆垣棟折屋瓦皆飛賊亦矢石如雨蔽空而下時近夜分黃翼升李朝斌成發翔束草爲炬衝營督戰陽利見王吉帶同弁勇蛇行而進將越濠溝外委王有章中槍殞命衆軍愈戰愈奮羣以火箭飛射西門哨樓賊於燄烈中衝突而出水勇躍上隄捷短兵擊刺積骸滿渠即時攻復金柱關而分撥黃翼升成發翔賴榮

光蔡東祥，張光泰，王東華，楊宏勝，張元龍等，啟營乘風上駛，往襲東梁山。時值會國荃陸軍擊退內河西岸之賊，引兵來助。甫偽將城及三汊河上，馴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獲大礮二百七十餘尊，旂幟刀矛萬餘件。而謀者又報東梁山經黃翼，成發翔等，一戰而下。已移軍進次蕪湖。此二十一日，連克金柱關，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蕪湖賊，陳星斗，沈國典，陳太和，黃品來等，經選用同知會貞幹，密令黃潤昌設法招撫。本有大兵臨境，舉衆內應之約。至是金柱關，梁山，相繼攻拔，蕪賊已成孤注，正可乘其一疑而圖之。二十二日，會貞幹自率所部將領，及周萬傳，劉祥勝，新後祥，後等軍，循江而進，壘立營，並會商李成謀，決開隄岸，駛入小划，四面合圍。礮黃翼升，成發翔，所統淮揚內河各水師，自金柱關乘勝飛槳而來，萬礮同轟，聲振天半。賊內亂，棄壘潰奔，圍而殺之。錢無說者，城賊懼惶失措，悉向官陡門，濮家店而逸。維時會國荃親督部隊，蹶賊至戴橋地方。聞蕪湖已復，揣該縣逸出之賊，必折竄而東。一面令彭毓橘設伏於薛鎮渡口，一面以輕騎追及於賈家灣，乘賊半濟，突起奮截，殺斃甚夥。生擒近二百名。賊乃轉走護駕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帶各哨舢板，自小花津橫出，截之。薄暮，賊至三更，水帥傷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賊趨薛鎮，口適爲彭毓橘伏兵所敗，除殲斃溺斃外，生擒至七百五十餘名之多。釋一面有刺字者，餘皆駢誅。黃翼升擊賊於清水河，俘賊亦以千計。蕪湖東梁賊黨，漏網無幾。此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城，並追

賊壘，勝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帶四營之赴，鹹魚嘴者，二十二日抵烏江鎮。該鎮對岸，有烈石壘二座，斜對九洲洲，爲犄角之勢。王明山帶各船渡江，逼壘攻擊。逾時，壘中旗亂。我帥各船分泊上下兩岸，候賊出壘，登岸截擊，擄斬無算，立破堅卡。其洲洲之上，面又有大勝關賊壘一座，礮船護之。王明山環攻逆壘，未遽得手。萬化林將江中賊船全行焚燬，壘賊大振，奪路狂奔。我軍四圍蹙之，刻平逆壘，奪獲槍礮極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兩卡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太平府屬莫要於蕪湖一城，尤莫重於金柱關一隘。自攻奪此關，未逾三日，上下名城，悉爲我有。從此全局一振，上面甯國，下面金陵，均有可乘之機。除會國荃會貞幹不敢仰冀議外，此次尤爲出力之員，相應繕具清單，籲懇恩施，以昭激勸。陣亡各將弁，俟查明另單請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各官等查明奏獎之處，恭候訓示遵行。所有水陸官軍運克府縣兩城，沿江各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巡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議覆王慶雲漕督兼巡撫原奏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再：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守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王慶雲奏：『江北地當衝要，現在督撫分駐，較長莫及，請就近暫歸漕運總督辦理。』」一摺，據稱自蘇幫失陷，巡撫以

下駐紮上海偏隅與江北各屬道途中梗而守令之升調與夫錢穀刑名仍須稟詳江蘇巡撫嚴辦輾轉需時其公事之棘手不問可知會國藩統首全師兼顧浙皖恐不暇注意地方都興阿等運籌軍務於吏治民生亦無暇講求守令功過不明何以整頓地方保衛完善現在南糧未能挽運漕運總督公事無多請頒給敕書令其巡撫江甯布政司所屬地方仍兼辦全漕事務並於各屬適中之地設爲省會將江甯藩司暫運江北兩淮運司兼辦江北刑名驛傳事件與漕督藩司同駐一城地方公務均歸漕督辦理無須復歸江蘇統轄等語著會國藩都興阿體察情形悉心會議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一等因欽此臣查王慶雲所奏尙係咸豐十年蘇常初失時情形至十一年春間上海相定江北各屬與巡撫衙門文報常通紀綱漸立逮安慶克復以後蘇省官紳紛紛來臣處請兵設立水驛專用輪船遞送文書往返不過旬日李鴻章抵滬以來聲息不隔呼應尤靈凡總督衙門應辦事件臣儘可照常管理未敢將地方公務概行廢閉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覆奏摺內即建議巡撫宜駐鎮江欽奉諭旨允嗣因蘇人以重價雇船來迎李鴻章先赴上海以咨輿情俟料理就緒即當速移鎮江以符原議論江蘇之幅員蘇州偏於南隅淮安偏於北隅惟鎮江居適中之地而又扼形勝之區於軍務地方兩者俱可攬其全綱自應仍照舊制責成新任撫臣李鴻章統籌兼顧溯查咸豐四年皖江南北賊氛中斷廷臣請設皖南巡撫部議以窳礙而未行

該尙書王慶雲請改漕督爲江北巡撫另設省會之處事同一律應請毋庸置議所有遵旨會議緣由謹會同江甯將軍臣都興阿附片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官卑水陸並進疊克要隘駐軍雨花

臺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官軍水陸並進疊復秣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圍逼金陵駐軍雨花臺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水師陸師渡江夾剿攻克太平蕪湖兩城江岸數隘臣等於五月初三日會奏在案旋報丹陽鎮大股賊黨因薛鎮戰敗焚糧宵遁江蘇藩司會國藩於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營乘勝前進破周村卡遂駐江甯鎮之板橋地方熟察形勢必從大勝關三汊河下手陸帥乃有運糧之路水帥乃有立營之所然橫距三十里外尙有秣稜一關環水魏峙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賊備未嚴是可襲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會國藩引軍馳抵關下毀壘殺賊轉戰無前守關賊酉汪伍登尙彭唐蘭等舉 獻關得驢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餘人餘悉解散仍龍飭前隊十二營進大定坊繞出三汊河後緊逼大勝關編木作橋爲詰朝進攻計初二日會國藩派撥軍士先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旂疾進將謀合圍賊見我軍抄後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走公字敏字義字長勝等營踰橋

追襲，戮賊數百，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

日，攻復秣陵關，大勝關，三汊河之情形也。維時臣王麟駐劄命柱

關，開會圖荅，懸軍深入，恐其為賊所乘。參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

各營分戰和州，守卒渡江策應。甫由烈山駛近頭關，適會圖荅亦

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薄關下寨。衆水勇於狂風巨浪中，排礮

迎擊，無或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此以往，則為江心洲，暨大

石壘，倚洲一脊，對岸賊衆如麻。臣王麟會同王明山，親督萬化林

王吉，成發翔，郭明齋，唐學發，陳百鶴，喻俊明，彭楚漢，等八營，直淨

洲次，飛礮入壘。賊亦穴牆還擊，羣子蔽天而下。士卒傷亡，裹尸更

進。戰至日晡，各勇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偪壘縱焚，燎及蘆葦

一片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牆，燒蘆葦

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賊船百餘艘，賊敵數百尊，悉為我有。登岸

水勇，仍上師船，鼓槳飛行，並奪蒲州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會

圖荅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偪紫雨花臺，距不及四里。城

賊數來窺犯，輒行擊卻。此初三日，連復頭關，江心洲，蒲州洲，之

形也。臣等奪金陵城大而堅，未易猝拔。前向榮和春等，屯兵七萬

歷時八年，帥老無功。此次水陸兵數僅逾二萬，雖瀆江重險，先後

攻奪，尚難遽為仰攻之策。應俟會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參革陳由立等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特參私行遠颺之將領，請予革職，以肅軍紀事。謹提督

銜，記名總兵福建延平協副將陳由立，前 諭旨飭赴河南軍營

當以圍攻青陽正緊，經臣奏留鮑超原營，隨同進剿。欽奉諭旨允

准，轉飭欽遵在案。茲據鮑超呈稱：「該員留營以來，不知感奮，輒

因上年有降補守備鄭陽和，藉故告假，私往湖南，竊効統帶多營

之事，相形見絀，遂生歛望。竟與記名總兵余大勝，先後託病請假

始在大通查病，旋赴湖北就醫。且甫離營，次即遣人潛誘哨弁，搖

惑軍心，相率颺去。現聞尚在湖南一帶，呈請將陳由立，余大勝，鄭

陽和，奏參，並將本年隨同陳由立颺去之李殿章等十六員，隨同

余大勝颺去之吳太等九員，上年隨鄭陽和颺去之遊擊龍德亮

等三十八員，一併參革。等情前來。又疊准湖南撫臣千鴻賓來

咨，鄭陽和，令帶勇千餘，防守邊境。河南撫臣鄭元善來函，陳由

立已行抵河南，仍委令赴湘募勇三千名。因到臣，伏查該員陳

由立，起自勇丁，曾不數年，保至總兵，加提督銜，補授副將實職。位不為不崇，余大勝，鄭陽和，亦均保至總兵，受恩不為不渥。與鮑超相從日久，同甘共苦，乃并不具稟辭批，因假離營，任意遠颺。實屬大干軍令，若不嚴行懲辦，則此風一開，以軍營為傳舍之地，以

投效爲逃之藪，流弊甚長，關繫極大！相應請旨將提督銜，記名總兵，福建延平協副將陳由立，記名總兵，儘先補用副將余大勝，鄭陽和帶勇差使，查明陳由立，余大勝等，均不許招勇立營，不許留境內，派員押回皖南原營，令立功自贖。其被誘去之李殿華、吳太龍、德亮等，受人指喚，從寬免其參革，亦令回營效力。仍求皇上通諭各路軍營，於外來投效將弁，非有統兵大員移咨文，件概弗准留。庶可懲跋扈之風，而杜效尤之漸。除將陳由立副將劉村送部註銷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查馮子材兵勇滋鬧情形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鎮江防剿最關重要，馮子材在鎮日久，熟悉地方情形，且逆匪屢次撲城，尙能抵禦，是以令其暫緩赴滬，仍留鎮江督辦軍務。若如海全所奏，馮子材於所存捐項，並不隨時支放口糧，以致兵勇譁然，揚言搶掠公署，一俟復成何事體，都興阿駐紮江北，去鎮城甚近，自必確有所聞。前請將馮子材調赴上海，但云上海無帶兵之將，而於馮子材有褒語，無貶詞。著都興阿將海全所奏各情，先行據實馳奏。若果如海全所奏，馮子材撫綏兵勇，未能恪服，卽著據實指參，毋庸有所顧忌，知而不言，致滋貽誤。並著會

國藩將鎮江兵勇滋鬧情形，及馮子材有無存錢不放情事，確切查明，另行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遵卽恭錄諭旨，咨山署江蘇撫臣李鴻章，派員前往確切密查。茲准查復：該委員常州府知府薛書常馳抵鎮江，遍防居民，僉稱：「除米搶掠，實係鎮營兵勇滋事，惟羣起爭奪之時，衆口譁噪，亦難保無江兵勇在內。迨馮子材派兵查拏，海全袒護部下，派隊抵禦，彼此生隙，盡歸罪於江南兵勇，係屬實情。至都天廟盤金一項，經前各委員收放，均屬有案可稽。該卡自上年十月起，全歸籌餉總局抽收。至十二月，僅將貨捐一項，改爲馮子材派員經收。爲數寥寥，遠不逮總局全收之多。該兵勇未知底細，以爲同此一卡，前盈後絀，妄生猜疑。謂馮子材存錢不放，係屬臆度之詞。」等因。前來。臣復加察訪，自二月以後，鎮江餉缺如故，而兵勇未聞續有滋擾情事。則前此謂統帥存錢不放，由於妄生狐疑，理尙可信。所有遵旨飭查緣由，理合據實覆陳，伏乞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自僞輔王楊七麻子退甯國後，浙東之賊勢稍鬆，江西之邊防亦固。僞侍王尙在衢州一帶，左業分兵留所開化馬金街，以固營壘之切。親率馬步各營，赴衢剿辦。鄧培元所部，已由玉山入浙，仍俟蔣益澧大隊到防，方可由衢嚴兩郡分道

而進。鮑超一軍於初四日大獲勝仗，攻克寒亭管家橋等處賊壘。移營進築，節節阻戰，尚距甯郡十餘里。據江蘇候補府趙炳燾稟稱：探聞湖州於五月初三日失守，鮑超以甯國賊勢太重，萬難抽兵援湖。李楚材聞道赴援，不知何處梗阻，亦未趕到。臣一聞此信，且愧且憤。俟梁明確實，續行具奏。會國荃一軍由太平下逼金陵，本得建瓴之勢。惟該城前此數年圍帥七萬，此次兵僅萬餘屯茶南面一隅，洪逆見慣不驚，似無恆懼之情。臣擬調多隆阿一軍前往會剿，趁此軍威極盛之際，四面猛攻，當可得乎。此時各省多故，處處須兵，臣愚謂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但使每平能解蘇漕百餘萬石，淮課數百萬兩進京，俾戶部稍資周轉。京帥根本之地，有恃不恐，則各省可次第剿辦矣。俟函商官文，多隆阿定議行之。除鮑超初四之捷，另行奏報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進攻甯郡勦平逆壘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奏為鮑超一軍進攻甯郡，破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諸壘悉平，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統率馬步各軍，於四月二十五日由青陽拔隊前進，甫抵青弋江，結筏東渡，諜報偽輔王楊逆糾衆十餘萬，堅守甯國府城。偽對王洪逆一股屯聚團山，

圖犯蕪湖南陵等縣，偽衛王楊清一股踞寒亭、獅子山，分擾梅家店、管家橋一帶，以阻進兵之路。鮑超知賊勢方盛，未可猝擷其鋒，乃於拘龍岡、隔河布營，濬治牆濠，不遑出戰，以懈賊心。仍帶各營哨，循山徑而入，勘明地勢。於五月初四日，先遣劉玉堂、吳騰芳二營，黃慶、唐仁廉、李文益三營潛渡山岡，分道設伏。復飭周有勝、馬勝、李所部，進薄寒亭，散布隊伍，誘賊出壘。鮑超親督將士，繞越翟村、木瓜橋、涉淺過河。總兵婁雲慶、劉順隆、王衍慶諸營，突從左路進，以草志、文志字四營繼之。令宋國永、譚勝達、熊鐵生諸營，突從右路進，以剪炳、南段大有兩營繼之。維時寒亭之賊，方以周有勝、馬勝、孤軍深入，絕無後援，可吞而取也。遂出巢猛鬪，益逞梟悍，瞥見左右兩路大軍掩至，正在旁皇卻顧，乃附近村落中，羣賊響應，擁衆齊出，排列山梁，數逾四萬。鮑超遂令顏紹榮、陳得勝、楊鎮、劉等騰蹄而入，直搗中堅，縱橫盪決，將弁頗有損折。明興、伍華湖以騎隊抄出管家橋，先剪其右翼。宋國永、譚勝達、婁雲慶、劉順隆、王衍慶、熊鐵生等，橫躍入陣，衝賊數，不復成伍。適山岡後，伏兵亦發，扼斷歸路。唐仁廉攜偽順天安楊民清，偽撫天福黎率民於陣，馬勝、周有勝乘勢槍過寒亭浮橋，徑取護橋二壘，毀之。賊乃負創潰，衆軍追襲二十餘里，將難亭管家橋梅家店，直至獅子山，賊館十處，賊壘三十五座，同時踞平一路斃賊六千有奇。楊清糾合零匪，遁回甯郡。臣查甯國一城，屏蔽蘇浙，為賊與我所必爭之地。近日南岸連克數城，敗賊多萃於此。聞逆黨聚

至二十萬之多，臣深以兵力單薄爲慮。自有此捷，則已復之數縣，賊或不暇復萌窺伺，而我軍節節進攻，圍逼郡城，亦暫有可乘之隙。除仍檄令速籌攻取外，此次陣亡將弁十八員名，另繕清單，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擊賊獲勝，剿平寒亭、管家橋等處逆，緣由，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黃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再：臣欽奉寄諭：「署提督會秉忠於涿涇剿賊挫敗，本已明降諭旨，將該員革職，飭令即赴該大臣軍營効力。江南水師提督職任緊要，俟會國藩所派之帶兵大員到後，即令接署，以資得力。」等因。欽此。臣查江南營務廢弛，提督一缺，須有久歷戎行，威望素著之人，前往署理，方足以資整頓。查有提督銜，已保記名提督，淮揚鎮總兵黃翼升，樸實果敢，愛士耐勞，自咸豐十年七月間，經臣奏派與李鴻章共帶淮一水師，蒙先皇帝簡受今職，屢著戰功。現在統帶師船，於本月十二日駛過金陵，前赴鎮江上海一帶。應遵旨令其接署江南水師提督員缺，松滬各軍悉歸節制，必能與李鴻章講求軍事，相與有成。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六

再：近日軍情，嘉定、青浦、兩城被髮逆巨股圍攻，洋兵力不能敵，退至上海，逆黨煽熾。李鴻章所派湘淮各勇駐紮，被髮逆四面圍裹，李鴻章親往援救。二十一日，內外夾擊，獲大勝仗。惟賊氛環逼，李鴻章目下斷不能移步鎮江。楊載福於二十三日到皖後，旋至舒城，與李續宜會晤一次，再行駛往金陵，籌商戰守事宜。會國荃金陵之帥，於五月二十三日，在雨花台獲勝一次。惟地面太寬，兵力太單，多隆阿又寄兵入陝，不能踐東下，剿之約。且聞僞忠王蘇州大股將援金陵。陸路孤軍深入，旁近無勁旅援應，頗爲可慮。而今年上游兩岸氣勢百倍，金陵失此可乘之機，又成持久之局，尤爲可惜。鮑超一軍於十五日進攻甯國之抱龍岡等處，連平賊壘，獲一大勝，已逾方亭山，三面圍逼。甯國賊多糧少，當可得手。除鮑超會國荃兩處詳細戰狀，容臣彙案續報外，謹先附陳梗，伏乞聖鑒，謹奏。

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諭旨，妥議具奏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必助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髮逆大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現在退回上海，休息。』有另調印度兵來秋間大舉之說。』崇厚擬請許其與兵約

其助剿，以收有用之效。該王大臣等慮及外國兵入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焚燬一處，如嘉定青浦二城，亦實為地方瘡痍之災。東南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請飭。國藩等於外國兵未到之先，激勵三軍，迅將蘇杭要地先行收復，否則設法防範，或與印度兵同力合作，不致滋擾。等語。借兵助剿之議，疊經會國藩等先後覆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喫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是以姑示羈縻，未經阻止。該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兵進攻，窮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勢，則利不償害。且恐守以西兵運掉不能由我，為患曷可勝言。現在江南之師，連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勢。會國藩函致總理衙門，擬令黃翼升統帶水師，由松滬直入太湖，以為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即乘此聲勢，督飭各軍，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李鴻章將上海事宜布置妥，亦即趕赴鎮江，由句容一路帥師進剿。兩路夾攻，可期得手。若金陵既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官軍可一鼓成功，各要地均為我有，自可杜外國覬覦之心。即屆時調兵前來，見我兵既已得手，則所更用彼力，自必廢然思返。萬一金陵尙難遽拔，而印度大隊已到，應如何豫籌兵勇，以備臨時會同攻取，不致授柄於彼之處，著會國藩等會商妥議。總期防患未然，免致臨時失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六月初九日，復奉五月二十五日寄諭：「近聞洋人因官軍近取金陵，擬撥船前來助剿，好勝爭功，

是其故態，若必得西兵助剿，將來攻克金陵，必啓其輕視之心。該大臣等務當激勵各軍，乘此破竹之勢，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毋令洋人以助剿為名，轉致另生枝節。」等因。欽此。伏查咸豐十年十月，蒙先帝垂詢，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為當許其來助，而緩其師期。本年三月，蒙諭旨論詢英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為「同防上海則可，借攻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臣處無會戰之帥，若克復城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致責怨於後。」等情。奏明各在案。茲復欽奉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間大舉飭令商妥議。臣商左宗棠、李鴻章等，據左宗棠復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逆，屢至夷兵遽遁，夷入之畏長，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島人借助剿為圖利之計，借起兵為解嘲之詞耳。兵頭雖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雖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覆函云：「官軍自二十一日駐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晤，詞意和順。竊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自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浦。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於髮逆，尤慮見輕於天朝。其與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於衆國，其費征斂於衆商，非一人所為。青嘉一汛之差，不至遽觸大衆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徵。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

揣而知。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鋒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直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印度之兵，爲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不勝爲天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主，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帥。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等。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倭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衅一開，全局瓦裂。臣始終不願與之。剿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宵旰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無更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

生枝節。實幾有容有忍，宏濟艱難。愚慮所及，不審有當萬一否。所有遵旨妥議緣由，理合會同浙江撫臣左宗棠、江蘇撫臣李鴻章，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鮑超圍甯國之帥，初八、初十等日屢獲勝仗。十一日偕榮城根，十四日大戰全勝，殺賊極多。即於十五日克復甯國府城。會國荃一軍派隊圍剿秣陵關等處，兩次獲勝。六月初六日援賊數千前來窺營，隔濠放鎗各有傷損，未經交仗而退。聞援賊到金陵者已有數萬，計秋間當有大戰。目下甯國已克，鮑超之兵儘可援應金陵，無孤軍寡助之虞。堪以仰慰宸廑。多隆阿將赴陝西，慮金陵兵力太單，頃接官文多隆阿一咨，已調駐守廬州之石清吉十營，其赴金陵爲會國荃一臂之助。今甯國已復，鮑超之全軍足資游擊，南岸之兵力足敷調撥。石清吉十營或可仍防廬州，不遽南渡。臣當與官文多隆阿商妥辦。湖州失陷之後，聞城中被害不過數百人。道員趙景賢尙末殉節，俟查明實在下落，再行具奏。除甯國詳細戰狀，俟接到鮑超文牘續行奏報外，謹將近日各路軍情，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金陵陸師勝仗張勝祿請卹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金陵陸帥屢卻撲營悍賊損一良將，懇恩優卹，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江蘇藩司曾國荃一軍，在雨花臺秣陵關等處禦賊獲勝。且於六月初六二十二等日，兩陳梗概一案。先是曾國荃督軍東下，直逼金陵，以地曠兵單，添調曾自幹所部各營駐二漢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之糧道。仍派長勝副將吉復、嘉字等營移紮雨花臺，以扼東路之要衝。五月二十三等日，城壘各賊乘我營寨未成，糾衆二萬，直前猛撲，傷營勇十數人。我軍先派馬步各隊伏於山後。至是一聲鼓角分左右，翼抄出，朱洪章率同劉永祥衝入賊隊，劉玉春會昭禮揮兵盪擊，獲二百有奇。賊乃紛潰。劉永祥追躡騎馬賊酋撲近石壘，中鎗殞命。二十二日探報秣陵關之賊擾及六郎一帶，大掠民糧。曾國荃遣周日昇等各率騎隊出賊不意，邀截於朱門之外。賊見我軍猝至，列陣迎敵。周日昇胡良作率各騎自左路抄之，賊黨棄糧思遁。楊錫南又自右馳繞其後，縛賊數百，悉斬於陣。盡奪米穀，以給村民。自賊之數爲我敗也，固城惶懼，飛書召援。有僞王宗李酋糾集悍黨，來自蘇州。於六月初六初十等日，次窺營，火器對轟，互有損傷。提督銜記名總兵張勝祿中洋槍子洞穿左足。曾國荃既惜傷一健將，而賊計甚狡，料數日內必有戰事。豫飭各營密爲戒備。果於十六日城賊援賊出四五萬人，分二十餘枝，以一枝向湘恆等營，以一枝向信義等營，以一枝向猛惠等營，以一大枝包過副後南後

長勝公字敏字等十一營之後，而中路悍賊猛攻雨花臺一帶，長濠我軍堅守營牆，憑濠穩擊，傷斃極夥。賊竟裂旗裹尸昇之而行，會不少卻。其犯公字敏字兩營者，已焚哨棚而進。其犯副後南後兩營者，亦將踰卡橋而登。劉連捷會昭禮劉玉春等見有黃衣騎賊指揮督陣，匹驚罕匹，潛然巨礮一發而墮。即乘賊騷亂之時，派隊出卡，併力掩擊，立解重圍。維時西南一路賊勢方張，鄧蘭亭力戰死之。崔文田倪桂李金洲等拔卡而出，馳斬二賊目，遂與劉連捷所派之隊合軍追剿。計殲賊近二千人，擄賊逾二十名。訊據供稱：「是日之賊實斃僞官數十，僞王亦在其中。」由是賊膽愈寒，軍心愈奮。曾國荃正在冒雨修營，徐圖進取。乃甯國克後餘匪竄迸金陵，嘯聚於雄黃嶺者數次，以二萬計。二十四夜勾合城中之賊，捲旗息鼓，謀襲我營。或以大隊分伏濠邊，或以另股抄出營後，天甫向曙，一齊揚隊直撲。猛惠公敬四營易良虎易良豹會營。凡王仕益凌有和崔文田鵬印等令各勇穴牆施礮，不得近。伺賊稍懈，突出擊之。倉猝交鋒，返奔弗及，半就誅夷。而東路圍攻副後南後長勝等營之賊，亦經劉連捷劉玉春會昭禮朱鴻章等引軍擊走，俘賊無算。據曾國荃四次稟報前來，臣查該軍圍逼金陵地大兵單，旁無應援。洪逆老奸巨寇，前與圍帥八萬相拒數年，見慣不驚。此次以官兵爲數無多，常挑悍賊前來撲營。我軍苦戰苦守，密疊營兵，雖欠餉日久，將士尚能用。今時歷兩月，布置漸周，自守有餘，即可徐謀攻取。記名總兵張勝祿，謀勇兼備，轉戰

湘鄂江皖以達江蘇五省數千里之遙，疊建殊勳。此次克復太平，蕪湖案內，擬保提督，未及開單彙奏。乃搶護營壘，猝中鎗子，猶復負創強起，力籌攻守。不數日，因傷殞命。實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准將提督銜，卹名總兵，圖爾古齊巴圖魯張勝祿，照提督卹例，賜卹。並從祀湖南長沙府湘鄉縣各該處昭忠祠，俾發靈魄，而作士氣。藍翎游擊劉永祥，擬保游擊，儘先都司鄒蘭亭，應敕部均照游擊卹例議卹，以昭激勸。所有金陵悍賊撲營，疊獲勝仗，並將死事各員，分別請卹緣由，謹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甯國府城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官軍攻剿甯國，疊挫賊鋒，乘勝合圍，遂將府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 聖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督率各營，在抱甯岡等處，毀平賊壘，屢獲大勝，隨克甯郡。臣於六月初六二十二等日，兩次陳覆，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旋准鮑超先後來文，據稱：偽輔王楊逆堅伏城中，正在繕修守具。一聞寒亭戰敗，卽糾逆黨四大股，繞城結壘，延五三十餘里。一曰偽保王踞城東之夏家渡，孫家埠。一曰偽天將踞城南之綠錦鋪，畢沖鋪。一曰偽八王踞城北之圖山廟埠及洪村嶺。楊逆自稱偽桂王合股，由城西之敬亭山連營至望城崗一帶，以圖力拒我軍。五月初十日，鮑超引軍進駐烏

沙鋪，暫息士卒。周歷形勢，必自抱甯岡得乎，而後可擊散賊黨。尤必從望城崗下手，而後可俯視賊巢。十五日，嚮明，先令婁雲慶、吳騰芳、伍華瀚、翦炳南等，潛出碑林岡。陳得勝、唐仁廉、明興、馬勝奎等，潛出安宜口，會伏於望城岡後。而以韋志俊所部爲游兵，仍令宋國永、周有勝、王衍慶數隊直取中堅，以誘賊。賊果輕我兵寡，直壓山岡而下。甫及交鋒，鮑超復令黃慶、劉一堂、劉順隆等十營，張兩翼抄來，羣賊勢沮，將圖卻走。雖見旗幟林立，掩映山谷間，以爲城南城北之賊悉衆來援也，回鞭轉鬪，湧若潮。不意婁雲慶、陳得勝等，兩枝伏軍，突從山谷中騰踔而前，衝賊數段。韋志俊率薛金榜等營截斷賊後，宋國永、周有勝等揮軍乘之，短兵擊刺，遇者輒墮。逸出之賊，又爲明興、伍華瀚騎隊追及擒獲，近五百人，殲斃逾八千名，遂以望城岡，並將抱甯岡、安宜口、碑林岡、敬亭山、十數村落逆壘悉平。東南北三路賊衆亦卽棄巢紛竄，退聚河西、河東。此五月十五日，擊賊毀壘，進軍城下之情形也。該逆既受大創，略無鬪志，乘我未布長圍，陰結另股三偽王，列隊城根，並築堅壘於夏家渡、石橋之側，以爲負固自完之計。鮑超四次挑戰，匿不出巢。遂於六月初八日，統率馬步各軍，偪壘下寨，賊不能堪。由北城出萬餘衆，前來迎拒。我軍一擊，敗之初十日，賊復由南城出二萬餘衆，悉力撲犯我軍，再擊，又敗之。十四日，偽循王魏超成、偽干王洪仁玕等於南門、胡廬山、鱸魚山一帶列隊，冀襲我後。偽婁王劉官方等於北門、廟埠、圖山一帶列隊，希圖夾攻。而西門亦別出大股，

鼻壘為陣。鮑超見賊已渡河，喜告諸將：「彼有鬪心，吾乃可一逞也。」遂飭裴雲、馮標、譚勝達、唐仁廉、伍華等向北門進。張應遷、楊鎮魁、火有等向西門進。宋國永、黃慶、明興、李文益、馬勝奎等向南門進。而以韋志俊四營趨南門之左，張遇春二營趨南門之右。維時，城賊壘賊蜂擁出敵。我軍如牆併進，搏戰逾時，未遽得手。宋國永、黃慶躍入陣中，縱橫盪決。先將中路一股擊敗。明興、劉順隆截出夏家渡，石橋退賊歸路。賊旂漸濶，撲河返奔。馬勝奎、李文益遂將石橋二壘踏毀。韋志俊、張遇春亦自山腰斜衝而前。賊眾紛潰，將過浮橋，周有勝、熊鏞生、焚橋截住，幾無脫者。南門既已獲勝，偽襄王一股瞭見南路火發，遂棄兩埠，圍山而遁。裴雲、馮標、唐仁廉奮力尾追，伍華、吳雲集從旁徑突出乘之。適張應超、楊鎮魁等亦於西門告捷，飭平附城三壘三路整軍來。集於小東門外，將沿河僱仆之賊，補刀壘之。十五日，楊輔清復出大東門，收合餘燼，為背城借一之舉。鮑超率各軍驟進，勢如風雨。該逆一戰即北，狂奔六十里，已近洪林橋矣。林逆忽率馬賊二千餘人回陣，返撲。單勝奎緊蹙賊後，中槍而殞。將士亦多損折。鮑超令諸營徐列圍陣，將該逆人馬并以大圍包之，環加剿洗。楊逆賊騎脫去，從馬千餘匹，盡為我有。城賊見楊逆一敗不返，倉皇失措。有議降者，有議戰者，有議閉城再守者。紛紜未定，我軍已自洪林橋收隊歸來，大呼直入東門除寇。降及弱婦女外，一律斬，雖無遺。立將府城克復。前後斃賊幾及二萬，生擒酋目三百餘名，得大小礮位

六十五尊。此六月十四日大戰全勝，十五日克復甯國府城之情。形也。臣查甯郡一拔，則江浙之門戶已開，金陵之機勢漸緊。由是略取東壩，會剿下游，可無兵單之慮。浙江提督鮑超自營苦戰，屢復名城，厥功甚偉。惟係專闖大員，應如何加恩之處，恭候聖裁。至此尤為出力人員，暨陣亡各將弁，相應分繕清單，懇乞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容臣查明專案奏獎。所有官軍剿賊屢勝，攻克甯國府城緣由，謹具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童谷海投誠片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再：鮑超攻克甯郡後，派兵追剿收匪，隨收復甯國縣城，現進攻建平，尙未得手。並據呈稱：「有僞保王童客海，驍勇善戰，本係石達開死黨。上年山汀州入浙，轉隸李秀成隊下。此次來援甯郡，屯衆數萬於孫家埠，與官軍未開一仗。旋遣人具稟乞降，稱與羣賊有隙，願取郡城，縛輔逆以獻。鮑超與之期約，許以自新。乃撫事未成，甯郡已克。童客海徑走廣德，於二十日襲取州城，又稟明鮑超申言：『率衆六萬就撫，速求一文。』並聲明廣德州為偽侍王分地，恐與浙賊有戰爭之事。」等語。山鮑超專差請示前來。臣檢查本年正月間，上海搜獲僞文，童客海擄殺各酋十餘人，賊中猜忌已深。是其自拔來歸，情尙可信，或不至再有反側。惟人數太多，後

患孔長，已令鮑超酌留二千人，餘則全行遣散。未知該督軍容海果否就我範圍。如其撫事有成，則賊黨去一大支，皖南即可肅清。於大局不無裨益。甯邑與廣德律平均在甯郡左近，呼吸相通，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安徽巡撫李續宜聞計丁憂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日)

奏爲安徽撫臣聞計丁憂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准安徽撫臣李續宜咨稱：「同治元年七月初六日，在六安州行營接到家信，親母蕭氏於本年六月十六日在湖南湘鄉縣原籍病故。該撫臣係屬親子，例應丁憂，飛咨臣代表奏開缺，請旨另行簡放。其前帶赴皖之記名提督成大吉、蕭慶衍、道員蔣凝學、毛有銘、副將王載駟等軍，歸臣節制調度。該撫臣卽回籍奔喪守制。」等因。前來臣查李續宜天性純孝，內行敦篤。咸豐九年因救授寶慶之使，回籍省親，其時母病沈重，灑稟在家侍疾。因軍務緊急，經臣等催令勉強赴營，李續宜私心內疚。近日因自患咯血之症，尤時暮戀變親，或至終夜不寐。此次驟聞母訃，自應遵例丁憂回籍治喪。惟軍事方殷，該撫威望素著，關繫甚重。溯查咸豐八年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在任丁憂，督臣官文奏請改留署任，欽奉諭旨：「胡林翼穿孝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須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告竣，准其補行終制。」等因。欽此。維時湖

北巡撫印務，係督臣官文兼署。臣現擬仿照辦理，已咨復李續宜將巡撫關防派員齎送安慶省城，由臣暫行兼署。成大吉等軍區亦當悉心照護，妥爲調遣。惟兩淮剿撫事宜，頭緒紛繁，苗沛霖及各巨捻深畏李續宜之威，而良民各圩又感其撫綏之德。皖北及鄂省之兵多係該撫部下勁旅，實非他人所能接辦。臣事繁才短，深恐照料難周，貽誤大局。該撫臣奔喪一節，應否援照胡林翼丁憂之例，賞假數月，仍令回皖署理撫篆，抑或准其開缺守制，另行簡放安徽巡撫之處，恭候聖裁。所有安徽撫臣聞計丁憂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七月十日)

再：近日軍情會國荃圍攻金陵之師，與賊相持，常有零股前來搦戰。小有擒斬，未開大仗。鮑贈克復甯國之後，臣派令進攻東壩、高淳、溧陽、溧水、句容一帶，作遠勢盤旋而來。然後屯駐於金陵之東北隅，與會國荃相爲犄角。據鮑超呈稱：軍士勞苦太久，疾病甚多，應請稍爲休息，再行進兵。其廣德、爲保王投誠一案，亦尙未辦理妥適。石清吉守廬州之十營，經官文等調令南渡，助剿金陵。商之李續宜另撥數營接防廬州。臣意李續宜方以全力經營苗黨，自難分撥防廬之師。已咨復官文等飭令石清吉仍守廬州，無庸南渡。乃李續宜籌辦苗黨，甫有頭緒，今忽聞計丁憂，卽須回

籍治喪。事機未順，波折尙多，殊深焦灼。袁甲三病狀近日不知何如？李續宜既須離營，應懇聖恩飭留袁甲三駐紮臨淮，庶兩淮上下不至過爾空虛。謹將近日各身軍情，兩陳梗概，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代奏李續宜謝恩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淮安徵撫臣李續宜咨開：「兵部火票遞到，七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安徽巡撫李續宜著授為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欽此。』竊續宜跪丁母憂，例應奔喪回籍守制，前經咨請代奏開缺在案。茲奉諭旨，授為欽差大臣，念國恩之彌重，未報涓埃，慟大故之遽櫻，空懷格憊。於臣為不忠，於子為不孝，憂傷惶悚，罔知所措。仍咨臣代陳下榻，叩謝天恩，請旨另賜簡放。」等因。前來。臣查李續宜樸忠敦厚，威望素著，仰蒙聖主知人善任，畀以全皖軍事。惟該撫聞計丁憂，臣於七月初十日奏請賞假數月回籍治喪。計此摺尙未到京。茲復渥荷溫綸，飭令續宜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不受事則上負君恩，違受事則內虧子職。該撫之憂皇失措，自發於至情之不容已。前此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勝保在欽差大臣任內，先後丁憂，均奉諭旨賞假回籍治喪。此次李續宜事同一律，應仍籲懇天恩，賞假歸籍，俾得少伸哀慕之忱。其欽差大臣關防是

否照該撫所請，另簡知兵大臣迅赴臨淮督辦軍務，抑或飭令袁甲三力疾督師，暫緩交卸之處。恭候聖裁。所有據情代奏，恭謝天恩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上次摺片報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再：臣於七月十九日接奉初二日寄諭：「現在會國荃等進攻金陵，軍何布置，撥賊磨集，有無動靜，深為慮念。鮑超進攻甯國，已否克復？左宗棠久無報到，浙省情形若何，均著會國荃探明奏聞。」又於二十日由撫臣李續宜咨到七月初八日寄諭：「甯國一城何時克復？是否的實，鮑超一軍作何調遣，著會國荃迅速具奏。」各等因。欽此。同日欽奉廷寄之件，其徑發臣營者，未到。其由李續宜轉咨者，先到。蓋李續宜奏報往返多由徐宿臨淮，以達六安，故路近而較速。臣慮奏報往返，常由河南、湖北以達安徽，故道梗而較遲也。甯國府城於六月十五日克復，臣於二十二日附片先奏，梗概旋於七月初二日具指詳奏戰狀，不知中途果無疎失否？茲將上三次所奏摺片各件，開單呈覽，以備查核。至近日軍情，會國荃金陵一軍，自六月十六、二十五日兩次大戰後，該逆未再出而搦戰，我軍亦因疾病過多，未能設法攻城。浙賊僞侍王李世賢大股，本欲僞忠王同援金陵，因恐官軍直逼杭相，故以全力駐守金華，龍游以拒我師。左宗棠定於七月十二日拔營進紮茶

圩泉江兩處劉培元進紮塘地方規復能游蔣益豐一軍分爲三幫定於七月初九三十三十六等日自長沙起行赴浙鮑超一軍因章容海投誠之事人數太多至今尚未辦妥雖遠按營前進臣本應移駐甯國庶與金陵蘇杭州皆在三百里內外既可聯絡一切又可就近料理各賊目投誠事件無如李續宜現丁母憂即須請假離營臣當兼顧皖北六安一帶不能移駐皖南相隔太遠調度不靈深用焦慮除洋人焚燒紅單船一案俟專員查明另行覆奏外謹將近日軍情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奉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摺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奏爲疊奉諭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近日以來疊奉寄諭指示各路軍情縷晰周詳其中有臣職分應籌之事亦有非臣力能兼顧之端謹就聞見所及勉竭愚慮分條具陳以備聖明參核

一多隆阿一軍當四月十五月初克廬州之時臣本欲其會攻金陵以會國荼由南岸進兵先破大勝關圍逼城南雨花臺一帶以多隆阿由北岸進兵先攻九洲圍逼城北紫金山一帶會於五月十七日附片具奏意在先復江蘇財賦之區以爲明年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諭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覺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

秦晉爲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調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厥後粵逆回竄秦事稍鬆而漢回仇殺望援仍切欽奉六月初七初九日兩次寄諭以多隆阿應於何地駐紮飭臣與官文會商復奏其言甯國已克南岸兵力足敷調遣臣先已附片奏明矣因咨達多隆阿不必回顧蘇皖或速剿陝省或留駐河南請其定計由官文主稿復奏官文是否已奏尚未准咨刊摺稿多隆阿旋於七月二十二日覆奏想邀聖鑒茲復欽奉七月十九日寄諭「多隆阿一軍已阻於賊之南不能赴陝即著勝保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既可無須入陝應於何處駐紮著會國藩酌量調派迅速具奏」又奉七月二十四日寄諭「多隆阿雷正綰等軍祇令其

剿辦南陽一帶賊匪亮不久即可蕩事以後多隆阿等軍或須駐防廬郡一帶或須赴江南會同進剿均著會國藩酌量調度迅速奏聞」各等因欽此聖懷謙挹殷殷下問曷勝悚感臣查多隆阿軍抵襄陽由光化荆襄關入秦並不爲南陽之賊所阻南陽賊股經鄂軍金國琛等會剿解圍亦尙不至爲楚疆之患勝保此次奏報殊未確實致朝廷久經派定援秦之局又復中變雷正綰前隊已於十一日起行入關多隆阿後幫亦於二十二日起行繼進中途接奉改派之旨不知從何處折回若業抵秦境則進退兩難秦人雲霓之望是否籲請多隆阿留陝臣尙不能懸揣若多隆阿果回鄂境則當遵旨駐紮南陽一帶食鄂省之餉擊豫省之賊凡擒匪有竄入南汝兩府者責成多隆阿攔截離剿痛剿數次聲威必

振補可辟蔽秦中不令粵捻續竄關陝南可保障楚省不令鄂北另籌防兵北可聯絡鄭元善葉裕之帥東可聯絡蔣凝學鄂州之帥誠為一舉而數善皆備剿捻以馬隊為先僧格林沁捷伐於豫東多隆阿馳騁於豫西當可肅清中原有裨全局至於防守廬州石清吉本係多隆阿部將不須該將軍親往駐守團攻金陵鮑超已定由東壩前進不須該將軍遠行命剿非謂江南不必添兵也鄂豫秦三省交匯之區不可無大枝勁旅以為游擊之帥也是否有當恭候聖裁

一、襄下河一帶屢廢聖懷江南之賊若由常熟江陰偷渡北岸之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等處實屬防不勝防前奉六月十四日廷寄因都興阿奏難民紛投襄下河其情可疑諭旨飭都興阿嚴密防範飭臣實力稽察不可使一賊偷渡江北又奉六月十八日廷寄鈔示潘祖蔭請防襄下河一片諭旨飭令設法兼顧又奉十九日寄諭亦以江北港汊紛岐飭令臣與都興阿力籌禦禦襄下河毋稍疎懈各等因欽此臣見聖主旻念淮揚各屬刻刻不忘臣秉承睿謨亦自兢兢在抱惟戰船太單地方太廣曠長莫及徒切殷憂頃又接李鴻章咨稱「據蘇州密探偽普干楊輔清白甯國敗回偽王陳坤書自揚州取回均來蘇城與偽忠王商議金陵危急皖浙官軍分路進剿上游已無路可竄欲分大股由江陰福山楊林各口窺竄江北襄下河空虛之處就食於完善之區並先據有商船一二百號預勾江洋盜匪為導引乘間偷渡北岸」等

語臣查楊輔清陳坤書兩股及青陽古隆賢等一股三支敗賊竄無所之思竄江北係屬意中之事今鴻章業已專案具奏請飭都興阿黃彬等嚴防以臣愚見都興阿之兵力祇有此數江單船之勇丁不其可募其新調之紅單船四十號據崇光咨已在廣東省河為颶風所壞矣是江北應防之要地尚專派汛防之水師臣現咨商楊彭福囑其親赴下游徧歷靖江如皋通州海門數百里江面察看何處最衝何處次衝妥籌布置又擬另辦太湖水師一軍造船百六十號防剿上海松江由濼以入蘇州而騰出黃翼升水軍專防淮揚襄下河一帶以符原議星夜趕辦計四個月可以集事目下太湖水師尚未辦成黃翼升不可堪遞所有襄下河之防應請諭飭都興阿黃彬引為專責臣亦當力籌兼顧仍請飭下僧格林沁吳棠萬一賊竄襄下河即於清江浦嚴兵以待此等敗殘股匪不難一戰殲之雖未必果有其事而究當預備不虞是否有當恭候訓示

一、李世忠一軍前奉諭旨歸臣節制調度頃袁中三告病開缺又奉七月初八日寄諭飭臣妥為駕馭又會奉六月初四日密諭「有人奏李世忠所克復城池皆伊踞守與陷於賊中無異飭臣妥為駕馭使就節圍一各等因欽此臣查李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准帶一萬八千人數蓋近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一家當時辦法本未妥善一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為風氣於長淮五河等處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

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護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安之若素。今欲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必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會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來請餉銀，即當量力分潤，仰副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臣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抽釐一案，聲明分濟袁甲三一軍，乃一撫馭降將，即係指世忠言之。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潮州之餉。明晏書到廣東後，竭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尙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不能大有起色，則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即李世忠一軍亦終處其決裂區區，愚慮不敢不預陳其略。

一鎮江一軍，前奉五月二十一日寄諭，飭臣統籌兼顧，項又

准馮子材咨到摺稿，恭錄諭旨，有隨時稟請督臣會國藩指授機宜，以期萬全無失之訓。臣之愚陋，何足語悉機宜。寵眷愈隆，悚惕無地。馮子材專員來皖，函商一切。臣覆函以鎮江餉細兵單，祇宜自守，不能出戰。待鮑超攻克東壩，溧水、句容等處，屯駐金陵之東北，能與鎮江聯絡一氣，不爲賊氛所梗。屆時馮子材再行撥兵會剿，庶幾聲援四應，士氣易奮。至署撫臣李鴻章，久有移駐鎮

江之議，無如偽忠王糾率大股悍賊，常在松滬一帶，戰爭不休。前五月二十一日，虹橋之役，頃八月初二日，七寶街之役，我軍皆竭力血戰，始獲大捷。觀忠逆之志，似欲甘心於滬上，而洋人坐觀成敗，極力調護。以目下而論，李鴻章有萬不可離滬之勢。或俟太湖水師辦成，李鴻章即統水陸諸軍，由松滬進兵入蘇，亦屬因利乘便之法。所有鎮江防務，應始終責成馮子材，耐苦堅守，不作出觀之計。拙謀淺慮，未審當否。

以上四條，皆兩月內所奉諭旨，因事理重大，道途遙遠，籌畫難定，覆奏稍遲。理合併案具陳，伏乞聖慈垂鑒，逐條訓示，謹奏。

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摺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奏爲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恭摺仰祈聖鑒。竊僞保王童容海率衆乞降，襲取廣德州城，臣擬酌留二千人，餘悉遣散。前於七月初二日附片具奏在案。旋據鮑超來文，童容海既取州城，襲殺侍逆，所派守賊僞閣天義馬桂功，並收其衆。現在部下，一律薙髮，不止六七萬人。請多留降卒，立爲啓化營，以資攻剿。早繳僞印三百五十八顆，僞官照九百五十二張，發送來省。並轉據童容海自陳：「本係洪姓，因被馮所改，請即更正。」等情。臣以洪容海自拔來歸，應准復還本姓。惟所部過衆，不特野性難於撫馴，即餉項亦難於供億。因令挑留三千人，編立五營。餘則悉數遣

須揀員前往湘省接辦一切事宜。豫省將領乏人，現無委員可派，著會國藩由皖營揀派熟悉湘楚情形，堪勝統帶之鎮將一員，及營哨各官，飭令速赴湖南接辦募勇事宜。飭赴河南以資防剿。等因。欽。遵。即。派。臣。部。各。軍。及。鮑。超。所。統。鎮。將。中。逐。一。遴。選。均。無。可。獨。當。一。面。者。查。有。總。兵。楊。朝。林，久。歷。戎。行，曉。暢。軍。事。上。年。冬。間。准。多。隆。阿。保。薦。堪。勝。統。領。之。任。者。楊。朝。林，王。可。陞，二。人。臣。比。令。王。可。陞。統。勇。二。千。七。百。現。守。蕪。湖。聞。楊。朝。林。尚。在。鄂。中。即。經。咨。商。湖。北。撫。臣。嚴。樹。森，轉。飭。赴。湘。接。辦。陳。由。立。募。勇。事。宜。旋。准。河。南。撫。臣。鄭。元。善。來。函，有。豫。中。已。添。李。續。燾。一。軍，兵。力。較。厚，所。請。派。員。赴。湘。接。統。之。處，應。即。停。止。等。語。臣。伏。查。李。續。燾。所。部，亦。係。湘。勇，豫。省。既。添。此。一。支，足。資。防。剿。所。有。擬。派。楊。朝。林。赴。湘。接。募。成。軍。之。處，自。應。停。止，以。節。糜。費。陳。咨。嚴。樹。森。查。照，仍。俟。陳。由。立。等。到。皖。審。訊。奏。結。外。理。合。附。片。覆。陳，伏。乞。聖。鑒。謹。奏。

查覆嚴樹森被參各情摺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遵旨查明湖北撫臣嚴樹森被參各情，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有人奏：『嚴樹森到豫撫任，以尚知講求吏治，惟督辦勦匪事宜，未臻盡善。』復有人奏參嚴樹森有『膽怯見偏，量狹性復』等情。茲又有人奏：『皖帥東下，倚全楚為根本，

楚撫關繫東南安危，非久歷戎行，深明將略者，萬難勝任。嚴樹森戰陣之事，實非所長。上年捻撲河南省城，該撫一籌莫展。豫中人切齒。今移而湖北，安能望其出境滅賊。官文休有容，故胡林翼得以宜勞盡力，嚴樹森性情剛愎，若官文待之如胡林翼，該撫必果於自用，萬一不和，楚事必致決裂。嚴樹森前在江夏、隨州各任，聞警潛逃。一旦鄂撫重任，所統眷屬兵勇，必將輕其品行，不遵調遣。上游無事，會國藩始無後顧之憂，該撫無胡林翼之善謀，又無李續宜之敢戰，設布置稍疎，賊蹤闖入，會國藩分兵不暇，安望有成。』各等語。嚴樹森操守尚好，留意吏治，自蒞豫，撫任後，尚無大過。而人言嘖嘖，諒非無因。特以辦事尚能認真，且仕鄂有年，會為胡林翼保奏，是以簡調鄂撫，冀收駕輕就熟之功。若如所奏各節，是該撫非特不諳軍務，抑且不協輿情，任以封圻，殊於楚事未有裨益。現在會國藩籌畫東征，必須後路策應有人，鄂皖連為一氣，方能悉銳前行，不至瞻前顧後。關係大局，至為緊要。該大臣於鄂中人材兵勢，見聞已稔，嚴樹森果否能勝鄂撫之任，抑僅長於吏治，他務非其所習，均著據實詳悉覆陳，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東南，慎重疆寄，跪讀之餘，曷勝欽悚。湖北巡撫嚴樹森，春間由豫還鄂，臣前此所聞毀譽參半。近來細加詢訪，情形較確，大抵人非聖賢，難於求備。短長互見，乃士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貴節取其所長，而糾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飭，貴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嚴樹森之所短，

在負氣自矜計較過熟。負氣則自命過高。責人過重。稍有齟齬。便事吹求。處人鮮留餘地。而人亦攻之甚力。計較既熟。則利害太明。趨避亦所不免。咸豐四年。嚴樹森在江夏知縣任內。湖北省城被圍。餉道不通。巡撫青麟奏委出城勸捐。連六月省城失守。嚴樹森以先期奉旨。在鄉勸捐。免其置議。五年。在隨州任內。時督臣楊需駐軍該州。官兵失利。州城淪陷。事既查辦。因總督有逃奔襄陽之咎。而嚴樹森又奉有調崗協勦之札。亦得奏明免議。厥後退賊北竄。隨克德安。疊蒙保獎。嚴樹森本有應議之案。而反與於保敘之列。雖機緣所值。適有天幸。不由人謀。而議者因其平日計較之精。遂疑此次微倖而獲免。原奏所稱江夏隨州兩案。為僚屬所輕。殆由於此。至其沅任河南。擒匪撲犯省城。原奏以該撫閉門自守。不敢出城一步。古法稱戰不足者。守尚有餘。嚴樹森日度新集之卒。未可深恃。與其出戰挫衄。不如嬰城堅守。此蓋未可厚非。惟軍旅之事。必有毫無瞻顧之心。而後有一往直前之氣。嚴樹森於禍福成敗多涉計較。則危急之時。難期堅定。功名之地。難泯矜爭。諭旨飭其不嫻軍務。原摺慮其不明將略。參之物論。亦均於此事。未敢深信。茲其所短也。至嚴樹森之所長亦多。非時流所可及。才思警敏。精神充足。林翼綜理釐務。新改漕章。嚴裁各衙門陋規。台局浮費。但持大綱。其節目周詳。經營初稿。多嚴樹森襄之力。逮林翼出省征剿。凡鄂民之疾苦刑案之出入州縣之積弊。皆由嚴樹森悉心察覈。往往晝接寮佐。夜治文書。侵曉從公。達旦未

寢。咸豐十年。升任豫撫。沿途夫役。到省供應。概不索之。州縣一洗從前惡習。其裁汰冗兵。參劾劣員。亦頗力求整頓。諭旨稱其操守尚好。留意吏治。自蒞豫撫任後。尚無大過。足見聖明鑒察之精。爾於咸豐九年。經過黃州。見胡林翼座右同官錄數冊。隨列州縣佐雜履歷。注載詳明。評隲精當。知為嚴樹森手筆。聞其接見屬僚。詢訪一次。歷久不忘。胡林翼保薦人材。如閻帶銘。李宗燕。張建基等。皆嚴樹森之所汲引。胡林翼晚年多病。專以薦賢報國為務。嚴樹森被其薦達。感名卿知己之恩。沐文宗不次之擢。被除舊習。力爭上流。亦孜孜焉以崇尙正人。扶持善類為己任。茲其所長也。官文休休有容。遐邇共知。然昔之待胡林翼。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嚴樹森。資有淺深。軍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原奏所稱嚴樹森性情剛直。果於自用。或至決裂。以臣觀之所慮。當不在此。凡位值則相忌。勢均則相疑。督撫同城。自昔鮮能和協。而善終為撫者。當任勞而不炫己之能。為督者。亦當讓善而曲盡人之長。庶幾相與有成。如嚴樹森之才。臣愚以為可勝鄂撫之任。若得皇上訓誨。常加官文推誠相與。當可飭吏阜財。蒸蒸日上。東南用兵。鄂皖本屬一氣。呼吸相通。利害共之。如該撫別有劣蹟。鄂事或就隳壞。臣當隨時據實密陳。不敢稍涉徇隱。貽誤大局。所有違旨查覆。慈山。專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旨查明復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刑部奏據何桂清呈出司道公稟請飭查辦」等語何桂清稟城逃避罪名業經大學士同刑部審擬具奏惟據片稱該革員呈出司道公稟一件係前任江蘇按察使企文經前任江甯布政使薛煥前任江南鹽運道英祿江安糧道王朝綸於丹陽失守後聯銜稟請何桂清退守蘇州各情該司道等均有地方之責當常州危急之際應如何幫同總督竭力守禦乃聯銜稟請退守蘇州顯係見事危急意在回逃後有王原參摺內亦有何桂清率領地方官畏避之語若不從嚴查辦何以肅軍律而飭官方著會國藩李鴻章將該司道當時如何聯銜具稟及如何退避各情形據實查明具奏其蘇常等處各逃官一併查明參辦殉難各員並著查請議卹以示勸懲欽此臣比卽咨商李鴻章在於蘇境詳查旋據通商大臣薛煥遞到節略一函內鈔錄寄二件奏稿二件咨稿一件據稱薛煥於咸豐九年十二月補授江甯布政司奉旨飭令隨同何桂清辦理夷務十年三月奉命幫辦通商事件閏三月初旬由上海轉棹常州奉旨飭令單銜奏事二十四日何桂清欽奉十八日密寄諭旨「至所稱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此旨殊屬非是天津非議和之地該大臣仍當飭薛煥迅赴上海設法挽救」等因欽此薛煥旋於三十日拜疏起程摺尾聲明卽日前赴上海相機酌辦維時何桂清業已議定移駐蘇州其司道公請之稟係在文經主稿迨何桂清批發後亦係查文經錄批咨薛煥嗣於四月十一日撫臣徐有壬奏調薛煥回蘇辦理防務奉旨「著不准行」欽此緣送各件到臣院營臣伏查刑部奏請飭查司道四人中惟薛煥官職最大茲該大臣鈔送案據前既奉有迅赴上海之旨後又奉有不准蘇之則是理應離開常州之員軍機處必有檔案可稽其稟請移駐一節係屬隨衆聯銜並非別有私圖此外如查文經業已革職臣奉五月二十日密諭另有交查事件英祿業由吳棠奏參以原品致王朝綸列銜在末不過隨同畫諾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竊見督撫權重由來已久黜陟司道榮辱終身風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隱飾不特司道不肯違其情卽軍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興大營將弁聯名數十具呈請留何桂清在蘇暫不解京求臣稟奏由臣有齡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訪不過通知軍中數人並非合營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齡已兩次具奏觀營員請留之則司道請移之稟蓋可類推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之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犯不必以公稟之有無爲權衡區區愚見不審有當於萬一否除查文經交查之案當另行覆奏蘇常等處逃官由李鴻章彙案參外所有遵旨查明緣由謹會同署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恭摺覆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查覆薛煥吳煦參款片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臣前此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三日奉上諭：「前因有人奏江蘇撫臣不洽輿情，玩視軍務，各節，當經疊諭會同藩查奏。旋據該大臣查明覆奏，與所參情節大略相符。茲又有人奏薛煥肆意營私，於上海城內開設書畫局，並與署藩司吳煦等開設錢鋪，合夥販貨至各海岸，假商人字號，掩人耳目。該撫之兄薛煥州縣鑽營，皆經其手。吳煦之子吳宗麟，氣餒均極。薰灼江蘇，逃官如吳雲、李翰文等，薛煥無不可庇，為之開脫。至於練總徐珮璋、士棍賈玉曾，皆經降職受僞職，而薛煥信任二人，保舉至道員都司，上海縣劉郁膏，循聲素著，薛煥意存嫉忌，未能盡其所長。各等語。著會同藩將所參各款，秉公詳查，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薛煥性耽書畫，設局收買，臣於上年十一月查覆摺內，業經陳明，未敢稍為隱諱。自被參後，此局早經停止。至於開設錢鋪，假商人之號，州縣鑽營，經薛煥之手，臣處向無所聞。至開脫吳雲等之罪名，保舉徐珮璋等之官職，乃屬實事。現在吳雲已由李鴻章另案參劾，徐珮璋與其兄徐佩環，前以團練得名，後以騷擾失望，久處賊中，形迹可疑。為良為匪，亦復難論。紛歧准開該前撫辦理蘇州內應事件，會備銀數萬，由徐姓馬姓轉交蘇賊。原摺所稱徐費二人受賊僞職，

濟以火藥糧餉，或即指此言之。劉郁膏雖非拯救時艱之才，而崇樸黜華，素自民望。該前撫未經薦達，嫉忌之說，或由斯起。臣竊以薛煥前為巡撫，則百官之黜陟，軍務之興衰，措置稍乖，關係甚大。今僅為通商大臣，無用人理財之責，事權已輕，關係較淺。其前此辦理未善之處，應否免予懲究，出自聖主鴻裁。至諭旨垂詢吳煦開設錢鋪，販貨至各海岸，暨其子吳宗麟氣餒薰灼各情，又奉五月二十日寄諭鈔示，殷兆鏞原摺中列吳煦劣蹟，亦飭臣等查辦。臣查吳煦開設銀號，置買海船，弁利營私，係屬實情。臣與李鴻章久擬列歐參奏，惟蘇藩關道二缺一時，難得接替之人。又蘇常失陷以後，上海屢於危吳煦聯絡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勞。且其廣交洋商，厚結華爾，吳煦之進退於華爾全軍，略有關係。華爾之向背，於英法各國略有關係。不得不周詳審慎，二思後行。除俟上海關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將吳煦事蹟摺參奏外，理合將奉旨飭查薛煥各情先行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近日軍情，洪谷海投誠以後，進剿建平，小挫而退。其部下頭目眾多，各爭雄長，中懷反側，洪谷海不能彈壓。有僞目張得勝、陶子高等，帶二萬餘人，投歸僞輔王楊七麻處。又有僞目朱大椒、黃三元等，帶二萬餘人，在廣德州內亂，與洪谷海自相仇殺。洪容

海帶心腹萬餘人，奪門而出，投甯國。鮑超營次廣德州，遂仍爲賊所佔踞。鮑超仍照前議，令洪容海酌留三千人，編立五營，隨同官兵行仗，攻克廣德，以贖前愆。臣昨於十二日具奏此案，摺尾聲明，恐其另生枝節。今果有此一變，目下事局尚未大定，是否更有波折，殊難預決。頃奉七月二十八日寄諭，以洪容海降衆六萬，不妨酌量多留。惟諭旨遲到半月，不及欽遵辦理。然招降之事，古無良策，必降將之才，足以統馭其黨，而後無反覆爭鬪之虞。又必官兵之氣，足以懾服降人，而後無幹弱枝之患。今洪容海歸順之衆，雖較前數大減，然後患亦較少。臣尙不深以爲慮。臣之所憂慮者，現在楊輔清、黃文金、賴文鴻、古隆賢等諸僞王，麇集於廣德、建平一帶，又有已降復叛之張得勝、朱一椒等，凶狡彌增。又據左宗棠奏，僞王將由浙境赴援金陵，自甯國、廣德決戰而往。羣賊將萃於皖南，而鮑超營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萬餘人，死者日數十人。張運蘭、朱品隆、唐訓各軍亦十人病其六七。張運蘭之胞弟張運林，亦已病故。即去臘，堅守徽州，苦戰得全。會國荃金陵營中病者亦逾萬數。皆山臣以非材妄竊高位，上千鬼神之譴，莫救厄運之災。左宗棠軍中病者亦復過半，每次出隊，不湖五成。若秋間有大股惡戰，深恐羸卒不足禦強寇，中夜縈思，不勝焦灼。至李鴻章奏，洪首逆已移居蘇州，係屬謠傳，並無其事。此軍務最大關鍵，臣不敢不留心訪察。除俟洪容海投誠之事大定，另案續奏，暨引運桂等立功後病故各員，彙奏請卹外，謹將近日軍情附

陳梗概，伏求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唐訓方駐紮臨淮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奏爲暫署撫臣接辦皖北軍務，遵旨酌度駐紮地方，恭摺覆陳，仰祈聖鑒。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八月十七日奉旨諭：「李續宜奏，滌陳哀憫，備懇賞假，籍奔喪一摺，已降旨賞假百日，准其回籍，並令唐訓方暫署安徽巡撫。閣敬銘署理湖北藩司矣。皖省勇逆雖就肅清，而徐宿蒙亳等處，搶匪屢次出巢肆擾。且正陽臨壽州各處，苗練耽耽虎視，亦未必帖耳就撫。是皖北軍務未可稍鬆。會國藩節制四省軍務，綦繁現值進剿金陵，調度正當喫緊。皖北關係緊要，必須得人督辦。俾會國藩得以專意東征。據李續宜奏稱，唐訓方久歷戎行，熟諳戰守，著官文連飭該藩司，前赴安慶接署安徽撫篆，毋稍遲延。其應否駐紮臨淮，接統袁甲三一軍之處，並著會國藩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慎重巖疆，虛衷博訪，欽悚曷任。臣維皖北形勢，以淮水爲綱領。前此髮匪盛於淮南，搶匪接於淮北。袁甲三駐紮臨淮，跨兩淮而處其中。上年秋間，苗沛霖攻陷壽州，占淮西之數城，據上游之津要。袁甲三勢處孤危，旁無應援，支撐實屬不易。自巢和廬州次第克復，而髮逆掃除殆盡，自三河霍邱羣圩效順，而苗黨解散過半。頃苗沛霖已將壽州正陽臨兩處退出，李續宜令將擬學進

城防守。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業經一律肅清。地形之險易，視賊勢為轉移。今日臨淮一關，似已無甚緊要。然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以足資控制。李續宜所部在皖境者，約分五枝：一曰安肅，遺蔣凝學進次壽州，分防額壽正關三處。一日記名提督盧慶衍駐軍霍邱，與正陽三河尖為犄角之勢。一日記名提督大吉，一曰遺員毛有銘，兩軍皆駐三河尖附近之望岡集。並由成大吉分撥一營，出駐河南之固始縣城。一日總兵王載駟留守六安州，為各軍保固後路。按應糧械。淮西各城布置極為周密。若唐訓方進駐臨淮關，則西可聯絡蔣凝學，額之帥，東可聯絡吳棠、清江之帥，南可聯絡石清吉、廬州之帥，與李世忠、滁州之帥。而北路亦可稍助。僧格林沁之聲援，若不駐臨淮，則中段空虛，恐徐宿蒙毫之羣搶，又將窺伺淮南。關係甚大，不可不防。聞唐訓方擬於閏八月中旬，由鄂起行來皖，俟其到省，臣當與之熟商，即接統袁甲三一軍，汰弱留強，昕宵訓練。楚皖各軍聯為一氣，庶幾防剿兼施，普屬皆應。是否有當，伏候密主裁奪。敕下訓唐方妥籌辦理。所有遵旨酌度緣由，恭摺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再：大江兩岸各軍，疾疫盛行，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

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厲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據初二日開單稟報，除已瘞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尙未查得確數。甯國府城內外，尸骸狼籍，無人收埋，病者無人侍藥，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其軍中著名猛將，如黃慶、伍華濤等先後物故。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孫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張運蘭一軍，駐紮太平旌德等處，病者尤多，即求一繕稟之書職，送信之夫役，亦唯其人。張運蘭送其弟之糧至祁門，亦自患病，尙難回營。皖南道姚 備至嶺外查閱一次，歸即染病不起。臣派營務處四品卿銜甘晉至甯國一行，現亦染病回省。稍岳斌自揚州歸來，亦抱重病，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有大股賊匪，撲犯甯國、旌德等處，鮑超、張運蘭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不時不能堅守以待外援，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若撲犯金陵、衢州亦深恐病者太多，戰守皆無把握。數年來，千辛萬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廣至數百里，倘有疎虞，何堪設想。若皖南藩籬一壞，則江西內地空虛，毫無足恃。輿言及此，憂心如焚。而皖北苗匪兩患，時時可慮。袁甲三、李續宜皆將回籍，唐訓方新來，諸事且萃於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災既如彼，責任之重又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運，非才不足以支危局。警諸擔力能負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則汗流而蹙，增至百五十斤，則盡踏矣。臣力本不勝擬負，今日增至重十倍之重，僥倖不足惜，倘蹙貽誤大

局敢不祇懼！合無籲懇皇太后皇上天恩，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大江以南，與臣會辦諸務。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臣具有天良，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今年軍事甫順，而疾疫流行，休咎之徵，莫可推測。中夜默思，惟求德器遠勝於臣者，主持東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經營而左右之，庶幾補救於萬一。區區愚忱，伏乞聖慈垂鑒，訓示謹奏。

教師學生必備！

最新穎，最精確 兩大參考圖。

中華最新形勢大地圖 定價一元二角

本圖依據最近形勢繪成，爲中華大地圖中出色之創作，其特點有三：(1) 國內建設事業，年來孟晉無已，鐵道敷設，日有進展，尋常地圖每多遺漏，本圖關於「臨海」、「蕪乍」、「杭江」、「玉萍」諸路，無不詳細列入，沿路各站如西安墟、連雲港、宣城南、諸暨龍游萍等，均一一繪出，使讀者明瞭最新交通之狀況。(2) 世界形勢日益嚴重，邊疆問題及失地恥辱，應永矢弗忘，使可奮發有爲，本圖於九一八事件，導火線之吉林、遼寧、特別詳繪，以資認識，吉會、路及齊齊哈爾至大黑河最近完成之鐵道，亦據實繪成。西康、德倫、一度失守，現已收復，特將地名補入，以引起注意。(3) 總理實業計劃，爲研究地理者所應知，本圖於南方大港之廣州、東方大港之乍浦、北方大港之青河口所在地，俱詳加說明，俾閱者一覽了然。

世界最新形勢大地圖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與中華圖爲姊妹作，除具有世界地圖應備之一般特質外，並注意政治與地理之關係，凡中國駐外各國公使、大使、領事、總領事所在地，俱有鮮明之紅線指出，一望可知，插圖方面，增入地球繞日圖，及八大行星圖，使閱圖者無形中可獲得天文上之常識，全圖譯名中英對照，既極翔實，又便參考，備此兩圖於教學效率上，有甚大之進步。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閏八月十二日奉上諭「僧格林沁現飭富和並添派之翼長全順會同恆齡卓明阿馬隊駐紮永城一俟永亳一帶積潦漸消道路可行卽行相機進剿亳州擒巢該擒等股迭經痛剿一經直搗老巢勢必窮思挺走若令東西分竄官軍移向各路往追賊又繞路回巢官軍又復回攻必至往來周折爲所牽制此等情形總當預爲籌畫謀定後動方免臨時互相推諉貽誤事機僧格林沁現在夏邑將由此路進兵將來各路約齊會剿之時賊如竄往北路自應卽由該大臣撥兵追剿其賊竄西路應由唐訓方撥兵追剿賊竄東路應由吳棠撥兵追剿賊若南竄卽行三路合力追剿均著各專責成先期妥爲布置毋得臨事觀望遷延自干罪戾其毛昶熙所部駐紮營郭等處勇營併著僧格林沁酌量隨同官軍應由何路進攻妥爲調遣楚軍應由南路進攻其西路賊竄責令追剿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難行之處唐訓方署理

無竄甫菴皖軍於進兵情勢未知能否洞悉既據僧格林沁將督催楚軍進剿擒巢各情移咨會國藩酌量調度卽著妥爲籌議並將駐紮穎郡楚軍道員蔣凝學是否堪以統帶抑應添派得力提鎮大員督率之處一併妥籌兼顧並一面咨復僧格林沁辦理吳棠駐軍清淮籌防裏下河一帶於亳州東路靈宿等處亦恐相距稍遠黃開榜派赴徐州代領田在田一軍應令如何酌量進紮袁甲三尙駐臨淮其於亳擒東路防剿應與吳棠等如何各分汛地合力進攻之處均當預爲籌定總之各路責成均須嚴密部勒方能及時同心戮力聲勢聯絡著該大臣等會同詳悉商酌盡善迅卽奏聞鄭元善現赴河洛督辦西路剿匪所統各軍雖難卽時撤回助剿惟毫擒如由西北兩面竄走均係豫境卽著鄭元善毛昶熙嚴飭各屬文武官紳率領兵練協同官軍悉力防剿如有賊由何路竄逸不能實力堵禦該地方官吏與帶兵將領厥罪維均苗沛霖反覆再三其叵測情狀天下聞知目前歸正仍恐其首鼠兩端第以勝保赴陝失所據依兼之畏懼楚師之威始將壽州正陽等處釐卡交出姑且就我羈縻僧格林沁以現當剿擒喫緊之際勢宜恩威並用以示不疑用之剿賊賊平之後苗練勢孤自必盡

除傲慢。且使苗練安帖。則蔣擬學所領楚軍。便可專力與僧格林沁之軍合力。各由南北進剿。擒巢。以期得力。所籌自是不為無見。此次苗沛霖因僧格林沁札諭該練。欲用之剿擒。乘奏具稟申訴。揣其意。一則欲借僧格林沁聲威。抑制李續宜。撤去楚帥。使彼得逞志。一則欲借剿擒之名。冀僧格林沁奏准。仍復還其前次占踞之利藪。一面之詞。毫無情理。而陰鷲之謀。時流露於意言之表。苗沛霖如果能帶練剿賊。為國出力。朝廷屢經明諭。賞其既往。予以自新。該大臣等何難待之坦白。盡釋猜嫌。但必須其實心實力。悔罪歸誠。有殺賊攻城之實據。方可加之信任。若仍心跡闇昧。或陽為助剿。而仍與賊陰相結納。或第欲冒官練之名。以脅制民圩。希圖煽惑。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其居心行事。朝廷亦必洞見肺腑。諒該大臣等亦斷不以欲資其力。稍涉遷就。致為所惑。而忘後患。著僧格林沁會國藩等。會同察度。妥籌萬善。正陽等處。釐卡既已交出。即該練等果隨同奮勉。剿賊心跡已明。會國藩等並當籌給餉需。至壽州正陽關等處。利源所在。斷不得令該練等藉詞餉需。再圖侵佔。前次逆首陳玉成就擒壽州。其餘賊驍悍之衆。尙有二千餘人。苗沛霖收隸所部。現在曾否遣散。其竄擾豫省南陽一股。擒逆內有無此項陳逆餘黨。並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具奏。一等因欽此。仰見聖謨闊遠。布置精詳。臣於二十一日接奉此旨。即與撫臣李續宜再三商度。連二十三日。李續宜登舟起程。署撫臣唐訓方恰到安慶。臣又與之熟商。如會剿亳州擒巢。楚軍應由南路進

攻。其西路賊竄。責令楚軍追剿。諭旨垂詢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一節。在李續宜所部湘勇。在皖境者萬餘人。現在分守潁州壽州六安霍邱固始五城。又守三河尖。正陽關兩隘。皆係最要之區。若再令分剿擒巢。則防守七處之兵。與進剿亳州之兵。皆嫌其單。湘軍素無馬隊。於追透擒匪。本不相宜。若步軍太單。則更無把握矣。屢接官文函咨。石清吉防守廬州之十營。前已調去三營。今又欲再調三營。回援鄂省。並云髮匪自德安而下。欲由安慶境內回援金陵。如果屬實。皖北腹地空虛。處處可慮。穎壽之湘勇以分守七處。而太單。廬州之防兵以抽調六營。而亦薄。更無餘力可以進剿亳州。此楚軍不敷分撥。兼有窒礙之情形也。諭旨垂詢道員蔣凝學。是否可以統帶。抑應添派大員督率一節。據李續宜面稱。蔣凝學與毛有銘同為監司。成大吉蕭慶衍王載駟皆為提鎮。勢位相侔。才智相等。彼此俱難統屬。至臣所部各軍。如楊載福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統將。皆抱病未痊。現在皖南軍情十分緊急。臣欲求一人支持危局。尙不可得。又安能另派大員督率淮北剿擒之師。此穎壽各軍難相統馭之情形也。諭旨垂詢苗沛霖反覆叵測。察度妥壽一節。臣查苗沛霖詭譎多端。耳目最廣。聞凡李續宜離間苗部之密諭。勝保參劾湘軍之微詞。苗沛霖皆得鈔其全稿。即言官劾苗之疏。廷寄馭苗之法。苗沛霖亦多錄其原文。蔣凝學等欲陽撫之。而陰防之。固在苗沛霖計算之中。僧格林沁欲調苗剿擒。並欲調苗離巢。使楚軍得放心剿擒。亦未嘗不在苗沛霖譎

算之中。臣愚，以爲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誠一不欺之道。欲苗之不反覆，必在我者先有堅定不變之謀。大抵馭苗之策，有二：一曰剿，一曰撫。撫苗之策，亦有二：一曰赦其罪，而不資其力；一曰資其力，而並予以權。凡良圩之出財出力，以從苗者，非心服也。彼挾朝命以臨之，不得已而爲所脅耳。自夏間黨羽離散，苗勢漸衰。今調之會剿擒賊，則必聽其招集舊部，號令羣圩。是予以威權矣。又必聽其廣收練稻，設立釐卡，是予以利權矣。今日養虎自衛，他日復欲縛虎歸柙，豈易言哉？臣愚，以爲赦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於徵調之札，則齊之，使其處令不能遽振於釐卡之事，則寬之，使其生計不至遽窮。情願假以利權，斷不予以威權。俾苗沛霖既服官軍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與爭利，或可相安無事。若既欲資其力，又欲結其心，而又不予以威權利權，則斷無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練似用中策之微意也。至苗沛霖所收逆首陳玉成餘衆，會否遣散，是否混入南陽揀股之內，俟訪查明確，續行附奏。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署安徽撫臣唐訓方，由驛覆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招係與李續宜面商定議。李續宜奏明於二十六日起程回籍，因業經交印，卽於二十三日起行具咨，請臣代奏，理合代爲聲明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七

再近日軍情，僞忠王由蘇州帶大股賊匪，上接金陵，屯據城南谷裏村，人字橋一帶。二十日，撲官軍營壘一次，金陵將士多病，迄未稍愈。會貞幹亦抱病未痊，殊爲可慮。逆首黃文金、胡鼎文等，大股由東壩撲犯金寶圩，鮑超尚在蕪湖養病。宋國永在甯國代統其軍。派遠字四副營、峯字兩營，於距城五十里之新河莊禦之。二十日始到，營壘未定，爲賊所乘。官軍小挫，退回甯國。探聞黃文金等逆將自新河莊犯甯郡之西，楊七麻等逆將自建平縣撲甯郡之東。官軍病者太多，統將鮑超又不在營。張運蘭雖已於十七日帶病進城，而其部卒亦病莫能興。朱品隆於十四日移守旌德，亦上下皆爲病所苦，防守尙無把握。大疫之後，過此鉅寇，皖南全局幾無一處可恃。總由徽臣德薄位尊，莫挽厄運，五夜憂灼，悚皇無地。所幸左宗棠於前月之杪，疊獲大勝，蔣益澧於十四日克復壽昌。將來徽州有急，或可調蔣益澧就近救援。楊岳斌、鮑超，病皆漸愈，鮑超現發偏身瘡癩，邪症全除。擬於二十六、七、日回營，其軍縱有疏失，尙可徐圖整頓。仰賴皇上威福，猶當力籌挽救，定傾扶危。除金陵甯國兩處接仗情形，續行具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彙報軍情請調多隆阿軍回皖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彙報各路軍情，請旨敕調多隆阿一軍，回駐皖北恭摺

五七

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僞忠王李秀成救援金陵黃文金等股圖犯甯國各情形，臣於閏八月二十七日附陳梗概在案。現計各路局勢，可慮者約有四端：李秀成率十餘萬賊，更番猛撲雨花臺營盤，自閏八月二十至九月初六晝夜不息，洋槍洋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曾國荃於二十九日而受洋槍子傷，幸尙無礙，其得力部將倪桂，卽於是日中殲殞命。賊現多開地洞，百道環攻，並未少休。又據蔣益澧來稟：僞侍王李世賢於前月十四日帶賊三四萬，由浙赴援金陵，我軍以病餘之卒苦守十六日夜，疲乏已極，若再添侍逆一股，殊恐難支。此金陵之可慮也。胡黃諸逆之竄犯甯國者，自前月二十日我軍小挫後，未遽攻撲郡城，盤踞於廟埠、仰賢圩、油榨溝、新河莊等處，綿亙近百里。疊據逃出及擒獲匪黨，僉稱：「該逆不得逞於甯國，決計繞竄南陵、青陽，上犯江西。目下各營病勇未痊，缺額未補，卽能竭力保守甯郡，而灣沚無陸師駐防，該逆若由間道上趨，不能分兵堵截，此甯國之可慮也。」小丹陽之賊，已由東壩拖過戰船數百號，分布固城南濤各湖，時圖出江。我軍水師自湖口以至金陵，分防二千餘里，地段太長，兼以營哨弁勇病者過多，又新派李朝斌帶三營馳赴上海，兵以分而愈單，設賊船乘間衝出，則江中糧路俱斷，此水師之可慮也。連日接湖北督撫臣飛咨，豫省大股髮捻竄至德安、隨州，分擾各屬，逆首馬融和卽上年竄踞德安，本年由穎入陝者也。訊據賊供，有取道皖境回援金陵之語。自廬州克復以後，皖境各城空

虛，一經逆蹤闖入，又將到處糜爛，此皖北之可慮也。此外如蕪湖、金柱關等處，亦俱賊多兵寡，在在堪虞。顧可慮者，雖有多端，而仰託皇上威福，似尙有可以挽救之機。前此疾疫盛行之際，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閏八月十二日兩次陳奏軍中病狀，方處鉅寇一至，全局瓦解。今賊氛如此浩大，而支持業經兩旬，已非臣意料所及。從此竭力營救，當可勉強危局。仰慰宸廑於萬一。曾國荃營中初三日獲小勝仗一次，初五早獲大勝仗一次。臣現飛調駐紮蕪湖之王可陘一軍，馳赴雨花臺，又咨調上海程學啓一軍，暫棄青浦，雇坐輪船趕赴金陵，均幫助曾國荃共守營壑。又咨調李世忠一軍於龍潭、石埠渡、江由孝陵衛北路而來，調鮑超一軍與現駐旌德之朱品隆一軍均由采石南路而來。兩頭夾擊，冀解重圍。此挽救金陵之拙計也。當羣賊甫近逼時，鮑超卽力疑自蕪湖回營二十七日，已低甯國，竭力整頓，將病者傷者安置城內，簡選精銳，紮營城外。張運蘭全部登陣，主守。鮑超所部出城主戰。初三日，在廟埠獲一勝賊，擬於初六日移紮高祖山，兼顧西河灣沚等處。計日內必有數次惡戰。臣與浙江撫臣左宗棠函咨，商調藩司蔣益澧一軍，由浙境馳赴皖南，與張運蘭會辦甯國防剿事宜。鮑超能於日內大破黃胡各賊，固爲至幸，若不能破賊，亦可抽出鮑超一軍，馳援金陵，而以蔣益澧接辦甯國軍務。至南陵爲內竄之路，鮑超已派總兵婁雲慶駐守該縣，其皖南之徽州、池州、祁門、江西之湖口、景德鎮，臣與沈葆楨亦均派兵防守各城，此挽救甯國之拙計也。

至水師防務，楊岳斌病已漸愈，力疾督守金柱關。彭玉麟分巡蕪湖，各要隘。臣又飭駐紮安慶之巡湖副中兩營趕緊下駛。又飛調李朝斌三營，由上海折回金陵。該逆如衝欲出大江，合各營未病之船，尙可與之力戰，挫其兇鋒。仰仗聖主鴻福，或者化險爲夷，不至遽形決裂。惟皖北地廣兵單，臣前接鄂賊下趨之信，即調提督成大吉，由三河尖馳赴霍山、英山，相機防剿。現在安慶、廬州兩府料理城守事宜。一面截留李鴻章新募之淮勇五營，暫駐運漕鎮，保守膏腴之地，而舒桐潛太一路，非有大枝勁旅，不足以資控扼。昨接勝保來咨，陝西省城業經解圍，附近逆巢亦經掃蕩。又據官文、李鴻章兩處來咨，已奏請多隆阿一軍回援東南，相應請旨敕下多隆阿迅速東還，駐紮舒桐，兼顧鄂皖兩省大局。幸甚！本年五六月間，臣屢思奏請多隆阿一軍，會剿金陵。因西事方棘，臣不敢獨擁重兵，是以欲奏而復止，欲吐而仍茹。屢蒙聖慈垂鑒，今則軍清萬緊，才智俱窮，不得不奏添大枝勁旅，保全已復之土地。如馬融和股匪不果竄擾皖北，多隆阿回軍之後，或可剿金陵老巢，或會剿蒙稔擒匪，再行奏明，請旨定奪。除各營戰狀，俟守事大定，分案具奏，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陳請外，所有各路軍情，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甯國縣失守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會文正公全集

卷十七

正封摺間，又接鮑超文稱甯國縣城於九月初六日失守。該縣前派韋志俊、洪容海兩將守之，本屬不可深恃。而韋志俊又因病就養蕪湖，該縣失陷亦係意中之事。惟一縣既失，則藩籬已弛，現在徽州、旌德兩城，首當其衝。守徽州者爲皖南鍾唐義訓，守旌德者爲衢州鎮朱品隆。兩處兵力皆單。朱品隆又久病未痊，缺餉過久，據稱旌德百物皆空，無可市買，並無零錢可辦油鹽。驟遇大敵，深恐不克支持。臣現催調蔣益澧一軍來援徽州，旌德若兩城能如金陵甯國之堅守二旬，則救兵可至矣。該兩城如幸而保全，又恐該逆由績溪、太平間道竄犯江西，反復籌思，殊無完策。臣前調朱品隆偕鮑超文援解金陵之圍，今旌德且恐不保。鮑超亦三面受敵，自不能抽出馳救金陵。除甯國縣詳細戰狀另行具奏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彙報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彙報近日軍情，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金陵甯國各路軍情，臣於九月十二日彙報梗概在案。嗣是僞侍王李世賢大股亦由浙江趕至金陵，與僞忠王合力晝夜猛撲，更番迭進，迄未休息。至九月十二日未刻，兩處地道同時轟發，土石上飛，賊衆如牆並進，前者既殲，後者復登。會國奎督飭諸將竭力堵禦，純用火毬拋擲，間以鎗礮槍險三時，幸得堵禦缺口，擊斃悍賊極多。十三

五九

以後，賊餓少衰，白晝不甚環攻，夜間仍輪班逼撲。連繫百餘壘，於官軍營濠之外，相距不過二十丈，仍再開地道三處，據密探稱，俟雨夜發火轟裂，希圖一逞。自閏八月廿日起，計堅守已滿一月。曾國荃所受洋槍子傷左頰，子出之處，雖未收口，右臂子入之處，業已結痂。軍心尙屬完固，大局可期平穩。惟前此病卒未痊，近日傷者亡者又添一千餘人，疲勞太久，損折彌多。若無大枝勁旅，從外夾擊，深恐難以解圍。此金陵一軍之大概情形也。甯國賊目黃文金、胡鼎文等，久盤踞於高嶺、梅嶺、油榨溝、新河莊等處，時竄灣沚、紅楊樹一帶，冀圖抄我糧路。張運蘭病未痊愈，堅守郡城之內。鮑超病體全愈，屯紮距郡二十里之高祖山。九月十八日，鮑超派隊擄戰，該逆亦排隊於仰賢圩。新河莊處處依傍港汊，阻水自固，不敢過河，與我接仗。鮑超前因病者太多，新愈者亦黃瘦無力，是以回營兩旬，未敢進兵。今見我之守禦日完，賊之怯情日露，即日擬將高嶺、梅嶺之賊痛剿數次，以挫兇鋒。其前在甯國縣城失守者，爲降將韋志俊、洪容海兩部。鮑超現亦飭其收集潰散，重整隊伍，隨同進剿。此甯國各軍之大概情形也。自閏月中旬，大股賊至，即分僞護王陳坤書、猛撲金柱關，又分股上犯蕪湖。自東壩掠過之賊船，亦羣聚於金柱關上下。官兵守金柱者，陸兵僅羅逢元、朱南桂等四營，水軍僅彭楚漢、丁泗濱等五營。與賊相持月餘，衆寡懸殊，晝夜嚴防。羅逢元等又分兵遠防龍山橋、塘嘴一帶，往返六十里，疲於奔命。羅逢元與朱南桂議以苦守太久，不如渡河剿之。

九月十八日，與駐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營，由龍山橋暗渡，會合水師，齊進痛剿。陸師自青山包抄而上，將羣賊蹴逼，落水溺斃極多。水師奪賊礮船五十餘號，從此賊舟無窺伺大江之慮。而內河之灣沚、三汊河，亦均有官軍戰船扼守。此水師及蕪湖、金柱關、陸軍之大概情形也。至臣處調度，有與前次奏摺不相符合者。臣前調王可陞一軍，馳赴雨花臺，幫同防守。厥後王可陞帶三營先赴金陵，留兩營仍防蕪湖。茲因蕪湖事勢已鬆，即將兩營全行拔去。又前調上海之程學啟一軍，因駐防南渡要區，不能抽動。李鴻章擬調洋將漢兵之白齊文一軍來援金陵。此軍雖非臣所甚願，然亦未便卻其拯急之情，阻其圖功之念。都興阿未接臣咨，僅接會國荃一函，立派楊心純等千八百人，渡江協防，實屬力顧大局，痛癢相關。前調浙江之蔣益澧一軍，旋接左宗棠復函，因日內正攻龍游、湯溪兩城，功在垂成，礙難抽撥。他往。蔣益澧既不能棄湯溪而換防甯國，則鮑超亦不能棄甯國而先援金陵。徵兵千里之外，本難處處應手。至李世忠一軍，臣前咨調渡江山、孝陵衛北路而來，夾擊僞忠王一股，旋因該提督來文有江防空虛，南賊分股北窺之說，臣即飛咨止調，令其專防北岸九洲一帶。又因該提督來文有挑選精壯萬餘，派員統援金陵之說，臣又咨令自行酌量，力難兼顧，則專防北岸，力能兼顧，則分援南岸。聽其自爲裁奪。此又徵臣調度各軍，前後參差之情形也。至鄂省馬融和股匪，現聞將由應城一帶回竄河南，或不至遽擾皖北。仰託聖主鴻福，

先紆一面之患。除金陵十二日之戰，金柱關十八日之戰，俟接到稟牘，另行詳報。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奏辦外，所有彙報近日軍情，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摺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水陸各營屢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中旬，蘇杭羣賊大舉內犯，北撲金陵，南擾甯國，中犯蕪湖金柱關。所有金柱關等處水陸防守，及九月十八日之捷，臣國藩已將大概軍情兩次具奏在案。先是偽護王陳坤書等，酋擁衆四五萬，突入太平府之張公橋，圍犯金柱關，橫斷甯國金陵之氣。臣玉麟以該隘下達高淳，溧水，上通灣沚，蕪湖，爲中段第一關鍵。閏八月十三日，飭成發翔鄧萬林等於各營中挑集未病礮勇舢板十船，會合唐修已外江水師一營，王可陞，周萬倬，羅逢元，朱南柱，陸師數營，禦賊於花津，護駕墩，五戰卻之，退踞薛鎮。十八日，諜報賊以戰艦數百，由東壩拖壩而出，布滿固城南湖。臣玉麟親率王吉，左光培等各駕飛刳入湖迎擊，詎薛鎮之賊節節延竄，潛約賊船銜尾而西，環泊花津上駟渡之下。臣岳斌一聞此警，留羅進賢，萬北林，水軍於大勝嶼，幫助金陵陸師，而自帶丁泗濱，彭楚漢等，五營力疾赴援。金柱關適羅逢元，朱南柱等陸軍先在姚老圩，毀賊浮橋，獲勝一次。得水陸依護，賊乃數

日不敢過河。九月初五日，賊糾大股至龍山橋，先以排礮拒我師船，遂於淺流中結符偷渡。朱南柱率三哨馳擊，賊無逾時，羅逢元帶隊突至，直搗賊心。王明元力戰死之。朱南柱斜刺而入，截賊數段，縱橫掩殺，未及濟者，悉驅入河。不謂賊又增黨數千，倚河築壘，形若貫珠，以翼乘間再逞。初六日，賊以大派進逼金柱關，水營各船齊開排礮，逆衆稍退，復合管帶親兵，營郭明齋與副後營丁泗濱等帶勇登岸奮擊，馳逐里許。屢戰方酣，郭明齋突被洋礮子打穿左喉，即時殞命。幸得了泗濱等奮力衝突，殺與賊衆，搶護忠骸回船。初八九等日，朱桂南，張定魁，商令駐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各率新後團防等營，分巡查家灣，梅塘，芑一帶。而於十二日，自率勇士涉流而渡，盡焚隔河諸壘，擊斃數十人，羣賊始遁往魚埧。此閏八月十三至九月十三等日，水陸禦賊，晝夜嚴防之情形也。臣國藩時以金陵事急，調向守蕪湖之王可陞，先拔三營，往援金陵，而調向守廬州之梁美材三營，填駐蕪湖。水師之由安慶下駛者，則有巡湖副中兩營。其由上海折回者，則有正前，副右新右三營，兵數較增，可以一戰。於是諸將弁會商，十八日水陸大舉，周萬倬帶所部並團防兩營，由查家灣渡河。朱南柱，朱寬義帶吉左營，羅逢元帶振字營，由龍山橋渡河。會泗美以右營戰船扼橋下，兼分水勇登岸助陣。丁泗濱，胡俊友率副後親兵，前營水師，由星子橋決堤駛入，攻賊之後。蔡國祥，嚴定國，彭楚漢率巡湖正左親兵，右營水師，由三汊河攻賊之前。唐修已分船守太平府，護

定吉左振字老營，仍親帶礮划，同往三汊河會剿。天甫向曙，分道並進。遇賊於花山，兩鋒相交，喊聲雷動。鏖戰數時，賊不少挫。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會泗美同圍防兩營哨，橫躍入陣，刀矛環刺，賊不能支，且戰且走。朱桂南、羅逢元帶隊從九山埂上壓下。朱寬義、張定魁從九山左右兩路抄出，賊益震懼，不知所措，爭向上駟渡紛紛竄遁。殊不料彭楚漢、蔡國票等攻破三汊河釣魚台賊卡，後早與丁泗濱、胡俊友、唐修已、戴定國各水營衝入上駟渡，斫斷浮橋，賊船五十餘號，悉非所有。該逆猝見橋拆，舟沈，回戈轉鬪。衆軍合力圍殺，擄刃而死者半，撲河而溺者半。棄尸駢積，河水不流。自上駟渡至龍山橋，聚賊不下萬餘，無一存者。奪馬三百餘匹，旗械倍之。此九月十八日擊賊大勝之情形也。龍山橋上駟渡之賊，雖一鼓翦除，而窰頭、護駕墩、大小花津、官圩、青山等處，蔓延百餘里，尙爲賊據。臣玉麟復飭成發翔、喻俊明、水師梁美材、周萬倬、吳坤修、陸帥暨王可陞留守蕪湖之二營，於二十日進次馬音街。會約吉左振字等營，及水師李朝斌、楊友德、李助發等十營，於二十一日，裹飯傳餐，侵曉出隊。先用礮船渡陸帥過三汊河，毀平窰頭數壘。王可陞、梁美材等即由中路搜剿，官圩、大龍口、朱南桂、羅逢元等復由右路搜剿，青山、周萬倬、吳坤修等，同水師逕取護駕墩。各水勇登陸焚橋，周萬倬等率隊直進。賊乃竄聚花津。我軍緊蹙賊後，與賊搏鬪。移時，周萬倬困入重圍。適王可陞、梁美材等由官圩聯騎衝至，李朝斌、喻俊明等率礮隊排擊水次。周萬倬立刃

數賊，突圍躍出。面面夾攻，遂破花津兩岸堅巢，獲賊划七十隻，焚賊所據聚之糧數萬石。各營還駐馬音街，而朱南桂、羅逢元兩隊亦盡洗青山據賊以歸。二十三日，周萬倬、王可陞等軍冒雨巡哨，襲賊敗之。二十四日，風雨轉猛，至晚稍霽。議於次日，攻洞陽象山。賊王可陞、梁美材、遵陸而進。羅逢元、朱南桂、周萬倬、吳坤修、分兩翼傍河而進。李朝斌各水營自太平府東循隄而進。甫至小橋，望見賊旂數十層，掩映林谷間。周萬倬率哨官洪得勝、調轡衝入，往來盪擊，賊盡披靡。正欲圍而殲之，俄聞鼓角一聲，象山後突有大股，火機觸發，槍子羣飛。周萬倬見洪得勝中槍墜馬，馳救不及，輒復躍入賊陣，右膝受傷，裹創猛戰。幸王可陞帶隊來助，羅逢元、朱南桂亦自洞陽振旅而至，合軍掩襲，旣焚象山賊館，並將采石磯另設賊，援悉驅出，薛鎮小丹陽一路。二十八日，成發翔、喻俊明、聞高淳賊船出石臼湖，聚泊小丹陽之背，以護新市鎮四壘。乃於二十九日，留會泗美、右營堵守塘溝，親帶左營定湘營進湖，離剿破壘，殲賊。成發翔得船十二號，喻俊明得船二十八號，自是賊舟之由東壩抬來者，存留無幾。距蕪湖金柱關六十里內，無一賊矣。此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疊次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金柱關一隘，與蕪湖輔車相依。此次偽護王等既由陸路全力攻撲，復於東壩抬船過湖，圖竄出江，以截金陵諸營之糧路。安危得失，關係至鉅。幸仗天威，大彰撻伐，保全重險，江介肅清，足塞諸逆，併力一逞之心。諸將士苦戰五旬，始終不懈，可否俟金陵賊退後，

容臣等稟案酌保，出自逾格鴻施！至花翎總兵銜，儘先副將，勝勇巴圖魯郭明鼐，忠勇性成，英毅罕匹。咸豐六年投效水營，拔充哨官。自七年掃蕩黃、肅清楚、皖。八年克復九江府城，進攻安慶，大通、權陽等處。十年派充營官，攻破南陵、瓜埠。十一年，攻克安慶省城，收復池州。本年攻打運漕，無為、東西梁山，及金柱關、蕪湖縣各要地，均屬異常出力，戰功最著。茲因登岸殺賊，中礮捐軀，實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追贈提督銜，卽照提督陣亡例議卹，以昭激勸。又花翎游擊銜，都司洪得勝，擬保守備藍翎千總王明元，擊賊陣亡，並請敕部各照本銜，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各軍，迭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合詞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北路金陵大營，自十二日地道轟發，我軍槍堵獲勝之後，賊氛稍衰，而日夜掘開地道，仍不少息。會國荃飭各營添修內牆，內濠，又募死士乘夜突入賊營，塞其地穴，擒斬其酋。又於內掘地道，以迎之，前後凡破賊之地道七處，羣賊智盡能索。至十月初五日，出濠大戰，破賊壘數十座，僞忠王之精銳捐拆極多。又撥賊數萬，回救太倉州，凶鋒彌滅。仰託聖 威福，或可解圍。以去中路蕪湖金柱關等處。十八大捷，以後又有二十一、二十九等

日勝仗，賊船焚奪幾盡，守局穩固。臣已將詳細戰狀，同日另摺具奏。南路甯國府一帶，鮑超於二十一日出隊小挫一次。該逆一面在上游與鮑鴻相持，一面在下游灣沚、方山等處，與水師相拒。初五日，已渡過清弋江之西岸，梗塞鮑超之糧路。深恐其內犯南陵、三山，由池州而竄江西。臣九月十二日摺內所陳，可慮者四端：今三患稍紓，可慮者專在甯國一路。若再支撐一月，新募之勇已到，病故之缺悉補，鮑超能出營痛剿，或可力退賊氛，不令上竄。除詳細戰狀，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陳明各軍應保之案片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九月二十一日寄諭：「此時援逆騰集，務當激勵將士，竭力固守。所有出力各員，著會國藩隨時奏請獎勵，以示固結士心。」等因。欽此。臣查前經奏明奉旨准保者，鮑超有克復青陽、石埭、涇、太等城一案，會國荃有克復蕪湖、太平、東梁、金柱等處一案，茲已遵旨核定，開單請獎。此外，應行奏獎者，張運、蘭、朱品隆等軍，有去臘徽州守城一案，又有水師克復蕪太一案，向歸楊岳夙等請獎者。此次，亦由臣處出奏。又有潁州解圍一案，應歸李續宜請獎者。此次亦由臣處代奏。統俟陸續開單，奏請恩施。惟鮑超等前開單內，隨後病故之員不少。近因戰守緊急，未將病沒人

員一一報明。臣慮不及查核扣除，俾逝者邀虛銜以飾終，生者亦觀感而圖報，理合一併陳明，伏乞 聖鑒謹奏。

縷陳金陵各營苦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爲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屢獲大捷，力解重圍，恭摺縷

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下旬，金陵賊援大至，官軍堵剿迭勝，

經臣四次具陳梗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旋據江蘇藩司曾國荃

稟稱：「僞王李秀成在蘇州大會羣酋，以僞輔王楊輔清及黃

胡賴等股擾甯國，以僞護王陳坤書等股由太平府窺金柱關，李

秀成親率十三僞王，號稱六十萬衆，專注金陵。東自方山，西至板

橋鎮，旗幟如林，層層排列。閏八月二十日，糾合城賊，直僞我營，尤

趨重於東西兩隅。會貞幹彭毓橋劉連捷張詩日熊登武朱林桂

等縱軍兜擊，追賊於小河邊，斬級頗多。朱桂林搏戰方酣，中槍而

殞。二十一日，城賊援賊同時並進，曾國荃令各營堅壁固守，俟其

撲近花籬，突以排礮轟之，賊乃踟伏在地，礮聲絕而殺聲又起，日

夜環伺，無或少休。二十二日，賊由東路攻副後南後等營，西路則

犯湘垣，恭字等營會貞幹方率晏恭山力戰西路一股，而賊已分

黨二萬，徑趨洲上，抄出猛字猛營之後。曾國荃即派肅字泗周惠

堂王仕益倪桂李臣典崔文田凌有和楊錚南等分路馳剿，賊爲

負創卻走。倪桂與左傳貴大呼衝入，遇者輒殲。左傳貴馬蹶戰歿，

賊遂擁衆回戈，留踞數千人於洲上。曾國荃以洲上關擊全軍糧路，我所必爭。乘夜急修十數壘，由會貞幹撥兵駐之。又令劉連捷遣死士繩牆出擊，殺賊數十，奪旗數百而還。二十三日，賊既攻我猛字各營，復昇巨礮轟東路營壘，並駕戰艦擊湖橋營卡。會豈凡搶護礮台，受傷幾危，而賊撲益猛。易良虎、易良豹等正在悉力堵禦，適會貞幹督隊而前，縱橫截殺，即時剿退。仍一面會約羅進賢、萬化林等，移水師於藕塘，護築新營，守定隄埂，而運道乃可無虞矣。二十五日，賊更以西洋火器力攻東路之副後南後嘉字長勝智後五營，而圍逼西路之仁嚴和智四營者，已歷六晝夜。彭毓橋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曹仁美等，料賊疲乏，躍出濠外，突破四壘，殺斃及擒獲者三百餘人。二十六七八等日夜，賊乃悉向東路逼營而陣，洋槍洋礮，驟若飛蝗。并於嘉字光後副後營下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吳春卒會昭禮等率同士卒，負牆露立，拋擲火毬，礮賊無算。曾國荃以病卒太多，弗耐久戰，因派李臣典調防南後營汛地。二十九日，賊負片板蛇行而進，直薄副後諸營濠外，開花礮礮橫飛入營。烽煙蔽天，流星布地。羣賊齊聲大譟，束草填濠，岌岌欲上。武明良劉連捷吳光春各以長矛擊刺前者，拽尸後者更進。曾國荃見事勢危急，親率部將倪桂蕭開印前往策應。倪桂馳斬悍目，轉戰無前，中礮死綏。曾國荃亦爲飛子傷頰，血流交頤，仍裹創上濠，以安軍心。此閏八月二十至二十九等日，督軍守枝獲勝之情形也。九月初一日，添賊一大枝，猛鸞無

匹。謀者曰：偽侍王來自浙東，其撲東路各營者，恃有大援，攻吉後礮台益急。會國荃引軍馳救，力破賊衆，吳光春、陳膺福乘勢將吉後營一段堵住，而王光勝、劉大勝、黃升富、胡澤仁、廖太仙等已相繼傷亡。會國荃恐有蹉跌，乃留蕭開印守之。維時會貞幹與諸將謀東路地道甚近，會國荃又創口未平，不可不帶兵往助。遂飭黃潤昌、王廷耀、曾正明等堅守江東橋、三汊河，大勝關諸營。自帶八哨疾趨而東，商令各營增築內牆，以自固。自初一以至初四等日，我備愈嚴，賊計轉狡。若蠅若蟻，倏往倏來，多用箱篋實土於中，排砌濠邊，明防礮子於上，暗鑿地道於下。我軍之禦之也，先以火箭攢射，繼挑銳卒誘賊近濠，突出奮擊，幸得少挫其鋒。會國荃熟察囊勢，惟西路賊陣散漫，西南地面遼闊，不如先發制之。派彭毓橘率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曹仁美等營擊右路，蕭孚泗率張光明、周惠堂、曾良佐、楊西平等營擊中路，而以李臣典、何玉貴、成東昂、陳壽武、馮盛德、朱平海、趙清河、黃東南等營擊左路。初五日，齊隊出濠，諸道並進，戰不逾時，焚逆壘十二座，殲斃近三千人。壘援之賊，罕有脫者。我軍惟李臣典、吳宗國負重傷，李正升、劉德勳、吳發遠等殉焉。餘尚無所損折。自此西南一隅，賊不敢復犯後濠矣。此九月間一至初十等日，節次堵殺，獲勝之情形也。初六日以後，東路之賊環逼如初，未嘗少懈。朱洪章、劉連捷、武明良、蕭開印、吳光春、陳膺福等，日堵且戰，屢出焚賊，傷斃約七百餘名。我營亦折文喜才、龍開學、彭倫考、劉禹祥、孫雲亭五人。幸

有都興阿派楊心純等五營，由安慶派去之喻榮陞等四百人，先後赴援。懈王可陞所部亦先派三營，由蕪湖赴援。金陵兵數稍增，軍威頗振。無如主客相搏，不數十武，節短勢險，仍不道出大隊痛勦。而賊之吞插負土者，已及濠牆之下。十二日，瞥見西南一股悉併東路，潛伏雨花臺後。會國荃知道之將轟也，令各營謹以備之，不轉瞬而嘉字吉後兩營外一聲霹靂，煙餘上衝，石塊土塊飛入天半，營牆各而塌十數丈。賊即乘隙直上，萬弩齊發，排礮雷轟，踴躍爭先，呼聲動地。兩路悍黨，不下萬餘人，擁入場口者，各有數千人。我軍寂然不動，扼住內濠。俟煙障一開，塵土落畢，武明良率各弁勇從嘉字營衝出，有朱洪章、楊正彪、彭毓橘、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等爲之援。蕭開印、胡萬清、陳萬勝、胡海萬、戴明山、吳光春、陳膺福、易光春、暨各將弁從吉後營衝出。有蕭孚泗、張光明、周惠堂、王可陞、謝占春、陽華坤、楊心純等爲之援。亂刀交錯，併力搶險。陳得月、陳敬廷、張紹武、周在遠、劉安邦、謝仁本、周宗達、胡榮祥、王芳來、鄭元標、羅道明、雷信義等死之。武明良、蕭開印等憤怒填臆，忍死決戰。場口以內，屠戮靡遺。場口以外，諸賊渠寨旗督戰，更番向前，猛撲五六次，經我軍同出抄殺，賊之精銳，摧折無算。其地道之同時迸裂者，尚有副後一營，劉連捷、曠軍勳退，侯永清、張玉藻、蕭錫珍、李修祿、李粵南、劉星德、劉泰合等死之。其各軍之同被賊圍者，尚有信字、長勝、義字、堅字、從字、克字、南後七營，李臣典、楊玉輝、羅炳春、武交清、何玉貴、曾昭禮、喻榮陞、胡松江、楊西平、宋馨

情形也。臣查蘇浙諸賊酋，大舉入寇，麀聚金陵，意圖吞噬我營，合犯上游，計甚狡毒。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之兇鋒，苦守力戰，時閱四十六日，以寡禦衆，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機，保全大局。在事文武，實著微勞。除會國荃、曾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按察使銜、江西卽補道劉連捷等七十三員，謹失開單，籲乞恩施，以昭激勵。其餘出力人員，並水師員弁、客臣查明彙案，奏獎。至副將倪桂等二百七員，均係立功後，力戰陣亡，深堪憫惻，相應 敕清軍，請旨敕部分別議卹。所有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得解重圍，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江蘇巡撫臣李鴻章，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軍務片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解圍，援賊雖退，而尙留悍賊在於秣陵關、六郎橋等處，多築堅壘，層層布置。會國荃以病者未痊，傷者太多，俟新募之卒到營，添補足額，再行出隊痛剿。目下仍飭各營嚴密防守，不少鬆懈。僞忠王李秀成回蘇之後，分黨留守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洲，官營圍犯江北。提督李世忠親赴九洲洲。十七、十八、十九等日，賊匪四面猛撲，李世忠竭力堵剿，幸獲保全。惟皖北、廬州兵力不厚，而和含、巢縣、無爲、舒桐等屬處處空虛，臣實深以爲

慮甯國、文金胡鼎文等巨股，於初五日渡過灣沚，占踞西河。鮑超派宋國永於初八日攻剿西河之賊，未能得手，損折勇丁數百人。水路糧運被賊梗塞。臣派員於繁昌、南陵多雇民夫，趕辦陸運。又派湖北調來之何紹彩等營，由南陵前往援助，保護陸路。又自金陵調出王可陞五營，由蕪湖前往援助，冀通水路。總期能通運道，而後能保鮑超之營壘。能保營壘，而後能守甯郡之城池。別有賴古等股，攻圍旌德縣城。該城係衢州鎮總兵朱品隆一守。十月初十日賊薄城下。十二三日猛撲兩次，十五日官軍出城迎戰，敗挫一次。朱品隆以病勇太多，米糧太少，請援甚迫。臣調左宗棠由浙派來之王文瑞一軍，自南路休甯前進，調駐防蕪湖之周萬倬一軍，由北路涇縣前進，兩路救援旌德。不知趕得及否。今歲夏秋以來，疾疫大作，昔時勁旅，頓變孱軍。臣已三次具奏，閏月中旬而後，羣賊環逼，應接不遑。今幸仰託聖主威福，金陵解圍，忠侍兩僞王鼠竄而去，大局尙可支持。惟甯國與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病餘羸卒，萬難遽振。自金陵至徽州、祁門八百餘里，地段太長，賊股太衆，加以皖北十餘城，毫無準備。臣反覆籌思，實恐潰敗迭裂，謹稟前功。閏八月十二日臣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仰蒙優詔慰問，朱荷俞允頓接嚴樹森、來皖，有「皖北各軍統歸臣處調度之奏，誠恐聖主誤采外間浮僞之名，不察徽臣竭蹶之狀，直待貽誤事機，再行陳奏，則已晚矣。查三年以前，江南欽差大臣一人，兩江總督一人，督辦徽防一人，督辦甯防一人，管轄

李世忠苗沛兩軍之欵差大臣一人。臣今一身所處，兼此五人
之職。而又新添安慶、池州等沿江十餘城。即使才力十倍於臣者，
已有顛蹶之慮。況如臣之愚陋乎！合無籲懇皇上天恩，簡派大臣
與臣會辦諸務。縱不能復前此五人之舊，但能添一人二人，俾臣
責任稍分，案牘稍簡，更得專精竭慮，圖報涓埃。除戰守詳細情形，
另行具奏外，謹將近日軍情及微臣辦理竭蹶緣由附片具奏，伏
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張運蘭回籍養病片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再：駐守甯國之福建按察使張運蘭，病久未痊，臣已兩次陳
奏在案。今歲疑疫之災，甯國尤酷。如皖南道姚體備，署甯國府如
府黎福疇，營覆處四品卿銜甘晉皆一入甯境，即染病不起。人咸
視為畏途。惟張運蘭不避險難，抱病帶兵入城駐守，抵防以來，病
亦日增，具稟自陳不支之狀。臣因其胞弟張運桂甫卒於軍，其左
右幫辦交案者物故至十六員之多，不待其專稟請假，即批令迅
速離營，回藉養病。頃張運蘭已由安慶買舟歸里。所有該臬司部
下湘勇十營，臣派提督銜，記名總兵易開俊，提督銜，記名總兵劉
松山各統五營，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惟此外八營，皆其比扉共
事之員，官職相等，可否籲懇天恩，將易開俊、劉松山，銓放實缺總
兵，俾足鈐束各營，亦使張運蘭得以安心調養之處，出自逾格鴻

施！理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彙報近日各路軍情，請旨敕調江忠義，移軍駐守皖北，
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金陵援賊經官軍擊退後，留守秣陵
關分攻九洲洲，並甯國旌德等處軍情。臣於十月二十七日附陳
梗概以案。嗣據諜報，偽忠王李秀成並未回蘇，諸酋死黨，多未遠
颺，仍在秣陵關、六郎橋一帶修壘堅持。俟偽侍王由東壩抬船過
壩，即分向金陵、金柱崗以圖再逞。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忠逆之子及
偽章王對王數股，併趨九洲洲，一面圍李世忠各營，一面晝夜趕
渡，先後衝過江浦浦口者五六萬人。會國荃以南岸諸軍節節牽
制，北岸郡縣處處空虛，抽撥周惠堂等兩營，搶紮西梁山，先顧濱
江要隘。又商令李昭慶帶張樹聲五營，自蕪湖北渡，救無為州產
米之區，保皖南各營辦糧之路。臣亦飛調李續宜所部蕭慶衍八
營，移駐廬州，毛有銘七營，移駐巢縣。部勒甫定，偽對王一枝直衝
過李世忠各壘，從和州之青甸廐斜趨而西，於二十七日陷含山
縣。二十八日竄據巢縣。十一月初一，撲陷和州。查巢縣西北直達
廬郡，西南近接無為，廬江等州縣，以入省垣略一進步，全局俱震。
張樹聲等五營，幸已冒雪渡江，駐紮無為州。廬江一總，亦截留上
海新募吳長慶等四營，入城駐守。廬郡一城，僅有石清吉四營，亦

截留唐訓方新募之何有能等三營協守。此外衝要之所，若店埠、若運漕，無兵扼防。臣所調李續宜部下之毛有銘一軍，尚在固始、蕭慶衍一軍，尚在霍邱。現令齊集舒城，再行進兵。賊蹤颯忽，誠恐著著落後。此賊竄江北，辦理竭蹶之大概情形也。甯國悍賊黃文金、胡鼎誥等，自踞西河，斷我水路糧軍。而僞景王楊逆之衆，又時時擊東擊西，四出剽掠。臣所改辦陸運，自三山夾，以至南陵，數十里內，尙無梗阻。自南陵，以至甯國府城，到處阻賊，雨雪泥濘，艱於饋運。城內外各營將士，人人以缺米爲慮。十月十三日，賊乘張運、蘭因病離營之際，大舉攻城。新任統將易開俊、劉松山等，登陴守禦，礮石環擊，賊始解退。易開俊率臣調援旌德之檄，十一月初三日，道出涇縣，適有甯邑另股，由晏公堂、畫眉嶺兩路而來，圖襲涇縣城，橫斷徽甯之氣。易開俊督同駐涇各營力戰，卻之。鮑超在高山、屯營雖多，分汎過廣，小挫之後，未可處議戰攻。前調之王可陞、五營及何紹彩四營，擬令分駐板橋、黃麻渡，先保糧路。俟赴湘新募之七千人陸續到皖時，再行分途痛剿。此甯國各軍戰守艱滯之大概情形也。其賴古諸逆之圍撲旌德者，直薄城下，環攻不休。朱品隆於十月十五日挫敗一次，十月十七日小勝一次，十八、十九等日大勝兩次，毀平二十餘壘，賊始退。聚九十等都，旌德城幸得解圍。別有昌化、廣德各賊黨，突陷績溪縣城，分竄歙境。駐守徽州之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會商左宗棠，派援之王文瑞等營，於二十八、九等日，分道馳擊，屢有斬擒。十一月初一日，王文瑞敗賊

於臨溪，唐義訓敗賊於孔靈。初二日，合軍進攻績溪，克復縣城。而旌德境內之賊，復於初三日闖入太平縣，由焦村度雙阜，二嶺。初六日，進踞黟縣之西遞地方，意在竄撲祁門，斷徽州之餉道。入西之北境。此股雖非甚凶悍，而蹤跡甚疾，關繫極大。祁門爲下數載經營之地，引領南顧，實用隱憂。此又旌德、績溪、太平、黟縣等處之大概情形也。臣竊計本年秋冬以來，羣盜如毛，南北環伺，非先保皖北完善之區，不能辦皖南之賊。自和州以上，直至蕪黃十數州縣，千里無兵，非有大枝勁旅，長駐廬州、舒桐一帶，不特爲皖北無窮之憂，亦且貽鄂豫兩省之患。毛有銘、蕭慶衍，雖稱健將，才尙不足當此一路。李續宜病勢未痊，亦難遽來。多隆阿本約定進攻九洲洲，會剿金陵，旣而改旆西征，臣早料其必有他變。夏間亦屢奏及之。旋於九月十二日，奏請多隆阿移師東還，詔旨肫切，未邀俞允。今則秦人痛深水火，聖主方眼顧西陲，何敢更爲再三之請。舍此，則惟貴州提督江忠義，與安徽藩司江忠濬，誼本兄弟，又有伊兄江忠源遺愛在民，廬人至今頌之不衰。倘調至廬州、舒桐之交，外事則令江忠濬主之，戰事則令江忠義主之，必能艱難共濟，屏蔽江淮，合無仰懇天恩，敕下江忠義統率現部三千人，馳赴皖北，與江忠濬同駐廬境，俾已復之疆土，不至再就淪夷，大局幸甚。微臣幸甚。除各路戰狀，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分案陳奏外，所有近日軍情，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報，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遵旨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六月間准江蘇撫臣李鴻章咨解由浙赴滬之副將陳步高、貴廷芳二員到營，欽奉諭旨著即審明定擬具奏。嗣八月間又准江蘇撫臣將吳再升一員併解來皖。先後均發交安徽善後局署司道等會同研訊錄供詳辦。茲據訊取陳步高供稱：「由廣西武宣縣武生，歷保花翎總兵銜，遇缺先選副將。咸豐十年遵調赴浙，隨同克復餘杭、臨安、平湖、嘉善諸城。十二月管帶浙江新字營勇一千七百名，駐防嚴州。十一年六月奉委署理嚴州協副將。歷次剿賊獲勝。十月赴援省城，在候潮門搶築營盤，日與賊戰，歸提督張玉良統轄。十月十八日以後，歸況文榜統領。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在督隊進攻，遙見鳳山、清波兩門火起，杭城失陷。是日率衆衝突，攻擊至夜二十九日糧盡援絕，進退俱窮，憤不欲生，投水遇救。旋聞總兵况文榜等俱在上海收集潰勇，隨搭便船赴吳淞口。今奉押解到皖，封繳嚴州協關防一顆，呈具親供，靜候查辦。」又據貴廷芳供稱：「湖南武陵縣人，由行伍歷保花翎總兵銜，儘先補用副將。咸豐十年八月帶勇防守新莊，因甯國府城失守，衝圍就近赴浙。十二月奉委管帶水師礮船，駐防富陽、桐廬、嚴州一帶。十一年九月遵檄赴援省城。十月初六船至錢塘江，

歸張玉良統轄。十五日帶船至義橋剿賊，二十日回省。張統帥業已陣亡，改歸況文榜統帶。其時江邊陸營盡為賊陷，屢次攻剿未能解圍。十一月二十八日省城失陷。二十九日蕭山賊來襲水營，竭力抵禦，水勇十損五六。舟中米糧已絕，因帶所存礮船馳往海口。詎意是夜風大潮作，長龍舢板一時盡覆，並被後潮撞擊船隻均壞。隨至黃道關，探聞上海收集潰勇，遂於十二月初八抵吳淞。茲奉解皖審訊，應請從重治罪。」又據吳再升供稱：「湖南永綏人，由行伍歷保花翎記名總兵，矯勇已圖魯。咸豐十年五月帶勇進攻嘉興，駐防湖郡。十一年四月調赴浙東。六月攻克義烏。八月移防諸暨。因兵勇不敷分布，商請回楚添募，稟奉巡撫允准。九月二十一日將原帶勇丁移交林福祥接管，赴省請咨回湘。十月十一日省垣事勢日迫，奉提督張玉良札飭，招集城外潰勇，以資戰守。維時糧餉軍裝均無所措，人心渙散，不復成軍。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不守，力戰負傷，昏暈落水，遇救至滬。十二月滬城喫緊，奉飭募勇二百餘名，歷防吳淞、高橋等處。本年三月積傷感發，交卸帶勇事件。今奉傳訊，以前在浙諸事總屬救護不力，咎有應得。」各等供前來，臣覆加審核，各該員雖非先事逃避，而律以謀人軍師敗則死之之義，均屬罪無可道。惟統將之與裨將，權任有輕重，科罪自有等差。陳步高、貴廷芳二員於上年十月先後調援杭省，初歸張玉良統轄，繼歸況文榜統轄。省城淪陷，該將等均屬救援不力，備查例案，並無赴援不力裨將，作何治罪明文。第統領

張玉良雖已殉節，統將況文榜現在上海帶勇，經李鴻章奏明准其效力贖罪。統將既邀寬典，裨將自難重議。而陳步高曾署嚴州協篆，係有地方之責。貴廷芳一奔於甯國，再奔於杭州，竟以逃潰爲將領之常例，均未便稍涉輕縱。衡情定讞，陳步高貴廷芳二員，應比照左宗棠奏准之恆起劉齊昂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至吳再升一員，原帶勇丁，業於九月二十一日交林福祥接管，逮十月十一日奉張玉良檄，重招潰卒，維時糧械無措，不能成軍。城陷同逃，厥咎較輕。吳再升應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是否允協，恭候聖裁。除陳步高激到嚴州協關防，由臣咨送浙江外，所有遵旨訊擬緣由，謹會同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左宗棠，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祁門縣失守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正封摺開，據署皖南道葉兆蘭稟稱：黟縣縣境內之賊，於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分數路抄入西武嶺，竄陷祁門，縣城等情。查祁門居徽州兩府之中，爲糧臺轉運之所。該逆未逾四日，由太平、黟縣突踞要地，蓄計甚狡，關係甚大。唐義訓、王文瑞兩軍自克復績溪、回軍徽州，未知能否併力速攻，以圖克復。除續行詳奏外，合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撤回壽州正陽防兵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前因苗霖沛圩練擄殺，尋畔巨擬撤去壽州、正陽、關、湘勇，並抽出霍邱防兵，南防九洲上犯之賊。於十月二十七日，密陳大概，請旨遵行。現在賊由九洲洲衝過北岸疊嶺和舍巢三州縣，軍情緊急，瞬息萬變。不及恭候諭旨，已將蔣凝學壽州、正陽關各軍撤回，以五營守頰州，以三營守霍邱。騰出毛有銘、蕭慶衍所部移駐舒城，以備巢縣上竄之賊。所遺壽、正兩城隘，即經函咨僧格林沁，酌撥兵勇前往接防。所有苗練各圩，既感僧格林沁撫馭給餉之恩，又無湘軍偪處猜嫌之見，目下必不至另生枝節。或者感激思奮，隨同僧格林沁竭力剿擒，亦屬意中之事。合再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唐訓方奏：『九洲洲逆黨竄陷和州等處，廬郡喫緊，請留張得勝帶隊攻剿。』一摺。此次逆匪由浦口屯紮後，兩日間，失陷三城，情形極爲飄忽。巢縣距廬州甚近，石清吉所部僅祇四營，自屬不敷守

禦。該署撫新募楚勇已抵舒城。雖未經訓練，以之守禦，尙屬可用。諒已催提到廬。會國藩所調之蕭慶衍，毛有銘，已否前進？即著催令迅速前往廬郡，以資防剿。現在會國藩所部兵勇，迭次分撥，雨花臺及堵禦鄧甯等處，兵力未厚。都興阿素顧大局，著派兵沂江而上，節節會剿，毋任滋蔓。九洲洲係李世忠之軍圍攻，何以致令賊匪竄出？是否不肯出力，抑或兵少賊衆之故？著會國藩等查明具奏。至巢縣之濡須口，和州之梁山，地處險要，是否未爲該逆估踞？會國藩尤當設法保全。彭玉麟等水師，應酌量駛入巢湖，會合攻剿。其南岸蕪湖等處，爲會國藩大營後路，更應嚴加防範。著會國藩飭令水師在江面梭巡，毋令逆匪偷渡。會貞幹已赴雨花臺大營，蕪湖等處防兵，是否尙厚，甚爲懸系。刻下吳煦等所帶之常勝軍，計已行抵九洲洲，務令將南岸之賊截住，竄出之賊四路兜擊，迅拔各城，盡殲醜類。惟在該大臣等隨時相機，妥爲調度。至此次北竄逆匪據都興阿馮子材奏稱，忠侍各逆，糾黨七八萬，由金陵約同九洲洲踞匪北竄，而會國藩奏稱，忠逆已遁回蘇城，揆度賊勢，似南岸賊匪擊敗，輪船擬入江攻剿九洲洲，該處踞逆知已無援，聞風先遁，以致乘虛竄入和州等處。故都興阿前奏有該逆均已薙髮之說。若上下游官軍會同痛剿，必可擊散。倘忠侍各逆糾黨北竄，全須厚集兵力，方能制勝。著會國藩查明實在情形，會同都興阿、富明阿、唐訓方，妥籌剿辦。此股北竄賊匪，究有若干？賊目何人？如何竄陷和州等處？各情唐訓方所奏甚屬疏略，著會國

藩查明具奏。李續宜自回湘後，已逾兩月，諭令毛鴻賓迅催起程東下，並著會國藩、陶澍，以資臂助。一等因欽此。跪讀之餘，無任欽悚。查南北兩岸軍情，臣於十一月十二日業已彙陳大概，茲蒙聖主縷晰垂詢，無微不至，謹就近日軍務情形，一一分條詳對如左：一、恭奉諭旨，垂詢廬州守禦及蕭慶衍等進兵一節。查渡江之賊，前隊在巢縣屯聚據糧，其後隊於十一月初九日竄聚運漕鎮。廬州城守之兵，前有石清吉四營，又截留唐訓方所部義字三營，足敷守禦。臣所調蕭慶衍八營，十四日已到舒城，毛有銘七營二十日續到舒城。進兵之路，若走巢湖之北，田柘皋以至巢縣，則係用衆之地，軍無後繼，轉運維艱。若走巢湖之南，由無爲以進運漕，則係用寡之地，得水師相輔而行，較爲穩著。該二軍已於二十二、三等日，由舒城拔赴無爲州，擬攻運漕，以截巢縣後路。惟北路廬州柘皋一帶，尙少一枝勁兵，恐難得手。前疏請調江忠義一軍伏懇鴻慈，俞允，庶皖北不至糜爛。一、恭奉諭旨，飭令都興阿派兵會剿，並垂詢李世忠是否出力一節。查都興阿駐守揚州，自撥揚心純千八百人赴援雨花臺，後兵力已薄。且九洲洲北犯之賊，屢聚於江浦浦口，可以上竄和州，巢舍即可下竄揚州，裏下河都興阿自宜專信揚防，不必兼顧上游。且中隔浦六等城，亦難出境會剿。此次賊竄北岸，係忠、銜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洲洲舊踞之

賊。一面圍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汎地，往來自如，無傷無礙，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並有更甚其詞者。臣皆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汎汎太廣，賊股太衆，以致無能堵截。該提督尙有數畚，具報力戰，屢次請獎請卹之案。臣卽日當爲彙案陳奏。

一恭奉諭旨垂詢濡須口梁山是否保全，並水師駛入巢湖一節。查裕溪口卽古之濡須口，近爲彭玉麟駐紮水師之地，業經會國荃抽撥周惠堂等兩營分守裕溪口及西梁山等處。水陸倚護，尙可保全。惟巢湖在巢縣之上，水師又在運漕之下，巢縣運漕兩處旣爲賊踞，則舳板飛划均不能由賊中衝駛入湖。

一恭奉諭旨垂詢曾貞幹赴雨花臺後，蕪湖防兵是否尙厚一節。查臣弟曾貞幹自五月赴金陵，大營秋間違病，閉月稍愈。本擬離營調養，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四十六日解圍後，積勞病劇。遽於十一月十八日，在營身故。皆由臣位高德薄，咎積災生，疫氣流於軍中，餘殃及於手足。所部十營，併隸會國荃統轄，尙慮力難兼任。臣擬親赴金陵察看一次，又以皖南北賊饑方張，未敢輕離安慶，致令人心搖動。至蕪湖要地，有周萬偉、吳坤修等營守之。金柱關有朱南桂、羅逢元等營守之。防兵尙厚，仍時與楊岳斌水師，截擊渡河之賊。十一

月初八、十三、十七、十八等日，水陸俱獲小勝。會國荃以沿江要隘恐有疏失，又從金陵分長勝兩營赴龍山橋，嘉字一營駐東梁山，俾作蕪湖之聲援，而固金陵之後路。

一恭奉諭旨飭令常勝軍截住南岸竄賊一節。查洋將白齊文常勝軍於九月中旬定議來援金陵，屢次愆期。厥後奏明十月十九日超程，吳煦先帶輪船兩隻赴鎮江齊隊，乃白齊文索餉遷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閉城滋鬧，十五日帶洋槍隊數十人，至上海毒歐楊坊，刀傷其戚屬，搶奪洋銀四萬餘兩而去。如此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爲外國之所公惡。應由李鴻章奏明，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一恭奉諭旨查詢李秀成蹤跡，及北竄賊目何人一節。查偽忠王李秀成尙在金陵前次所稱遁回蘇城，係屬謬報。未確。業經續奏聲明在案。此股渡江賊目，爲偽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據李世忠報，實有八九萬人。現據巢縣者，爲偽對王洪春元。祇有假冒官軍旗幟頂帶之事，並無雜髮之說。確由金陵竄出，圖犯廬州安慶，掣動南岸之兵勢。其九洲賊巢，現仍堅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葦可航，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先遁。

一恭奉諭旨飭令催李續宜赴程東下一節。臣近因事機不順，日夜憂灼，其望李續宜回營迫切之情，百倍於他人。惟

見其病勢頗重，到籍以後，亦未痊愈。欲借百日之假，調養有用之身。正月初三日，假期已滿。現經兩次函催，無論能否病痊，屆期決當銷假東下，兼程履營，力圖報稱。

以上各條，謹就奉旨垂詢之件，分晰條對，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旌德涇縣解圍克復績溪祁門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為旌德涇縣先後解圍，徽浙各軍克復績溪祁門兩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逆匪攻犯旌德，分撲涇縣，官軍力解城圍，績溪旋失。復賊由旌德之九十等都繞竄祁門，臣於十一月十二日略陳大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十月初八九等日，賊酋賴文鴻、古隆賢等，自廣德甯國縣竄入旌德之六都，距城僅八九里。守城總兵朱品隆、簡病勇中之能戰者，禦賊於楊村，一戰卻之。十

一刻休息。十五日，朱品隆恐賊立營一定，糧路不通。遂派隊啓城出擊，鏖戰兩時，破賊三壘，而東北各門之賊捲地而來，忽以馬隊數百抄我兩翼，我軍小卻，且戰且走，賊勢遂若湧潮，攻我北門，斬卡競進。胡太旂、劉永勝奮奪卡隘，力戰死之。急以全桶火藥轟擲，賊乃負創而退。十七日，賊復大舉攻城，我軍因前一日小挫，未經出城迎戰，礮石外擊，傷賊頗多。十八日，賊攜長梯數百架，搗牌數千張，將欲甘心一逞。朱品隆令洪德發帶隊由東門過橋，牽制東路之賊；令易潤壇、朱聲隆、朱步青由西門排列城下，仍親率老營部卒，向大北門往來督陣。賊見我軍整隊齊出，悉銳來犯。朱品隆以火箭環射，焚賊搗牌。易潤壇、朱聲隆、朱步青等在西門搏戰，方酣，忽見胡暉堂營中火光突起，恐有挫失，奮力一衝，截賊數段。胡暉堂乘勢出壘猛擊，賊目羣賊一闕散走，而東門、南門等股經洪德發等縱橫盪擊，亦即紛紛駭潰。次日昧爽，朱品隆登陴瞭望，知賊已懈，復督諸將分路出擊，擒斬極多，毀平二十餘壘，賊向楊村轉遁。至九十等都，旌德遂於十九日解圍。方旌德之被圍也，臣調易開俊三營、吳廷華二營由甯郡往援。十一月初三日，馳抵涇縣。適吳廷華二營先一日入城，正在料量赴旌。旋報甯邑賊黨由漕溪竄聚壩頭。初四日，賊由晏公堂、畫眉嶺分兩路而來，環攻涇縣。易開俊、吳廷華各率所部，登陴守禦。賊但聞涇縣守兵極單，而不知援旌之軍適集於此，倉皇遽遁。此十月十九、十一月初四等日，旌德涇縣解圍之情形也。先是昌化踞賊巢逆陳逆等股，率黨數

萬於十月二十四五等日陸續竄入續溪縣城并在孔靈分築下壘意在阻絕旌德糧路二十八日皖南鎮總兵唐義訓率強中禮後震字等營會合左宗棠派援之王文瑞老湘七營馳紮臨溪途遇野掠零賊縱軍擊之小有斬獲二十九日賊以千餘衆犯我中我軍奮剿卻之是夜孔靈一帶烽燧徹空料有賊至唐義訓王文瑞共議分道進攻十一月初一日唐義訓率所部專攻左路王文瑞率所部攻中右兩路行未半里賊已蜂擁猝至王文瑞飛飭前右後三旗直前迎敵左右兩翼從外斜抄而以親兵爲後應號鼓齊發兩鋒相交楊海泰龔隆貴王明輝等騰蹕前遇者輒殲左翼羅瑞山右翼郭德馨從由坳抄出陳清泰龔蘭世等從山梁壓下賊衆披靡不復成伍右路會聚賢亦搜殺而來會敗賊尸駢林谷殆以千計其唐義訓一軍進次孔靈賊正出巢來撲各營併力衝突賊勢大沮縮入村中唐義訓揮隊猛攻連破村旁四壘並毀堅卡五重軍士入村剿捕誅夷羣賊唐義訓派強新一營繞出雄路之後天晚雨甚與王文瑞會師於續溪城外里許時至夜分謀報城賊將遁唐義訓王文瑞令各營裹飯傳餐衛明出隊則賊方出城紛走我軍收復城池一面躡賊尾追直至叢山關而還方唐義訓王文瑞進剿之時而旌德之賊已於初三日竄至太平遂由焦村進雙阜二嶺初六日竄黟縣所屬之西遞地方初七日駐祁門之良字兩營在黟境之西武嶺迎戰挫衄賊已於初七日突陷祁門維時唐義訓甫自績溪回軍徽郡王文瑞回軍革市聞祁

門之警星夜馳援業已無及初九日兩軍由漁亭進駐花橋將以次日會攻祁城賊不知大兵之驟至圍城鼎沸遂謀宵遁我軍於初十日進復縣城僅斬尾隊百餘人而賊之前隊早出赤嶺從田家樂返竄石埭太平一路此十一月初二初十等日連克績溪祁門兩縣之情形也臣查賴古諸賊箇箇圖假徽境就食江西已非一日乃不得逞於旌涇績溪數縣而繞越祁門蓄計至狡關繫至鉅幸仗聖上威福將士用命屢卻兇鋒再復名城除飭各營嚴行防禦外此次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卽選道王文瑞可否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員遇缺題奏總兵銜湖南補用副將王開琳總兵銜副將王品高可否賞給勇號副將銜參將蔣信玉江西補用參將王華雲可否以副將儘先推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王文瑞一軍可否由左宗棠保獎唐義訓一軍可否由臣酌獎之處由恩施記名總兵胡太旂安徽補用參將劉永勝江蘇卽補游擊張仁興擊賊陣亡深堪惻憫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旌德涇縣解圍績溪祁門並復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丁憂在營穿孝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甯國一帶自王可陞五營紮定黃麻渡之後糧路稍通軍心漸穩石埭太平皆爲賊踞恐其再竄青陽斷南陵涇縣之後路

糧運仍覺可慮。各營病故缺額，尙未募補足數，仍難大舉進攻。鮑超於十一月二十日聞計，丁母憂，呈請給假奔喪。查武職提鎮大員在軍營剿賊者，向無回籍奔喪之列。況鮑超係獨當一面，又值南國萬分吃緊之際，更未可輕離防次。應查照咸豐六年江甯將軍福舉在金陵大營，聞計丁憂成案，即在營旁賃屋，穿孝二十七日，俟皖南軍務大定，由臣察酌情形，再行請旨准給假期，回籍營葬，以遂孝思。至鮑超本任浙江提督，可否懇恩循例無庸開缺，改爲署理之處，出自聖裁，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在九洑洲戰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爲賊由九洑洲分股上犯，李世忠一軍節次堵戰獲勝情形，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僞忠王李秀成等酋自雨花臺解圍後，即遣僞章王對王納王及忠逆次子，糾黨渡至九洑洲圍撲官營。李世忠於九月間早已偵探明確。十月初，即由滁州赴九洑洲親駐前敵，力籌防剿。十月初十以後，該逆陸續由下關渡至九洑洲，散布蘆葦叢中，帳棚馬匹絡繹北渡。十七日，分兩枝突出浦口，進攻張大本營寨。李世忠正欲督隊往援，忽有悍賊數千繞過前營，洶洶而來。負土束薪填濠欲進。我軍連發槍礮，殲賊頗衆，賊爲少卻。乃後隊續至者，若蠅若蟻，勢益兇猛。李世忠出營突陣，馳逐於礮火之中，傷馬馬蹶，步戰搏賊，又斬百餘級，賊始遁去。而張大

本營外之賊，亦負創撤退。十八日，賊仍猛犯張大本營。又分七八千衆，抄撲九洑洲。倪文藻、陳映登兩營層層密裹，更番迭進。維時李顯安、楊玉珍、劉長發、吳文祥、陳廣俊、薛元誠等六營同被賊圍。我軍各以排槍穩擊。子藥既盡，繼以磚石賊雖傷斃不少，知我彼此不能相顧，持長矛躍上營牆。陳廣俊、吳文祥各受矛傷，督軍抵禦。刃賊前鋒，相持竟日，卒不敢近。十九日，賊攻李顯安頭營，及倪文藻、陳映登諸營益急。倪文藻、陳映登，登壁不出，俟賊近濠，縱兵擊之，互有損折。李顯安簡精銳，橫衝賊陣，賊盡披靡。我軍乘勝掩襲，俘戮二百有奇，營堡入江者無數。惟汪德壽率隊助戰，追近賊壘，遇伏死之。據擒賊供稱：「諸賊酋率八九萬人，分股搶渡，意在

上趨和含，直撲巢縣廬郡以截楚帥後路。下犯天長，來安六合數城以伺裏下河要地。」李世忠正飭各營嚴爲戒備。賊又於二十夜冒雨麇至，一劫浦口張大本營，一劫九洑洲李顯安、倪文藻等營。天黑雨猛，火器不燃。軍士屏息露立，羣以刀矛外刺。薄營之賊，攖刃輒墜，賊乃轉攻程自有一營，牆圯數丈，駭駭欲上。程自有從牆缺處躍出，昏夜搏鬪，裹入垓心，刀貫胸腹，移時殞命。胡學詩搶護營盤，亦歿於陣。此十月十七至二十等日，九洑洲浦口被圍力戰卻敵之情形也。二十一、二等日，賊攻南岸石埠橋營，晝夜不息。沿江連結八壘，並結筏橫互江心。二十四日，乘風雪渡江者二萬餘衆，旋由九洑洲竄出一股，至江浦以北，牽制小店各營。以大股傍營衝過。我營抽隊出擊，多有斬擒。駐守江浦之軍，出城夾剿，

賊向西路和州一帶竄逸。二十五日李世忠見西路喫緊，親駐江浦，派李顯爵、楊玉珍、蔡天福等帶隊躡賊之尾。二十六日昧爽，李顯爵等行至橋林，聞前日西竄之賊，尚有萬人屯聚新店廟地方。我軍鼓行而進，猝與賊遇。李顯爵攻中路，楊玉珍、蔡天福抄左右二路，橋林守將邱昌良撥軍助之，殺賊近二千名，生擒逾七百人。是夜江面賊船銜尾爭渡，九洲洲燈火徹宵不絕。傳言忠逆之子率黨踵至。於二十八、九等日過小店分隊撲營，悉力上竄。李世忠令朱元興由烏衣進剿，李顯爵由橋林折回，戰賊於小店。賊衆大潰，追擒數百，中有僞主將俞元和、僞合天安汪成玉、僞藍天福、陳伯品三人。十一月初一日，李世忠親督楊玉珍、曹玉良、蔡天福等自江浦馳赴小店，見該逆正在小店過隊西上，並排列旗仗，以備我軍。李世忠揮兵猛擊，衝開賊陣，截住未過賊隊五千餘人。適李顯爵、朱元興亦自橋林來會，賊即駭奔，我軍分道追剿，直至湯泉鎮、新店廟，而還。此二十四以後，賊由江浦西犯，和舍官軍截剿，屢次獲勝之情形也。初六日賊在石埠、濱江增壘守營。將領何立香督隊毀平壘中之賊無一脫者。初九日賊以全力來撲，環營築壘圍攻數日，略無退志。李世忠乃令李顯發過江南援。十三日何立香、吳奎森從東面擊出，李顯發帶所部從西南兩面擊入。另派洋礮隊一枝爲之援應。賊極恃衆抗拒，猛鷲無匹。李顯發激厲將士，內外交攻，賊數段，洋礮隊乘勢環轟，賊多不及歸壘。我軍搶過濠溝，斬卡直入，一壘既破，衆壘慌亂。遂將東面五壘、西南七壘

一律剷除。此又南岸石埠橋官軍踏毀賊壘之情形也。其北岸之賊，亦於十三日力撲浦口各營，又於十四日進圍小店。各營均經諸將弁穩守穩戰，更得江浦營中撥兵來援，賊盡撤圍西去。凡李世忠所守各城各營，屹立賊中，堵剿兼施，均獲保全。疊准該提督咨報，並將山陝兩省欠解協餉，咨請奏撥前來。臣查李世忠一軍扼守江北數城，分攻九洲洲賊壘，又防南岸石埠橋要隘，汎地過寬。此次賊渡北岸，雖未能遏其上竄，而血戰經月，路路喫重，卒能力保各城，屢挫逆氣，實屬功多過寡。惟該軍部卒甚多，缺餉已久，雖經臣籌濟銀米、礮位、火藥等項，藉以稍固軍心，而積欠過鉅，終虞飢潰，所請協撥一款，仰懇天恩，敕下山西撫臣將應解李世忠營月餉五千兩，按月迅解，以資接濟。陝西一省軍事方殷，可否飭部另爲指撥之處，出自聖裁。至升用總兵副將程自有，副將汪德喜，知縣胡學詩，力戰陣亡，均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在九洲洲等處節次堵截獲勝緣由，謹繕繕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 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大營堅守如常。北岸巢縣之賊，掠至殷家橋，運漕之賊竄至湯家溝。十一月二十四日，撲近無爲州北門外，我軍出隊堵剿。金陵派援之劉連捷三營恰至，賊即卻走。蘄慶衍

毛有銘兩軍亦於二十六七日趕至無爲州。連日雨雪，尚未開仗。南岸楊岳斌水帥於十九二十二等日在三汊河奪舢板槍划二十餘號。二十七日會同陸兵羅逢元等，攻破護駕墩，兩岸逆壘，焚奪賊船二百餘號。偽侍王在東壩拾來之船，不復能逞志矣。周萬偉吳坤修兩軍於二十七日攻剿石境及三不管地方，踹毀兩卡四壘，焚其輜重。金柱關蕪湖兩路幸皆穩固。甯國鮑超一軍於二十七日進攻馬頭楊柳鋪之賊，大獲勝仗，踏毀賊館賊卡甚多。惜所募新勇未齊，不能乘勝痛剿。水陸糧路，仍有梗塞之虞。駐守涇縣之易開俊吳廷華等營，二十六日擊賊於晏公堂，獲勝一次。二十七日追賊於黃村，挫敗一次。太平石埭兩縣賊踞如故，擄及陵陽鏡。初五日竄入青陽縣城。臣現檄調朱品隆一軍，棄去旌德而移剿青陽縣城，以顧涇縣後路。未知能得手否。除各路戰狀，容再分案詳奏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恭謝天恩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會貞幹著加恩以知府用。」等因。欽此。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親提戎旅，進薄堅城。幸

承廟算周詳，白下之圍迅解；迺荷宮衣寵飾，黃中之美榮施。備邀文綺之輝煌，並拜殊珍之璀璨。英銜孔翠，戴茗華而喜近天顏；采溢舟瑤，撫鞞鞞而溫霑聖澤。臣弟貞幹，猥以末秩，參佐戎機。效未著乎七禽，寵驟膺夫五馬。凡此恩華之渥，被實非夢寐所敢期。臣惟有督飭臣弟等，勉矢忠勤，力圖克復。作我士風雲之氣，全收六代江山；出斯民水火之中，共沐九天雨露。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迭奉諭旨併案覆陳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併梨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本年九月以來，南北兩岸戰事日亟。臣歷奉寄諭，殷殷下問。有隨時詳奏者，亦有未及具覆者。茲就關涉軍務各事件，分晰條列，敬爲皇上陳之：

一、恭奉十一月初八日二十一日兩次諭旨，飭令壽州防兵未可輕動，並垂詢苗練不至另生枝節。是否確有把握？又奉十二月初三日寄諭，因袁甲三之奏，飭令派兵剿辦。壽正二處，俾該練有所震懾。各等因。臣查前此苗沛霖之黨，擄殺湘軍樵採勇夫，舛端漸開。其時僧格林沁正撫苗剿捻，給以餉項。苗黨則痛詆楚帥，大肆簸弄。臣恐因剿撫之兩歧，致南北之不和。適值北岸和含巢三城並陷，遂將壽正防軍撤出，騰

擲赴援。明示以坦然不疑，正冀其幡然自悔。當臣撤兵之際，實因慮巢變生，倉卒移緩就急，亦未敢必苗練之不另生枝節。現在事隔兩月，該練尙無據城以叛之跡，且觀其上撫臣唐訓方之稟，與鳳台知縣蔡鏐之函，均屬恭順近理。或者感僧軍撫馭之恩，無潮勇逼處之嫌，不至更生他變。此際若另行籌兵駐紮，陽撫陰防，使反側者無以自安，似不如推誠相待，無庸戍守，轉可省兵力而免後患。如果反覆無常，逆迹萌著，臣與李續宜之兵，自度剝髮匪則不足，制苗練則有餘，不足深慮。

一恭奉寄諭以李世忠負其沈鷺之氣，既能束身歸命，總宜因材器使，化其桀驁，俾爲我用。又奉十一月二十一日諭旨，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之法，酌中辦理，以安其心等因。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投誠雖久，舊習未改。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售，場壩避其凶餒。設卡抽釐，商民視爲畏途。與之相處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曾國荃兩軍，均以與滁軍交接爲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卽如本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遣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營總那勒豐阿等，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及推水淹斃官一員，二名。盤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

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敢深究。此次賊由九洲洲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位以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千兩，火藥三萬五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礮子彈等項，陸續接濟，冀安其心，而策其力。惟該營餉項窮絀，臣不能按月供支。其捆鹽米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缺望。目前雖無甚扞格，將來弁勇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尙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

一恭奉十月十三日諭旨，垂詢楊岳斌、彭玉麟二員中，能否派撥一員，駛赴上游江面駐紮防剿。一節查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於覆陳摺內，奏明楊岳斌親赴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等處，察看一次。當因楊岳斌行次鎮江抱病而回，商令彭玉麟代之。又以金柱崑告警，遂不果行。厥後兩岸水師，數月防剿，日不暇給。楊岳斌防守金柱崑，以備東壩拾出之賊巢。彭玉麟駐守裕溪口，以備巢湖竄出之賊股。且下自金陵，上至九江，節節皆有師船設防，上游方戰爭不息，實不能移紮下游江面。

一恭奉九月二十六日通飭諭旨，飭派都司以下武弁，學習外國兵法。臣雖未嘗親見洋人用兵，然聞其長處，約有二端：一曰器械精堅，二曰步伍整齊。其短處，亦有二端：不紮營壘，不住帳棚，人數稍多，勢難合併一也。口糧太重，製器太貴，用

兵稍久，國必困窮，二也。善學者自須用其所長，去其所短。臣部各軍分駐皖境，距海尚遠，較之濱海華洋雜處者，風氣略近樸實。常勝軍之口糧太多，臣方深以為非。若酌挑數人，馳赴上海甯波，恐未得洋人之長技，先染加餉之惡習。臣愚以為有心學習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學，則學者圖增重餉，教者圖侵兵柄。人少而竊學，則一人可教什伯，十人可衍千萬。巫臣霸吳，其始不過一人教射御之事，吳人破越，其始不過一客習泝辭之方。近聞撫臣李鴻章已派張遇春之勇，隨英國兵頭教習炸礮。劉銘傳之勇，隨法國兵頭教習洋鎗。如果步武槍礮，一一習熟，臣當函商李鴻章派員來皖，轉教臣軍。至外國火器，諸臻精巧，惟銅胃自來火，費錢有限，而妙用無窮。尤遠勝於中國引藥，有畏風畏雨之患。臣擬設法推廣，用之於鳥槍拾槍諸器，現飭工匠試造，不知可期有成否？

一恭奉十二月初一日諭旨，以英國公使信函副領事官可至金陵城內，曉諭逆賊投誠，飭令酌辦一節。查金陵一城，袤延百里之遙，盤踞十年之久。我軍分屯雨花臺，僅扼城南，其東西北三面並未合圍，詎能制賊死命。本年九月間，賊援大至，該逆雖屢受懲創，我軍亦迭有傷亡。且分僞對王納王等竄據北岸，佔踞三城。目下僞忠王雖潛回蘇州，而金陵城外各賊壘，布置嚴密，並不少懈。左宗棠雖攻克嚴州，而僞侍王一般，窺伺太平、金柱，專圖進取，並不回援。至甯國、楊、黃諸營，

與鮑超一軍相持，雖屢次添兵助剿，而糧道迄未通暢。各路賊勢尚未窮蹙，遽冀其獻城乞降，酌理準情，未敢憑信。至自拔來歸，不得妄加殺戮。臣亦嘗納降數次，未敢輕於屠殺。此次欽奉諭旨，尤當嚴禁軍士私取財物，申明約束，以導向化之路。

以上各條，皆係數月內，奉旨垂詢飭辦之件，理合一一條對，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黃冕憚世臨有功東征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湖南東征局襄辦各官紳，臣已奏懇鴻施優加獎勵。而主持其事，最為出力者，如布政使銜江西即用道黃冕，自前年八月創始設局，任勞任怨，鉅細不遺。又卸署湖南布政使鹽運使銜岳常禮，道憚世臨，自去年九月會辦局務，綜核精密，條理秩然。臣營每當萬窘之時，該局常能如期接濟。除去年六七月間，撥解鉅款，卒成安慶之功。本年八九月後，添募諸軍，藉厚東征之力。臣已於前摺敘明外，其採辦款米，製造鎗礮，亦皆取之不盡，呼應極靈。又如火藥一項，局中原未製備，乃一聞金陵喫緊，江皖各軍皆缺火藥，該二員稟商湖南撫臣毛鴻賓，借撥三十萬斤，飛速分批起解，仍由東征局陸續製造歸還。他省縱敦恤鄰之誼，斷不能如此踴躍。蓋其情切於救焚拯溺，其力遂能扶危定傾。在該司道等受國

厚恩，雖竭慮殫精，非敢有所希冀，特微臣忝竊高位，一家併荷寵榮。若以與臣分憂之人，不乞恩於聖主之前，於心實有未安。該司道等職分已崇，臣未敢率行擬保。所有布政使銜江西卽用道黃晚鹽運使銜湖南岳常漕道揮世臨，應如何從優獎勵之處，出自聖主格外天恩，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北岸水陸各營於十二月初九日，在運漕上游擊賊獲勝。初十日，彭玉麟水師攻毀三汊河賊壘，肅慶衍陸軍攻克運漕鎮，悉焚賊巢，誅戮無算，餘匪遁歸銅城閣而去。十三日，毛有銘一軍在東關小勝一次。二十日，在芙蓉嶺敗挫一次，損鎮將數人。目下廬郡無爲，廬江各城，三河運漕西梁山裕溪口各隘，均有勁兵守定。臣又調蔣凝學防守舒城皖北，或可無虞。會國荃金陵一軍，於十二月二十一早，攻襲谷里村朱門六郎橋三處賊巢，大獲勝仗。破賊壘十一座，擒斬三千餘人，皆忠逆布置，以護衛金陵老巢者也。金柱關蕪湖兩處，近爲戰事，惟謹報侍逆又從東壩抬船西來，始終窺伺蕪湖要地，防務殊難鬆勁。甯國一路，十二月初五日，王可陞於馬港獲一勝仗。而小淮甯尙爲賊踞，水路運道仍被梗塞。會國荃派劉連捷三營移駐三山保全陸路糧道。鮑超及郡城涇縣各軍，堅守如常。池州一路，韋志俊於十八日進攻青

陽，未能得手。現飭朱品隆督軍由池州繼進，倘能攻克青陽，則太平石埭等股可冀次第掃蕩。徽州祁門一路，近日防守安謐，足慰宸廑。除各路戰狀及應行請卹人員，咨臣查明續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徹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爲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爲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淺顯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就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官軍攻克運漕並銅城關勝仗摺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官軍攻克運漕後，進剿巢縣小挫，旋在銅城關兩次獲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北岸官軍攻克運漕鎮，臣國藩兩次具陳梗概，聲明續奏戰狀在案。嗣據各營稟報，偽對王一枝竄聚巢縣，分撲西梁山，經周惠堂節次督軍剿退，遂踞運漕銅城關、東關各隘，偵知無為州產米最富，守兵又單，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擁三四千衆，撲近州城北門外。李昭慶率樹字等營開城迎戰，會泗美帶水師右營，從新河口橫出，擊之，適劉連捷亦自金陵來會，賊乃負創卻走。越數日，臣國藩所調之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先後馳至，議以毛有銘所部嚴備巢縣，東關之賊蕭慶衍所部專攻運漕銅城關之賊。十二月初九日，臣玉麟令右營定湘營師船駛抵運漕上游二里許，渡蕭慶衍陸師過河築寨未及，盡濟乃該鎮踞賊糾股突出，偪營而陣，圍裏數重。我軍在水次燃礮仰轟，仍分舢板數號，接渡後濟之軍，環起縱擊，殲獲頗衆。毛有銘正帶馬隊渡黃維河，履勘形勢，一聞運漕礮聲，飛騎助戰，賊知不敵，敗

遁歸巢。初十日，我營修築既成，臣玉麟飭會泗美右營、喻俊明定湘營、護定陸師，向運漕自上攻下。親督成發翔左營、王吉嚮導營，唐敏義澄海營，向三汊河自下攻上。該處有三石卡一大石壘，堅峙，衝心未易攻取。成發翔帶飛划，由水路進；王吉帶水勇登陸，由北岸進。唐敏義帶水勇登陸，由南岸進。戰不兩時，遂斷浮橋，悉焚卡壘。賊之攔刃墮河而死者，不止數百人。臣玉麟自三汊河引軍西上，與會泗美喻俊明遇，乃知大馬頭一橋二壘，亦就毀平。蕭慶衍督率馬步等營，四面縱火，斬隘直入，縱橫鈔殺，立復運漕一鎮。乘勝躡賊，直至黃墩，誅斬無算，餘匪歸併銅城關而去。此十二月初十日，水陸各軍會克運漕鎮之情形也。運漕既復而後，毛有銘率親兵馬隊，回駐石澗埠。即於十三日，部勒各營，出哨東關，見賊對河列陣，正與會泗美礮划往來拒敵。急派湘右營渡河夾擊，斬賊二三十級，賊仍縮入卡內。連日增黨修濠，堅伏不出。毛有銘知東關之未可遽圖也，不如徑取巢縣，以為攻心之計。二十日，就各營中抽撥大成隊伍，越芙蓉嶺，迤邐前進。突有五千餘賊，在前面山岡，揚旗吹角，張兩翼鈔來。毛有銘隨令信中溥、左溥、右三營，禦左路；湘中、湘右二營，禦右路。兩鋒相交，會不少卻。乃以馬隊橫涼

賊陣，賊始披靡。我軍奮力薄賊，馳逐一里許。正思撤隊回營，詎林木間鼓聲忽起，巢縣悍賊擁擁而來，經鈔信中溥、右兩營，頃刻合圍。彭星占與諸弁勇左右馳突，裹入垓心，胡得勝、陳東祥、謝濟傳、呂鴻榜、李春生等力戰死之。彭星占憤怒填臆，負傷決戰，手刃數賊，並歿於陣。毛有銘飛飭湘中、湘右、溥、左等營，合軍併擊，賊漸解遠。比見劉義勝、匹馬衝入，中槍而殞。該逆仍復回戈轉鬪，且卻且前。各軍以拾礮猛擊，殲斃前鋒數百人。乘賊隊散亂，爭相駭奔之際，遂奪獲彭星占尸骸而還。此二十日，毛有銘一軍在芙蓉嶺擊賊，小挫之情形也。其銅城關一路，賊於要衝築四卡，以阻我陸師。又築一水卡，以阻我舟師。蕭慶衍先於十四日移軍黃墩，張家渡、旋派營勇平渡口土埂，俾利戰船駛擊。十九日，臣玉麟飭令喻俊明、成發、翔王、吉、唐、敏、義等，攻破水旱諸卡，隨結小划為橋，渡過陸師全隊。二十一日，蕭慶衍令趙太和率為左營，郭鵬程率毅右營，攻陶家箐第一壘。洪致祥率亨中營，胡發達率強右營，攻陶家箐第二壘。復令朱吉玉率為右營，蕭恆書率為前營，攻大甲村賊壘。仍自率貞中營及劉長槐之元左營為各路策應。天甫向曙，諸道並進。賊正欲出壘迎拒，我軍已環逼濠邊，火器飛擲，燃及哨棚。衆勇於烈燄中，躍過濠溝，摩肩而上。一壘既破，各壘盡亂，駢戮盈千，并斬偽安、燕、福、文、姓諸酋。水師亦分隊連毀沿堤數卡，乘勢進取。岷山岡逆壘，賊皆惶遽失措，踰牆欲遁。蕭慶衍麾軍直進，立焚二壘，擒斬尤多。遂繞出銅城關後，奮攻石壘，尋以賊援麇集，相持未

下。二十二日，蕭慶衍派趙太和、朱吉玉、蕭恆書、劉長槐四營於近接該關之黃龍口地方，相度營基，分隊移紮。又派洪致祥、胡發達、郭鵬程三營，親帶貞中一營，整軍以為之備。不移時，而關中羣賊糾合陶家廠、關門、鎮洞、城廟、洋獅、紫新、塘街、五顯、集百旺、市東、關各股，分三路來犯。蕭慶衍率各營縱兵鈔擊，少挫兇鋒。中路之賊，敗過關口，左右兩路之賊，退聚關後。衆軍乘之，賊又從關後出兩。大股一走關西堤埂，一走岷山岡之東。蕭慶衍令蕭恆書、朱吉玉堵住東路，潛遣洪致祥、郭鵬程、趙太和等，分伏黃龍口村內，而以劉長槐、胡發達等隊赴關口誘賊。賊果輕我兵寡，蜂擁齊出。劉長槐、胡發達斂軍伴退，俟賊撲過村口，伏兵突發，亂刃交刺。該逆無心接仗，衝出重圍，維時岡東一股，聞風竄遁。關西一股，亦經水師擊走。我軍日暮收隊，略有損折。此二十一、二等日，蕭慶衍一軍進攻銅城關，毀壘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賊在巢縣，廣聚悍黨，距守數隘，意在紛竄。皖北郡縣，冀解金陵之圍。此次克復，運漕進規，銅城關苦戰兩日，尙屬得手。惟蕭慶衍毛有銘兩軍不滿八千人，兵單賊衆，未能遽期掃蕩。現飭諸軍堅守各城隘，俟春水稍漲，再行水陸會剿，恢復要區。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請酌保數員，附入類西剿案內，彙求恩施。外總兵彭星占數年征剿，嚴明勇敢，艱險不辭，臨陣捐軀，深堪憫惻。應請照總兵立功後陣亡例，從優賜卹。都司銜藍翎守備胡得勝、藍翎守備劉義勝、陳東祥、藍翎千總謝濟傳、藍翎把總呂鴻榜、藍翎外委李春生同時陣亡，并請勅部各

照本職本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攻克運漕分道進戰各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
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大營及金柱關、蕪湖各防，堅守如常，均臻穩固。青陽賊衆聞朱品隆一軍於二十二日趕到池州，即於二十三日陸續遁歸。石埭十二月二十五日官軍收復青陽縣城，駐兵守之。正月初一日，賊糾大股六七萬衆，窺犯涇縣，繞城築壘，分踞黃村、大坑一帶。初四日，涇城守將易開俊、吳廷華等擊退撲城之賊。鮑超於初五日自甯國疾馳九十里，引軍來援，遂於初六日會攻附城賊壘，二十餘座悉破之，乘勝進兵黃村，又毀十數壘，斬馘盈萬，立解涇縣之圍。初七日，馳歸高祖山老營，而羣賊已麇集寒亭、清弋江等處，勢將圍撲營盤。計日內必有數次大戰。北岸之賊分踞和含、巢縣、東關、銅城閣等城隘，據守益堅。據搜獲僞文，稱僞忠王現赴蘇州，因常熱賊目周興隆、駱國忠等投誠，忠逆調集羣賊圍攻常熱，不久即率二十萬衆，再犯江北下擾揚州。上窺皖楚等語，雖未必果有其事，而疊次僞文，該逆銳意竄擾大江以北，殊可深慮。除涇縣戰狀再行詳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鮑超軍大獲勝仗涇縣解圍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鮑超一軍破賊於馬頭鎮、楊柳鋪等處，進援涇縣，立解城圍，恭摺詳報，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楊柳鋪擊賊獲勝，及本年正月初六日，涇縣之捷，臣兩次附陳大概在案。先是西河踞賊分擾小淮、密地方，與黃麻渡只一河之隔。鮑超以該處守兵單薄，水陸糧路可虞，乃督馬步數營，並何紹彩新訓二營，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馳赴黃麻渡。會合王可陞防軍誘賊過河，一擊收之。旋報花旗廣匪六萬餘衆，由甯國縣進竄，歇建廟直至高橋楊柳鋪、吳村馬頭鎮一帶，布滿賊館。自甯郡南至涇縣，北至鮑超營盤，被賊阻隔。即自高祖山老營以至清弋江南陵，亦幾爲賊氛所梗。鮑超以老營空虛，懼有挫失，遂自黃麻渡捲旗息鼓，振旅還援。遙見四面傳烽，煙緜紛起，調知僞跟王藍逆一股已對高祖山下寨，僞佑王李逆一股已對清弋江下寨。另有賊騎數百，由寒亭高祖山摩壘而過，繞出抱龍岡，冀襲我營之後。鮑超既次清弋江，先派宋國永守定高祖山二十七日，昧爽，部勒各營，徑從抱龍岡進。令周有勝正中營，王有慶左正營，萬守根正右營，孫得友華左營，攻中路。唐仁廉仁字營，劉天勝副後營，吳雲集春中營，羅國才處後營，攻左路。譚勝達新右營，李文益新後營，洪容海啓化營，鄧雲貴處前營，攻右路。賊恃衆悍，列陣來

拒。旌旗一展，鼓音若雷。我軍以排槍輪擊，多有應聲而墮者。賊乃愈聚愈衆，密布長圍，傷我營哨數人。羅國才衝賊過猛，並陷於陣。鮑超旋令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劉順隆、何紹彩、唐友勝、黃海清等營，自山岡後分兩枝鈔入，截賊數段。賊隊大亂，奪路竄奔。諸將士合力薄之，遂將歇建廟至楊柳鋪十數村落中賊卡賊壘一律平毀，追襲近六十里，殲賊近八千人，擒獲無算。此十一月二十七日進攻馬頭鎮、楊柳鋪等處大勝之情形也。自有此捷，凡附近我營之高嶺、梅嶺、麒麟山各賊，伏匿不出者，經月十二月二十五日，鮑超抽隊出剿，行次中途，以積潦未乾，泥淖盈尺，不利軍行。而止。正月初一日，僞匡王、奉王、襄王諸酋，糾合花旗股匪，竄入大坑、黃村，進逼涇縣城南，包過城東，擁衆六七萬人，連營二十餘座。各村煙火相接，彌望皆賊。初四日，該逆架梯蒙紮，悉銳撲城。城中守將易開俊、吳廷華等，率勇登陴，以木石下擊，賊始斂退。維時鮑超在高祖山開警，恐涇城不支，將貽甯郡後路之患，計莫如速往擊之。乃簡行隊疾馳九十里，初五日抵涇，入城少息。初六日，五更時，裏飯傳餐，拔關齊出。先遣王衍慶、鄧雲貴、張邁、春唐、仁山、李文益、唐得勝六營，蹴過山簾，分匿叢箐深樹間，而以易開俊、吳廷華所部遙爲之應。復令婁雲慶、羅文宓、周德馨、何文喜四營，依山而上。譚勝、蕭凌、雲洪、容海、陳開用四營，循河而上。鮑超督飭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三營，暨黃海清、孫得友騎隊，直前挑戰。羣賊爭相出單，從山梁撲下。婁雲慶、羅文宓等正當其衝，梁美材、王清泉、黃

海清等步馬競進，戰逾兩時，將弁多有損折。羅天順躍入重圍，被賊矛抉出右目，顛暈馬下。王清泉急率步卒，挾之而走，亦爲飛子所傷，約軍佯退。引賊將近山麓，號鼓一聲，伏兵頓發。婁雲慶等回鞭轉鬪，面面夾擊，賊乃大敗。正欲歸壘，瞥見壘中火起，已爲譚勝、達等所破。我軍乘勝併進，盡掃羣壘，立解涇縣之圍。長驅三十餘里，遂入黃村。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有棄壘欲遁者，有閉壘死守者，衆軍士擁至濠下，搶拔地，滅肉薄而登。又平十數壘，追二十里，至大坑，斃賊盈萬。初七日，鮑超自涇縣回軍，適西河之賊撲近寒亭、高祖山各營，將圍乘虛一逞。南望旗幟蔽空，軍容甚盛，乃相顧錯愕曰：鮑超來矣，亦卽一闌散走。此正月初六日，馳援涇縣力解重圍之情形也。臣查甯國境內，徠地逆氛，鮑超以病餘之將，新補之卒，四出雕剿，得此兩戰，軍威可以復振，危局可以漸安。所有出力人員，可否酌給獎敘，以作士氣，出自聖恩。至參將羅國才等六十七員，均係前後力戰陣亡，相應另繕清單，請旨勅部，各照原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在馬頭、楊柳鋪大獲勝仗，並解涇縣城圍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並陳親赴金陵察看片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甯國各營穩守如常，太平、石埭等股，踞伏未動。宣城縣屬之金寶圩於上年臘月二十日，被僞侍王率衆攻

破該圩練丁逃至蕪湖者數千，臣爲編營安插。聞侍逆在圩中大掠米糧，仍圖窺伺蕪湖金柱關一帶。該兩處防務暫難鬆勁。北岸無爲州原駐樹字五營本係李鴻章新募之卒，現因救援常熟進攻岷太兵力不敷，飛調樹字等營回滬。另撥韋志俊一軍駐防無爲州城。蕭慶衍專顧銅城關一路，尙足堵禦。毛有銘專顧巢縣一路，實形單薄。又在六安州酌抽元中瑞左兩營助之。惟九汭洲江面積有賊船百餘號，晝夜趕渡。據搜獲偽文，賊欲先攻浦口。江浦以通進兵之路。臣恐前敵各防未能穩固，亟須親往察看，通籌攻守事宜。此次拜摺後，即日由水路駛赴金陵，及無爲州蕪湖金柱關等處巡視一次，往返約需月餘。安慶存城兵勇尙有四千餘人，責成司道各員，權爲統率，暫可無虞。萬一巢縣踞匪蓄意西竄，臣亦即兼程旋省，以資調度，而顧根本。所有軍務大概情形，併微臣親赴前敵察看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代奏李世忠請贖勝保罪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據江南提督李世忠函稱：「恭閱邸報，得悉侍郎勝保被劾各款，欽奉諭旨，交部治罪。查勝帥性好夸大，每於細行不知檢點，中外久有物議。今既據實揭陳，聖諭至爲嚴切，朝廷議罰，豈能曲示姑容爲臣下者均當

以此爲鑒！何敢於情真罪當之中，妄參未議。但勝帥受先皇帝知遇奉命討賊時閱十年，身經百戰，籌辦皖豫兩省軍務，雖無成功，而其中驅策駕馭，當局者斂費苦心，咸豐十年秋京畿震動，幾至全局撼搖。特命勝帥總統援軍，力保畿輔，而外國撫議始成。皇上御極之初，勝帥因政柄下移，無以服衆，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一摺，孤忠凜凜，大義昭彰。此雖國家大臣職分所當爲之事，而勝帥之受恩圖報，不避嫌怨，亦於此可見矣。前此世忠舉衆投誠，蒙勝帥拊循備至。老母年近七旬，幼子年甫十六，均賴保全。會憶其奉旨回京，臨別諄切告誡，勉以竭力報國，無或隕越。嗟嗟世忠今日之渥荷殊恩，全家之悉蒙惠澤，至於斯極者，未嘗非勝帥之提撕激勸，獎掖以成之也。今中外衆口一轍，交章彈劾，大廷論法，自屬罪無可辭。第念其數載治軍，於無可寬宥之中，似尙有一綫可原之處。且凡能任大權者，往往廣招物忌，此尤朝廷用人，不可不察者也。世忠係在勝帥任內投誠，例應避嫌，可否代爲陳奏，儻蒙聖主法外施仁，准從寬議，請先將世忠暫行褫職，責世忠立功代贖。不效，則併治世忠之罪。世忠自當竭盡心力，以期仰報國家，斷不致迄無成效。劉切上陳，不勝悚迫待命之至。」等情，請奏前來。臣查勝保係統兵大臣，革職逮治，豈容闕外下臣一言瀆請。惟該提督李世忠係勝保招撫之人，此次竊陳私悃，自願立功代贖，臣亦何敢壅於上聞。理合據情，附驛代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閱沿江各軍並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二月十二日)

奏為微臣查閱沿江各軍現抵金陵大營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親赴前敵各軍查閱營伍會於正月二十七日附片陳明在案次日自省起程乘舟下駛二十九初一兩日行過池州大通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喫緊初三日趕至蕪湖初四日周歷城壘旋赴裕溪口晤侍郎臣彭玉麟由東西梁山駛赴金柱關詢悉偽侍王連日撲犯該處二十四日在薛鎮獲勝一次初一日在梅塘鰲始戰小挫旋獲大勝初三日復獲勝一次初五日臣行抵烏江水營與提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入雨花台營盤初七八等日逐段查閱均尚穩固疊據探報忠逆之黨偽愛王黃崇發偽顧王吳如孝等股續渡九洲洲二十七以後屢撲李世忠部將陳自明營盤至初二夜失陷初三早浦口繼陷該逆遂分撲江浦橋林城壘勢甚猖獗聞將先窺西梁裕溪再犯無為廬州等語又據甯郡各軍稟報初一日廂埠等處之賊分小股逼近都城劉松山出城迎剿擒斬多名而大股由敬亭山趨併楊柳鋪圍撲鮑超高祖山老營鮑超督率諸將分路出擊大獲其勝旋即收復西河其小淮密馬家園等處賊壘亦經王可陞於初二日率師掃蕩由是鮑超乘勝進攻又將紅楊棚高嶺梅嶺竹塘仰賢圩麒麟山各壘全行平毀其灣汊一股經水師於初五日擊退綜計甯

郡西南北三面百餘里之賊一律掃除惟水陽鎮金寶圩尚未克復自去秋以來奇險疊生仰託聖主鴻福竟得轉危為安實屬至幸臣以南岸局勢較鬆調駐防三山之劉連捷三營北渡無為州與毛有銘協守石湖埠調駐防寒亭之梁美材三營北渡廬州與石清吉協守郡城會國荃亦撥能登武等營添紮東西梁山以保要隘惟巢舍以上地勢寬曠賊數衆目前兵力單薄未敢浪戰必俟李續宜銷假回任江忠義由湘東來乃能會剿皖北由巢舍迤邐而下直至浦口九洲洲除北岸之逆氛復去夏之初議至石球太平之賊於初一日窺至黟縣旋即退出嶺外於潛昌化之賊初三日窺近徽郡唐義訓迎擊獲勝此兩股意圖內犯江西不知能堵截回窺否臣將金陵戰守事宜商定即赴九洲洲相度地勢迴舟西上仍往蕪湖裕溪無為州一帶詳加察看如果巢賊上窺自當兼程回省以固根本要地聞李世忠親赴五河所有浦口九洲洲失陷情形尙無接其咨報即甯國徽州金柱關三處大捷亦未接其詳報除各路戰狀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具奏外謹將微臣行程及南北兩岸近日軍情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並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微臣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

事竊臣行抵金甌會將兩岸軍情於本月十二日具陳梗概在案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該處江路狹隘與南岸草鞋夾列壘對峙是日風竄蔽塞瞭望不甚明晰即於次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杏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運漕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現在舟抵大通不日即可旋省北岸之賊十六日續陷江浦縣城新河口營壘迤邐西竄徘徊於巢含全椒之間未遽深入其僞忠王蹤迹據李鴻章函稱該酋因浙東肅清調集羣賊併守杭省而自留蘇州未出據蕭慶衍稟稱該逆實已北渡於十三日入巢縣城據各路生擒賊供「僞天王令忠酋力攻西梁山無爲州圖取廬州和州之米令侍酋力攻蕪湖金柱關圖取甯國太平之米欲還昔歲之舊觀以保金陵之巢穴」各等語逆謀詭秘其確情不得知也臣所調劉連捷三營已到石澗埠與毛有銘共紮十一營地勢寬曠尙嫌兵單此外如西梁山漕無爲廬洲等處亦僅力能自固非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難以輕進南岸自甯國屢捷後惟金柱關侍逆一股爭戰不休初一十六等日兩次猛撲查家灣該逆雖大受懲創我軍亦疊有傷亡正擬令鮑超攻取金寶圩進剿東壩以固皖南之藩籬而鈔侍逆之後路乃徽州青陽兩處連日警報頻至石埭之賊黃文金古隆賢等併犯青陽太平之賊分竄徽州各嶺又有花旗譚星兩股由浙江敗回麇集徽境唐義訓初三日擊退歙南一路其東北兩

路愈來愈衆繞過郡城之西十五日唐義訓帶隊出剿從富揭橫至岩寺街頗有擒斬而別股從黃山南來十五日猛撲休甯縣城唐義訓以休城僅留三營不敷守禦添派王華雲一營十六日入城協守至祁黟一帶王文瑞於初十日擊退竄擾石坑南湖之賊其大洪禾戌等嶺時有逆蹤窺伺防不勝防臣本擬令朱品隆回援徽州因青陽喫緊該軍不能抽動不得已令鮑超暫緩東趨之行而先從南陵馳救青陽以解目前之急左宗棠肅清浙東即慮敗逆回竄皖南亦派劉典一軍援應徽州羣逆皆窮餓之餘無巢可歸蓄意闖入善地就食江西若徽休青陽等城恃得保全該逆或山祁西以竄饒景或山歙南以竄婺源均爲江西北邊之患臣時時兢惕並函告沈葆楨預爲防範合力維持所有微臣回皖行程及近日各路軍情謹繕摺具陳大概其詳細戰狀仍俟分案續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密陳者臣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攬南北之形勝察天人之徵應竊以爲有可懼者數端而可喜者亦有數端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葺茅棚高三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大

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贖卹。他處蘆棚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徽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羣賊無所得食，故壹意圖竄江西。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則從賊以偷生。且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便恐變爲流賊，更難收拾。而諸僞王中如李世賢、失金華、楊輔清、失甯國、黃文金、失蕪湖、古遂賢、失青陽、劉官方、失池州、巢穴雖破，醜類尚多，其意怏怏，不甚服僞天王忠王之調度，其行徑亦與流賊相近。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頃因捆鹽構衅，親赴五河。雖浦口江浦失守，尙未聞其回營主持。與都興、阿楊、岳斌、蕭慶衍均有違言。親匪類而遠正人，逞小忿而忘大局，茲值敗軍失地之際，又奉革職留任之旨，竊恐其轉羞成怒，倒行逆施，則裹下河先受其災。而此次北渡之賊，亦有直犯裹下河之謀。鹽場倘有疏失，全局愈難支持。凡此皆可懼之端也。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獲，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并輸金陵和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乃據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間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

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今實遠勝於昔。城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訓，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至百姓仰戴皇仁，淪肌浹髓。雖臣等撫綏無術，治軍無效，斯民久陷水火之中，會不一聞怨咨之語。翹首而望平寇，擊壤而謳吾君。意者民心所在天祐孔長，凡此皆可喜之端也。臣從軍數年，從未敢以賊勢稍衰入奏，惟念西北軍興，皇太后皇上焦勞彌甚，故將南中可喜之機，陳述一二，仰冀宸廑，至可懼之端，臣殫竭愚慮，勉思補救。裹下河若有疏失，當在此兩月之中，難亟謀挽回之術。若竊號巨股，變爲流賊，善文宗皇帝嘗慮及之。但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即當大赦羣酋，廣爲招撫，以庶幾赤眉百萬同日納降之盛軌。此中自有天意，不盡關乎人謀。至李世忠雖梟桀猜忌，而其部卒頗悽攜貳，又不善戰。縱或激之生變，亦尙不足深慮。臣始奉將李世忠革職留任之諭，本擬暫不宜示繼，思該提督驕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不變，緩亦有變，終不能相安無事。即日當宣示諭旨，待李續宜、江忠義軍到，由巢含一路東下，進攻江浦等處，屆時或將李世忠失守各城，嚴參懲究，再行相機辦理。理合一併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克甯國近城要隘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提督鮑超攻破賊巢，悉復西河小淮密紅楊樹嶼麟山諸要隘，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照鮑超一軍會合何紹彩王可陞所部，分剿高嶺西河直至嶼麟山，將賊壘全行平毀。臣於二月十二日具陳梗概在案。先是僞輔王楊輔清糾約僞隨王跟王堵王孝王佑王等酋，嘯聚西河灣汜紅楊樹黃麻渡嶼麟山一帶，不下十餘萬人。以一大枝鈔出高祖山之前，潛匿邨落中。距我營七八里，十數里不等。以一小枝繞過高祖山之背，橫出楊柳鋪揚言上犯涇縣，火光獨天，晝夜不滅。鮑超見山前賊旗隱約，山後煙燄突起，計在誘我赴涇，圖襲老營。乃令宋國永布置高祖山營寨，堅壁穩守。而在板橋寒亭清弋江等營，抽隊數成，親自督率，設伏於太子廟山坳，以伺其變。二月初一日，味爽，楊柳鋪火光漸息，詞知甯郡守將劉松山督同劉光明賀國楨李芳菲等，出城雕剿，殲擒數百人。李芳菲率前哨躡賊，中敵，死之。楊柳鋪一股，旋向烏沙鋪遁去。鮑超料該逆不得遲於郡城，必將挾全力以撲我營。自登太子廟，山岡瞭望，果見烏沙鋪之賊，進逼獅子山去營不遠。各邨落之賊，分三四萬衆，旌旗蔽空，池邏而來，將高祖山八營層層圍裹，有擁至濠下，爭拔花籬者。鮑超急帶太子廟伏軍，向山僻小徑，捲旗疾趨。行至離營二里許，聞營中礮聲轟發，知老營業已出隊接

戰，卽派譚勝達顏紹榮甘星平徐連陞等，直取中路，萬守根洪容海羅文宓張遇春等，由營後左路進，以婁雲慶黃海清唐得勝數隊爲之應。王衍慶何紹彩曹志忠等，由營後右路進，以唐仁廉鄧榮青孫得友數隊爲之應。仍令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等潛伏荻荅山之旁，以斷賊後。部勒既定，但聞鼓角一聲，譚勝達萬守根王衍慶各軍，突分三路包圍。霎時合圍，宋國永乘勢從各營夾縫中擊出，截賊數段。鄧訓誥周有勝等張兩翼鈔殺賊隊，譚亂不復成伍。正思奪路竄走，適婁雲慶黃海清唐仁廉等馬步齊至，我軍縱橫盪決，賊之前鋒鮮有脫者。而賊之後隊，尙欲抵死來援。鮑超揮令諸將士奮力衝擊，追近荻荅山梁美材大呼突出，早斷歸路。羣賊駭懼，罔知所措，紛紛竄入田壠，衆軍合力蹙之，追襲四十餘里，遂不高嶺周家橋諸壘，直抵西河。賊乃倚水爲險，對河列陣，意圖抗拒。俄而盧榮忠帶霆營礮，由清弋江駛下，我軍結筏爭渡，水陸夾剿，俘戮無算，立毀堅壘。敗賊始往桃花園灣汜一路而遁。此二月初一日，擊賊大勝，攻克西河之情形也。西河以北，曰馬家園爲衆賊屯糧之所。迤西則曰黃麻渡，曰小淮密爲王可陞進兵之地。西河既復，王可陞知羣賊瞻寒，卽於初一夜，派蔣占鷲楊忠揚華坤謝占春馬承恩數營，取道黃麻渡潛襲馬家園逆壘。時已夜分，更鼓將絕，王可陞令軍士榜壘縱火，悉焚賊糧。賊不知官軍之猝至，在睡夢中，披衣急起，棄壘狂奔。小淮密之賊，正欲開警赴援，

蔣占鼇等已斫斷浮橋，破卡而入。乘勝逐之，暨偃入水者無數。沿途卡壘，盡毀靡遺。維時賊之由西河遁入灣沚者，經蘆榮忠礮剋，隨同外江水師，日夜轟擊，賊不能堪。乃於初二初三等日，縮入灣沚之後山，退聚竹塘。旋分大股，歸併梅嶺。麒麟山意在伺間再逞。鮑超謂賊餒雖衰，不速除之，終貽後患。初四日，引軍渡河，進次紅楊樹。信壘而陣，壘賊匿不出，戰我軍相持數時，羣以火器環擲，延燃哨棚，軍士冒煙突火，踰濠直進。一壘既陷，衆壘盡亂。各將弁揮隊盪擊，殲獲頗衆。直追過桃花園竹塘灣沚後山。賊皆聞風先遁。遂焚其巢，是夜鮑超遺書劉松山，令於初五日，自郡城率師來會。將有事於梅嶺及麒麟山。天甫向曙，秣馬摩食，傳令宋國永熊鐵生梁美材等十五營，專攻麒麟山。婁雲慶唐仁廉黃海清等馬步八營，專攻梅嶺。而以劉松山所帶各旗營爲斷後行。未十數里，賊竟糾衆來迎。宋國永同各營，哨就山麓布列陣勢，直前搏戰。潛遣銳卒自山後，率旗先登，襲破賊壘。周應而呼，賊咸驚疑卻顧。宋國永等縱兵掩擊，積尸若阜。麒麟山堅壘悉平。是日劉松山亦破廟埠之壘，殲賊千餘。婁雲慶鄧榮貴等擊破梅嶺之壘，並收復仰賢圩各處餘匪，分道竄逸。一由新河莊，敗往東壩。一由油榨溝，敗往廣德，建平。此初二至初五等日，疊克馬家園小淮密及紅楊樹梅嶺麒麟山等隘，之情形也。臣查西河小淮密爲水路衝要，自被賊踞數月，糧運梗阻，大爲甯國各營之患。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五日之間，悉復諸隘。距郡城數十里內，一律肅清。在事人員，厥功

甚偉。可否彙入楊柳鋪涇縣各案，酌給獎敘之處，出自鴻施逾格，至力戰陣亡之參將李芳菲等二十六員，弁另繕清單，請旨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鮑超各軍連克甯國近城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駐守如常。甯國自二月初屢捷後，鮑超派何紹彩一軍，守西河王可陞一軍，守灣沚洪容海。一軍守清弋江。其劉松山仍守甯國府城，易開俊仍守涇縣朱品隆仍守青陽縣。又換調吳廷華守南陵縣。逐節布置，糧運通暢，甯郡應無他虞。蕪湖金柱關兩防，自前月十六日大戰獲勝，該逆至今不敢再逞。臣於二十七日，過大通聞黃文金等大股由青陽上竄，臣即兼程西旋。次日抵省，調諭吉三護軍二營，赴池州李榕鈞字五營赴東流。以截賊竄江西之路。乃兵甫渡江，賊已由建德闖入彭澤鄱陽境內，而譚星及古賴等股，又蔓延於徽州各屬。兩路皆有深入江西之計。幸浙江臬司劉典與唐義訓王沐等，在休歙兩縣，屢獲勝仗。徽州一路必可擊退。其由建德一路竄入者，實恐贍江西腹地之憂。臣正檄令鮑超由青陽赴援，景德鎮莫保江西完善之區。旅據北岸各營告警，僞忠王大股上竄，分枝牽制。廬江無爲州之兵，而以全力猛撲石澗埠。毛有銘劉連捷營盤。自初三至初七日，晝夜

圍攻，糧路斷絕，文報不通，臣不得已，又飛檄鮑超，改旆渡江，以解石澗埠之圍。曾國奎亦自金陵分撥五營，救援該處，不知均趕得及否？又有捻匪一股，從河南竄入湖北之麻城，經鄂軍堵剿，即自三里壩竄至蕪水境內，其勢亦將歸併皖境。髮捻聯成一片，安慶、廬州各屬處處喫緊。竄入江西之賊，別無大支勁旅，可以派往援剿。幸撫臣沈葆楨久調水陸萬餘人，分守景鎮、樂平兩處，或者足資扼堵。江之南岸，徽州與江西同警。江之北岸，下游與上游同警。臣調度無方，憂灼實深。除石澗埠等處戰守情形，續行具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李世忠軍營失陷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奏為賊渡九洲洲攻破李世忠各營，進陷浦口、江浦兩城，橋林一隘，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提督李世忠一軍，所駐九洲洲、浦口、江浦各城隘，疊被賊衆攻陷，分撲橋林營壘。臣於二月十二、二十七等日兩次具陳，大槪在案。旋准該提督先後咨稱：九洲洲、浦口各營自被賊圍，前敵糧路梗塞，軍火又無接濟，與江浦不能互通消息，危急萬分。二月初三四兩日，又增賊二萬餘人，用牛皮為幟，難以洋礮隊并令洋人燃放開花炸礮，四面環攻。我營受傷雖多，深知沿江要地，不忍輕棄於賊，尚各誓以死守。無如賊勢過衆，猛撲不休，該將弁等目不交睫，手不釋刃，竭力堵禦兩晝夜。

至初四晚，勢難再支，遂將浦口以西及城南營寨一併撤回江浦城內。查浦口一城，本毀於賊，我軍在西南兩門外分營駐紮。此次被潮挫退，實因半月來內無糧藥，外無援軍，以致不能固守。至江浦存城將士，自初五日而後，亦經力守旬餘，屢與賊戰，傷折不少。乃賊衆繞城密圍，水泄不通，城中食盡糧運又絕。日僅一粥，尚不能飽餐。子藥既罄，徒以輒石擊賊，而賊攻益急，行將就斃。該鎮將困於十六夜率領弁勇，冒死殺出江浦縣城。維時橋林防營已被卒奪勇爭先，以守為戰。十八日，賊竟愈聚愈多，不下六七萬。衆洋礮洋槍，子如雨下，我軍抵死堅守，疊有傷亡。賊又以西瓜巨礮轟塌礮台，緣梯直上，并有踰濠越牆而進者。各勇短刃相接，衆寡不敵。邱昌良身受重創，經左右背負出圍，退至大勝關。在點部卒二千，人亦已十傷八九。所有各該處失事人員，委係力盡援絕，可否均邀寬免。惟世忠褻喪軍務，不能先事籌防，無可辭咎，應乞奏參請旨革職，撤去勇號，不准留營，另行派員接統。豫勝營一軍，或在

本營各將中，擇能任使。查有遇缺題奏提督，記名總兵，甘肅安西協副將朱元興，堪以勝任。即請奏派該員接統，以重軍事，而免貽誤。世忠罷職後，決不任意妄為，致負國恩等情。請奏前來。臣前在金陵行次，據探報賊渡九洲洲，屢撲李世忠部將陳自明營盤。至二月初二夜失陷。初三早浦口繼陷，即經據實陳奏。茲據來咨稱浦口各營於初四夜撤退，日期稍有不符，自係探報未確。伏查浦

口江浦二城，爲濱江絕大關鍵，一經失此重險，上可由和合巢各屬進逼蘆州，下可犯儀揚各防，進窺裏下河。袁延數百里，游行自如，未易剿辦。該提督李世忠，悚惶引咎，深明大義，應如該提督所陳，請旨將李世忠卽行革職，撤在勇號，不准留營，并懇聖恩，允其所舉卽派遇缺題奏提督甘肅西安協副將朱元興，接統該軍，以重防務。臣自上年十月卽有調度該軍之責，未能先事籌畫，又不能設法救援，咎亦難辭。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除陣亡各將弁，俟咨到續行奏卹外，所有賊陷九洲洲浦口、江浦、橋林各城營緣由，謹繕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蕪湖金柱關水陸防軍屢勝摺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爲水陸各軍在蕪湖金柱關一帶，累月苦戰獲勝，續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蕪湖金柱關水陸各營，自去秋以來，戰爭不休。金陵解圍以前，業經續晰具奏。十一月以後，節次戰勝，並奪回灣沚一隘。臣國藩已將大概軍情先後具奏，並聲明續行詳奏在案。上年十一月間，僞侍王李世賢自金陵敗遁後，糾悍賊數萬人，礮船槍划數百號，突出東壩，將犯金柱關分竄蕪湖。會國荃以該兩隘水涸兵單，恐爲賊乘，派武明良一營，馳紮東梁山。朱洪章兩營馳紮龍山橋，以爲聲援。初八日，金柱關守將羅逢元、朱南桂截賊於花津。十三十五等日，復敗賊於上駟渡、萬頃湖及梅塘紫

之西岸，疊有斬擒。十七日，朱南桂與臣岳斌商制敵之策，俄報賊之山陸路來者，右至魚壩，左至太平府，由水路來者，已至三汊河。環備我營。是日南風大作，水師不能助戰。朱南桂羅逢元，憑營礮一發而殲數酋，賊爲少卻。我軍出濠縱擊，復以火箭焚賊四船，賊始紛紛奔北。十九夜，羅進賢李助發率水師潛往襲之，奪獲二十餘船，擒偽清天安陳緒賓而還。二十二日，賊山密頭率黨護舟，復犯三汊河營寨，勢更洶湧，並有用飛划登岸者。朱南桂羅逢元引軍齊出，朱洪章、武明良亦率隊來助，併力搏戰，追及河干。萬化林唐學發等水營乘勢奪船數十號，賊之墮水而斃者，以千計。二十六日，水陸各營會議，賊屢來西岸攻我，未得一逞，不若我軍東渡擊之。是夜五更，朱南桂、朱洪章、羅逢元，整旅渡河，分道疾進。朱南桂令謝大洲率哨勇先赴上駟渡，以截青山後路，而自領所部進次卿家橋。有一賊卡梗道，矢石如雨，並有礮划，密布橋下。我軍猝不得前，忽聞水際礮聲自遠而近，花化林彭楚漢羅進賢等已拆賊浮橋，自下游飛槳而來，衝開賊划，面面環擊。一時篷飛橋折，尸塞河流。朱南桂見水路得手，知卡賊亦將奪氣，卽飭潘泗知、宋楚懷等躍入卡內，縱橫擊刺，駢賊無遺。羅逢元一枝沿河剿殺，正攻涂家渡二堅壘未下。適朱洪章從青山抄來，哨弁嚴洪賓等鼓勇先登，立破二壘。武明良亦帶隊趕至環壘奮擊，壘中之賊無一得脫。其西岸一卡一壘，亦經水軍登陸攻破。是日斃賊最多，奪獲戰船一百一十號，洋礮二百餘尊。此十一月初八至二十七等日

金柱關水陸疊獲勝仗之情形也。自有此捷，賊之陰伏不出者幾兩月。意謂金柱關防務可以少休，不料賊之窺伺愈深，蓄計愈狡。金柱關之上十里爲三汊河，又上十里爲龍山橋，又上爲梅塘，又上爲查家灣，新汊角，又上爲三里埭，漕河則無湖水師分防之汎地也。賊不得志於下游，乃繞竄梅塘，誘賊深入，一擊敗之。四日在新汊角掠船搶渡，朱洪章輕騎馳往，誘賊深入，一擊敗之。朱南桂等謀之水營，謂賊方在上游西竄，我宜從下游東渡，薛鎮老巢可以襲而取也。二十七日，羅逢元派兵伏於花津之下，而自從中路進，朱寬義從右路進，朱南桂從左路進，軍次薛鎮，賊錯愕無備，閉壘死守，堅不出戰。各哨隊繞壘而攻，水帥以巨礮傍堤轟擊，賊棄壘爭竄。竄至花津者，半爲伏軍所殺。我軍力薄，不能分防河東老營，仍紮於三汊河，龍山橋，而分兵戍守查家灣、新汊角，以上更番換防。二月初一日，賊由新汊角，悉衆來撲。朱洪章整軍以出，搏鬪方酣，不知另股由萬頃湖渡過抄我卡後，朱洪章撤隊急退，賊已層層包裹，我軍收挫，朱南桂帶隊馳援，朱洪章亦奮力衝出，重圍始解，而弁勇已多損折。賊猶疾如風雨，猛撲不休。朱南桂派彭維祥，向以田堵，河邊一路，向世驥，劉紹林，等堵陶家灣一路，仍自帶大旗親兵，並振字營兩哨，衝入查家橋街中，苦戰逾時。羅逢元朱寬義分數路截擊，斷賊歸路，自是轉敗爲勝。賊乃奪路竄奔，衆軍乘之，多有爭渡而溺者。次日羅逢元朱南桂密約蕪湖防兵周萬俛、吳坤修等，水帥彭楚漢、羅進賢等，乘賊屢挫，共籌再

舉。初三日，各軍水陸並進行，至萬頃湖邊，見浮橋一道，上下環列，賊壘十五座，賊卡賊棚，延五十餘里。羅逢元朱南桂朱洪章督隊過橋，直薄賊壘。周萬俛劉祥勝等繼之，號鼓雷鳴，火器轟發。沿河礮船繞擊，相持兩時。彭楚漢等毀橋登岸，縱焚賊棚。陸軍爭拔地，賊蟻附而上，悉破卡壘，誅夷過半。遂搜剿至上駟渡，以歸十五日。賊以小枝排列梅塘，查家灣對岸，而以大枝由新汊角過河，南撲朱洪章營卡。時李祥和來自金陵，十六日率師助防，新汊角甯至該處，而長勝營守卡哨勇先經挫退，賊如潮湧，捲地而來。李祥和與吉左振字營各哨悉力堵禦，且戰且走，退保老營。羅逢元朱南桂聞警布置，一面飛商彭楚漢等水師來援，一面自簡精銳，倍道進發。羅逢元山陸公燭繞河而上，朱南桂朱寬義由霍木山前，進行未數里，聞水營羅進賢與賊戰於梅塘，已報捷矣。又數里，旌旗一色，彌望皆賊。朱南桂羅逢元等分四路衝入，萬刃交下，槍子橫飛，賊乃大潰。我軍直追至新汊角河邊，水帥彭楚漢等適自梅塘窮追賊而至，一鼓蕩洗，餘賊盡溺於河。此正月二十四日兩路同捷。二月初一、初三、十五、十六等日兩次小挫，兩次大勝之情形也。先是周萬俛、吳坤修兩軍剿賊於南新汊，三不管等處，進踞四壘，斬馘頗衆。臣玉麟以該處近逼蕪湖，不能專恃隊師，乃令任星元、左光培等移師船於清水河，爲之倚護。正月二十三日，賊黨自三里埭循河而下，距蕪湖不遠。任星元、左光培率各船泝流迎擊，王三錫登堤督戰。中賊槍子洞穿右脅，仍復揮兵衝突，將賊

擊退。二月初四日，灣沚賊將犯我清水河，萬化林會商任星元、左光培等乘夜駛船潛往，五更即抵灣沚。各船方燃礮轟發，適處營新破，西河之賊派舢板從清戈江而下駛，合力猛攻。更於晨霧中，分水勇為旱隊，在街口積薪焚之。賊不及防，以為官軍水陸併至，急遽無措，出巢紛竄。我軍遂收復灣沚一隘，旋值河水漲溢，萬化林、左光培、任星元等進攻三里埧賊壘，日夜不息。朱洪章等亦率陸軍來會，賊於三月初十日，焚壘宵遁，退併黃池。萬化林等飛駕舢板，直逼黃池石壘之下。該逆自恃岸峻，岸壘列礮以待。任星元、萬化林二營奮力仰轟，左光培帶數哨登岸，與水面戰船摩壘夾擊，各賊驚潰。我軍立復黃池，剗平石壘。朱南桂、羅逢元等陸師會約彭楚漢等水營，亦於次日盡破伏龍橋、護駕墩、花津、賊巢，擒斬甚夥。羣賊遁往金寶圩、溧水、丹陽一帶。此二月初五日，水師攻克灣沚。三月初十一等日，續克黃池，悉收內河要地之情形也。

臣等查蕪湖、金柱關兩城隘為江介要衝，又為金陵各營後路。上年八九月間，賊蹤環伺，諸將士五旬苦戰，幸獲保全。今又屢卻逆氛，連克灣沚、黃池，以通甯國、蕪湖之氣，實屬始終不解，勞苦功多。所有陣亡各員弁，另開清單請卹。在事出力人員，可否彙入前次案內，容臣等開單奏保，以資鼓勵。出自聖恩。所有金柱關、蕪湖水陸防軍，屢獲大勝，克復灣沚、黃池各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保穆其琛補無為州實缺片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再：現在代理無為州知州穆其琛，四川舉人，考取教習，選授巴縣教諭。經前任湖北撫臣胡林翼咨調隨營辦事。咸豐十一年八月，臣札調來營襄理文案。一年有餘，精細勤慎。臣察其才具堪勝繁劇。同治元年閏八月，檄令代理無為州。該員自履任後，鉅細躬親，實事求是。釐剔州縣向來積弊，據實上達。地方應辦之事次第舉行。甫有端緒，而賊由九洲洲渡江，十月二十八日竄踞含山、巢縣，距無為州僅數十里。次日書役人民紛紛遷避，圍城為之一空。該員獨坐署中，堅忍靜鎮。迨援兵漸至，固結民志，保衛危城，厥功甚偉。本年強寇壓境，大軍雲集，一面支應軍需，一面辦理隄壩工程，肆應裕如，不形勞瘁。現當地方糜爛之時，分發皖省人員，率皆裹足不前。非破格錄用，不足以資鼓勵。相應據實保奏，籲懇天恩，卽以該員穆其琛補授無為州知州，以為臨危鎮定者觀。是否 有當，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雨花台一軍，撥彭毓橘七營，北援無為州。後兵力稍單，守局尚穩。金柱關、蕪湖、甯國等處，距賊漸遠，防務大

徽州三面皆賊，臣僅留唐義訓一軍，防守徽休兩城，十分單薄。幸賴左宗棠派劉典、王文瑞兩軍，沈葆楨派王沐一軍，分駐休甯、祁門，竭力防禦。劉典、王沐各營在於長林、梅嶺、岩寺、草市等處，疊次苦戰獲勝。王文瑞亦於漁亭、七里橋等處屢戰獲勝。十一日大破黃文金股，匪於小路口。徽休、祁門各城，或可倖保。然賊思假道徽境，內犯江西，其謀未嘗一日息也。其嶺外石埭、太平等處，又有古賴、劉藍等股，與嶺內黟、祁北面之賊粘連一片，縱橫蹂躪。臣飭朱品隆由青陽進攻石埭，冀掣動徽賊之後路。三月二十二日，大戰獲勝，仍以賊多兵寡，未敢輕離青陽之本防，深入石埭之重地。鮑超渡江北援之師，三月十六日始抵無爲州，正欲進剿石埭。十七日黎明，蕭慶衍、彭毓楨會合水師由黃維河進兵，並約被圍之毛有銘、劉連捷等由內擊出。大破賊壘，賊卡立解。石埭、埠之圍，鮑超聞重圍已解，登舟仍回上游，欲再踐赴援江西之約。臣聞賊之大股並未退回巢縣，悉銳上竄，直撲廬江，乃飛檄鮑超急登北岸，先援廬江。忠酋於十九日攻撲廬江縣城，守將梁美材、吳長慶等登陴堅守，伺隙出擊，擒斬甚衆。賊由界河、迪邏而北，分竄桐城、舒城一帶，其由鄂東竄之捻股在蕪水分爲兩枝，一枝回竄黃州，一枝下竄皖境。十八日攻撲宿松縣，十九、二十等日越過太湖，潛山界上。二十二日自青草壩突撲桐城，守桐城者爲湖南提督周寬世，開城迎擊，擒斬頗多。賊遂入孔城鎮，與廬江之大股髮逆聯成一片矣。據搜獲忠酋僞文，將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霍、麻、城、宋、埠

一出黃州，一出漢口，擾犯湖北。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之兵，以援上。無非圖解金陵之圍。臣以該逆規畫甚大，蓄謀甚狡，湖北爲數省樞紐，不可稍有疏失。飛咨官文、嚴樹森、調成大、吉回駐溝口，撥水師速赴武漢，聞李續宜於初十日自湘啓行，擬俟其道出鄂，盡商請暫駐黃州，會籌鄂皖大局。當此南岸喫緊之際，臣方恨無力援徽、援江，乃北岸事變疊生，下則江浦、浦口和舍、巢縣一片逆氛，上則髮捻巨股疊撲各城，兼圖鄂境。而苗、練復於十八日圍攻壽州，並在正陽關毀關擄船，叛迹大露。微臣調度乖方，艱危百出，憂憤何極！所幸浙、滬兩軍捷書頻至，浙軍若克富陽一城，杭州卽有可圖。滬軍若克崑山一城，蘇州卽有可圖。仰託聖主威福，但求鄂、咨、江西不大決裂，與各悍賊相持數月，俾蘇、浙果收成效，或者大波特起，旋慶安瀾，焦灼無地之時，輒不勝禱祀微倖之想。除各路戰狀，分案詳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石埭、埠、六安、廬江等處戰守情形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忠逆大股疊撲城營，官軍苦守力戰，石埭、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石埭、埠圍營之賊，經水陸各軍合力剿退後，進撲廬江，分竄桐城、舒城，輿由鄂東下之捻股聯爲一片。臣於三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概，在案。爲忠

王李秀成以三月初二日犯石澗埠，揚隊焚屋，近逼我營。該處將領毛有銘、劉連捷等密飭士卒，穩守營寨，以觀其變。初三、初四等日，賊衆數萬，圍攻南後營，及瑞、左、溥、右、元、中、信中等營。東草如山，呼聲動地。各負片板，撲近溥右營濠邊。毛有銘以中右營兩後哨前往助守，排礮環擊，殲其前鋒。賊猶晝夜猛攻，相持不下。知是者數日，初七日毛有銘、桃銳卒潛出濠外，突焚積草。劉連捷復於初九日，派隊奮擊，悉毀攻具。賊爲少卻。仍於營前營後增壘，盈百層，層合圍。營中文報不通，糧運汲道一時俱絕。如是者又數日，會國荃在金陵聞警，即派彭毓橘率馬步八營，倍道而至。彭玉麟亦調周萬倬、劉祥勝等渡江來援。遂與蕭慶衍會軍於黃淮河。十六日彭玉麟親督水師進次海子口，牽制東關一路。遣死士濶入石澗埠營中，密約詰朝會戰。是夜四更彭毓橘率師進攻，釘子壘、皇圖寺各賊壘，蕭慶衍、周萬倬率各帥進攻黃龍岡，迎珠塔各賊壘。號礮齊發，毛有銘即於重圍中衝出，攻革鞋嶺壘之。劉連捷出攻石澗埠之卡。王載駟等亦馳出戰賊於羊虎山。瞥見黃龍岡迎珠塔火光突起，知黃淮河援軍先已得手，遂乘勢猛進，併力夾擊，俘斬無算。彭毓橘亦自皇圖寺來會，縱橫盪洗，羣壘悉平。而東關賊援亦爲水師堵退，忠酋各黨乃分向小嶺開成橋而遁。此三月十七日，力解石澗埠重圍之情形也。臣所調鮑超北渡之帥，十六日抵無爲州。未及移營，匪剿，劫賊已解圍，以去。擬回軍以踐上接江西之約。甫及登舟，猶未行也。賊之另設竄盜家橋者，先於十二

十三等日逼犯廬江。該城守將有吳長慶等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營，分段繕守，乘賊喘息未定，一擊卻之。十五日王占魁出城雕剿，又捷於羅家埠。至十九日忠酋大股自石澗埠而來，悉萃廬江圍撲城池。臣飛檄鮑超舍舟登陸，轉援廬江。而廬江之賊已於十九二十等日經吳長慶、梁美材等堅守得完，伺懈出擊，賊遂解圍西竄梅心驛。二十一日突攻舒城之西南兩門，守舒城者爲安肅道蔣凝學，分軍迎剿，賊退七里河。是夜設伏誘賊，大挫兇鋒，執僞天將羽天福於陣。維時捻逆張宗雨、髮逆馬融和等由豫而鄂，而皖，聞道疾馳，足無停趾。瞬息而至桐城。守桐城者爲湖南提督周寬世，出戰於三里街，凌厲無前，賊大怖，將謀宵遁。我軍聯騎追剿，該逆遂往孔城鎮，與忠酋合而爲一矣。二十三日忠酋前隊衝至六安州之十里埠，該州城大而圯，留守若僅有蔣凝學部下王臨祥、袁秀林兩營，及糧台道員會廣翼、知州何家驄而已。四人者力籌守禦。二十四日賊以大股繼至，自東南進北而西，植旗若林，面面結壘。軍士守定架口，各以巨礮環轟，會不少卻。二十五日賊分三路來攻，將抵城根，東門城垣久爲風雨所損，猝傾六七丈。一時塵土蔽空，羣賊大呼擁入。王臨祥麾兵齊上，抽刃攢刺，擲尸城下。會廣翼、袁秀林飛騎繼至，悉戮進口之賊，搶築木城二道。二十六日成攻小北門，旋即擊退。二十七日賊衆傾巢而出，自北城以至西城，幾無寸隙。憚我城上礮火猛烈，欲前且卻。其尤悍者挽盾直前，誓以死搏。我軍屹立不動，俟其躍過城濠，火礮鄭下，焚賊無

數始各裹尸而退。二十八日，會廣翼、王臨祥，見城南一二里外，掩映賊旗，徘徊不進。乃令勇士縋城馳擊，斃賊六人。三十日，又縋死士出襲鮑家圩，擄糧之賊，斬僞富天豫、張承，得擒僞左監議劉朝柱。臣以六安州係淮南樞紐，恐忠酋與苗捻勾合，愈不可制。檄鮑超、山廬江往援，檄劉連捷、彭毓橋、毛有銘由無爲州往援。鮑超將至舒城，賊遂於四月初二日解圍，遁往廬州。一身此廬江桐城舒城防守得完，及六安州解圍之情形也。臣查無爲州爲江北之膏腴，六安州爲皖鄂之要衝，忠酋以全力圍撲石澗埠，冀破無爲。旋山廬江舒桐糾結捻股，圖爭六安一城。其行蹤爲至疾，其蓄謀爲至狡。諸將士苦籌戰守，城營均獲保全，使賊不敢橫竄鄂疆，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固守石澗埠、六安州，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道毛有銘，請賞加按察使銜，並賞給勇號。藍翎江西候補道會廣翼，請賞加鹽運使銜，並賞換花翎。候補副將王臨祥、袁秀林，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署安徽六安州事補用同知直隸州何家聰，以請知府補用，先換頂帶。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酌請獎敘之處，出自聖恩。花翎參將黃仁親、藍翎都司趙人和、藍翎守備蕭洪松、守備劉紹志、藍翎千總吳秀高、藍翎把總李大材、毛昌五、謝仁週、藍翎外委李升山、沈謙德、向慎光、外委童景星，均在石澗埠接戰陣亡。應請勅部各照本職從優議卹。所有皖北各城營防守解圍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雨花台、金柱關、蕪湖、東西梁山，各營水陸穩固，均無戰事。甯國附近如南湖、新河莊等處，涇縣附近如茂林、章家渡等處，均有賊蹤游弋，防務尙難鬆勁。然甯郡及涇縣、南陵、青陽

各城、澗池及西河、清弋江各隘，水陸防守，棋布星羅。朱品隆此青陽亦於春末夏初，疊獲勝仗。保甯國之後路，足以仰慰宸廑。郡防兵單薄，是臣布置最疏之處。去冬甯國之賊，今春浙東之賊，現在廣集於石埭、太平及徽郡饒景一帶，實屬防之勝防，剿不勝剿。幸左宗棠派劉典一軍，沈葆楨派王沐一軍，先後援徽。三月十七日，會克黟縣。十九至二十五等日，搜剿近城之賊，大破盧村、黃村之賊。王文瑞亦將柏溪、金字牌零股，一律擊退。黟郡境內，甫掃羣氛，而賊之竄往鄱陽者，已由槐田街進逼浮梁。王沐將回駐景德鎮，劉典亦將馳援饒景。江西之門戶可虞，而徽州之空虛尤可慮矣。現調李榕一軍由北岸馳赴建德，進援祁門，調席寶田一軍由湖南馳赴撫州，進援徽境。不知能迅速趕到，併力驅除否。僞忠王自六安州解圍下竄，或稱其回救蘇州，或稱其圖犯揚州。裏下河，或稱其糾合苗黨，竄擾濱淮各屬。其確耗尙不得知，然悉數東趨，并未西犯鄂疆，卽屬大局之幸。臣現檄鮑超由廬州追擊忠酋，卽

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檄劉連捷、彭毓橋、蕭慶衍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檄蔣疑學、毛有銘由六安進援壽州。並調成大吉、山鄂、皖會、師壽州，共討苗黨。該州糧缺兵單，倘能嬰城固守，再過半月，各軍次第趕到，合力痛剿，而僧格林沁、李續宜遵旨，偕來誅屢叛之逆豎，保長淮之重險，庶足以彰天討而定人心。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關東銅城關兩隘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會克東關銅城關兩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偽忠王李秀成在六安州解圍下竄，鮑超跟蹤追擊，即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劉連捷、彭毓橋、蕭慶衍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臣國藩於四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惟是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關，以毀其門戶。初五日，臣王麟商令蕭慶衍、彭毓橋等專攻銅城關。派水師會泗美，會合劉連捷、毛有銘專攻東關。踞東關者為偽閩天安、蕭逆、高壘、深溝，擁眾堅守。劉連捷知該隘之未可力爭也，乃於初六日夜令帥船由蟹子口潛渡陸軍緣堤埂而進，伏於九峯山下。另派譚國泰帶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以木盆偷渡，毀柵越濠，突逼壘下，肉薄而登，賊以礮石外擊，密若飛蝗。胡德雲、石太和從煙箄中駕梯直上，中礮死之。劉連捷遂督副後，兩營奮力繼進，會泗美從水路列礮環轟，

聲徹霄半。壘賊惶遽欲遁，九峯山下伏兵齊出，合軍衝殺，立破石壘。遂於五更克復東關。黎明七陳村、打鼓山、南水坳之賊一齊來援。劉連捷令譚國泰守定石壘，親率副後等營迎敵。毛有銘率湘右等營，由九峯山斜刺而入，賊乃卻走。我軍以賊未受創，必將復至。遂於石壘之旁，增修一壘，以為犄角，嚴陣以待之。俄報賊又從林頭鎮、吳家村揚隊而來，毛有銘隨令葛清泰向南水坳進，自率湘右營繼之。劉連捷令李瑞二向打鼓山進，自率副後營繼之。王載駟向九峯山進，劉秉琦向七陳村進，分道並進，搏鬪移時。王載駟等即南水坳、打鼓山之兵已將得手，即帶部卒搶上九峯山，會泗美率舢板從河曲中出，斷賊歸路，擒斬甚衆，盡焚各賊卡賊館而還。此四月初七日，攻克東關并擊退援賊之情形也。其陸帥之分攻銅城關者，蕭慶衍、彭毓橋等軍，於初六日由黃墩渡，過八角廟下寨。會約喻俊明、成發、張錦芳、唐敏、義水帥四營奮攻一日，夜賊但堅修老巢，伏匿不出。并於南北兩街，各添四壘，為負隅死守計。時值河水泛溢，汙田皆成巨浸。臣王麟於初七日令喻俊明、成發、張錦芳等鑿開土壩，帥船從決口駛入南北兩河，直薄賊巢之下，更番擊之。初九日，各軍會商，留彭毓橋所部扼守八角廟，分軍為慶衍所部，移剿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先清銅城關之後路。分軍為三百旺市，接戰正酣。三汊河、雍家鎮兩支亦至。遂將兩處卡壘一律平毀，振旅而旋。水師之入南北兩河者，乘勢猛攻，環賊壘之三面，皆有舢板小划，拋擲火毯，陸軍亦萬槍齊放。五更時，踞毀南街上

壘遂攻破銅城關一隘，縣戶塞道，幾無脫者，而林頭鎮另股，亦旋爲水師擊走。此四月初十日，續克銅城關之情形也。臣等查賊踞北岸，以巢縣爲根本，以東關、銅城關爲屏蔽，橫據重險，賊計其堅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數日而下兩隘，從此鮑超攻其北，劉連捷扼其南，蕭慶衍、彭毓橋圍其東，巢縣必有可克之機。此次力戰陣亡之藍翎千總彭勝華、藍翎把總會彩雲，把總胡德雲、石太和等，應請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會克東關、銅城關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并陳餉絀情形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大江南岸，雨花臺各營堅守如常，蕪湖、甯國、南陵、數城，金柱崗、灣沚、西河、數隘，水陸布置，防務尙鬆。涇縣守將易開俊於四月十八日在章家渡擊賊大勝。朱品隆亦在青陽境內擊賊屢勝。徽州自王沐回駐景德鎮後，賊又從太平竄入歙縣之許村。唐義訓督軍擊卻，退出箸嶺。前調李榕南渡一軍，十九日進攻建德，未下。二十三日再戰，克之。臣檄令進攻彭澤、鄱陽，會合韓進春、席寶田等軍，由內打出，冀掃上游之羣賊。而保江西之完區。大江北岸，自忠酋下竄，賊勢漸衰。我軍攻克東關、銅城關，劉連捷進紮望城岡，彭毓橋進紮巢縣東門，水陸攻擊一晝夜，遂放二十二夜克復巢城。現檄鮑超與蕭慶衍、彭毓橋、劉連捷諸軍進取和

含二浦，直達九洲，冀驅賊併歸南岸，較易剿辦。苗浦霖圍攻壽州，已逾一月，城中僅有五百人，絕糧者八日。署知州毛維翼與民苦守，可嘉。可憫蔣濼學於十六日自六安授壽，甫抵謝埠，又爲羣捻所阻。毛有銘自東關援壽，以無餉可領，軍行稍滯。成大吉自麻城援壽，亦以餉缺未能成行。今年兵事之遲鈍，半由於餉需之奇絀。臣部八萬餘人，益以李續宜部下二萬人，欠餉多者十五箇月，少亦八九箇月。昨鮑超自縱陽登岸，苦無途費，其部卒逃散一千餘人。毛有銘自東關起程，其部卒逃散數十人。并據將倡逃之將弁鄒慶星等稟請參革。臣帶兵九職，今年始有餉贖兵逃之事。從前徽甯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臣接辦以來，庚辛二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至壬戌年奏撥四萬，奉旨允准。旋經撫臣沈葆楨奏留供本省防兵之用，戶部議准。而臣所統徽甯兩防遂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通省釐金，臣指定河口、景德鎮等卡協濟左宗棠，月約三萬兩，指定吳城等卡協濟彭玉麟，月約二萬數千，又撥給本省水師劉于濤、孫昌國兩軍，月約二萬數千。四處共支去八萬，而實解臣台者，遂無幾矣。湖南東征局釐金，今年因米價昂貴，留楚買米，而現銀解皖者亦無幾矣。廣東釐金奏定專充皖浙軍餉，近亦有留供本省之議。臣力小任重，統軍過多，每月需額餉五十餘萬，而又款不過十餘萬，不敷之數甚鉅。且唐訓方近駐臨淮，李世忠駐滁，滁州索餉之文，凡數至。即赫德所購輪船，指日可到，亦必向臣處索餉。昔以數人分辦之軍，務今專責

於一人，昔年各路分籌之軍餉，今併萃於一身。夙夜祇懼，恐微臣之顛路立見，而大局之決裂尤可虞也。臣在軍多年，從不敢輕上請餉之奏，蓋不欲以危詞上煩聖聽，又不欲以苦語渙散軍心。茲因有勇丁逃散之案，不得不據實密陳，可否籲懇天恩，在於九江洋稅項下每月撥銀三萬兩解皖，濟餉出自鴻施，仍懇勅下廣東督撫將釐金全解皖浙，本省不得截留，大局幸甚。臣忝任江督，已滿三年前，二年事機稍順，去夏至今，變故紛乘，幾蹈大戾，目下風波雖定，憂悸未忘，誠恐積日累年，更無成效，仰祈皇上天恩，特派大員來南，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二篆之中分緝一篆，俾臣責任略輕，稍釋惴懼之懷。臣昨專差遂京與臣弟國荃并辭浙撫之命，亦因識淺才疏，恐妨賢路。均祈俯鑒愚忱，次第允准，不勝感激悚切之至。理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軍攻克石城石壘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攻破雨花臺僞城及聚寶門外諸石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僞忠王李秀成自六安戰敗，率衆東竄，紛傳將回救蘇州。江蘇撫臣李鴻章函商會國荃，囑其力攻上游，以分賊勢，無令忠酋得以全力援蘇。會國荃以忠賊回援蘇州，固屬可慮，即直犯揚州，裹下河，尤爲可慮。計莫如急爭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

於四月二十七日，宣諭各軍，多備攻具，先登者上賞！退後者必誅！漏卮二下，齊隊出滾。六路併進，每路以一營爲前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專攻雨花臺石城，趙清河、黃東南、聚寶門、外南卡石壘，晏澧週、易春光、攻西卡石壘，何玉貴、張詩日、楊西平、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澧、率李定元、朱文光、羅景集等出中路，應之。蕭孚泗、率蕭致祥、李泰山、胡松江等，出右路，應之。易良虎、禹志漣等，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東草填濠，架梯欲上。賊遽驚覺，燃礮外擊。我勇中礮而踏者五人，衆勇辟易。李臣典立斬二卒，率旗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毯、整空飛擲，悉入石城。天潮響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各率部卒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賊方爭相奔救，不料煙霧中人，聲鼎沸，亂鋒交下，我軍已奪僞城一坐。該處地高勢險，俯瞰東卡、西卡、南卡、九石壘，歷歷在目。旋見趙清河、黃東南、晏澧週、何玉貴等乘勢猛擊，平毀數壘。餘卽棄壘竄遁。蕭孚泗、易良虎、陳澧，縱軍圍剿，將賊追過長干橋，蹙偪入水者無數。會國荃以雨花臺地段遼闊，近接城關，賊必與我爭此要害。乃抽四營駐守石城，增修六新壘，以接各舊營之氣。並調集後路各營，以待之。未幾，城賊出大股潛匿附郭屋舍中，以誘敵。各軍蓄銳不發。俟賊少懈，突出奮擊。蕭孚泗、陳澧、易良虎，扼其前。趙三元、趙清河、黃東南、晏澧週、易春光、伍維壽等，截其後。賊不得逞，進繞雨花臺，乘我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

退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張詩日等督隊馳援黃潤昌成東昂等亦引軍來助。擄鬪移時賊乃負創入城。是役也俘執逾二百名。殲戮近六千人。奪獲器械尤多。軍士亦小有傷折。臣查雨花臺及金陵南門外各石壘據險雄峙屏蔽城垣。昔年春張國樑等屢攻未下。茲賴聖主威福諸將同心克此堅壘。不特可分蘇揚之賊勢。亦於偏剿金陵深有裨益。此次首先登壘戰功最著之提督銜記名總兵李臣典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記名總兵晏澧請交軍機處記名。並賞加提督銜。副將趙三元武交清趙清河何玉貴黃東南伍維壽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其餘出力人員可否附另巢含和案。內容臣開單保奏出自恩施陣亡各員弁查明另案請卹。所有官軍攻克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王文江蘇撫臣李鴻章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水陸會克巢含和二城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爲水陸各營會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自官軍疊克東關銅城圍後遂由望城岡攻復巢縣。臣國藩於四月二十七日附陳大略在案。先是銅城圍既克劉連捷與蕭慶衍彭毓楨謀欲取巢縣必自進兵望城岡始。十六日劉連捷率所部各營會合彭毓楨陸帥以發翔水師分道並發。行不數里

調知箝箕山麓伏有賊股。劉連捷恐爲所乘。姑駐軍以觀其變。俄而賊已大至。一枝由陳村來。一枝由斬龍岡來。旌旗迷目。布滿原野。我軍整隊禦之。賊恃衆悍往來。猛撲數次。互有損折。旋分賊騎掠陣而過。劉連捷知有狡謀。麾兵稍退。賊已半抄後路。適礮艇連檣駛至。彭毓楨亦帶馬步六營從斜徑刺入。三路合圍。擒斬頗衆。劉連捷乘賊收途於箝箕山搶築營牆。彭毓楨驅賊至七八里外。仍回駐迎珠塔。下十八日蕭慶衍率師來會。遂於十九日進次洪家山。輕騎至望城岡。履勘形勢。遙見賊於巢湖口岸跨水爲壘。水際密排賊划。阻我進兵之路。成發翔曾泗美會督澄海清江左右四營決開圩垸。灌水入圩。更鑿圩內大隄。將移舳板以入巢湖。賊乃增壘塞隄。百計撓我。卒不得逞。二十日蕭慶衍劉連捷兩軍拔料望城岡。未及下寨。賊即擁衆渡河。成發翔候賊半渡。令各水營由決口飛漿進圩。由圩達湖。抄過賊後。賊方遑巡卻顧。我舟師已橫截圩中。萬礮齊轟。斷其歸路。成發翔曾泗美等又分水勇乘勢登陸。四出痛剿。賊酋蕭主將梟悍絕倫。左營裨將李宏試縛而斬之。羣賊奪氣。不知所爲。我軍水陸交攻。襲破二卡一壘。壘中壘外積尸若阜。罕有脫者。此四月十六日大戰箝箕山。二十日偏紮望城岡堵剿獲勝之情形也。望城岡既紮定。則巢縣之南賊無竄路。陸帥可薄城而營。水師亦可繞湖而陣。二十一日彭毓楨由迎珠塔拔隊進襲東門外之密廟地方。蕭慶衍發軍護之。次日水師成發翔唐敏義從南隄入五聯圩。轉攻西門。張錦芳攻五聯圩隄。

水路有劉子溥、孫昌國、左光培、丁義方等營。陸路有段起、李榕、席寶田、王沐、韓進春等營。而劉典又自徽州赴饒。聞江忠義亦將自湖南赴潯。水陸兵力，會萃數萬，當可驅賊出境，不使深入腹地矣。苗逆攻圍壽州，繞城築壘數十座，周以長濠。城西濱淮一路，環列礮船，帆檣如織。蔣凝學、毛有銘、援壽之帥，於四月二十七日進茶九里溝。二十八日之戰，雖破牛尾岡三壘，而我軍傷亡頗衆，官弁陣亡至二十四人。士氣稍沮，臣已飛催成大吉，由湖北迅赴三河尖，爲西路之援應。並檄周寬世由桐城馳赴六安，分紮州城及謝埠馬頭集，保蔣凝學等之後路。又以長淮千里，並無得力水師，飭派李朝斌帶太湖師船十營，赴滬調現駐滬上之黃翼升帶淮揚師船六七營，由洪澤湖入淮。一則各歸本汛，仍符奏設水師之初議。一則駛至五河以上，掃清滄渦，淮肥汝穎諸巨川，俾苗逆不得盡收水濱之利。惟壽州城中僅五百饑疲之卒，無升斗續進之糧，累月苦守，危在旦夕。赴援之陸師，既不能併力衝入，續調之水師，又不能剋期來會。誠恐要地難保，無以慰州牧毛維翼等倒懸之望。憂灼之餘，彌堪愧歎。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攻克江浦浦口九洑洲江面一律肅

清摺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八

奏爲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二城，草鞋夾燕子磯等數隘，并力破九洑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自巢舍和三城相繼攻克，旋破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臣等於五月十二日陳奏在案。賊後鮑超與蕭慶衍、劉連捷等在和州，息軍數日。正擬席捲東下，疊據探報，賊中以雨花台連破石壘，恐官軍大舉攻城。又以崑新卽克，恐蕪軍大舉圍蘇。李秀成與諸僞王紛紛改圖，議由江北返援，近救金陵，遠救蘇州。於是天長、六合來安等處次第解圍，羣醜南渡。而賊之分踞橋林小店者，亦於五月初五日冒雨掠舟，紛紛搶渡。江面人聲喧闐不絕。蕭慶衍度江浦浦口各賊股，將無固志矣。乃遣騎隊襲之行未中途，聞浦口之賊先已棄城遁走。江浦之賊獻書詣營乞降。鮑超、劉連捷察知其詐，於初九日引軍疾進。蕭慶衍出烏江，與各水營會師約戰。適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將赴滬上，亦於是時道出金陵。初十日李朝斌派部將鄔桂芳、李助發、江福山等師船，由大江衝卡，先駐浦口，以扼忠酋餘黨之未渡江者。臣玉麟自率定湘、澄海、清江三營，臣岳斌自率親兵，左後護衛等營，並調正中、副後、副右親兵，前四營同入內河。詎師次江浦，而賊又聞風宵遁。遂會合陸師將江浦浦口一併收復。仍沿途追剿，抄過逃賊之前。賊正竄併九洑洲。洲上僞城之賊不納。我舟師截江圍擊，賊不得渡，爭向蘆葦中駭竄。不知叢葦密處，水深丈許，或數丈。昔道光年間備夷之濠，張國樑禦賊之濠，又羣賊歷年添修之濠，溝港縱橫，人馬紛逐，一蹶卽溺，死者駢積，以

數萬計。至十一日餘，賊飢啼江邊，既爲新開河所隔，不得仍回北岸，又爲大江所阻，不得徑渡南岸。各水師分隊登陸，盡日輪攻，擄刃就戮者半，墮江自沈者半。惟新中營副將鄔桂芳飛槩前驅，徑奪洲隘，中礮死之。此五月初十日，克復江浦浦口兩城之情形也。

二浦既復，我軍將有事於九洲洲，會國荃乘夜至新江口，與臣王麒臣岳斌會期該洲。在驚流急湍之中，高峙僞城，巨礮層列。對岸有攔江磯，中關諸石壘，又有草鞋夾，下關七里洲，燕子磯，十數堅壘。賊艦賊划與爲倚護，斷非陸師所能飛越。亦非水師所易猝攻。計莫如先取南岸數隘，庶撤其藩籬，而九洲洲乃有下手之處。十二日派丁泗濂，許雲發，楊明海，胡俊友等四營爲頭隊，從下關進。派喻俊明，唐敏義，陶樹恩，嚴定國，羅宏裕，楊占鼐等六營爲二隊，從草鞋夾進。更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張錦芳等爲三隊，以應之。臣岳斌仍與李朝斌往來督戰。臣王麟親督成發翔，任星元兩營據九洲洲上流，作欲攻不攻之勢。使洲賊不暇兼顧南岸。調派既定，十三日，天未濛明，丁泗濂，喻俊明，彭楚漢等乃循南岸飛駛而下，將逼賊巢，賊竟萬礮齊轟，猝不得近其壘。我軍預以枯荻灌油，縱火江上，先焚其舟，數百賊艦，一時俱燬。衆勇乘勢薄壘，有緣牆而上者，有從礮眼中搶險而入者，遂平下關，草鞋夾，八賊壘，移師轉向中關。該關內倚小河外濱大江，水流箭急，師船不能上駛。胡俊友舍舟遵陸，突出壘下，方將一躍而登，忽爲槍子洞腹，遽殞於陣。陶樹恩，許雲發，憤極搏戰，復奪重創。士卒亦損折過衆，回軍

暫息。乃於次日，分兵襲破燕子磯，殺賊毀壘而還。此三十三、十四等日，疊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三隘之情形也。先是臣岳斌詢諸土人，知江濱叢莽中有隄埂一道，可達九洲洲賊藪之外。至是商令陸軍劉連捷，楊鎮南數隊，由隄埂缺處，曳水而進。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三營從洲尾攻上。派張錦芳，成發翔，任星元，三營由洲頭攻下。派喻俊明，唐敏義，嚴定國，等及李朝斌所部之李助發，周正林，江福山，等營，各駕舳舫，繞洲奮擊。另飭丁泗濂，羅宏裕，楊占鼐等，由南岸分領水師，直趨中關。十五日昧爽，兩岸並舉，人人皆殊死戰。賊之中關者，自恃附城爲壘，卒不稍動。其堅踞九洲洲者，下有賊划，上有僞城，千礮環轟，片刻不息。又於東西南三路分伏洋槍悍隊，伺閒出擊，損我精銳，幾不可以數計。彭楚漢，唐敏義，負創角戰，誓得此隘而甘心。戰至日晡，賊少怠矣。乃於初更時，謀之成發翔，喻俊明，顏海仙，張錦芳，等乘月色昏暗中，移船潛近賊壘。會西南風大作，衆軍以火箭攢射，立焚水中拖罈數隻，風引火猛，燃直洲上土房。喻俊明，李朝斌，磨軍直上，成發翔，任星元，張錦芳，在左，彭楚漢，顏海仙，唐敏才，在右，各率弁勇，大呼升岸。丁泗濂亦自中關鼓槩而來，躍過重濠，肉薄齊登。前鋒既登，後者更進，踰者被戕，踐戶復登。竟以二更後越牆撲入，聚殲羣醜，無一脫者。遂奪九洲洲僞城一座，并獲大礮數百尊，牛馬旗械無數。此又十五日力克九洲洲之情形也。臣等在九洲洲爲大江關鍵，與金陵相犄角，實逆首所必爭之地，幸賴天威震疊，奪此要隘，北岸盡爲我

有長江一律肅清。從此圍攻金陵，較有把握。諸將士懽譽兵盛，血戰至五晝夜之久，傷亡至二千餘人之多，實亦可嘉。可憫此次尤爲出力之提督銜浙江定海鎮總兵喻俊明，浙江黃巖鎮總兵丁泗濱，記名總兵彭楚漢，楊明海，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軍督缺出，請旨簡放。彭楚漢一員，臣國藩曾於塘勝水師總兵案內，特保。應請先擢總兵實缺。記名提督浙江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因赴滬之便，竭力助攻，應如何加恩之處，恭候聖裁。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成發翔，前於克復巢縣案內，列爲首功。此次應如何酌獎，仍候聖裁。總兵銜副將楊占鼐，李助發，嚴定國，副將顏海仙，羅宏裕，傅敏才，周正林，李宏斌，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楊占鼐並賞加提督銜，李助發，顏海仙，羅宏裕，傅敏才，並賞給勇號。記名總兵張錦芳，請賞功提督銜。已保總兵銜副將唐敏義，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參將許雲發，陶樹恩，均請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勇號。許雲發並加總兵銜。游擊江福山，請以參將儘先選用，並加副將銜。其餘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專案奏獎，出自天恩。至總兵銜副將鄒桂芳，副將胡俊友，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請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各員，容俟查明彙案奏卹。所有官軍克復各城隘，及九洲湖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臣王文，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壽州一城，苗逆圍攻如故。蔣凝學，毛有銘等於五月十三日毀東皋峯，逆壘數座，該逆續調悍黨增修多壘，意在以長圍久困。城內米糧久罄，殺馬食土。聞苗黨有夜棹小舟運麥八石以濟城中者，可知從苗之心亦不甚堅。臣現檄周寬世四營紮迎河集及四十里鋪，保蔣凝學等之後路。咸大吉於十四日在麻城之宋埠拔隊，亦令併援壽州，以厚兵力。其潯江一帶，自九洲攻克後，留蕭慶衍駐江浦浦口，以固北岸之防。派鮑超渡江進紮孝陵衛，以合金陵之圍。十四日吳坤修，萬化林等水陸勦賊，破楊四渡六壘。王可陞，何紹彩，周萬偉等併在裴公渡，雁翅，斗門，連破七壘，遂收復金寶圩，距蕪湖金柱關百里內，已無賊蹤。西河灣，泚各防，亦均隱固。甯國守將劉松山，先於初八日赴涇縣，與易開俊會勦灣灘大坑之賊，獲一勝仗。十六日僞襄王，奉王等股一由章家渡擾及丁村，一由大坑逼犯涇縣。易開俊分隊出擊，力戰卻之。其青陽守將朱品隆，既破梅林兩卡，又毀陵陽鎮四壘，直薄石埭城下。屢攻未克。回軍仍駐青陽。徽州嶺防近無戰事。饒州景德鎮一帶，劉勝祥於十二日獲一勝仗。劉典席寶田於十四十五日各獲勝仗。李榕抵湖口後，因病卒太多，賊勢太衆，尙未接戰。俟江忠義到湖口，與饒軍兩路并進，江西各賊股必可悉就驅除。臣當

檄江忠義李榕席寶田等各率所部自石太漸進東壩則收取金陵老巢較有把握矣然金陵城大賊衆諸酋目眷屬資財萃聚於斯洪逆老於戎事又留僞忠王不援蘇州共守金陵斷無輕棄之理必須力斷接濟仿照昔年攻九江安慶之法嚴防江路禁截賊糧則百餘里之城數十萬之賊專恃肩挑陸運勢必不給數月以後當有因飢內訌之事查前此長江上下輪船與紅單船均不免暗中濟賊除紅單船一項由臣設法查禁外輪船往來剽疾稽察尤難應請旨勅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各國公使於金陵未克以前不得在該城外停泊輪船庶該逆城孤糧絕不至又成持久之局所有近日常路軍情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九

覆陳金陵壽州軍情摺

（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二年六月初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會國藩前奏：鮑超等軍追賊已至江浦，飭令攻克二浦後，即進攻九洲。據都興阿等所奏：江浦浦口已於本月初九日攻破，七里洲於十二日攻破，九洲洲於十五日攻破。九洲洲爲江中要地，賊踞堅壘，數年之久。官軍此次攻克，竟能敏速如此，都興阿等所奏諒係實情。會國藩奏報是否業已在途，著即將詳細情形，迅即馳奏。都興阿等摺內所稱忠逆帶隊渡江，援浦爲梁，正源截擊於寶塔根，賊遂敗竄。現在竄往何處？下關七里洲之賊向中關回遁，其九洲洲踞賊，驚溺而外，是否尚有餘匪紛竄，均須確切查明，妥籌堵剿。會國藩業將雨花臺賊壘攻克，茲九洲洲又爲鮑超等乘勢掃除，金陵勢成穩筭，其機大爲可乘。應即如何相機進籌，及會商左宗棠、李鴻章，進攻蘇杭，使賊應接不暇，以圖進取之處。會國藩諒必成竹在胸，惟窮寇必思鋌走，江路水陸寬廣，備禦宜嚴。裏下河一

帶尤應嚴密設防。」等因。欽此。又於初八日續奉，六月初一日上諭：「二浦九洲等洲，克復情形，迄今尙未據會國藩奏報。前據都興阿等奏到，當經寄諭該大臣，迅將詳細情形，及水陸進取機宜，迅速馳奏。此時諒已奏報在途。其馮子材等規復丹陽，進兵機宜，並著該大臣妥籌指示，策應調度，以期互相犄角，毋誤戎機。唐訓方前奏爲苗練所困，情形甚爲急迫，連日總未得其奏報，慮系殊深。疊經諭令會國藩設法撥兵馳援，現在臨淮壽州蒙城等處，該大臣會否派兵前往救應，如何布置及各該處現在情形如何？著會國藩迅速馳奏。」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軫懷南服，須臾不忘，而安慶又稍遠。臣於二十一日聞九洲洲克復之信，二十五日始接各營公牘，即於二十七日馳奏，郵路阻長，不得與都興阿同時奏到。早慰宸廑，致朝廷殷殷體念，無任慚悚。各軍戰狀，臣已詳細馳報。其金陵近日布置，與苗逆近日情形，理合縷晰覆陳。諭旨垂詢餘匪紛竄，妥籌堵剿，及嚴防裏下河一節，臣查三月之杪，僞忠王銳意犯鄂，自攻撲石湖埠，廬舒、六安等城，連不得逞，折而東趨。又聞其銳意以犯揚州，并犯裏下河。厥後李鴻章之兵攻破崑山，

進逼蘇州。曾國荃之兵攻破雨花臺各石壘，而巢縣和含次第克復。於是逆謀大亂紛紛南渡，遠救蘇州，近救金陵。天六來安瓜洲之賊，不擊而自退。江浦橋林浦口之賊，不攻而自破。在忠酋之意，收回江北羣賊，以全力保守江南，僅留精銳分守九洲洲七里洲等壘，與金陵相犄角，爲堅拒不拔之基。不料我軍大舉進攻，正值羣賊甫渡中洲，未達南岸之際，凡競渡之賊，與守壘之賊，蟻聚於漢漢蘆葦之中，各礮船繞洲圍攻，登岸搏戰，數萬悍寇，悉數聚殲。縱偶有倖脫者，亦不過逃歸金陵老巢，實末嘗紛竄江北，致貽裏下河之患。此臣自去冬以來所深慮，至是始稍釋隱憂者也。諭旨垂詢如何相機進搗，會商滬浙攻取蘇杭一節。九洲洲甫克以後，臣卽檄鮑超南渡，檄蕭慶衍防守二浦，旋接楊岳斌會國荃來函，請調蕭慶衍同渡南岸，紮駐神策門一帶，而以鮑超一軍繞過鍾山直達孝陵衛，漸圍合圍。爲持重之謀者，則以城垣太廣，兵力尙單，不宜遽求合圍，恐大股逆賊齊至，一隙可乘，全局俱震。爲制敵之謀者，則以浙攻富陽，滬攻蘇州，金陵亦宜迅速合圍，使該逆備多力分，不遑兼顧，或者致力於金陵，收效於蘇杭三處。有一得手兩處，可期并下。臣亦合圍制敵之說，與諭旨所示，使賊應接不暇者，暗相符合。特勁派無多，不足以斃深根之寇。擬俟江西邊境蕩平，再調江忠義李榕席寶田等軍，由皖南漸趨東壩，會剿金陵。一面咨請揚州鎮江防兵前來協剿，亦非旦夕所能集事。此籌剿金陵老巢之大略也。諭旨垂詢壽州蒙城近日情形一節，苗逆復

叛以後，臣先後飭派將凝學、毛有銘、周寬世、成大吉等援救壽州。壽州三面環水，僅南門一面可通。又以賊寨林立，與水際礮划相爲倚護。四月二十八日之戰，毀牛尾岡三壘。五月十二日之戰，毀東皋峯數壘。二十六日，猛攻城外賊壘未下。而我軍三次苦戰，已捐精銳二千餘人之多。據署知州毛維翼遺死士梟水出城，稱城中野草雜蔬，摘食俱盡，道殣相望，勢將不支。蔣凝學、毛有銘以重金啗苗圩，潛運米麥進城，冀再堅持數日。成大吉趕至，必可合解重圍。不謂六月初二日，運米者再入，而下蔡外委邱維城旋於初四日四更舉城獻賊，毛維翼力戰死之。臣以壽州既陷，皖北與豫鄂三省震動，乃檄蔣凝學暫駐三河尖，辦足米糧，移紮潁州，以保要郡，而衛豫境。檄成大吉仍紮三河尖，以蔽鄂疆。檄周寬世退紮六安州，以固皖省。毛有銘暫駐六安，爲諸路游擊之帥。亦因傷亡過多，難遽剿也。苗浦霖既得壽州，凶餒彌熾，勢必窺伺臨淮。臣現飛調何紹彩四營，由甯國北渡，馳赴臨淮，師唐訓方調遣前調之黃翼，淮揚帥船須俟李朝斌抵滬後，始得交替防務，上駛入淮。輾轉需時，尙恐緩不濟急。又飛咨彭玉麟、楊岳斌，選派舢板八十號，星赴臨淮，援剿苗逆。待黃翼升到淮，仍令各回本汛。臨淮能否保全，尙不可知其蒙城一軍，則更無兵撥，鞭長莫及，憂愧徒深。此壽州失陷後，力圖補救之情形也。伏查去冬今春，危險疊生，自巢舍、二浦、九洲洲次第克復，長江數千里盡爲我有，江北髮逆一律肅清。方幸大局旋轉澄清，有日不謂苗逆煽亂，壽州被陷，是皆

徵臣治軍無狀，調度多乖，愧憤特已！運同銜署安徽壽州知州毛維翼，忍飢撫士，扶病登陴，以練丁五百人，苦守七十六日，民皆效死弗去，卒至食盡力竭，城陷同殉。亮節孤忠，一時復絕，惟有籲懇破格恩施，准將毛維翼追贈道員，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賜卹。仍於原籍及死事處所，建立專祠，以彰忠藎。其餘在城文武員弁，俟查明另行辦理。自李續宜丁憂回籍，臣即兼統其部下四軍，去歲賊竄江北，驟失三城，臣調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南援，遂將防守壽州之三營，移駐六安等處。今歲苗逆既叛，又不能以全力撲滅苗黨，仍留蕭慶衍會剿巢縣，調成大吉回援鄂省，實有顧此失彼之咎。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各軍救援不力，均有應得之咎。布政使銜安肅道蔣凝學，首先調援，初到壽城，稟請破苗解圍，確有把握，厥後一戰失利，自悔輕敵，貽誤匪淺，應請旨革去布政使銜。記名提督成大吉，在湖北接到飛檄，久不成行，五月十四日，在麻城之宋埠拔隊，遲至二十四日始抵固始。又復逗遛數日，竟未趕至壽州，實屬遲延玩誤，請旨將成大吉撤銷勇號，以參將降補，稍示懲儆。仍各留營帶隊，以觀後效。按察使銜記名道毛有銘，同辦一事，厥咎維均。惟該員前在石澗埠苦守半月，終解重圍，克復東關之後，馳驅數百里，赴援六壽，頻行之時，其缺餉與成大吉相同，而拔隊迅速，不敢稍誤師期，功過尙足相抵，應請免其置議。所有遵旨覆奏緣由，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彙報各路軍情摺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奏為彙報各路軍情，先陳梗概，仰祈聖鑒事。竊金陵與壽州等處軍情，臣於六月十二日馳奏在案。近日探報，偽忠王侍王均隨洪逆，堅守金陵，搬運蘇州之糧，接濟老巢。會國荃一軍自五月十五十八等日，攻破金陵南城角，長干橋一壘，二卡後，圍逼如常，別無戰事。鮑超至鍾山，築營將竣，本擬移紮孝陵衛，旋因自染暑瘧，又以軍中疾疫大作，死亡相屬，恐前敵為賊所乘，遂平毀鍾山營寨，仍駐神策門沿江一帶。金陵城下，暫難合圍。臣亦以江西未靖，皖南方棘，恐鮑超須調剿上游，不敢令其遽爾合圍也。蕪湖、甯國、南陵、涇縣、各城、金柱關、灣沚、青弋江、各隘，雖抽調何紹彩、西河一軍，而水陸防守，幸均完固。偽輔王楊七麻等股，在於東水陽、新河莊、結卡踞守，亦未敢伺隙內犯。二十至二十六等日，甯國守將劉松山會約涇縣守將易開俊，剿賊於黃村、北貢里、曹村、考坑、蕎麥灣等處，四戰四捷。朱品隆亦自青陽會剿於木竹潭、順安鎮、黃柏嶺等處，獲勝三次，斃賊極多。前據護護偽文忠酋欲調黃李古賴各賊回援金陵，近則并無其事。古賴、劉藍等逆，仍在太石、涇廬之交，黃李等逆則麇聚於湖口，都鄱一帶。數月以來，江西官軍與左宗棠派援之師，苦戰苦守，屢獲勝仗。景鎮、鄱陽之賊次第退竄。沈葆楨又咨調江忠義專剿湖口，滿擬即日全境肅清。六月初二

日韓進春在洋塘挫潰凶饑復張目下賊勢趨重湖口一路六月十七日猛撲江忠義堅山營寨李榕部將陳由立援剿獲勝旋以追賊致挫十九二十三等日復來堅山圍營攻撲甚猛江忠義雖係宿將而所部老勇較少新募居多李榕則全係新立之軍未經大敵殊可危慮由湖口下至彭澤馬當東流上至屏峯南康都昌瀘江濱湖一片逆氛臣現咨商彭玉麟多帶礮船親赴湖口援剿江西寄諭所示廓清江境然後併力皖南規取金陵誠為確不可易之理即當欽遵辦理苗逆既陷壽州北圍蒙城益力又遣黨至汪家集西伺霍邱蒙城勢尤危迫臣與唐調方均無兵可撥鞭長莫及憂灼徒深霍邱居三河六安之中迤東北曰溜子口密邇正陽最據形勝臣令蔣擬學暫不赴三河尖就駐防溜子口令周寬世撥三營駐防迎河集該二處皆賊所必爭兵力過單未知能穩守否毛有銘所部則守六北壽南之老廟集以杜野掠而保米糧且令良圩有所依附不與盡叛歸苗指日水師入淮或者大舉會討較有下手之處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報外所有近日軍情合先由驛具陳大概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奏為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大江南北兩岸軍事孔亟歷奉寄諭指示周詳殷殷以金陵江西及淮上各

防為慮其大概情形臣於六月二十七日具奏在案茲復就近日戰守事宜分晰條列續陳作左

一金陵各軍疾疫過半鮑超所部霆營為尤甚偽忠王侍王輔王章王等糾率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以圖一逞六月二十二日突分兩枝一出儀鳳門直撲鮑超霆字右營一出太平門繞撲劉連捷南字等營我軍轟擊竟日負創而遁七月初一日又以西瓜炸礮猛攻劉連捷下關營寨勢更兇悍得水師協力苦戰擊退而李成謀與劉連捷各受槍傷幸不甚劇聞白齊文投入賊中以重金廣置礮礮分解金陵現在劉連捷營外明掘直濠暗開地道計日內必有數次惡戰又准李鴻章鈔送忠酋等偽文新調偽護王潮王同援金陵展王為王改守句容但願羣逆畢萃金陵或者蘇常等處有機可乘未始非官軍之利也

一毛鴻賓請調張運蘭入粵欽奉諭旨垂詢所部老湘營能否調往飭臣酌量辦理張運蘭自上年十月間因病回籍所部湘勇十營即派部將易開俊劉松山各統五營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甯國當廣德建平之衝涇縣當太平石埭之衝易開俊等內防外剿屢卻賊氛城垣賴以保固所駐皆係最要之地臣處別無換防之師接據毛鴻賓來函亦以該營欠餉過多一時恐難抽動已令張運蘭另募三千人帶赴粵中則原部湘勇自應仍留皖南以資得力

一太平石埭之賊堅踞如常。六月十七日，分股進章嶺，羊棧嶺竄入黟縣，意將由上溪口衝出婺源，就食江西。十八日，王文瑞自祁門督軍會合劉典留守漁亭之各營，併攻黟城，一戰克之。驅賊至嶺外十數里，擒斬甚衆。此次幸仗天威，剿辦極速，不使徽州更增一患，即免江西再設一防。

一江忠義李榕兩軍駐守湖口，六月十九日，堅山之戰，僞堵王黃金，實負重傷。二十八日，剿賊於陳兵馬，水車港等處。二十九日，追賊於梧桐嶺，太平關等處。分道馳擊，均獲勝仗。七月初三夜，堅山營中俯瞰文橋賊巢，火光隱約。江忠義知賊將宵遁，約李榕於將曙時，引軍襲破諸壘。賊乃敗過黃沙嶺，分竄都昌彭澤境內。湖口已無賊蹤。江忠義等加派隊伍，裹帶乾糧，馳追三日，尙未收回。前奉聖諭，速由湖口與饒軍並進，將江境各賊悉力驅除，由石太進取東壩。有此一捷，賊鋒稍挫。如江西一律肅清，臣即當催令江忠義、李榕等欽遵前旨，妥速辦理。

一恭奉六月初五日諭旨，垂詢李世忠作何動靜，飭臣隨時奏聞。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臣於二月二十七日，亦經密陳及之。乃二浦並陷，深感聖主之不加嚴譴。九洲洲既克，又畏禁軍之難與抗衡，臣察其愧怍慚生，頗知斂抑。亦復推誠相待，事示以不欺。近接該提督來函，有「五河地方爲臨淮後路，倘苗逆下竄，誓必堅守五河，決一勝負」等

語。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剿苗，既伸公憤，又報私讐，似屬出於至誠。近日臣處餉項極絀，數月以來，並無銀米子藥，解濟。蘇州李世忠亦無怨望之意，若坦然相處，當不至別生枝節。

一苗逆圍陷壽州後，遣竄在正陽關，增壘凌濠，尙未蠢動。何紹彩陸帥四營於六月二十六日，取道廬州前進。彭玉麟、楊岳斌所派舢板八十號，亦於二十二、二十五等日，由九洲洲先後開行。計此時均已趕到臨淮，得此水陸倚護，唐調方之老營，可期穩固。惟蒙城糧路將絕，危殆萬分。恭讀六月十九日諭旨，命臣另籌一軍，赴穎上，擣苗逆老巢。能否於江北陸路防軍內抽調勁旅，或徑援蒙城，或由定遠馳抵懷遠等因。查江北陸營如蕭慶衍所部駐防江浦、浦口，周寬世所部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等處。蔣凝學所部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等處。成大吉所部扼防三河尖一帶。毛有銘所部扼防老廟集一帶。各守要區，萬難抽撤。此外實無一枝勁旅，可援蒙城。並赴穎上，無以仰慰宸廑，曷勝愧悚！

以上六條，均係諭旨垂詢之件，及各路布置情形，除戰狀分案續報外，合先逐條詳列，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催調黃翼升赴臨淮片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再：臣前調黃翼升淮揚水師由洪澤湖赴援臨淮，須俟李朝斌太湖水師到滬後，交替防務，殆得自上海拔營渡江西上。誠恐輾轉需時，緩不濟急，因飛商彭玉麟、楊岳斌等，在長江各水師營中，暫派舢板八十號，先赴臨淮，日內計可趕到。而太湖師船陸續入滬，李朝斌亦可即日抵防。上海戰船足敷分布，相應請旨，敕下署江南提督黃翼升，親統淮揚水師之半，刻日駛往臨淮，仍分一半留滬助剿，責成該署提督往來布置，兼顧淮滬兩防。俟克復蘇州後，即將駐滬各營分紮洪澤湖以下，巡防淮揚通泰等處。駐淮各營分紮洪澤湖以上，巡防淮潁滄渦等河。至江南提督一缺，黃翼升既赴臨淮，未便攜印入皖，應懇天恩，即令浙江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就近在滬接署，以重職守。其黃翼升一軍，所需糧餉子藥，目下應由李鴻章全數供支。將來唐訓方事機漸順，餉項漸裕，即由蘇皖兩省各支一半。臣處鹽務，稍有起色，亦必多撥鹽稅，供支該軍，以期與淮揚二字名實相符。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口防軍勝仗摺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為湖口各軍疊挫賊鋒，遂毀文橋，擊賊悉遁，恭摺稟報，仰祈聖鑒事。竊自江忠義李榕督軍進次湖口，擊賊屢勝，臣於

六月二十七、暨七月十二等日，節次具陳。大槪在案。先是，偽堵王黃文金糾合諸賊酋，於二月由皖入江，分擾鄱陽、浮梁、祁門、都昌境內，屢為劉興、段起、席寶田、韓進春等軍所扼，不得深入江西。乃折而西竄，趨重湖口，分為三路。上路曰文橋，中路曰梧桐嶺，下路曰太平崗，袤延三十餘里。而文橋賊勢最重，凡堅壘七座，黃逆親踞其中。浙江鹽運使李榕，自彭澤項家山一捷後，聞湖邑告急，於五月十四日，移營湖口之三里街。越十數日，江忠義亦率所部，自九江東渡，會師於馬影橋。六月初九日，雕勳殷家山、涂家嶺之賊，展旗一進，不戰而卻。江忠義旋紮聚山，以備之。十七日，賊由文橋出，大股三萬餘衆，分道來犯。江忠義留兵守定老營，隨令徐士巍、徐生德、王順慶等直前迎敵。而以李祥松、劉光文、林志金等為左翼。江忠寬、黃仁遺、權光燦等為右翼。仍親督陳鳴志、江忠華、馬步各營，從後繼進。戰不兩時，李榕部下鄒陽和、楊春華兩營前來會剿。突出聚山之右，列陣襲賊。李榕以賊方衆，悍勢恐不敵，飛騎止之。而鄒陽和已衝過曹均橋，與賊戰於山墟。一馬中槍而逸，羣馬卻後，幾亂步隊。李榕抽刀壓定陣脚，江忠義麾軍驅殺，至數里外。賊乃回戈轉鬪，且卻且前。哨弁黃忠勝、李光明、李士青、江忠修、鄧在仁、黃守和等，縱橫盪擊，各負重創。李榕部將陳由立大呼陷陣，殲悍賊百餘人。盡力窮追，深入敵境，誤為伏賊所抄。急引軍躍出重圍，士卒已傷亡九十五人。十九日，賊以大枝匿於翻山、張天社一帶，乃以小枝薄營誘戰。江忠義戒諭將士，堅壁不動。賊始計沮。

悉衆來攻。排列五六層，猛撲十數次。官軍但以槍礮對轟，遇者輒墮。忽有一酋指麾衆賊，賊無敢反顧者。江忠義詢之降卒，知爲逆渠黃文金。俟其撲近花籬，聚聚槍同時並發，應聲而仆。賊遽譁亂，爭昇以行，餘亦相率竄走。擄生擒賊供逆酋黃老虎實受重傷而奔。此六月十七十九等日賊犯堅山各營合戰獲勝之情形也。自黃逆負創後，賊爲氣奪，悉屯文橋壘後，匿不復出。江忠義、李榕、周鼎形勢，共籌進取，必以一營斷梧桐嶺來賊，二三營防文橋壘賊，而以全力注陳兵馬地方，庶有下手之處。二十八日，江忠義率精捷九營進陳兵馬，中左兩路李榕率鈞字五營出左路之左，進水車港，鄭和策馬當先，手刃瞭望二賊。楊春華、陳際之轉戰而入。江忠義遙望樹林陰翳中賊旗隱約，即督中軍親兵鼓行疾進。兩鋒相交，火器燃發，槍子雨飛，何明立、鄭長來、聯騎齊驅，將賊壘逼出林，直薄陳兵馬賊館。賊復增黨決戰，陳山立正在傍山搜剿，見鄭陽和、楊春華從左路橫躍入陣，急催部卒，併赴前敵，與江忠寬、陳正珀猛進猛擊，賊乃大潰，但以另股繞出，縱焚郵舍，徹夜擾我。次日，李榕率偏師突出擊之，由太平關一路，打散刈稻之賊數百，小有擒斬。江忠義分軍爲二：一出花尖山，一出毛家店，所向辟易。張寶鑑橫槊直入，殲騎於陣，旋以中賊三矛，逾時殞命。各營奮力馳護，數路並進。林志金、江忠倬亦自花尖山移軍來助，賊不能支，敗向梧桐嶺，潛伏不動者數日。適會劉典、席寶田等有南路青山橋之捷，賊於是有退志矣。七月初三夜，江忠義在堅山營中，俯

瞰文橋七壘，火光熒熒，若隱若現，度賊將遁。約李榕部隊於五更時出營會剿，仍先遣勇士潛至壘下，鳴號鼓以驚賊，賊不虞官軍之猝至，惶遽不知所爲。各勇乘勢踰濠，蟻附而上。比江忠義、李榕全軍踵至，衆壘已平，遺棄米穀相望於道。於是各整隊伍，裹四日糧，越黃沙嶺，馳斬尾股，足無停趾，直出建德所屬之羅家廠，上下房等處，殺賊二千有奇，積屍塞路。始於初八日整旅而還。此六月二十八九等日擊賊疊勝，七月初三夜攻奪文橋及連日追剿之情形也。臣查皖南各賊，圖竄江西邊境，不得逞於饒州景鎮，遂欲佔踞湖口，徐擾腹地。經江忠義、李榕等擊傷悍目，攻毀老巢，使賊不敢駐足。江境次第肅清，實屬有裨大局。其應獎應卹人員，除江忠義一軍，應由沈葆楨奏請外，李榕一軍可否容臣查明酌獎之處，出自聖恩，至花翎守備張儀卿、楊友和、藍翎守備劉喜祿、王傑、沈克明、藍翎千總汪春旺、金家見、張先亮、藍翎把總夏楚寅、譚正興、韓得勝、馮玉峯、外委楊興隆等十三員，弁均係力戰陣亡，應請敕部各照本職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湖口防軍屢獲勝仗，各賊全遁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曾國荃一軍派劉連捷駐營下關，自六月二十

皇太后皇上準鑒謹奏

覆陳籌援臨淮摺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二至七月初六，該逆猛撲數晝夜，洋鎗礮礮，多而且悍。經劉連捷竭力擊退。會國荃因北路喫緊，力攻南路，以掣賊勢。七月初八九日，大戰獲勝，攻毀印子山賊壘，調蕭慶衍由江浦南渡，分守要地。鮑超病體尚未全愈，其將卒雖亦多病，然較去歲則已少矣。蕪湖守將吳坤修於十七日約會水師，迎擊於雙斗門，破其二壘，乘勝追至水陽。金柱關、蕪湖兩防，均可鬆勁。甯國、南陵、涇縣、瀟沱、清弋江各防，近亦均無戰事。惟湖口肅清之後，江西羣賊悉數東趨，行走剽疾。二十日已繞過池州，撲獲青陽縣城。守將朱品隆督軍固守。二十一、二等日，賊又以全力來撲，四面合圍，環城而營。朱品隆所部七營，營官病者四人，其胞弟甫經病故。朱品隆亦抱病甚重，昇疾登陣，未知能否堅守待援。現在劉典一軍回駐徽州，江忠義、李榕、席寶田三軍，臣檄令作為潯、德、甯、池五郡游擊之師。李榕已抵東流，江忠義、席寶田亦以病多夫少，尚未拔營入皖。但願青陽保守無恙，各軍陸續前進，則皖南大局不至決裂。苗黨之據壽者，除伏未動，將凝學、毛有銘、周寬世成大吉，所部各駐要區，防守尚穩。蒙城解圍以後，賊聚懷遠。普承堯、張得勝等攻懷之師，已被該逆截斷後路，糧運梗塞。臣所派赴援臨淮之何紹彩、陸帥二千人，王吉、丁泗濬、舢板八十號，已據先後到防。十三日，水陸並進，水師攻奪宋家灘礮台數十隻，惜河洲一壘未破。前敵糧運仍為賊阻。其留守臨淮者，兵力過單，別無可濟之師，殊少自全之策。北顧淮甸，殷憂曷已。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奏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

奏為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昨因彭玉麟赴援江西，諭令會國藩迅催楊岳斌督率水師，駛赴臨淮，藉資援救。此時苗逆勢極猖獗，援兵早到一日，庶得早救一日之例懸。仍著會國藩遵旨嚴催，毋稍遲玩。唐訓方仍就現有兵力，妥籌守禦，以待援師，並飛催蔣凝學、周寬世、毛有銘等軍，迅速進紮溜子口等處，約期會剿，不可稍有鬆勁。」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二十四日上諭：「臨淮地方關係皖北全局，豈容稍有疏虞。現在危急情形，迥異常時，非有陸路援軍，速行馳救，大局將不堪設想。會國藩所部各營，雖不敷分布，亦當於無可籌撥之中，勉力抽派一軍，星馳援應。」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三十日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效，與其駐勇五河，專候賊至，何如督飭所部，由五河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并著會國藩即行札調該提督，迅速進兵，毋稍遲誤。會國藩接奉此旨後，察看李世忠近日情形，如果私難公憤，發於至誠，即將此旨摘錄傳諭，並須坦白相待，使之不疑，令其知感。知愧，樂為我用。李世忠是否可資其力，此次可否摘錄傳諭，並著會國藩酌量辦理，隨時覆奏。」等因。欽此。伏查臨淮之要區，有五北

曰穎上曰懷遠南曰壽州曰鳳陽曰臨淮皆傍淮水者也。距淮稍遠之要區有西北則濱穎河者曰穎郡濱渦河者曰蒙城南則濱淝河者曰六安濱史河者曰固始皆匯於淮水者也。自穎上懷遠壽州悉淪於賊九處已失其三。目下唐調方所置守者爲淝河爲蒙城爲鳳陽三處。臣所置守者爲六安爲穎州爲固始三處。情形雖稍分緩急而皆苗逆必爭之地。臣前派何紹彩陸帥二十人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撥舢板八十隻先後抵淮亦嘗戰勝一次。因苗逆徒黨日衆夾淮而軍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二十二日唐調方將各營撤退卽長淮備小蚌埠一帶亦被苗逆佔據。臨淮一軍危如累卵。臣本思續撥援兵挽救全局況又疊奉諭旨責咎旁貸無如近淮諸軍如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二處尙嫌單簿要之地不能抽動。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二處尙嫌單簿頃又調桐城一營併紮迎河矣。蔣凝學所部分守穎郡在邱三劉集三處七月十七日攻破黃梁集西南二圩十八日疊平數圩。該處在溜子口之南苗黨備貫金嘯聚其間蔣凝學派隊出劉家台湖口焚其米船盡毀羣圩遂於八月初一日襲破苗逆老巢嚴防河路爲將來進丘溜子口之計。毛有銘所部駐守老廟集七月十七日攻破陶家三圩旋又分紮板橋集凡壽南六北之良圩賴該軍以自保。成大吉所部分駐固始三河尖近以爲穎郡之聲援遠以爲鄂省之屏蔽而潘璣等圩首鼠觀望亦須有該軍維繫其聞庶不至擊其公然從苗之志。凡此皆近淮諸軍難以調動之情

形也。至大江兩岸諸軍自江西肅清後黃文金等股七僞王圍撲青陽守將朱品隆病勢日篤不能登陣將土者過半苦守兩旬兵單糧絕岌岌可危。李榕之由水路赴援者抵淮離城十八里之銅埠江忠義席寶田之由陸路赴援者現尙未至池州青陽之能否保全殊無把握。縱青已倖保無恙而賊意在圍魏救趙將徧擾皖南最要之區以掣金陵官軍之勢。凡甯國無湖南陵涇縣嚮止青弋江必將處處喫緊。臣以金陵各軍新破上方橋河西二壘城賊水運已斷不得已檄令鮑超引軍西上以剿山江回皖之賊以救甯國蕪湖之急。方今滬軍極盛江蘇新克已將蘇浙之賊截爲數段正在得手之際本宜加功於金陵收效於蘇郡。臣分金陵之兵以救皖南已屬失算若再遠救淮上所失尤大。此江南諸軍不能赴淮之情形也。諭旨命臣劉調李世忠迅速准兵毋稍遲誤並垂詢是否可資其力一節。李世忠中心感愧苗爲讎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駐江北州縣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關繫數年之儲蓄各營之精銳畢萃於斯。論守局則自顧身家或有堅忍之力。論戰事則向無紀律。雖操必勝之權果其該督迫於公義私憤併力剿苗自未便阻其敵愾之心致啓其猜疑之漸。若必調剿以資其力則臣能保該提督之無他不能必該部衆之命。萬一軍心不固前敵挫失恐五河後路又蹈二浦覆轍欲拯臨淮之急轉貽全局之憂。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竊計淮各營何紹彩歐陽勝美等之陸帥丁泗

灌王吉等之水軍，尚無損折。普承堯張得勝，挫退以後，已逾半月，當可收集補綴。次第成軍。臣處解銀二萬，及子藥槍礮，以資整頓。倘得陳國瑞援軍，迅速臨淮，或者勉力支持，保此危疆。臣俟皖南軍事稍鬆，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剿，斷不敢稍存膜視。上煩宸廡，所有疊奉諭旨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摺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金陵陸師擊賊屢勝，將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一律毀平，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七月初間，官軍在金陵城外堵剿獲勝，并克印子山賊巢，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會報戰狀在案。自昔年賊據金陵，逆節揚秀，清布置最密。城外如九洲洲七里洲中關下關雨花臺紫金山秣陵關江橋上方橋等處，類皆築壘如城，掘濠如江，為堅不拔之基。曾國荃一軍今年攻克數處，聲威頗震。又以江東橋為西南隅要隘，飭陳湜督軍圍之。上方橋為東南隅糧路，飭蕭慶衍進兵圍之。七月二十日，蕭慶衍率七營出印子山之東，偪賊壘而下寨。賊與七壘橋之賊，竭力來爭。曾國荃令蕭孚泗張詩日李臣典等分隊堵禦，俾蕭慶衍牆濠逾時而成。二十二日，派李祥和凌有和等滾營而進，更紮蕭慶衍新壘之前。賊擁衆猛撲，我軍力擊卻之。壘成後，昇巨礮晝夜環轟，賊為堅

壁不出者數日。曾國荃於二十九日，潛遣熊登武胡松江陳壽武等，繞過上方橋五里許，搶築六小營，以截賊後。賊懼糧路阻絕，乃糾數大枝，悉銳來撲。蕭孚泗李臣典等，摩軍迎戰，小有擒斬。伍維壽周日昇，復以騎隊從右路遠來包抄，賊始駭潰。合軍追及秣陵關，破十餘卡，盡奪河下賊船，而河西之接濟斷矣。蕭慶衍知壘賊計窮，傳令郭鵬程蕭恆書等營，會合李祥和所部，於夜半時，各負秫桿，擁至濠邊，競拔地鉞，大呼猛進。比賊驚覺，前鋒軍士半已躍入壘中。曙色朦朧，各軍抽刃環追，悉殲羣醜，罕有脫者。此七月三十日，攻毀上方橋河西堅壘之情形也。其江東橋一路，石壘高峙，環繞木城，外隔水二道，賊以有險可倚，負固拒守。陳湜率吉後兩營及平字盛字恭字三營，設法進攻，數月不下。阮明德等力戰死之。陳湜積憤填臆，乃置攻具，建浮橋，將制死於敵人，而諸將未之喻也。八月十一夜，風霾蔽月，咫尺莫辨。陳湜選銳卒數百，涉流而渡，潛匿壘下。特製絕大噴筒，望空飛擲。賊方驚眩不已，陳必友朱載武等已衝過浮橋，徑拔花籬晏恭山劉定發，從右路抄出壘後。吳隆海陳汝俊，從左路鈔至旱西門。陳湜旋督大隊繼進，賊恃牆堅礮利，連環轟擊。我軍所挾藥筒，為該逆素所未見，焚及木城。朱載武膝壽春，引死士肉薄齊登，先登者負傷輒厥。陳湜率吳隆海陳汝俊，抽刀壓陣，士卒不敢卻顧，有緣梯而上者，有向礮眼中蛇行而入者，賊皆惶遽失措，奪路爭竄。次日昧爽，遂拔石壘，並將衆壘一鼓下之。而城中出援之賊，適遇蕭孚泗張詩日黃潤昌羅逢

元趙三元各營隊伍自襄拱橋突出搏鬪移時受創而遁此八月十二日攻克江東橋各壘之情形也。臣查上方橋江東橋均占形勢經諸將士悉力攻克俟上游軍事稍鬆大集新舊各軍徐圖合圍較有把握。此次出力人員可否附於克復雨花臺案內酌請獎敘之處出自聖恩陣亡員弁俟彙案開單請卹。所有金陵各軍攻破上方橋江東橋兩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曾國荃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並調金國琛回皖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青陽一城黃文金等偽王圍攻已歷一月零六日，文報不通米糧久斷。八月十二日李榕部將鄒陽和等至距城十里之袁橋紮營旋被該逆攻陷。喻吉三率三營緩進。十八日紮營徐家村。二十一日攻破袁橋賊壘小有斬擒。二十二日江忠義席寶田兩軍繼進將合謀力戰以解重圍得朱品隆密稟城中草根樹皮採食俱盡能否忍飢為數日之守殊不可知。青陽迤北為銅陵縣突有藍逆另股竄入彭玉麟派在防水帥一戰卻之。其進東為涇縣賊股分擾劉松山自甯都督隊至涇會同守將易開俊剿賊於金村李村鳳村茂林章家渡等處疊獲大勝。又有花旗廣匪窺犯甯國郡城劉松山引軍回郡力戰卻之。目下皖南羣盜如

毛幾與去冬相似。幸劉典王文瑞王沐等議由徽州分道出嶺進規石埭太平二縣。而臣所謂鮑超一軍亦由金陵上援先赴蕪湖甯國或可力保皖南支持全局。至壽州苗逆之黨自前月破我懷遠圍師後復攻蒙城凶餓益熾。八月十二夜渦河南北各營全數潰退撤至小澗集守城者僅李南華等練勇千餘人斷難倖全。臨淮一路有郡興阿派二千人赴援諭旨又飭富明阿帶兵繼進李世忠亦親督五千人來會夾淮分屯尙足自固。苗逆若不得逞於臨淮則上游六安潁州固始三河尖處處喫緊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各守一方勢均力敵不相統屬。臣日夜憂灼深恐心志不齊調度舛錯貽誤大局查前任湖北安襄隕刑道降補同知金國琛與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同出李續宜部下。周寬世亦出自李續宜部下。該數軍分註皖豫之交須有人維繫其間庶得聯為一氣。李續宜病勢日深暫離東下。臣擬親赴六安察看一切又因皖南事急不敢遠離江濱。所可調護湘營籌剿苗逆者惟金國琛能勝此任。該員疊奉諭旨飭赴河南軍營因傷疾舉發羈留湖南尙未成行。臣思皖豫邊境同以苗逆為鉅患。潁州雖屬安徽疆土而實為河南所必爭之地。固始三河尖雖屬河南疆土而實為安徽所必爭之地。并為湖北所必守之地。形勢雖判為三省事權宜歸於一線。現聞金國琛舊疾漸愈赴豫則須另募新軍難求速效。赴皖則可通四軍之氣而固兩省之防。惟有仰懇天恩准將金國琛一員改派赴皖北責令綜理周寬世等四軍營務仍往

來固始二河尖等處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實於兩省均有裨益。除各路戰狀分案詳奏外，所有軍情梗概及調金國珠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青陽援師大捷解圍摺

（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

奏為青陽苦守三十八日，援師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逆匪由江入皖，圍撲青陽，官軍水陸進援，先挫後勝，臣節次附陳大概在案。初，偽堵王祐王等七悍酋，擁十數萬衆，在都昌湖口彭澤一帶，戰敗而東，遂略池州，直薄青陽。城下七月二十日，守將朱品隆派隊迎敵，挫賊前鋒，斬忠盼朝將洪逆以徇。俄而賊分兩枝：一由廟前而來，逼我西南兩門；一由茅垣而來，逼我東北兩門。蟻聚蜂屯，爭營巢窟，不數日間，近城半里環築六十六壘。又數里更築七十餘壘。濱河設有木城，河岸堅卡林立，悍黨守之。自是城中糧運斷絕，文報亦阻矣。二十三日，我軍分道擊賊，毀東門三卡，西門二壘。二十六日，又在北門毀賊數卡，然皆隨毀隨修，不經宿而立。就八月初旬以後，無日不戰，戰或小勝，而朱品隆病莫能興，部將亦多嬰疾病，漸不可支。時江忠義、席寶田兩軍尚在東流。李榕先率所部於初六日由水路駛抵距城十八里之桐埠，安營築堤，成軍以濟。初十日，李榕揚隊至洪山口，該處左水右山路狹如綫，馬不得上。乃令左右兩營覓民划分載陸勇，

約柳壽田水軍，乘溪水未落，夜襲袁橋賊卡。五更後，李榕駕小舟從後策應，少頃礮則銜尾而下。袁橋卡破，盡殲據卡之賊。遂於十二日，派鄭陽和、陳山、各將三百人，進紮袁橋。守城將士遙望援兵初進，亦出隊應之。奮擊西北兩門卡壘，冀通內外之氣。詎鄭陽和將濠甫成，被賊撲陷，水帥柳壽田亦挫賊而歸。陳山立以背水孤營，被賊層層圍裹，封壁不動。自末刻至四更，苦戰固守，逮賊之環攻少懈，始得振臂一呼，引軍突出。自是外援絕，而城中飢饉益甚矣。幸臣所謂之喻吉三陸帥、彭玉麟所派之喻俊明水帥，已達茅坦。十八日，進紮徐家村。城中始知援兵營壘已定，衆心稍安。江忠義、席寶田亦先後踵至，駐軍於石墨鋪。二十一日，喻吉三等有袁之捷。越三日，席寶田更進五溪橋，逾嶺破卡，賊遽驚潰。堵逆黃文金自力數賊，轉鬪而前。席寶田撥隊抄入卡後，黃文金從亂軍中逸去。我軍併進伍家村，土地壘，盡無算，而軍勢為之一振。此七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四等日，賊圍青陽苦戰守之情形也。疊據朱品隆遺死士易服而出，蠟書隱語，言軍中米糧既盡，食及牛馬。牛馬既盡，食及草根樹皮。聞者為之隕涕。適彭玉麟來自池州，周歷形勢，見董家村路口對峙二卡，右枕高岡，左臨溪隴，卡後地稍平衍，結壘者四，將以拒我援軍。乃與諸軍熟商，議定江忠義精捷八營出董家村山後，為攻卡正兵。喻吉三護軍三營，出陳家村後，包過田隴為攻卡抄襲之兵。李榕先派鈞前副右兩營守定樓子店烏魚潭後路，而自率鈞中左右三營徑渡西岸，由獅子山

頂壓下，會於董家村口爲護軍接應之兵。並以喻俊明、柳田水師分進夾山洪山兩口，專攻袁橋。陳家村大小羅村各賊壘，爲陸師依護之。其二十七日五更，蓐食水陸大舉，江忠義親督黃仁遣江忠寬、徐生德、鄭長希等，行近董家村，從山後榛莽中，揮隊緣巖而上。賊在巖腰，燃發洋槍，先登者中槍輒斃。黃仁遣率王高來身先禦之。江忠寬曰：右路抄上巖腰，遇賊即砍，無一脫者。徐生德乘勢躍過濠溝，撲卡直入。而護軍旗幟出自田壘，喻吉三涉水而前，水深及腹，燐焚路口二卡。遂合黃仁遣、鄭長希等，擊退援賊。移軍轉攻賊壘，相持逾時。堵逆突糾大股數萬，環布壘外，圖抄我後。我軍少卻，江忠義壓定陣腳，誓不返顧。各營哨衝入賊勢，縱橫盪決。哨長鄧新維身中數矛，猶復裹創力戰。喻吉三正在廳軍助陣，乃賊隊忽亂，敗若湧潮，中路堅壘既破。左路二壘俱下。李榕適由獅子山繞至村口，賊衆惶駭，奔北。聲若懸磬。維時水師亦自袁橋棄舟登陸，攻破陳家村逆壘。席寶田在五溪橋相距稍遠，疾馳來會。行次中途，遠望西北附郭一帶，煙燄蔽天，知守城之軍自內擊出。卽約諸援軍一鼓猛進，悉掃賊巢，直抵城根，而青陽之圍立解。計平一百三十餘壘，殲擒實逾萬人。餘賊遁歸石埭一路。此八月二十七日會師青陽城下，力解重圍之情形也。臣查青陽一城，陷賊十年，經鮑超用兵數月，始得攻克。此次黃文金各賊股以全力爭此要區，意將大擾皖南，掣我金陵兵勢。幸託聖主威福，諸將士忍飢扶病，內守外援，歷三十八日之久，卒能拔出重險，力保垂危。

城實屬有裨大局。在事尤爲出力人員，應先月繕清單，仰懇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專案奏獎之處，出自聖裁。至陣亡花翎都司許和山、藍翎千總李席珍、藍翎把總余才勝、李華峴、周玉祥、楊元成、劉受一把總、張修胡水初、謝見章、鍾登高、藍翎外委李得勝、周新、賀守修、張良才等十五員弁，應請敕部從優議卹。已革參將李殿華，於湖口擊山之戰，身先陷陣，最稱得力。此次力戰捐軀，尤爲憫惜，並請開復原官，照副將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所有青陽援師大捷，共解重圍緣由，謹繕摺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臨淮一路穩守如常。陳國瑞於八月二十四日，至小澗集，會合英翰所部，四日內疊破賊圩，軍城文報漸通。重圍可期，迅解。唐訓方亦派何紹彩再進蚌埠一路，以掣賊勢。前此蔣凝學攻克黃梁集，逆首費金適赴下蔡乞援，致令漏網。近聞該逆在蒙城勾結苗黨萬人，至壽州分竄余家集、三覺等處，意在擄掠，或不至遽謀深入大江南岸。青陽解圍後，太平石埭旌德甯國四縣尙爲賊踞。劉典、王文瑞、王沐等軍，正議由徽州出嶺會剿。適因太平之賊竄入善嶺，延援許村石門一帶，雖經劉典會商唐義訓擊退，而浙江富陽新復，左宗棠札調劉典回浙。該臬司去後，

徽州防兵單弱，勢難再圖嶺外。現令江忠義、席寶田、李榕、朱品隆、喻吉三、分兵兩路進攻石埭、太平等縣。惟該數軍轉戰數月，尙多嬰疾未愈。朱品隆亦因大病過久，請假回籍調理。鮑超一軍已至南陵，擬令搜剿新河莊、水陽、金寶圩之賊。由建平直達東壩。其甯國守將劉松山、涇縣守將易開俊，自八月初九十一日大捷後，十七日賊圍甯國郡城，劉松山力戰卻之。二十二日，賊至廟埠，又卻之。而易開俊亦於八月二十四、九月初三日先後破賊於涇縣之茶坑、平垣等處。但求將皖南各股悉數驅除，東接浙帥之氣，北絕金陵之援，則事機漸順矣。除另摺詳報戰狀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雨花臺各營，及金柱關、蕪湖各防，均無戰事。鮑超一軍由蕪湖進攻建平、東壩，須先勦新河莊、水陽、金寶圩之賊。日內計當接戰石埭、太平之賊，窮蹙已久，本無固志。惜江忠義、席寶田等軍病卒甚多，尙未進兵。九月初七八等日，涇縣守將易開俊勦賊於晏公塘、風坑、琴溪橋一帶，又獲大勝。賊乃遁往甯國縣境。其黃文金各股由青陽迤邐下竄，意在併入浙江。左宗棠調劉典旋浙，或足以資防勦。北岸臨淮、六安諸營防守尙穩，惟蒙城糧盡援絕，恐難持久。又有陳大瀾、捻股由豫入鄂，歷竄隨州、東

陽、應城、麻城，以達黃州。勢將闖入皖境。皖北祇此兵力，別無迎擊之帥，殊爲可慮。除甯國、涇縣各戰狀另案詳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甯國涇縣防軍勝仗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甯國涇縣防軍疊獲勝仗，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總兵易開俊、劉松山等，各統湘勇五營分駐甯郡、涇縣，屢遏內犯之賊。經臣三次奏陳梗概在案。本年七月下旬，太平逆酋古隆賢、石埭逆酋賴文鴻等乘青陽被圍，官軍不暇兼顧之時，各糾大股，蓄意犯涇。以古逆一股踞聚茂林、潘村等處，以賴逆一股踞聚丁家渡、章家渡等處。附近村落，布滿賊旗。甯國守將劉松山督隊於八月初八日馳抵涇城，與守涇之易開俊商，以章家渡距城較近，必須先清此路，而後可徐圖茂林。初九日，部勒各營，侵曉即發。劉松山令章瑞璿率各旗從右路進，易開俊令陳名鈺、喻先達率各旗從左路進。仍自率陳青雲、王華國、蕭章開繼之。道出丁家渡，斬守卡賊數人，不數里，枕山依水，賊館羅列。我軍甫進，各賊已紛紛縮入章家渡。易開俊、劉松山等僅軍猛擊，斬賊頗多。突有花旗一股自金村來援，章家渡賊亦復回戈轉鬪，勢殊驚悍。陳青雲率隊斜刺而入，章合才、易德麟併力乘之。王華國、蕭章開等從叢菁中抄出賊後，賊力錯愕，敗往水南都而去。易開俊以該處去茂林

尙十七里勢難同日進剿謀之劉松山於十一日馳擊茂林至則鳳村李村之賊聞風悉遁乃以六旗攻茂林四壘以二旗攻潘村三壘茂林之賊踰橋來拒鄧光武雷國典急起乘之偪賊過橋退至村口章合才率衆追之樟樹下一壘出千餘賊五爲之援適易德麟騎隊橫出邀截之而章合才王華國等亦從村後抄來賊隊散亂不能歸壘壘中守賊亦靡然潰矣其攻中壘者爲歐陽廷易致中仰攻逾時忽見古酋出巢督戰歐陽廷以一旗往來掠陣易致中昇巨礮轟之古酋負創返奔易致中自將勁隊馳至火箭兩營所破於是合軍追逐又踞二壘於潘村之後餘向太平老巢而遁此八月初九十一等日會剿涇之章家渡及攻破茂林潘村等處七村九壘之情形也甯國北路曰水陽曰馬山埠爲羣賊所嘯聚一聞劉松山赴涇甯郡空虛潛謀襲我郡城十四日劉松山引軍馳回傳令各門繕修守具戒備以觀其變十七日諜報賊至油榨溝將以詰朝來襲劉松山令章瑞璿舒翰楊玉迪等夜出南門繞過敬亭山擇險設伏又令張聲壯易德麟等在西城嚴陣以待天甫向曙賊數千人沿河蜂擁而至一悍目繞城大呼以令於衆我將士伏於女牆寂若無人注視良久見賊布勢漸寬號鼓一發爭拔鹿角踰濠競進劉松山令張聲壯等迎剿西門之賊並分擊街後一路陳世隆出剿南門之賊而自督胡文高章合才等突啓北門鼓譟而出賊不及備死於濠下者三四十人遂驅賊

至北門街賊翻身猛撲抽刃巷戰賊正倉皇欲遁張聲壯易德麟等適從西門追賊而來勢若奔濤遂將北門兩股一併擊退賊之在南門者聞信惶懼將望敬亭山折竄而北詎料我軍正設伏該處橫斷歸路賊乃東趨廟埠併股狂奔劉松山又遣章合才等遮擊於前陳世隆章瑞璿等緊躡於後伏尸盈路賊走陳卻灣濱河一帶爭舟舟覆燈偪入水者無數劉松山又於二十二日率楊玉迪章合才等迎賊於廟埠不戰而退楊玉迪進軍油榨溝河奮擊忽爲飛子傷鼻血流交頤猶復單騎突陣賊不敢犯始相率循河下竄此八月十八日賊襲甯國府城力戰擊退之情形也維時涇縣之水南都尙有踞匪糾黨麇聚丁塘延及茶坑田坊四頁村其勢復張二十四夜易開俊密諭各營出奇兵以離剿比曉進圍四頁村執先鋒賊數百斬之隨分二旗撲入茶坑二旗馳入田坊又破之會帥轉向丁塘乘賊無備攀卡齊入短兵巷戰賊盡披靡一時潰出雲嶺越數日仍踰嶺而西竄至水南都旋踞平垣九月初三日易開俊軍次平垣五里許以蕭章開曹義勝擊中路以陳青雲王華國擊左右兩路賊競踰崖而逸初七日我軍搜剿晏公塘零匪未及交鋒遂與蠡頭漣溪合股併退風坑易開俊即於初八日出隊琴溪橋下設伏誘賊賊自風坑悉衆來撲曹義勝張恆甫接戰佯卻引入伏中歐陽廷陳青雲等突出包圍亂刀交錯賊不能支敗往甯國縣而去此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八等日涇縣分剿獲勝之情形也臣查甯國涇縣地居皖南數屬之中自上年張運

蘭因病回湘。易開俊劉松山等接統所部，分駐兩城，屢卻大敵。復能馳驅援應，往往日行百里，且屬勞苦功多，全大局。藍翎把總鄧光武，藍翎外委甯國英，均係力戰陣亡，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駐守甯國、涇縣，賊疊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辦革鎮黃彬參款訊明擬結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審明革鎮黃彬被參確情，科罪擬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有人奏幫辦軍務水師總兵黃彬，安坐瓜洲，不理營務，專以收取沿江釐金，侵吞肥己為事，并縱容所部艇帥，攔劫商民貨物，誣稱盜賊，慘殺無辜。上年六月間，游擊郭定獻帶兵在劉河地面，擄劫商船，殺害良民數百人，瓜分贖財十餘萬，捏稟剿賊大勝。由黃彬入奏請獎，疊經被害家屬周等，在巡撫衙門控告。本年三月，有人見黃彬在船宴客，聞即粵運渠魁五月內，石埠橋甫經投誠之賊，在儀隴縣楊鍾珩公寓宴飲，門外擁進多人，詢係黃彬水勇，來尋賊目，索取米帳，並有接濟賊米之船，經民團查獲。該鎮藉詞掩案，懲辦民團。現在長江南岸之賊，時思偷渡江北，正水師防剿喫緊之時。若委任此等劣員，正防江面，必致與賊潛通消息，勾結竄越，於江防大有關係。著會國藩、李鴻章，按照所參各款，

嚴密查辦，務得確情。如果通賊屬實，即著於審明之後，以軍法從事。」等因。欽此。又奉十一月初六日上諭：「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自幫辦江北軍務以來，總統水師，從未見其於沿江賊匪所踞各城及附近口岸痛剿一次，攻克一城。迨經訪查，該總兵專以設卡圖利為事。縱容兵勇，擄劫商民，藉圖肥己。偽奉檄飭，焚燬沿江村莊，擄殺難民，捏報勝仗，跋扈橫行，肆無忌憚。黃彬以微末武弁，不數年間，擢至專閫，派令幫辦重任，宜如何整頓營伍，奮勇剿賊，乃竟敢恃恩驕恣，肆意妄行，以致民怨沸騰。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飭戎行。黃彬著撤去幫辦軍務，總統水師各差，即行革職。并著都興阿解交會國藩軍營，聽候查辦。」欽此。旋經都興阿恭錄諭旨，遵將黃彬咨解到皖。當即飭發善後局司道，收審取供。又添派咨調來營之刑部員外郎范泰亨，會提覆訊。茲據訊得黃彬供稱：革鎮於咸豐十年蒙恩賞加提督銜，總統水師，幫辦都興阿軍務。計是年至同治元年三次解鎮江城圍，兩次在揚州府境會合陸軍痛剿江皖竄匪，暨渡江悍賊，又派上下游將領郭定獻等，各帶礮則，督同靖江如皋兵團擊退江陰壽星沙之賊。此外在小河、魏村、焦山，各口岸屢次獲勝，經歷任將軍巴棟、河都興阿，查明奏有案。實無擄殺難民，捏報勝仗，及劉河打仗之事。亦無村民向水營喊訴之案。惟水師船隻大小，僅三百餘號，分防江面七百餘里，南北港汊紛歧，髮逆出沒無常，各處險隘均須分船駐守，未能攻克一城，職是之故。嗣蘇杭失陷，逃勇遺勇，廣匪土匪入江

劫掠，疊經革職嚴拿。遇案即辦，又何敢縱容水勇，擄劫商民？至沿江設卡抽釐，實則水師餉竭，革鎮先後稟商提督李、珠、將軍都興阿，准與吳全、賴鎮海，並委員梁傳、苗立偉，在沙漫洲試辦。其時上下商船，每釐或數十號，或百餘號，水師派船彈壓巡查。局員抽釐，湊發軍餉。所收銀錢，均係局員主政。迨沿江各港辦齊，旋由北台通、南台收、復山台改歸江北籌餉局。局撤，仍歸南台收放。節經漕督王夢齡、吳棠，分別奏咨，案據確鑿，委無罔利肥己情弊。又軍務倥傯，何暇宴客？或路過同鄉官，又奉差事，將弁偶爾留飯，固屬事所恆有。豈有於衆人屬目之地，公然招飲粵逆渠魁？革鎮雖愚，亦愚不至此。若兵勇接濟賤米一節，各路水師，革鎮不時親往巡察，都興阿亦隨時派有差官在探，並未查有此事。但江路綿長，蘇杭游兵散勇，各處商船往來，不絕，或有冒充兵勇，擾害商民，或有牟利之徒，裝米潛行濟賊，革鎮巡視不周，有失覺察，實屬咎無可辭。各等供，議詳請奏前來。臣逐核原參各款，水師將佐實未及劉河、江戰前於今，奏郭定猷案內，業經聲明，巡撫衙門並無周姓。案即沿江卡釐，既歸台局經理，亦無侵吞實據。惟在船宴客，索取米帳兩事，案關通賊情節較重，反覆難期。派員密訪，均未查有確證。其所供各情，尚無遁飾。然於游匪潛濟賊米，未能覺察，恐其部卒亦不免參錯其中，以致物議沸騰，實非尋常失察可比。自應從重比例擬結，查例載：盜徒偷運米穀，接濟奸匪者，絞。失察汛口，各官照例議處。此案已革黃巖鎮總兵黃彬，雖訊無通賊

重情，乃以幫辦軍務，總統水師大員，既不能攻克城池，肅清江面，又不能禁遏奸匪，接濟賊糧，科以失察議處之例，殊覺過於輕縱。業經革職在先，仍擬請旨，將黃彬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以肅軍政。所有查辦總兵大員參款，訊明擬結緣由，理合繕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軍壘克入隘并復秣陵關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奏為金陵陸帥疊克東南沿河八隘，并復秣陵關為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八月間，官軍攻克江東橋上方橋，後金陵城東尚有數隘未下，夾河而壘，戒備甚嚴。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為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會國案以東路未平，不能制城賊之死命。遂令蕭長衍、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謀分隊伍，東渡立營。詎賊已先據河東，築數壘以拒我。蕭慶衍疊用巨礮隔河迎擊，旋於九月十八日，派朱吉玉、李祥和，更在西岸上下游各修三營，為進兵之計。賊復列洋槍數千枝，於隄埂下，與我軍盡力對轟，相持不下者兩日夜。二十日，四更時，李祥和、王仕益、蕭開印、吳次漢等，率銳卒從下游過河。蕭慶衍率朱吉玉、劉長槐等營，從上游過河。破五土壘，殲賊頗衆。俄而城賊壘賊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寨，一面驅軍環進，挫賊前

鋒，逾時卻走。而東岸之營壘已成。二十二日，賊又諸道并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橘、蕭孚泗、曾督趙三元、武交清，駐兵其中，使雙橋門以東，不能通。賊之氣，蕭慶衍、率所部各營，經取中路，戰入垓心。曾輝日，王棲鳳、蕭有致等死之。各將士憤甚，相排競進，賊乃靡然返竄。蕭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賊，經能登武、胡松江、陳壽武等分道馳剿，亦各棄壘而奔。於是七甕橋、踞賊惶遽欲遁。蕭孚泗、彭毓橘、帶熊登武等八營，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帶吳宗國等五營，遮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一鼓併下。城中忽出，大股抵死來援。兩軍相搏，張毓明、劉開傳、章盛南、蔡典隆，羅得升、喻得輝等又死之。蕭孚泗、彭毓橘，急督各軍擊退援賊，仍復偪壘環攻。至二十四夜，令死士潛往縱火，賊衆冒煙突出，乃克斯壘，屠戮無算。此九月十七至二十四等日，連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土山、方山、七甕橋、二十餘壘之情形也。方山以南，爲秩陵關，關以南則爲博望鎮。賊在該鎮設卡者二，築壘者七。上可以應水陽，而旁可以控金柱關。守關者爲朱南柱，亦曾國荃之部將也。九月十八日，開鮑超等軍將有事於水陽，朱南柱即會約朱洪章、武明良等五營，進次小丹陽。潛察形勢，議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朱南柱率黎冠湘等銜枚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等爲左翼。十九日昧爽，各軍前鋒齊抵博望卡下。卡賊負固死守，槍礮橫飛，猝不得近。朱洪章俟賊少懈，昇巨礮至左卡，一發而殲數賊。武明良又

用火箭攢射，燔及右卡哨棚。羣賊駭懼，撲火爭竄。我軍正乘勢殺入，燬其堅卡。而壘中之賊，傾巢驟至。朱南柱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朱洪章、武明良，陰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賊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官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朱南柱等遂縱兵夾剿，驅賊至長流犄地方，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米穀近二千石。此九月十九日，金柱關防軍攻破博望鎮、二卡七壘之情形也。曾國荃以博望既得，則秩陵關之勢孤，七甕橋既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秩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分帶八營，出七甕橋之西，與熊登武、胡松江等會帥於中和橋，一戰克之。而秩陵關之賊，見我馬步馳至，即棄釜奔潰。各營追及河干，深不可涉，俾斬尾股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二十七日，曾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彭毓橘、李臣典、陳湜等，往勸孝陵衛地勢將欲分營移駐。賊自朝陽太平兩門突出二枝，前來搦戰。蕭慶衍、陳湜率所部各當一路，蕭孚泗、李臣典率所部傍城抄入，鏖戰方酣，俄有一酋指麾督陣。曾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槍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酋中槍墜馬，賊陣遽亂，有敢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湜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執百數十人，訊據供稱：「中槍之酋，僞護王陳坤書也。章順二僞王仍退入城，殆不敢復出。」此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疊克中和橋、秩陵關及大戟或下，獲勝之情形也。臣查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曠有重

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克九洲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又克七甕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並爲我有現令蕭慶衍全隊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此次出力人員應俟續立功績彙案請獎其力戰陣亡人員俟查明另行開單請卹所有金陵一軍疊克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曾國荃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古隆賢率衆投誠收復三縣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降人古隆賢舉衆就撫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僞匪王賴文鴻竄踞太平一縣僞奉王古隆賢分踞石埭旌德廣德等城聚黨出掠久貽皖南之患自賴文鴻爲涇軍所敗遁入甯國縣而太平遂爲古隆賢分地本年八月下旬青陽解圍後該城守將朱品隆疊據古隆賢遣人通款請以四城獻部衆之在右太者四萬有奇其在旌廣者亦三萬有奇悉願反正乞貸一死朱品隆察其窮餓歸誠情詞懇切知非挾詐僞而來也卽呈明臣處議將廣德撫局以鮑超任之旌德撫局以易開復任之石埭太平撫局則請自任之九月十九至二十三等日朱品隆兩派營弁馳赴石埭宣諭降衆先繳軍械次令薙髮分屯城下以待命二十八日親督易潤壇梅綿源等分帶四營入城受降

並調踞守太平之江老三二千餘衆歸併石埭詳加簡閱挑留馬步千人編立營哨仍交古隆賢管帶責令立功贖罪餘則由臣籌發萬金視原籍之遠近定給資之多寡概予遣散是日旣復石埭縣城遂於次日飭諭志業前往太平併復城池調諭吉三所部三營守之初江老三方以太平來獻僞天將江會義率黨背盟殺古朝將以叛取道三溪竄往廣德二十七日涇縣守將易開俊突由馬渡橋橫出截擊斬馘頗衆乃引軍進次旌德城外守旌德者爲僞岷天義申法喜早已聞風先遁餘黨盧旺有汗泚琳長蹠道左舉城歸降易開俊安撫城中盡遣降卒三千餘人卽分所部兩營守之據總兵朱品隆易開俊歷將籌辦情形呈報前來臣查古隆賢爲賊巨寇本屬罪不容誅一旦翻然悔悟自拔來歸不煩一兵而三城並下亦尙有寸功足錄不邀寬典則無以開羣盜自新之路而廣聖朝如天之仁合無籲懇天恩准照上年洪容海投誠成案賞給古隆賢游擊虛銜頂帶以昭激勵其部下頭目及經辦招撫各將士可否容臣查明酌加獎勵之處出自聖裁所有古隆賢率衆來降疊復三縣緣由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廣德一城臣飭鮑超部下宋國永往辦招撫事宜旋有叛黨江會義申法喜等下竄尙恐事多中變現在水陸各軍已克復東瀾鮑超卽將由建平進剿廣德該州之或撫或剿已檄令相機辦理續行具奏合併陳明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臨淮一路，穩守如常。富阿於九月二十六日，親赴蒙城督剿。李世忠、淮軍姚家灣，以圖下蔡，直搗苗逆老巢。唐訓方亦分軍大小蚌埠，以圍懷遠，聲勢頗為聯絡。潁州兵練攻破朱滑、孜圩、那西、漸靖。陳大濤、捻股亦經鄂軍擊收。山麻城境內竄歸河南，無慮旁延皖境矣。湖南、汀州有警，孫長緘以江西南邊空虛，咨調唐寶田一軍赴贛州防守。臣又令江忠義一軍回駐饒州境內，江西設有緩急，添此兩軍，足資防禦。大江南岸，甯國、太平以東，久為賊藪。彭玉麟親督水師，令合王可證、吳坤修等陸師，於九月杪攻克竊灣、金寶圩、水陽、新河莊、塘溝、滄溪，各賊壘。駐師高淳、湖口。高淳守賊楊友清遣人乞降。十月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東壩賊黨黎立新等亦即具稟納款，願為內應。彭玉麟知東壩一股已無固志，商同鮑超率師疾進。楊岳斌亦帶師船來會。旋於初七日攻克東壩，留黎立新降衆三營，餘則誅夷殆盡。此次幸仗天威，得此東壩要隘，不特皖南可冀肅清，即東至蘇州，北至金陵，攻取亦較有把握。除水陸剿撫各情形，另摺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聲明石太旌甯四城失陷緣由片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太平、石埭、旌德、甯國、四縣城於何時失陷，現在是否均淪於賊，著會國藩查明具奏。」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六月十五日，甯郡克復後，臣於宣城、涇縣、南陵、甯邑，皆置守兵，以其為邊圍，距賊近也。於石埭、太平、青陽、池州，皆未置守兵，以其為腹地，去賊遠也。厥後七八等月，疫疾盛行，鮑超游擊之兵，與各城防守之兵，均岌岌不能自保。甯國縣城於九月初六日被賊攻陷，守將章志俊、洪容海，皆係降人，臣故未嚴參也。十月中旬，黎賊圍攻旌德，守將朱品隆苦戰苦守，幸得保全。十一月初三日，賊從旌德闖入太平，并由太平繞越祁門。初十日，出赤嶺，趨田樂，竄入石埭。十二月初五日，青陽不守，臣於是調朱品隆一軍舍邊圍而先顧腹地，棄旌德而移剿青陽。旌德旋即克復。青陽而旌德一城無兵駐守，又為賊踞矣。該四城失陷原委，臣經四次奏陳在案。現在古隆賢投誠，石埭、太平、旌德三縣並復。惟甯國縣尚為賴文鴻所據，一俟廣德剿撫辦有端倪，則該縣勢孤，或亦不難於攻取。所有奉旨飭查緣由，理合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水陽、東壩等隘，高淳等四縣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剿撫兼施，疊復水陽、新河莊、東壩等隘，高淳、甯國、建平、溧水、四城，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官軍攻克水陽、新

河莊並復高淳東壩等城隘臣國藩於十月十二日附陳大槪在案方鮑超進軍仙人橋王可陞進軍東門渡出金壇圩之南將并攻新河莊臣王麟以該處地窄勢險未可以用衆也因率喻俊明唐敏義水帥兩營並約吳坤修劉祥勝傅家桂等陸帥六營出金寶圩之北將有事於水陽臣岳斌亦率李濟清羅宏裕王仁和等戰船來會師次密灣見有堅大石壘礮眼層列能越水陽等壘而遙擊我軍九月二十六日風雨蔽天賊備少懈喻俊明唐敏義乘夜運礮過河密排洲次徹夜環轟比曉石壘半圯遂合劉祥勝等鼓噪而前李濟清吳坤修亦駕小划入亮陡門平圩壘數壘併攻水陽破之其南路則有成發翔張錦芳等帶舢板進南湖毀夾岸兩卡卽於次日衝過新河莊從油榨溝倒擊而下時鮑超浮橋未成弗克東渡可陞偏帥獨進正與衆賊相持各水勇升岸大呼踰濠競入力攻新河莊又破之水陽迤北曰滄溪距滄溪十餘里曰塘溝爲直達高淳之要路臣王麟於二十九日令吳坤修萬化林往取滄溪親督水師及傅家桂等陸帥襲陷塘溝進塘溝數里曰高淳湖口東西兩壘萬槍齊發阻我陸軍進步十月初一日唐敏義王仁和於槍子如雨之中會合各舟師疾駛而進拔其堅壘又數里曰長樂鎮街市之中賊築石城礮台旌旗迷目我軍略不停漿衝入湖心忽梗一橋洋槍集於橋下喻俊明羅宏裕李濟清傍兩岸悉力衝擊唐敏義王仁和爭拔樁木斫斷橋梁一躍而上舉火立燔石城該鎮既克劉祥勝傅家桂亦渡旱隊來助吳坤修萬

化林亦自滄溪戰勝而還乃合軍謀進高淳先是高淳賊目楊友清乞撫不許至是該賊目遣人通款伏地涕泣自陳臣王麟察其情詞可信令與偽輔王餘黨自相攻開始許之降初二日率帥前往受降及至西門外煙燄上騰殺聲未絕揚友清率衆扣馬告曰偽輔王府餘孽有變頃已計斬之矣於是入城安撫悉遣降衆是夜略地而東並取固城一鎮此九月二十七至十月初一日水陸連破七隘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之情形也自太平旌德背盟叛去之江中二酋下竄東安鎮圖與偽匡王賴文鴻合股易開侯以旌城初復賊未遂颺利在速戰而又慮廣德撫議未成仍爲該二酋挾之以叛也乃遣降人彭國鈞問道入廣德馳諭招之一面部勒營伍於初三日度環雲嶺將抵東安鎮市口賊館如雲散布村落開歐陽紅易致中步隊及蕭章騎隊騰蹕而入所遇輒殲隔岸賊援涉水來爭又得陳裕英等渡河抄擊陳名鈺等沿河兜剿賊受大創聞然而潰維時甯郡守將劉松山方揚隊於白葉樹湯村何村一帶聞知料木店增賊五千衆悉自東安鎮戰敗而來乃引軍突出截之賊正傳餐將發不虞我兵猝至悉關志棄釜駭亂劉松山親督各勇驅出廣德大路旋即移帥東趨將攻甯國縣城賊賴文鴻先經聞風宵遁而易俊所派之陳裕英等旗適至遂與劉松山會復城池初四日彭國鈞返自廣德引降將鄭魁武部衆萬餘人詣東安鎮軍前乞降易開侯曉以大義簡留一營餘則概予資遣惟鄭魁武舉衆來歸廣德一城又爲江會義申法

喜叛黨乘虛竊據矣。此十月初三日，收復甯國縣城之情形也。初新河莊既克，尚有東夏四壘，為建平東壩之樞紐。初八日，鮑超令馮標、周有勝、王衍慶等，屯軍曹塘，進攻東夏。賊恃牆闊濠深，堅伏不出。馮標摩壘而進，手刃悍酋周有勝，王衍慶率眾爭抽鹿角，齊登一壘平，而眾壘俱下。自是東壩守賊黎立新等，上書水營，請為內應。建平守賊張勝祿等，上書陸營，請獻城池。定議，建平撫事使馮標任之，東壩之戰事，則鮑超與臣王麟同任之。初七日，臣王麟率水師八營，及吳坤修、劉祥勝等，早勇六營，鮑超亦率馬步十三營，合趨東壩。見上壩高峙三大壘，壩後築有偽城，橫亘數里。正議分軍立寨，偽隨王楊柳谷馳告，賊壘梗命，楊輔清為謀主，乞速進兵，以踐黎立新之約。鮑超即令譚勝達、李文益、熊鐵生、黃海清、孫得友等，繞壘圍攻。臣王麟亦令喻俊明、唐敏、義等五營，依護吳坤修、劉祥勝各隊，直出壘下。適臣岳斌飛檄而來，督令李濟清、王仁和、羅宏裕等，專向水路助陣。戰不逾時，殲賊盈千。賊多踰壘而逸者，楊輔清從亂軍中敗往溧陽，而楊柳谷立獻偽城，乃克東壩要隘。東壩復，而建平之捷書亦至。自馮標入境宣諭，張勝祿等十二人感激涕零，矢志不貳。即於是日，斬偽王藍仁，得舉城以降。建平復，而溧水之降書又至。踞溧水者為楊英清，黨眾萬餘，願繳軍械各散回籍。十二日，臣王麟會同臣岳斌帶隊進城，溫詞撫慰。盡資之行，不復稍留降眾，另立新營。此十月初七至十二等日勦撫兼施，克復建平溧水二縣，及東壩一隘之情形也。伏查江皖接壤

之區，以東壩為最要關鍵。仰賴天威震疊，警服羣酋，旬日之間，收取四城，并奪東壩重險。臣國藩現檄鮑超全軍駐守東壩，保此三省扼要之地，即為附近游擊之師。檄派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平，洪容海守高淳，朱品隆、喻吉三兩軍分守青陽、石埭、太平三城。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分守甯郡、旌德、涇縣三城。此外無兵可撥，以故廣德一州未能進剿。甯國一縣未能置守。致皖南不能一律肅清，愧歎實深。諸賊目革面自新，有裨全局，似宜宥其罪，而并錄其功。合無鑄懇聖恩，准將楊柳谷、鄭魁武、張勝祿等三人賞給都司、虛銜頂帶。楊仁義、黃儒繡、李明魁、黃勇發、江元泰、陳永爵、董明玉、湯桂風、陳世青、周珍金、汪保發等十一人，賞給守備、虛銜頂帶，以昭激勸。其餘大小頭目，可否酌給虛銜？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可否容臣等查明併案保獎之處，出自鴻施，逾格至陣亡各員弁，均俟一併確查，彙案請卹。所有官軍剿撫並籌疊復各城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軍破苗圩復懷遠縣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提督李世忠率帥入淮，疊破苗圩，會復懷遠縣城，恭摺彙陳，仰祈聖鑒事。竊自苗逆倡亂，連陷壽州、穎上、懷遠各州縣，圍撲蒙城，分伺臨淮。李世忠以臨淮為中原樞紐，未可為賊所伺，乃由滁州馳檄討苗，誓師前進。派朱元興、李顯發等各帶數千人，先

後赴援臨淮。仍親督大隊移駐五河，以爲之繼。九月二十三日，我軍循淮河南岸而上，道出劉府，考城灰溝一帶旋據姚家灣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李世忠即令徧諭各圩，許以自新於是淮南北之聞風反正者，百有餘圩。惟壽州中心渡之東鄉有柏家圩，尙爲苗黨死守。十月初三日，李世忠由石頭埠催隊猛進，逾時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自東迤南，引軍繞圩而過。不料圩中槍礮突發，損我軍士二十餘人。李世忠詢知該數圩，悉皆壽城賊渠李萬春之黨，卽飭各營分道圍擊，使賊不能相顧。盡舉十四圩，又平之。次日我軍所至，且剿且撫，計毀八圩，收十數圩。並於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該集之西曰夏家寨，寨中悍賊所聚，濠深牆峻，猝不易攻。李世忠先令陳自明、李顯安等率隊直前，誘賊出寨。俄見賊負長槍，爭先迎拒，火機所觸，發無不中。乃令李顯發抄出賊後，朱元興、蔣立功等分兩翼斜刺而入。賊知不敵，返奔入寨。我軍追至濠邊，緣牆欲上，詎賊守禦益嚴，先登者中槍輒斃。十二日，各勇填濠縱火，煙塵蔽天。守寨之賊不及燃礮，衆軍已塞扉而登，鋒刃環加，鮮有脫者。夏寨既破，壽東附苗十一圩，亦皆不戰而潰矣。二十一日，李世忠既派李顯發帶礮艇出蚌埠，擊賊獲勝。尋聞蚌埠守賊張士端舉衆就撫，計懷遠一城必可襲而取也。遂於二十七日，督同李顯、朱元興、蔣立功、陳自明、李顯安等合壽州而轉趨懷遠，與唐訓方會師於城下。未幾城賊自亂，喧聲突起。我軍知其內變，乘勢急攻。賊卽拔關出降，長隰道左各軍整隊而入，立將縣城

收復。節據江南提督李世忠呈報前來。臣查逆練苗沛霖稱兵復叛，疊陷城池，據有長淮形勝，屢以甘語詭詞煽誘李世忠。乃李世忠赤心報國，作嚴檄以誅苗，申大義而誓衆，毅然以討賊爲己任。親率萬數千人，削平四十餘圩，收復名城。此次僧格林沁大兵南下，苗逆立刻授首，誠如疾雷破山，無堅不靡。而李世忠剿平各圩，能使苗黨紛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除該提督部將李顯發、李顯爵業由撫臣唐訓方另摺奏請獎敘外，應懇天恩俯准開復李世忠革職留任處分，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酌保之處，出自聖裁。所有李世忠一軍剿撫諸圩，收復懷遠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再：近日軍情會國荃雨花臺一軍，於十月初五六等日攻克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鎮五隘，破賊二十餘壘。金陵城東百餘里內，一律肅清。遂於十五日進紮孝陵衛，城賊運糧之路業已斷絕。惟城內賊數尙多，其氣尙固。我軍於四月間開挖地道，直至十一月初五夜始得挖成，用火藥轟陷十餘丈。該逆內築月城，下穿橫洞，竟能搶堵缺口。我軍陣亡三百餘人，傷者更多。蘇州克復而後，聞僞忠王之計，將入金陵，挈洪逆首以出竄。臣觀洪酋之堅悍，未必肯棄金陵而竄他處。目下當以全力謀破堅城，一面布置各

軍分堵上游事機愈順圖謀愈不可不慎長淮一帶蒙城解圍苗逆授首蔣凝學成大吉等進取穎上於十月初二三等日攻毀近城七圩該城頭目方長華乞降不許乃斬苗景和苗景花以獻次日遂復縣城毛有銘初四日進取正陽關苗黨朱隆遣人乞降適僧格林沁遣將康錦文富明阿遣將程文炳前來招撫遂會同納降收復正陽關城又據李世忠咨報二十九日派何璜收復下蔡獲苗逆妻子五人二十日派宗元興收復壽州等語臣查壽州林沁唐訓方來咨另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馳慰宸庈伏乞聖鑒謹奏

李續宜病故遺書代陳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竊臣接據湖鄉來函前任安徽撫臣李續宜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籍病故其前一日該撫自作遺書寄臣中有云「伏枕自揣決無生機續宜死何足惜所最難安者兩朝之恩未報老父之養未終髮逆蔓延苗逆猖獗敵部二萬人分駐皖省一切全賴主持續宜臥病家山奄奄待盡心事未了死不瞑目前數日原擬將未了事宜力疾為一遺表乃搆思未就遽爾病革一息尚存遺憾何極伏懇具疏代達鄙忱上謝聖朝高厚之恩略表圖報來生之意」等

語臣查該故撫李續宜以書生從戎咸豐三四五年幫辦其師羅澤南營務六七八年幫辦其兄李續賓營務戰勝攻取無役不從臣與湖林翼皆出其才足以獨當一面勸召募新軍別樹一幟李續宜堅不允從故數年功績為其兄所掩未予優獎直至七年之冬李續賓殉節三河李續宜始涕泣誓師代領其衆九年夏間逆酋石達開擁數十萬衆圍攻寶慶九十餘日李續宜自鄂馳援一戰而解威山山大震恩遇因之日隆未及一歲由道員洊擢巡撫回援湖北連克兩府五縣李續宜猶以驟膺重任不克上酬國恩下雪私仇為恥聖主臨御李續宜調任鄂省再撫皖中旋授欽差臣異數稠疊密諭誨誠李續宜每與臣言自以新進之臣謬受腹心之寄恩重報輕惶悚無地逮丁憂以後賞給治喪銀兩派地方官經理詔許一筭屢次展假受恩愈深圖報愈切而病亦愈深不可為矣自李續賓帶兵以來兄弟皆以潔清自矢俸薪資悉供軍用家無長物環堵蕭然李續宜每謂區區介節不足以言報稱古有沒而結草以酬恩者李續宜臨終遺書殆出至誠臣蓋於其平日信之也李續宜之入皖也與袁甲三志同道合以銳意討苗為己任袁甲三彌留之際亦嘗有書遺臣囑臣慎益加慎勿苗逆為其窮勿視淮甸為易收等語有荷偃付託士匄死不瞑目之風今苗沛霖伏誅淮甸澄清該兩臣費志以終不克親歷行間一抒生前之忠憤尤為可憫除袁甲三業已加恩喪卹外李續宜應得卹典例由湖南撫臣入奏臣不敢妄有陳請特此

文先後同入壽城。彼此互爭，互有殺傷。今李世忠咨稱朱杜死於苗景開之手，應卽殺苗景開以讓抵，先了此案。等語。以臣愚見觀之，苗景開本係苗沛霖親屬，死黨卽無殺朱杜二人應抵之案，亦在萬不可赦之列。宋慶雖稟訴蔣立功擅殺門卒，然互爭之時，殺傷實亦相當。又於李世忠部下之提鎮擊斃二人，鎖押一人，當不至更有餘怒。李世忠不敢歸咎宋慶等，而指名係苗景開所殺，又恐其部下滋事，急急帶隊回豫，是尙無尋仇生衅之意。若果殺苗景開以慰之，必且感而兼畏，不至更有後言。此案由唐訓方悉心查明，僧橋林沁就近判斷，自可處置妥善，兩得其平。至下蔡之役，係李世忠部將何璜先入苗寨，雖降而尙未獻寨。逮宋慶康錦文挾苗景開而來，賊始舉寨以獻。當時互爭鬪殺，在所不免。何璜旋即退至龍王廟，尙無始終爭執情事。謹就微臣所聞覆陳梗概，其詳細情形，應由僧橋林沁唐訓方查明擬結。

一 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諭旨垂詢：正陽收復之時，道員將擬學何以有爭奪開礮，致傷兵勇之事。飭令查明據實奏聞。

一 節查正陽關城本係毛有銘會同康錦文、程文炳於十一月初四日前往收復。維時蔣凝學成大吉，兩軍尙在額上，未知朱萬隆先已獻關投誠。初六日，移師至正陽，隔河立營，正擬搭造浮橋，而關上陸軍河下礮划已羣起轟擊。蔣凝學等但知朱萬隆尙在城內，以爲苗黨之出拒官軍，也不得不開

礮還擊。蓋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在正陽之西南。蔣凝學自額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相謀，當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究竟浮橋未成，並無一人渡河。蔣凝學所稟傷亡六十餘人，康錦文所稟傷亡二十餘人，臣竊以爲皆不可信。頃據唐訓方來咨，有親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兩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揆厥情形，尙屬可信。唐訓方業經咨呈僧橋林沁免其查辦，臣卽日亦當具咨詳述一切。

一 恭奉十一月十五日諭旨：鮑超全軍現紮東壩，此時溧水已復，自應進圖句容，以斷逆救援金陵之路。一節查溧水迤北爲句容，而迤東則爲溧陽。該處去東壩較近，實僑侍王李世賢之老巢。十一月十二日，侍逆糾黨五六萬衆，分屯柵渚，距東壩律不各四十餘里。十四日，進犯建平，守城將士一戰卻之。又轉趨周城社渚一帶，於二十五日猛撲溧水。守將王可陞徹夜登陴，力戰却之。近據葉報，忠逆由金陵退入句容，旋由句容潛入溧陽，與侍逆合股，意在分擾溧水建平。奪我東壩一關，併圖上竄。東壩爲江皖浙三省關鍵。鮑超正須以全力爭此要區，暫不能進取句容，以合金陵之圍。自句容而外，論者又謂宜急取廣德，肅清全皖，扼賊上犯之路。臣以

廣德易取而不易守。鮑超既力扼東壩，更無他軍可當廣德一路。句容廣德之不能早爭先著，蓋臣之力薄，而心彌歎耳。一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諭旨：壽、穎各城均已收復，現祇勦辦零星股匪，可以無須大兵屯聚。張得勝、蔣凝學成大吉，諸軍均可移緩就急，分撥赴陝一節。查湘營之在皖北者有四：一曰蔣凝學駐軍潁州，及三劉集，進取潁上縣城者也。一曰毛有銘駐軍老廟集，會復正陽一關者也。一曰周寬世駐軍六安州，分防迎河集者也。一曰成大吉駐軍三河尖，與蔣凝學同進潁上者也。此外又有石清吉一軍，駐防廬州，係多隆阿舊部，亦歸臣處調遣。臣以皖北苗黨就滅，羣圩悉平，而忠逆又有上竄江西之議，皖南別無大枝游擊之帥，乃檄毛有銘所部移駐皖南，並調周寬世回守省城，而換出安慶防兵與毛有銘同赴南岸，爲江皖交界游擊之帥。其成大吉一軍已准官文來咨調赴鄂省，防剿三關一帶。石清吉一軍亦赴鄂省，防剿小河一帶。將來此二軍者，或久留湖北，或漸入陝西，應由官文酌度辦理。臣所轄皖北之兵，除調出四軍外，僅留蔣凝學數營分防潁州、六安等處，暫時未可輕動。以上四條均係近日奉旨查詢之件，理合逐款條對，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徹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為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為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顯明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就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

全書一冊·定價八角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以冀規復舊制恭摺仰

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覆奏京倉需米摺內會將籌辦南鹽情形略陳大概在案伏查淮南鹽課甲於天下自長江梗阻引岸廢弛疊經前督臣於咸豐四年奏辦就場抽稅販戶下場網鹽收課甚微又於七年奏改設局征稅令水販就棧採買稍有成效似每年所徵課銀較全盛時尙不及十分之一總因楚西引地未通鹽無去路是以課無來源現在江路肅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自應趕緊設法運鹽濟售力圖整理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鄰鹽之侵灌本久西岸則食浙私粵私而兼以閩私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滬私引地被占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釐積重難返久假不假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沿江自儀徵而金柱關而荻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於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爲大宗諸軍仰食性命相依勢不能概行裁撤臣博訪衆論

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時勢仍仿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請爲我皇上慮陳其略自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不能與之相敵江楚百餘州縣徧地皆是查之不勝其煩堵之且恐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爲官而淮鹽亦得逐漸進步現已咨明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全酌量加抽曉諭鄰鹽與淮鹽并行不停釐之田產被客民佔據田主初歸姑與客分耕而食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佔田之客中鄰鹽之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約共在十五兩以上所分濟者下游爲邵興阿之餉馮子材之餉李世忠之餉上游爲臣與官文部下之餉皆萬不可停者臣與各處咨商鹽釐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暫緩除揚鎮兩防宜照舊額外其餘未始不可少減臣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今改爲到岸售銷後彙總完釐分解各軍前之收十五兩有奇者今改爲楚岸每引抽銀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錢四分皖岸每引抽銀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又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挾貨求利無不願價值昂保而勿失然不由官爲主持往往見小欲速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貨

而先銷，不肯守日而賄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如風捲潮退，雖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與商俱受其害。現於楚西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小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賈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明目張膽，猶不難派兵捕拿。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所謂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經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正鹽六百斤，分緗八包，每包另給滿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發大票，隨時填給，并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立即嚴加懲究，提鹽尤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即按律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茲四者均就目前之要務，及道光年間之成規，參酌而損益之，無論官運營運，悉照商運一律辦理。至應完課銀，因鹽釐為數過重，未能遽議加增，仍照咸豐七年奏案徵收。向來鹽課按半年奏報一次，今擬將各處彙收之釐，亦分上下半年隨課並報，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餘，戶口大減，以今日之民數，照承平之引額，恐運銷不及一半。加以鄰私充斥，挽復非易，殷商絕少，招徠尤難。能否漸有起色，殊無把握。臣惟有督飭署運司忠廉，實力講求，以期國課軍需兩有裨益。所有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淮北以鹽抵課，紊亂舊章，疲壞已極。經部臣奏奉諭旨，飭令設法辦理。容俟辦有頭緒，

另行覆奏，合併陳明，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中積糧未罄，仍為負隅死守之謀。另股分擾上興、埠、力山、柘塘等處。十二月二十八夜，窺犯溧水，該城守將王可陞登陴防禦，賊不得逞。偽侍王勾結堵逆黃文金，及廣德餘黨，於正月初二日由甯國縣上竄。初六日已至績溪，人數頗多，勢甚剽疾。意在衝過徽州，直上江西。沈葆楨探得賊勢趨重東路，於臘底調韓進春五千餘人，移防玉山，調席寶田等軍萬人移防婺源。臣亦調毛有銘一軍由安慶過江，馳赴休甯，均為江皖交界游擊之帥。惟連日大雪數尺，各軍不能成行，未知果不落後著否。深為焦慮，合將大概情形，由驛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賊竄績溪，旋經官軍攻復，并在歙南截剿獲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偽侍王李世賢賊黨，由甯國縣竄入績溪。臣於正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自新正以來，徽州等處探報，均稱侍逆擁衆上行，將由徽浙以竄江西。溧水等處探報，則稱侍逆將攻溧水，以救金陵。二說互異。臣合各路稟報參觀，則竄徽

者侍賊之黨羽也。約分四枝，以一枝趨績溪。以一枝趨績屬之大石門，轉向歙縣南鄉。以二枝趨浙江之昌化，上窺遂安。正月初六日，績溪既陷，賊即延踞雄路、孔靈等處，意將直撲徽州府城。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於初八日率所部八營，自徽城出蔡吳山鋪，分駐新管地方。俄有紅衣悍酋，帶馬步賊隊，層層擁至。我軍列陣迎戰，傷賊馬二騎，斬執旗賊數人。唐義訓乘賊少，卻催軍奮剿，自龍塘以達雄路，盡毀賊館。賊向績城、孔靈兩路退走。回顧各山賊旗展動，恃有後援，旋馬轉鬪。我軍奮力猛擊，斬馘尤多。比及日晡收軍，適左宗棠部將王開琳督帶老湘營自屯溪馳至。唐義訓與之商定，次日會師進攻。初九日，王開琳率隊由臨溪、大路進，唐義訓率隊渡過臨溪對河，與賊戰於孔靈，陣斬百餘賊，追襲十數里，將爲薄城之計。王開琳自臨溪驅賊至七里牌，踰卡而登，直抵城南一帶。賊遽返走入城。唐義訓擊兵夾擊，斜入城西，城賊由東北兩門遁出。諸將士乘勝併進，馳窮尾股，立復績城，仍回臨溪下寨。此正月初八日擊敗雄路股匪，初九日會復績溪縣城之情形也。維時賊之在大石門者，已由大嶺竄至鴻琴、七賢、方村等處，係欵之旱南鄉，距城三四十里。其在昌化境內，已由白牛橋、竄過威坪街口、大周園等處，係欵之水南鄉，距城亦祇百有餘里。王開琳以賊注南路，慮越休甯斜竄而上也，引軍回駐屯溪。唐義訓則出佛嶺及南源口以截之。初十日，唐義訓前隊既發，調知大周園下游有賊過河，急揮後隊，冒雪追及忍寒決戰，頗有殲擒。旋開績溪敗賊

并聚於鴻琴、七賢，各村寨，不可不移軍往剿。是夜駐師南源口，十一日風雪轉厲，唐義訓部隊迤邐而進，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惶遽失措，多有蹉伏雪中而就戮者。流血盈脛，雪泥盡赤。我軍入村搜捕，俘執其酋，誅夷凍餒之匪，不復成伍。十二日唐義訓迎擊昌化，另股十三日追剿深渡，容賊沿途抄殺。正擬進取街口，威坪一路詎此路之賊已竄往遂安，所屬之郭村而王開琳屯溪一軍旋出白際嶺，赴援遂安矣。此初十至十四等日，截剿歙縣南鄉，疊獲勝仗之情形也。臣查此次侍逆各黨上犯，股數甚衆，意在衝過徽州，就食江西腹地。雖經唐義訓、王開琳等攻克績溪，旋有歙南之捷，徽郡暫告肅清。而遂安一帶賊勢尙重，現又撥及開化之馬金街，該處一通休甯，一通婺源，一通常玉兩山。臣所調毛有銘一軍，於十七日由安慶渡江，計此時可抵休甯。沈葆楨所派席寶田等移守婺源之軍，韓進春等移守玉山之軍，亦據先後到防。除飭各軍扼要分堵，力保江西藩籬外，所有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南獲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覆陳李世忠情形片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正月十七日密寄諭旨，飭臣「遵照前旨，劉調李世忠到營，將其部衆妥爲安置，所占城池盤查，諭令交出歸官。」等因。欽此。伏查李世忠於正月初一日來文，請將原守之五河、濉

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交出，所部營勇，或進攻江南，或另行調撥，或酌量遣散，歸農悉聽臣斟酌辦理。又於正月初三日來文，已將大小礮船，裁撤水勇，概行遣散。所辦礮位百餘尊，請願捐繳報効，請臣派弁驗收解回。各等語。臣見該提督措詞馴謹，絕無把持兵柄，留戀利權之意。因於初七日，備文咨復，令其悉遣部案。其中有萬難遣撤，或須量為留用者，官不得過一百員，勇不得過二千人，所繳礮位，即飭黃翼升就近在五河點收運。并遵旨給予一函，囑李世忠自赴安慶一行，倘有經手未了事宜，即派親信大員來營面商。遣勇事宜，亦無不可示以誠出，以和藹消其疾畏之心，使不至望而裹足。旋又於十一日，接其來文，五河縣城業已交出，弁勇業已撤遣，并發給餉鹽，以為回籍川資。即由舊縣返至滁州，將滁全等城次第交出，不至仍聚一隅，稍有滋擾等語。是李世忠之願將各城一律交官，已無疑義。惟部案太多，是否悉遵約束，該提督是否親來安慶，江北各城如何派營接防之處，現尙行文未久，應俟呈覆到日，再行奏明辦理。所有往來咨牘及調營信稿，臣均鈔送僧格林沁處備查。因係未經辦定之案，不敢遽呈御覽。謹先附片，懇陳大概，仰慰宸廑。謹奏。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為官軍攻克鍾山石壘扼斷太平神策兩門，遂合金陵城

圍，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金陵一城，延五百有餘里，自會國荃駐帥雨花臺以來，奪取附城諸要隘，軍西南三面，悉為我有。惟鍾山為壘，向未克復，城北兩門尙未合圍，終不能制賊之命。上年十一月間，穴地轟城，未遽得手，不得不經營城北，先扼糧路，為布合長圍之謀。會國荃商之楊岳斌，飭派彭登漢、丁泗濱，各帥船，雪夜巡江，見奸民小划載米偷渡，輒要而奪之，以斷江面之接濟。又派朱洪章、武明良、熊登武、雨春、沈鴻賓、蕭開印等營，各出三成隊，繞過鍾山之後，分夜輪擊，以扼陸路之接濟。然城北地面太寬，洪逆與會匪踞守老巢，仍堅伏而不動。其雨夜搬運賊糧，亦有防不勝防之慮。會國荃調韋志俊五營，渡江守金柱關，騰出朱南桂等六營助圍金陵。甫至三汊河，適值大雪連朝，平地數尺，人馬阻絕，頓兵未發。比至正月十六日，始令陳萬合、胡克敏帶桂後等營，山草鞋夾谷岸，而朱南桂率黎冠洲、彭維祥等繼進，將欲移營城北。旋於二十夜偵知忠酋之子偽二賊下率黨數千，自太平門赴句容，詭糧進城。經朱洪章等潛約各營伏兵要路，羣起截擊，斬七百餘級，執二百餘人，棄糧阜積，狼籍道左。次日會國荃親督朱南桂、張詩日、譚國泰、梁斗材等各率親兵槍隊至洪山，北圍山，神策太平等門外，周歷形勢，詳勘營基。適忠酋先由城中糾大股出鍾山之南，猛撲嘉營，激牆爭拔地，蹙躍欲上。我營以槍礮憑牆環擊，賊不少卻。朱洪章與武明良等見賊抵死來犯，知非痛剿，無以挫其鋒。遂留兵守定營寨，一面率隊出濠，分路夾擊。朱洪章、維雨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春沈鴻賓等向右路；武明良、武義山等向左路。肇康直前搏戰，移時殲賊數百，賊乃返走上山。鍾山之巔有石壘，僞名曰天保城。羅雨春攀巖直上，中槍幾墜。沈鴻賓率哨弁繼至，各挾火礮，火箭從壘後擲入，賊多冒火突出，各奔勇從礮眼中肉薄而登，所遇輒殲。出壘之賊，又經朱洪章、武明良等四出抄殺，無一得脫。立將鍾山石壘克復。以長勝營四哨守之。二十二、三等日，賊又兩次來。會國荃撥軍擊退，遂飭黃潤昌、熊上珍移駐山嶺，分戍天保城。二十四日，派蕭孚泗、蕭慶衍步十二營出山，北列隊太平門外，護修二壘。以王遠和等湘後左右營守之。維時梁美材所部紮洪山，朱南桂所部紮北固山，堵住神策門大路，僅餘元武湖一段，無兵分駐。然隔水甚寬，援賊不得入城，賊不得出，而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合矣。臣查會國荃屯兵金陵，苦守苦戰，將及兩年，始將城外數十石壘，全數攻克，抄過北路，以成四面包圍之勢。其距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均有重兵駐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克復，外援將絕，糧米無多。仰仗聖主威福，如果克此堅城，當不致有大股逸出，貽患他方。惟是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偏困數十萬賊，深慮窮寇衝突，抵隙蹈瑕。鑿之堵塞河決，合龍固屬可喜，走掃亦復可虞。每念臣弟國荃才力淺薄，荷此重任，臣尤惴惴如履春冰，除飭各營加倍穩慎外，所有官軍攻克鍾山、偽城、金陵、合圍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再：近日上游軍情，侍逆之黨僞黨王一股，於正月十七日由

胡樂、續寶、續溪十三都。時唐義訓在欽南剿賊，移軍馳至，續寶賊見官軍即走，僅斬尾隊數百而得。其宅股之闖入遂安者，十五十七等日，經王開琳迎擊於中洲，昏口一帶疊有斬擒賊，乃由馬金嶺、華埠分枝，一向婺源，一向玉山，其向婺源者，由白沙關內，犯席寶田等軍，於二十日在柵橋頭大獲勝仗。其向玉山者，由七都球內犯韓進春一軍，於二十三日，在洋口大獲勝仗。該逆雖屢經敗挫，而銳意上竄，但求覓食以偷生，絕不返顧，以圖全現。已繞至廣豐，又繞至鉛山湖坊，勢將蔓延腹地，窺伺撫建兩郡。臣調席寶田一軍，援剿廣玉、撫建等處，又與撫臣沈葆楨咨商，或添調繼果等營，回顧江西腹地。所幸此次竄江，尚非大股。凶悍之賊，除忠逆紮在金陵，勢難他竄外，如堵逆黃文金，尚在湖州，輔逆楊輔清，未知的在何處。侍逆溧陽老巢，新為蘇軍所破，聞該逆率其黨羽歸併湖州。目下湖州賊數極多，由安吉、孝豐、昌化、遂安以竄江西，毫無阻礙。如侍堵等逆，接續上竄，則三省交界之游兵，江西內地之防兵，均嫌單薄。臣當嚴飭唐義訓、毛有銘等軍，扼守徽休兼顧馬金，以固藩籬。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正月二十九日寄諭：「前因南岸各軍，不敷分布，會經諭令曾國藩酌量情形，調都興阿所部渡江協剿。復因甘省回匪騷張，特命都興阿前赴綏遠城，會同德勒克、多爾濟辦理防務。并令富明阿即日前赴揚州，接統所部，扼守江北。惟念都興阿老成持重，久於行陣，深得兵心。此次奉命北行，所部揚防兵勇，非有諳練戎機之大員，不能接統。富明阿患病尚未全愈，且北省需才正急，將來尚有另行簡用之處，自應趕緊遴選將才，以備任使。現在江北文武大員，惟吳棠剿捻向稱得力。第伊久在清淮一帶督兵，與揚防兵勇素不相習。且恐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即有鞭長莫及之慮。吳棠可否令其接統都興阿所部？若移紮揚州，能否兼顧清淮之處？著曾國藩酌覈具奏。詹啓綸帶兵亦稱得力，如令吳棠赴揚督兵，能否駕馭得宜？詹啓綸本任係徐州鎮總兵，似可飭令赴任，以重職守。陳國瑞勇敢素著，如令接統揚防，或幫同吳棠辦理，尙能融洽，其能否獨當一面之處，并著曾國藩察看，迅速覆奏。儻吳棠、陳國瑞二員內均難調派，即著該大臣於所部各員內，擇其謀勇兼全，材能統衆者，奏請派赴揚州，接帶兵勇。庶江北守禦不至空虛。且與大江以南，聯爲一氣。至黑龍江馬隊，非有諳習情形之大員，不能統率。都興阿前赴綏遠，會辦防剿，所

有黑龍江馬隊即可令其隨帶北來，藉資得力。其餘都興阿所部兵勇，均著曾國藩仍遵前旨，分別布置調派。」等因。欽此。仰見聖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查漕運督臣吳棠，久踐戎行，閱歷最深。江北情形亦熟，實堪接給此軍。惟清淮界連三省，今日已成重鎮。皖豫苗捻之餘黨，山東幅敦各匪之根株，一日未除，清淮一日不可無統兵大員爲之鎮壓。揚州距清淮四百餘里，難於兼顧。誠如聖諭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即有鞭長莫及之慮。陳國瑞驍勇善戰，罕有倫比。惟年僅二十餘歲，桀驁之氣未化。近日養病高竇，境內縣署頗受其侮辱，民間亦畏其騷擾。又與李世忠積不相能，斷難獨當一面。以臣愚見，宜令僧格林沁、吳棠等挾以征戰，收其猛鷲之用，不宜使之接統揚軍，并不可使之幫辦揚防。恐長降將驕蹇之風，亦杜揚徐、五關之漸。李世忠近稟復臣處，除諭示酌留千餘人外，餘限二三月一概散遣，城卡一律交出。雖可信該提督斷無變志，而其部下素無紀律，難保不另生枝節。宜令陳國瑞與之隔絕，愈遠愈妙。詹啓綸亦係降將，往年販鹽擾民，聲名平常。近歲漸就範圍，都興阿北征之後，恐非他人所能駕馭。應如諭旨飭赴徐州本任，以聯東豫之氣。至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將材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昔年會隸臣部者，楊岳斌母病未痊，終將鑰請開缺。彭玉麟專管水師，亦難更膺他任。惟降補藩司唐訓方，居心寬厚，耐勞愛民，戰守均屬嫻習。於李世忠亦撫馭得宜，若令接辦揚州防務，可期妥適。第才識稍短，又係

甫經奉旨降西之員，非臣下所敢奏請。惟有恭候皇上聖裁！特簡大員，接統揚防一軍。該軍馬隊自應隨都興阿全數北行。其水師之紅單等船，即可由微臣兼轄，酌量裁撤，以節糜費。臣謬膺重寄，不克儲選賢將，以備朝廷之器使，曷勝愧悚！欽奉諭旨，殷殷垂詢，理合附片覆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議覆湖北巡撫嚴樹森奏請停補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綠營額兵一摺，奉旨著各省督撫悉心籌畫，妥議具奏。又准前安徽撫臣唐訓方轉准親王僧格林沁咨稱：「皖境苗捻各匪，漸次削平，自宜整飭營伍，分兵駐紮，庶可隨時彈壓地方，以期日久安謐。」等因。當經札飭安徽善後局司道會查議詳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詳稱：「皖省額設制兵，自軍興以來，大半奉調出征，其留存各屬城汛者，每因郡縣失陷，遷避鄉里，或附託軍營，為當差餬口之計。此時地方新復，各大小文武衙門，文卷蕩然無存，不但征兵之歸伍與否一時未能查考，即各屬之城汛，弁兵應給薪糧，亦且無從核斷。溯自楚師東下，地方之守禦，本無藉於州縣存城存汛之兵。況皖南壽春兩鎮皆在行間帶勇，所轄各協營兵，散處零星，該鎮將多不能隨時簡校，而將弁各缺，既無兵卒可使操防，即照常敍補，亦屬無

事司辦。現雖皖北苗捻各匪，次第削平，然楚豫捻股根株未盡，駐防各軍，尚難悉數全撤。金陵賊勢窮蹙，屢欲潰突江西，其皖南各防，亦尚未能鬆勁。是皖省防剿彈壓諸事宜，仍須有大枝勇丁鎮駐其間。原設營兵，應請仿照浙江辦法，暫緩募補，以節糜費。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查浙江綠營業經左宗棠覆奏，暫行撤裁，將弁暫緩敍補。奉旨允准在案。安徽一省，被賊蹂躪最久，原設綠營額兵散亡殆盡。應如該司道等所議，仿照浙江成案，潰卒不准收伍，閒存零星孱弱之兵，即予一律裁撤。其營汛將弁缺出，并請暫緩敍補。統俟一二年後，軍事大定，或挑選勇丁，或招募鄉民，次第簡補，以實營伍，而復舊制。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於地方戎政較有裨益。所有遵旨議覆緣由，謹會同安徽撫臣喬松年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撲。僅於水西旱西兩門放出老幼婦女萬餘人，為節省米糧之計。會國荃悉心布置，總以使賊不能衝出為要。鮑超東壩之帥久無戰事，臣檄令分營進取。句容丹陽一帶，如克復句容，即以全軍駐之，專防金陵城破後，截剿冒死外竄之賊，不令貽患他省。廣德州踞匪，亦以糧盡棄城，於十五日遁歸湖州。目下湖州羣匪麇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覓生路。

所幸左宗棠分派各軍扼防淳安、遂安、華埠等處，甚為周密。臣亦嚴飭徽甯各防，聯絡要緊。其業經內竄江西者，初九日，席寶田馳剿金谿，獲勝。十一日，收復縣城，賊乃由瀘溪潛向建昌。十二、十三、十四等日，該郡水陸防軍，在萬年橋等處，三戰三捷。十六日，楊錦斌於郡南小挫一次，韓進春於郡東獲勝一次。十八日，賊撲附城各營，席寶田會同韓進春、劉勝祥等軍，併力迎剿，大敗之。有此一捷，當可保全腹地完善之區。沈葆楨又添調繼甲營一軍，回顧撫建，或可驅除出境。惟據席寶田稟撫，作殺匪人數實有八九萬眾，未可輕視。應請旨飭下閩粵兩湖一體嚴防，免致變成流寇。又煩兵力前奉寄諭飭臣即派楊岳斌戰船數百號，駛赴鄱陽，并將江忠義舊部歸其統帶等因。查刻下賊由建昌、洪聚兜港，近逼南豐，在鄱湖之南五百里。江忠義舊部精捷一軍，駐守婺源新建等處，又在鄱湖之北四百里，均非水師所能兼顧。江西水師有劉于浚、孫昌國二軍，儘敷分布。而精捷一軍業經奏周江忠朝統帶，據報起程來江，亦未便另派大員兼統。是楊岳斌帥船駛至上游，無裨於江西防務，似不若仍紮金陵。陵江面尚可斷接濟而防竄。所有近日軍情，及楊岳斌無庸飭調緣由，理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覆陳李世忠近狀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二月初六日密寄諭旨：「所有李世忠部眾如何

妥協遣散，所留二千人，是否分隸各營？如何管帶調遣？及交出各城如何派營接防？均著責成曾國藩悉心籌畫，妥速辦理，不可稍涉大意，致留後患。」等因。欽此。伏查李世忠於正月十八日接臣書函後，即於二月初二日覆呈一函，據稱：「前已咨呈將上河天長兩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全椒、來安、六合各城，世忠亦嚴飭各弁勇，定三月底全數移出，概行遣散，斷不遲誤一日。做營餉鹽與採買之鹽，盡在五河西壩堆存。現飭陸續運售，將銀暨鹽分發各將弁勇丁，以為回籍川費。并將滁州歷年所收稻穀售賣，先發給天長兵勇川費，令其迅速遣散。世忠理應稟請罪，親聆訓示。奈滁州數城兵勇，必得親自料理，不能離身。特派記名總兵王廷瑞、陳自明、代躬赴皖請示。其有遣散未盡之將士，酌留千餘名，交陳自明統帶，赴轅靜候指揮。」各等語。旋於二月十九日，王廷瑞、陳自明等來營謁見，面陳之詞，與李世忠原函大略相同。遣勇以後，李世忠應如何引退之處，候示遵行等語。臣比即明白開導，頃又給予一函，告以儘此三月內，遣散五城兵勇。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一次，由臣奏乞恩施，飭令赴任。仍俟任事數月後，呈請開缺回籍，以踐去夏引退歸耕之前言。臣查李世忠平日攬權專利，詭詐多端，此次懾天威，畏罪輸誠，陳自明籍隸雲南，曾為向榮舊部，以之管帶，酌留之千餘人，尚屬相宜。此外餘營各文武親屬，能否悉臻妥協，尚不可知。除俟三月底五城交卸，李世忠離滁專案奏結外，合再附片覆陳近狀，馳慰宸廑，伏乞聖鑒謹奏。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江西牙釐仍舊轉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歲之功恭摺

奏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江西撫臣沈葆楨咨稱以江西軍務方殷

請將茶稅牙釐歸本省經收於二月二十六日具奏鈔摺咨會到

臣伏查臣軍奏撥江西之餉前後約有三項臣初任江督奉旨兼

辦皖南軍務其時江南六府糜爛皖南僅存祁門一縣一片賊氛

無從下手臣於是奏辦江西釐金以充東征諸軍之餉奏撥江西

漕折五萬以充甯甯兩防之餉連二年四月因各軍逃亡過多又

奏九江洋稅三萬以清積欠先後奉旨允准沈葆楨到任後於元

年九月奏明將漕折裁留不解臣營二年六月奏留洋稅專充江

忠義席寶田之餉并未解餉臣營一次此兩項者臣均未具疏覆

奏力與爭辯此次裁留牙釐不能不縷陳而力爭者因微臣統

軍太多月需額餉五十餘萬前此江西釐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

可發餉六成今年則俾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

至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

五月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甯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

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尚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

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

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於

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係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今蘇浙之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

可成元惡指日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忠逆堅悍異常屢掘地道俱未得手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彌望臣之愚計諄囑會國荃鮑超等總須力扼竄路不使逆酋挾大股衝出贖患

他方至克復之遲速尙難預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大軍合圍功敗垂成彼時圍帥比今日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十萬徒以遲延未發尙爲軍士藉口全局決裂況今日餉需奇絀朝

不謀夕安得不爭江西之釐以慰軍士之心此臣之隱衷外人詫爲過慮惟冀皇上鑒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我朝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

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然疆臣既得專筭利權則督與撫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輕重主客之分臣嘗細繹會典事例

大抵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屬也釐金應歸臣處主

政以其與兵事相附屬也釐金之起始於咸豐三年當以誠倡辦於揚州專爲髮逆兵事而設初非國家經制之款臣忝督兩江又縮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臣皆得奏明提用卽丁漕洋稅三者一一分提濟用亦不爲過何況釐金奏定之款尤爲分內應籌

之餉，不得目爲協餉，更不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餉之地？謂安徽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本省隔省之說，以相拒。謂江南蘇松各屬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之多，亞於臣處；戰事之殷，倍於上游；除議定月解四萬外，勢難再行提用。謂江北淮揚各屬應籌耶，則裏下河蕞爾之區，臣與吳棠、高明阿、馮子材四人爭割競取，其何能給？且畛域之說太明，則鎮揚兩防斷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帥，必有窒礙難行之日。臣竊以爲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廣東七成之釐金，湖南東征局之釐金，皆非臣分內應得之餉。用兵太久，乞鄰救亂，私衷耿耿，如負重疚。然毛鴻賓、惲世臨不遵奏請停止者，知臣處入不敷出甚鉅也。一俟軍務稍定，臣即當奏明先還廣東七成之釐，次罷湖南東征之餉。斷不肯久假不歸，踏專利之陋習，而不自覺。此心籌之熟矣。抑臣又問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制，見諸會典，載諸坐名敕書。臣又會奉特旨節制江西巡撫。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懇辭，特旨之節制一時之異數，臣得而辭之。會典敕書之節制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卹，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於臣處軍餉論分論情，皆應和衷熟商。元年八九月間，臣軍疾疫大作，死亡無算，而忠逆大舉援救金陵，危險萬狀。沈葆楨乃於是時截留漕折銀四萬，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實屬不近人情。二年濶關洋稅一案，臣奏撥三萬兩，奉旨允准。沈葆楨旋奏

留專供江席二軍之餉，欽奉寄諭，以皖營軍餉短絀，飭撫臣妥籌兼顧，如數分撥。逮關道蔡錦青分撥萬五千兩，解至臣營，沈葆楨乃大怒，嚴札申飭蔡錦青，并移咨詰問臣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此次截留釐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開罪而不肯一與商酌，以爲事勢緊急，無暇遠商耶？則前年漕折去年洋稅，今年釐金，三事中豈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者？殊不可解。人恆苦不自知，或臣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布德之咎，幾微不慎，動成仇隙。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頗能虛心檢點。卽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一案，臣接撫臣峻詞詰問之咨，曾經密函婉復，茲特鈔呈御覽，以明臣不敢有挾權市德之意。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牘私函，在江西者極多。其中如有挾權市德，措詞失當者，請旨飭下沈葆楨，多鈔數件進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顯過，臣固甘受譴罰，卽有隱慝，臣亦必痛自懲艾。若臣返躬內省，則自覺對沈葆楨而無愧，卽訊諸大廷，質諸鬼神而無慙。而沈葆楨專倚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堪者。臣亦不復能隱忍不言矣。臣處自開截去江西釐金之信，各軍人心皇皇，轉相告語，大局實處決裂，合無籲懇天恩，飭渝江西釐金仍全歸臣處經收，以竟將蕝之功。俟金陵克復之日，立卽請旨分成勻濟。一面派撥重兵回援江西，兼顧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劉于濤孫昌國三軍需餉五萬有奇，循舊

仍由江西釐金供支外。其江西兩軍萬人，臣亦必於釐金項下竭力分撥，特不可遽改局面，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所有江西牙釐應歸巨營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賊常放婦女幼孩出城，以爲節食之計。洪酋逆堅忍異常，前此兩次掘穿地道，及二月初七日雲梯猛攻，均未得手。鮑超一軍於三月初六日與賊戰於句容城下，大敗之。次日遂復縣城，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從此金陵以外城壘悉爲我有，當不能以大股衝出，貽患他方。惟營中餉需奇絀，米糧昂貴，深慮軍心不固，另生波折。杭城克復後，賊由德清併入湖州，該處股數日多，恐仍將覓食上竄。臣與左宗棠之帥在於徽浙之交，節節布置，以防羣賊再犯江西。其前此竄入建昌境內者一枝，趨南豐一枝，趨新城并分股擾及廣昌界上，席寶田、劉勝、祥、韓進春等均在南豐。二月二十三、四日，疊獲勝仗，斬僞天將譚福於陣。其精捷營一軍，亦由貴溪馳赴南豐新城。若能克復該縣，使前股不能立定巢穴，則後股亦難跟踪上竄，庶剿辦不甚費手。除句容戰狀另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句容縣城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爲官軍攻復句容縣城，生擒二酋，乘勝剿平寶堰賊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鮑超一軍進攻句容，克復縣城，生擒兩僞王，臣於本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先是句容踞逆守王方海、宗部黨攜貳，有誓爲死守者，有願爲內應者。方海宗知衆心不固，又聞鮑超大軍將至，即在金壇寶堰等處，糾結僞翰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兩大股同守句容以拒我。三月初五日，鮑超親督各營冒雨疾馳，行過溧水，攻三舍賊卡，破之初六日，軍次句容所屬之塔岡，距城祇十里。正在修築營寨間，詎城中突出三四萬衆，蜜布山岡，彌望皆賊。意將乘我立營未定，悉銳猛撲。鮑超卽令周有勝、王衍慶、鄭德亮等七營直前迎敵。以宋國永帶領譚勝達、易昌煥、段福唐、仁廉等八營攻其左，以馮標帶領劉順隆、何田、王李文益、孫開華等八營攻其右。兩軍相搏，戰至數時，殊不少卻。黃海清、唐得勝、閃連升、劉得勝、蔣魁南等各率騎隊，分左右兩路，越過田隴，直抄賊後，雲慶更以步隊佐之。賊見歸路將斷，大譁欲遁。我軍且戰且進，逼近城下，殲賊數千。附城四壘之賊，相顧錯愕，亦卽一闕散走。鮑超料城賊膽落，利在速圖，乃飭各營齊施槍礮，徹夜環攻。漏至四下，忽見城東一角火光燭天，知內變已作，急引軍東向，而賊已啓南門，傾巢衝出。諸將士乘勢截剿，斬馘尤多，并縛二

酋以獻。俄有翟本邦等內應七人，叩馬通報，指擒賊而言曰：此偽翰王項大英，偽列王力成宗也。遂於初七日黎明，相率入城，立將句容克復。派員檻送二酋前來安慶。臣於十八日訊明正法。距句容四十五里，曰寶堰，南通金陵，北達丹陽，有五堅壘在焉。維時句容逆首方海宇，遁至該處，與壘賊偽帥王袁得厚合謀，阻進兵之路。初九日，鮑超率隊前往，擊壘而攻，賊穴醫施礮，堅閉不出。是夜派婁雲、唐得勝等潛伏壘下，又派馮標、鄒連陞、胡良作等五路併進，萬槍齊發，子如雨集，賊漸不支，各軍負艸填濠，爭先躍入。一壘既破，眾壘盡亂。壘中逸出之賊，又經伏兵掩殺，燴逼入河者無算。方逆袁逆遁往金陵，丹陽而去，奪獲大礮二十一尊，礮船旗幟多件。據提督鮑超咨報。來臣查句容一城，與金陵丹陽鼎足而三，實為金陵之左輔。鮑超率師進剿，仰賴天威，一戰克之，并執二偽王，毀五賊壘，金陵亦有日孤之勢，裨益全局，厥功甚偉。所有尤為出力之提督銜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提督銜記名總兵譚勝達，唐仁廉，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行簡放。記名總兵周有勝、昌煥、李文益，均請賞加提督銜，提督銜記名總兵劉順隆、王衍慶，記名總兵張玉田，均請簡放總兵實缺。副將銜安徽補用參將黃海清，請以副將仍留原省儘先補用，并賞給勇號。副將孫開華，請賞加總兵銜，并賞給勇號。總兵銜四川副補副將陳永康，四川副補副將羅運昌，均請無論四川推題副將缺出，將該員等先行補授。羅運昌并賞加總兵銜。副將段福，請遇有副

將缺出，將該員先行補授，并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參將唐得勝，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游擊洪容海，請以參將儘先補用，并賞加副將銜。降人翟本邦、張宏發、楊文明、龔福全、張明道、張志寬、童得勝等，悉為內應，冒險闖功，均請賞給守備虛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彙案保獎，出自聖恩。即選知府田芬、副將銜參將陽茂森、花翎都司昇新勝、都司黃昌、陳光謨、花翎守備向忠國等，均係力戰陣亡。仰懇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克復句容縣城，并毀寶堰各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再：近日軍情，杭州賊酋陳炳文、汪海洋等，分道犯徽。三月十三日，唐義訓戰於徽郡之南，殺傷相當。毛有銘在郡東三十里外，迎戰失利。十四日，羣賊併犯郡城，圍攻東北兩門，力戰卻之。十五、十六等日，官軍出城奮擊，均獲勝仗。詎湖州偽侍王大隊續由昌化而來。十七日，唐義訓、毛有銘、渡河進剿，竟大挫於楊村。刻下嶺內遍地賊氛，徽休祁夥四城，岌岌難保。而賊之前隊已紛紛由龍灣發源，上竄江西。後股續至者，猶復絡繹不絕。蓋侍堵輔三巨酋，實有二十萬眾，臣素所稔知，曾經兩次陳奏。湖州克復，悉數由徽竄江，其餘杭德清武康之賊，臣不知其詳，據報甚多且整也。金壇

丹陽業經鮑超會同鎮撫兩軍克復。常州亦有克復之信。計蕪境各賊皆將繞由浙皖竄犯江西。臣現調石埭二營、青陽四營入嶺授救徽州。又調鮑超全軍回援江西。道塗太遠，竊恐已落後著。欽奉疊次諭旨垂詢微臣能否親往金陵督辦剿賊。目下徽境賊勢如此浩大，上游無所秉承，臣自不宜前赴金陵顧彼失此。所有金陵圍帥仍責成會國荃一手經理。圍帥諸將中有蕭慶衍部下之亨中營，於十六七八等日圍餉，會國荃憂惶無計。臣覆函囑其欠餉太久，不可過繩以法，祇宜多方撫慰。庶此一養之功，又囑其不可令大股衝出，貽患他方。并囑萬一金陵幸克，卽由會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衙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以慰聖懷。其詳細戰狀，則轉咨官文與臣會奏。至漢中髮捻各匪，前開竄至鄧州內細之交，頃接稟報鄂軍成大吉等。於三月初六日在樊城附近大獲勝仗，賊已全竄豫境。該逆欲以舟師水陸下竄，援救金陵，斷無可慮。所慮者由豫皖陸路衝至鳳翔廬州巢縣一帶，擄船南渡，圖解金陵之圍。是應防者在安慶以下之江面，不在蕪黃以上之江面也。臣現咨商楊岳斌、彭玉麟於浦口以上七百里要津渡口，節節布置，以防漢中東援之賊。至鄂中須用水師，該省本有戰船四五百號。下游如楊岳斌全軍向食鄂台之餉。朝調則朝往，夕調則夕往。前准官文嚴樹森咨調李濟清、萬化林二營，臣飭派前往，想已到矣。欽奉十六日咨諭飭於楊岳斌、彭玉麟二人中酌分一人溯流而上，以資防剿，并統率鄂省陸軍之處，候接到官文來咨，再行察

酌辦理。除金陵、丹陽之克，徽州之戰，另行分案續報，仍俟查明徽軍敗挫實情，參劾諸將，自請嚴議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交部從優議敘恩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接准吏部咨開：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督軍剿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蓋交部從優議敘」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猥以凡庸，謬膺重寄，轄境太廣，柄任過隆。事變彌多，智識愈短。當咸豐十年初膺鉅任，審已量分，已深知不克稱職。特以其時江浙糜爛，不敢畏難謝事，姑以菲材，承乏其間，待事機之徐轉。厥後安慶克復，大局稍定。臣卽三次具疏，請皇上簡派大臣分任其責，未蒙俞允。其節制四省之命，臣亦經三次疏辭，仰蒙聖慈垂鑒，故臣於浙江兵事并未與聞。幸託皇太后皇上鴻福，東南數省將次削平，皆由聖主知人之哲，擢用封疆將帥，俾得各展所長，收茲成效。如臣碌碌，何敢貪天之功，掠人之美。金陵合圍以來，附近各城壘雖已悉為我有，而首逆堅守老巢，蕩平尙稽時日。蘇杭克復以後，全局益振，而窮寇紛奔求食，窺伺皖南游繹江西，驅除尙煩兵力。補過不遑，漸懼彌深。迺荷聖恩優加

覓銳濫登上考聞命之下感悚莫名臣惟有勤以補拙慎以圖功勉持不矜不伐之忱益收羣策羣力之助庶幾仰答高原深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克復金壇縣城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進攻金壇誘賊出戰乘勢攻克縣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金壇一城續經鮑超率師克復臣於三月二十五日附陳大概在案初鮑超既取句容遂平寶堰五壘該處東北有丹陽東南有金壇賊方分踞以與常州相犄角丹陽一路有富明阿馮子材會軍攻之其金壇一路灌濠成河自西洋村以達城根凡隔小河數十道三月十二日鮑超親督所部渡河競進將欲壁於城下俄得馮子材緘報丹陽賊勢綦重商令移帥助剿鮑超即派婁雲慶周有勝等率馬步七營留駐金壇城外而自率十四營暫回句容十六十七等日金壇之賊擁衆出城疊撲我營婁雲慶周有勝力戰卻之鮑超回句容後接馮子材請剿丹陽之書又接臣力保東壩之檄十九日乃飛馬傳知金壇城外各營盡行撤回句容以備分援二處之急甫經傳令該金壇撤營之時恐賊追躡我後或致疏失乃親率全隊偃旗鼓於二十日折回西洋村備擊金壇出巢之賊遂於後茅山一帶面面設伏令周有勝曹志

忠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左而以黃海清劉得勝等騎隊佐之令唐仁廉李文益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右而以婁雲慶熊高望等騎隊佐之金壇逆酋盛明友聞官軍撤隊即糾城賊二萬餘衆悉力窮追官軍伏在山後屏息不動俟賊追過茅山正向田隴村落間迤邐而進鮑超揮令張玉田羅運昌張遇春楊友益鄭德亮等突出中路萬槍齊發賊亦以洋槍小隊蜂擁來迎張遇春於羣子如雨之中衝入賊隊賊爲披靡鮑超催動號鼓兵四起旌旗滿山黃海清劉得勝等驅馬入陣截賊數段婁雲慶亦率熊高望等從山後抄出橫斷歸路賊不虞窮追遇伏倉皇失措棄械滿道各軍追殺五十餘里逼至金壇西門敗賊不敢進城而城賊亦啓南門盡向三仙隴遁走我軍正在跟蹤追剿聞乃丹陽小路出賊一股自北而南循西洋村以至店埠連瓦不斷勢將出我後路鮑超傳諭各將士暫不入城乘勝分軍縱擊賊受重創前股竄往埠店大路而去後股仍由丹陽小路而逃據擒城供稱「此係常州城外敗匪取道丹陽欲由建平廣德以上竄者也於是揚隊西洋村以備續至之賊一面移軍金壇即於二十日收復縣城准提督鮑超呈報前來臣查金壇雖彈丸小邑而旁接丹陽內蔽常州亦賊所必爭之地鮑超因調隊暫回句容恐城賊躡追爲其所乘引軍設伏計破此城不特常州丹陽輔車相依即金陵老巢愈成孤立實屬有裨大局游擊張遇春奮不顧身疾馳入陣至於受創幾絕尤爲偏裨中難得之材相應懇恩於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

勇容卽棄入東壩，句容各案，查明奏保，仰候恩施。至參將鮑昌齡，都司宋連陞，王正禮，均係力戰陣亡，并請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鮑超一軍攻克金壇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徽州防軍挫失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浙省賊股上犯，徽軍挫失，未能遏賊西竄，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僞聽干，陳炳文僞侍王李世賢，各酋由浙境先後犯徽。臣於三月二十五日附陳大概在案。自杭州餘杭既克，賊首陳炳文、汪海洋等黨分道出竄。一由昌化出老竹嶺，一由孝豐出甯國、績溪、兩縣，畢萃於徽郡之東南。三月十二日，毛有銘率所部八營、白休甯至郡，商之唐義訓出城迎剿。十三日，唐義訓出郡南，毛有銘出郡東，乃東軍甫抵新管，不虞賊之驟至，隊伍未整，猝然應敵。前軍既挫，後軍旋亂。毛有銘抽刃警衆，不能壓住陣脚，遂相率退入郡城。唐義訓在南路之方村迎戰獲勝，冒雨追賊。傍夕，聞東軍失利，亦卽撤隊回城。而賊已由吳山鋪分繞桂林，又繞出藍田、富場等處，自東而北，而西，面面傳烽，直撲城垣。郡中大震。十四日昧爽，我軍既擊卻撲城之賊，唐義訓出城北，向江村、沙村兩路併進。毛有銘出城西分軍爲三：一枝赴巖市街，一枝抄過鄭村、碣田，一枝趨古虹橋，迎剿於富場之郊。遙望賊旗擁至，密不見尾。毛有

銘督兵前進，決戰兩時許，部將金茂榮、楊德雲會遇文，死之。我軍更以排槍環擊，猛撲猛進，而鄭村、碣田之帥搏鬪方酣。唐義訓亦自江村、沙村擊散一股，由富場渡河而來。於是合軍夾剿，徧搜碣田、槐塘、棠樾，唐模各村落，斬馘頗衆。賊乃由巖市遁入屯溪，圍撲該處營壘矣。防守屯溪之銓字兩營，其將官爲羊寅、洪良輝，被圍之後，竭力堅守一晝夜。適毛有銘於夜半向屯溪疾進，又有漢口三營前來助戰。時方天曙，該逆不暇蓐食，棄釜撤圍，多向龍灣、上漢口竄去。毛有銘卽築營駐屯溪。此三月十三日官軍在歙東挫失，十四日疊獲小勝之情形也。十六日唐義訓率隊至齊武，見羣賊由山下麥隴中抄出，分兩翼來迎。卽令勇士昇礮轟之，墮賊騎五人。步賊爭相奔救，我軍包過山麓，夾攻賊後，自蘇村、霞川驅出深渡，薄有擒斬。俄聞侍逆分股繞竄巖市以西，而親督死黨出深渡過河。唐義訓知此股之既多且悍也，乃令王品高、王華雲、李祖祥等各帶哨勇留駐朱村，而自帶親兵及葛清泰一營馳紮篁墩。謀與毛有銘會師禦賊。十七日，朱村各營侵曉出隊，行次楊村。詎深渡之賊已大至，展旗一進，洋槍轟發，銳不可當。李祖祥、唐廷揚、楊捷勝、楊德和等死之。唐義訓由篁墩督軍繼至，突陣縱擊，初尙得手，屢進屢退，裹入中圍。賀義和、左茂中、謝國雄、盧大忠、黃炳雲、王炳信等又死之。時毛有銘適在屯溪上游渡隊，途次聞警，卽飭各營分三路飛援。毛有銘自外攻入，唐義訓自內衝出，賊始披靡。我軍追過十餘里，山坳中忽有伏賊一枝，鼓噪而出，收賊亦

返戈轉鬪，剽悍無前。各軍戰久力疲，自知不敵，撤隊急走。賊且於天晚路雜之中，三面掩至，遂至步伍散亂，將士損折，棄械爭渡，幾不能軍。迨二更後，毛有銘回營。次日唐義訓回郡。賊已連宵西上，直信休甯。自是歛休境內，無地非賊，亦無路不梗。布長圍以困我郡城，而郡東之接踵而來者，仍復絡繹於道。十八十九兩日唐義訓擊退薄城之賊，并獲小捷。休甯守將劉長春等亦於十九二十等日，一截賊於溪邊村，再截賊於汪金橋下汶溪，藍田渭橋等處。賊知兩城守禦尚固，乃戰者自戰，行者自行。由龍灣折嶺分竄，婺源境內，以達江西之德興，延及玉山矣。此十七日追賊大挫，及十六至二十等日擊賊小勝之情形也。伏查此次竄賊之賊，號稱十餘萬衆，論軍衆寡懸殊，誠不足以資抵禦。然唐義訓、毛有銘兩部合計將及萬人，除守徽州、休甯、屯溪港口外，尚可得六千餘人。苟其布置得宜，好謀力戰，亦何致寇猖獗若此！乃毛有銘到防日久，而十三日之戰，全無紀律，交鋒即退，聲威一損，賊燄頓熾。唐義訓十七日之役，亦屬堵剿不力，雖倖能保全徽州、休甯兩城，而臨敵值事，咎無可辭。相應請旨將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革職，仍留署任。按察使銜記名道毛有銘革去勇號，拔去花翎，以知府降補，仍留營差委，以觀後效。臣調度無方，并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力戰陣亡之花翎參將金茂榮、花翎游擊銜都司李祖祥、花翎都司唐廷揚、藍翎都司銜守備曾遇文、都司銜守備賀義和、左茂中、藍翎守備楊德雲、守備謝國雄、盧大忠、藍翎守備銜千總謝捷勝、

楊德和、守備銜千總黃炳雲、把總王炳信等十三員弁，均請各照本職本銜，敕部從優議卹。所有賊由徽州上犯，各軍堵遏不力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為江北一律肅清，提督李世忠潰散部衆交出城卡，呈請開缺回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元年九月奉命統轄蘇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即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竄，攻陷和巢。二年春間，偽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保滁、全、天、六等城，偽忠逆疊撲，並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遲，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剿，克復二浦、九洲、淮、江北肅清。李世忠函告臣處，即請開缺回籍。臣正在復函熟商間，適聞苗逆復叛，壽州失守。李世忠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苗黨。十月之杪，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淮甸重安。該提督正將率師回滁，乃因壽州下蔡有爭功互鬪之案，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之說。經中外臣工參奏，疊奉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杜宜魁被害情形詳悉復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臣屢次具奏，并聲明俟三月底，盡散五城兵勇後，由臣奏懇恩施，准令赴任。在案。旋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文稱：「世忠於去臘傷病後發滿

擬早得就瘞，藉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舊傷亦發。卽欲遵照
其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骸，至今未能安葬。現擬俟各城交
出兵，勇盡行撤遣之後，扶柩回里安葬，并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
本缺，世忠既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缺，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
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日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
久，所發餉鹽，未克掃售，各兵勇川資不敷，尙未散盡。惟全椒、天長
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併退清。來安一城，亦於四月初
二日定卽退出。祇俟鹽價銀到，隨將各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
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日，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
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盡之後，遵卽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
前來查詢下游文武來皖者，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
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
由李世忠散財和衆，綏靖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
出之五河、盩、卡、業經該撫派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
長所遣之勇，雖稍滋事，不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
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官，克踐前言。臣以各城既撤，須兵替防，無可
調撥，咨請吳棠派兵防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
六合，而陳自明挑留之二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各離故
土，俾游勇之逗留，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
以清界限，而便稽查。至李世忠自投誠以來，於今年，屢著戰功，
捍衛江北。前此髮逆苗逆甘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

上年助平苗黨，決計解兵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
又出其所藏，資遣部下弁勇，并捐建滁州學宮，捐發滁屬農民牛
種。又欲捐修雉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
定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
身引退，廣散資財，不屬私爲己有，尙深縮明大義，合無籲懇皇上
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并懇迅賜簡
放，以重職守。所有李世忠撤勇交城，呈請開缺各緣由，理合專摺
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前次奏報湖州丹陽均已克復，常州亦有得手之說。常
州係據委員探稟，臣亦知其不確。至丹陽一城，係據溧水守將王
可陞之稟稱，於二月十一日克復。湖州一城，係據左宗棠之咨稱，
於三月初九日克復。不知皆係訛傳。湖州未克，則黃文金楊輔清
是否由徽入江，尙未可知。常州未克，則蘇軍能否分兵接防東蠟
尙未可知。臣倉卒陳奏，不實惶悚，曷極。至近日軍情，金陵一軍在
朝陽，神策、金川等門外開挖地道十數處，賊於附城一帶築月圍
以拒之。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斃極
衆。而我軍前後傷亡，亦近三千人。當此之時，除卻嚴圍猛攻，力禁
接濟，更無他法。賊之由婺源境內闖入江西者，一聚德興，一撲玉

山又將延擾腹地。臣前調鮑超率師西援，縱使李鴻章派兵替守，旬容東壩，鮑軍亦難速到，實恐緩不濟急。因派周寬世駐省七營，金國珠馬步九營，先從饒州一路進接江西，未知果否有裨。鮑超於尚未援江之際，囑令會同鎮揚兩軍力攻丹陽，剪除金陵常州之枝葉。上游髮捻巨股，已竄過隨州襄陽，將及黃德二郡，意在假道鄂皖東援金陵。前奉旨飭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派一人泝流而上，統率鄂軍。現接官文來咨，鄂省江面防剿，有李濟清萬化林等帥船，是數分布，請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商派一人，布置九江以下。臣即商請彭玉麟率師上駛，已於四月初九日過安慶。初十日由安慶馳赴九江，防剿北岸鄂皖江面，兼顧南岸鄱湖都昌一帶。自徽軍失利後，臣慮婺源樂平饒州景鎮，或致淪陷，不意均得保全。且聞竄江之賊，因糧食不繼，號令不一，紛紛逃散。仰託聖主威福，此股或不足深慮。惟皖北陸軍僅賴州六安廬郡巢縣等處置有防兵，其餘潛太英霍桐舒等縣，皆係昔年髮捻往來熟徑，調守無兵，空虛可慮。臣觀此時事孔棘，焦灼彌深，惟有力疾調度，勉搗危局，庶冀仰慰宸廑。除各路戰狀彙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瀝陳餉絀情形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部文戶部於三月十六日覆奏，摺內稱：曾國藩軍

營現在月餉，每月湖北協濟銀五萬兩，湖南協濟銀二萬五千兩，四川協濟銀五萬兩，江西協濟銀三萬兩，外尚有廣東盤金及江蘇盤金等款，為數甚鉅，均可源源接濟。縱各省報解，稍有未齊，通盤籌畫，亦總可補苴支拄。又於三月二十三日片奏內稱：曾國藩軍營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川等省每月協餉，約計數十萬兩。各等語。查四川一省除戊午之冬，已未之春，兩次解過臣營銀二萬五千兩外，近五年以來，并無絲毫協解之款。不知戶部以何處奏咨為據，言四川每月協臣五萬。請旨敕下該部，鈔出原案，知照臣處，以憑查核。湖南除東征局另抽半釐外，閒有協濟臣處之款，然亦無月額二萬五千之多。臣處亦未奏定有案。本年尚未協解一次。江西所謂三萬者，當係指去夏奏撥洋稅言之。此款僅據關道蔡銜青解過一批銀萬五千兩，旋即退還矣。廣東盤金係臣所不應得之餉，亦臣所最拘疚之端。然本年百餘日，尚僅解過銀九萬兩，徒有專利之名，究無救貧之實。江蘇盤金係臣分應籌之餉，然淮揚各屬向歸漕臣及鎮揚兩防抽收，蘇松各屬向歸撫臣抽收，蘇軍人數最多，臣亦未便遽起相爭。僅去秋議定由滬上月解臣台銀四萬，亦未能如期按解。本年僅解過一批三萬耳。戶部所指六省供臣之餉，為數甚鉅，實則所得極少。臣向不肯以缺餉危苦之詞籲告朝廷，故戶部不得知其詳也。江西湖南江蘇川廣五省臣既粗陳其略矣，此外惟湖北一省與臣處交涉最多，然亦無月協五萬之。自安慶克復以後，於今三年，鄂省并未解過臣台協

惟楊岳斌水軍梁美材韋志俊陸軍李續宜舊部成大吉蕭慶
衍蔣凝學平有銘四軍歷食鄂台之餉而剿蘇皖之賊戶部所稱
湖北濟臣餉項或即指此言之然官文與胡林翼嚴樹森數人者
素抱剿滅金陵逆巢之志而此數軍者向歸湖北糧台報銷之營
是蓋鄂軍剿鄰境之賊非鄂省協臣台之餉也自去冬以來湖北
餉項亦絀疊准官文嚴樹森來咨楊岳斌蕭慶衍蔣凝學毛有銘
梁美材諸軍鄂台只可發餉六成由臣處湊發一成臣雖勉強應
允而目下窮窘至此本部十萬人無以自存安能更覓一成之餉
助供鄂軍相應奏明請旨飭令官文嚴樹森將此數軍仍照昔年
舊例一力供支或於六成之外酌添一二成始終以鄂兵鄂餉助
皖助吳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爲之少減又如普承堯何紹彩兩
軍本係唐調方部曲降官以後撥隸臣處檄令分防巢縣廬郡兩
城餉項均無著落現在淮甸澄清利源日廣相應請旨飭下喬松
年將此兩軍交該撫調遣餉項由臨淮糧台支發即歸該台報銷
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又爲少減不勝大幸臣才識愚庸謬當重
任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
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
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遭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
憂且懼臣所居職位昔年凡六人任之欽差駐金陵者一人總督
駐常州者一人皖江以南徵防統帥一人甯防統帥一人皖江以
北下而滁和天六全來歸臨淮控馭者爲東路統帥一人上而英

霍潛太桐舒六處多隆阿等經營其間者五年爲西路統帥一人
微臣謬以庸材兼此六事曾經兩次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
蒙俞允今兵弱餉絀顛覆將及而髮掄巨股大舉東犯自英霍以
至滁來處處空虛萬一該逆竄踞各城皖北糜爛或并貽患於裏
下河臣亦何能當此重咎合無籲懇天恩飭將皖北西路責成喬
松年東路責成吳棠富明阿共籌防剿臣非敢預爲諉過之地實
以縣力而兼病軀自度不足捍禦賊氛不得不瀝陳於聖主之前
所有微臣辦理竭蹶下情謹附片略述梗概伏乞皇太后皇上
聖鑒訓示謹奏

東壩防軍截賊獲勝摺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東壩防軍截擊丹陽上竄之賊大戰獲勝恭摺馳報仰
社聖鑒事竊自丹陽一城經富明阿馮子材會師攻復後僞顯王
甘王及僞忠王二殿下等巨酋糾敗賊三四萬衆由天皇寺進竄
木家莊大山頭一帶以圖犯我東壩并分枝由漆橋進竄塘溝固
城湖一帶以圖犯我高淳四月十三日水師營官柳壽田乘賊未
及盡濟迎擊於固城湖敗之遂約高淳守將蕭信集戴德祥等追
擊於楊村又敗之賊大怖遁回漆橋時鮑超引軍自句容出溧水
正欲馳諭譚勝率東壩各營先剿大山頭一股仍親督騎隊專
剿漆橋一股詎行抵漆橋賊已合股併向東壩一路四月十四日

譚勝達商之吳雲集，鄧訓計李文益，曾成武，黎光照等營，暮食出隊，天未曙也。少頃，帥次安興，遙見山谷中賊旗林立，若遠若近，迎而撲來。諸將士奮勇直前，燃槍環擊。賊乃全無怯志，前股少卻，後股繼至，往來猛鬪十餘次，更以賊馬分兩翼抄出，勢益剽悍。譚勝達於敵騎衝突之際，橫躍入陣，徑取中路，抽刀魯刺，立梟數酋。賊氣爲奪。吳雲集見中路搏鬪方酣，即以所部向左路大呼疾馳。左脇已受重傷，猶復與曾成武、屢兵疾進，截賊數段，乘勢追過右路。而右路聚賊尤衆，洋礮排列，擁護一酋，各弁勇指曰：此渠魁也。鄧訓詭策馬當先，突出斬之。中左兩路之賊奔救不急，譚亂欲遁。適李文益從山後掩至，黎光照亦節節掃蕩而來，各營會合，併力長驅，勢不可遏。甘逆顯逆率悍黨在高岡督陣，正思折隊返走，不料我軍颯颯電掣，一擁而至，亂鋒交下，死者山積。賊乃大潰，軍士踐尸而過，遂出三十里外，始各回軍。下壩旋有匪來自漆橋，適與我軍相值，不敢尋戰，捲旗急行。比至定埠，又爲易華元帥船所截，頗有斬擒。餘黨悉向湖州，廣德竄去。是役斃賊約七千人，中有僞王等十七人，均搜出僞印，解至安慶。據譚勝達稟報，由提督鮑超轉呈前來。臣查丹陽各賊股意在衝出東壩，由皖南併竄江西。經鮑超飭令譚勝達等督軍痛剿，雖未能悉數剪除，而下游多殺一賊，即上游少竄一賊。挫此兇鋒，亦屬有裨大局。現准李鴻章來咨，已派劉銘傳十二營接守句容，鄭國魁水陸五營接守東壩。鮑超俟蘇軍到防後，擬即親統全隊，刻日上援江西。臣亦於滬餉贖餉

中撥銀十萬兩，解交鮑超以作途費，冀速師行，而慰民望。此次出力員弁，仍請附入東壩句容各案內，彙保優獎，以勵軍心。其陣亡及前案續入人員，另開清單，請旨敕部議卹。所有東壩一軍截擊竄賊獲勝緣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徽州防截軍賊獲勝摺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蘇賊竄徽州官軍擊剿屢勝，餘衆潰散，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僞聽王陳炳文、僞侍王李世賢等，先後山浙犯徽，由徽入江。臣於四月十二日詳陳戰狀在案。嗣報徽州南路復有賊至，詢其酋目爲僞烈王林逆麟、王朱逆及僞爵潘忠義、李石、黃宗保等，究其來路，蓋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常郡合圍以後，該逆等不能入城，由丹陽湖州而上竄者也。乃從昌化進老竹嶺，闖入歙境大阜、七賢、方村等處，距郡城三四十里。四月初十日，徽郡守將唐義訓率所部六營馳出城南，爲迎頭截剿之謀。賊衆懼而東趨，接及臨溪孔靈一帶。揣賊狡計，必將出藍田、鍾塘嶺富垓，繞郡城而西也。乃馳函告金國琛，毛有銘各以所部來會。是夜三更，唐義訓以一營伏鍾堍，後十一日味爽，以五營進。遇賊接戰，伏軍并發，殲其前鋒。是時金國琛、毛有銘、留兩營守休甯，曾帶馬步十二營行抵富垓，隔河而屯。傳聲未畢，賊遽以大股騰至，

山岡上下，若蟻若蠅。金國琛等令王俊南爲中路衝鋒，羅盛典、佐之、趙仁、和爲左路衝鋒，楊啓益、佐之、葛清泰爲右路衝鋒，王玉藻、李致和、佐之、仍督李智勳馬隊，羊寅、洪良輝步隊，爲諸路策應。部勅既定，姑不出戰。俟賊涉水將半，一聲號，突出奮擊，賊恃衆悍，搶上隄，我軍猛撲，進更以騎卒沿隄包抄。正酣戰間，唐義訓適從鍾塘嶺尾賊而至，兩面夾攻，賊即不支，緣山亂竄。各營奮力追殺，俘斬千餘人，解散不可勝計。逸出之賊，方由呈坎遁向黃山小路，復於十二日爲唐義訓所敗。此四月十一、二等日，鍾塘嶺、富場等處，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賊既趨重黃山，則歙休之北、黟縣之東，均形喫重。十三日，我軍向漁亭併進，唐義訓爲前茅，毛有銘繼之，金國琛又繼之，馳抵五弓橋，賊已揚旗怒馬而來。唐義訓先與交鋒，毛有銘、金國琛，分路剿擊，窮寇苦戰，不可當鏡。唐義訓率隊上山，抄過賊後，毛有銘等揮令各營，從溪河上流大呼衝入，斬馘無算，駢尸塞流。正擬入山追剿，而日斜士飢，乃分軍少息，齊雲山之麓，俄而賊旗隱現，右側山衝忽出一枝，我軍再起破之，餘匪退遁藍田山溪一帶。是夜月色正明，唐義訓派隊赴南渡，循河直上，以一營在西館傍山埋伏，一營在西館對岸埋伏，一營在渭橋山後埋伏，一營向巖脚林陰埋伏。比至天曉，金國琛、毛有銘等亦率各營自五弓橋銜枚疾進，賊半在西館過河，半在南渡過橋。我軍鼓角齊鳴，一擁而上。各山伏兵突出，殺聲大震，羣賊驚亂，不復成伍。其未及渡者，軍燈之入水，其已渡者，爲渭橋巖脚之軍所

截。前股擊散，後股續至，奔路狂奔，生擒林華等十餘人，斬潘忠義等十四人，死者散者，實有二萬餘衆。所剩收殘零賊，潛向上溪口，紛紛南竄，不過二三千人。而婦女輜重，馬匹器械，拋棄略盡。此十三、四等日，五弓橋、西館等處，搜剿大勝之情形也。伏查本年正月以來，蘇浙諸賊，已三次衝出徽境，併竄江西。江省防軍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此次續股上竄，各軍積愧生奮，撥斬解散，約去十分之八。入江之匪無幾，軍威爲之一振。此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酌量保獎之處，出自聖裁。陣亡將弁，查明彙案辦理。所有徽軍擊賊獲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蘇浙竄賊，由徽上竄者約分六起。第一起，爲偽溘王等係深陽宜興敗出者，溧陽本偽侍王老巢，故潛逆附黨也。現尙踞江西之南豐縣城，暨分竄汀州等處。第二起，爲陳炳文、汪海洋等係杭州敗出者，輜重最多，隊伍頗整。餘杭、武康、德清、石門，各股皆附之以行，現尙延擱於鉛山之湖坊、陳坊等處。第三起，爲偽侍王來至湖州，由徽入江，攻陷弋陽。四月十六、十七等日，圍撲撫州，旋退至金谿之許灣，將與南豐股匪合爲一路。第四起，爲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即唐義訓、金國琛等軍十三、四日在歙休境

內所破者也。其金壇句容敗出之賊，是否在內尚未可知。常州克城之時，各頭目與兩粵老賊均就駢誅，無一漏網，不至貽患於上游。至從丹陽逸出之賊，雖在東壩一敗，而餘黨悉趨廣德湖州，是將為第五起。而湖州堵輔二悍酋，徒黨尙衆，又將為第六起。揣其勢必無不圖竄徽境，併犯江西。欽奉四月十九日寄諭，鮑超一軍自可騰出移援徽郡，或卽令渡江北，防剿潛太英崔桐舒一帶，仰見聖謨廣運，先事豫防。惟查目下賊情，究以江西為最重，而江西之待援，實比皖北為尤急。鮑超全隊四月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自不宜改援皖化，致辜江西軍民雲霓之望。至周寬世、金國琛兩軍，臣本檄令由饒景一帶援江，旋因饒景數百里并無賊蹤，侍逆南竄已遠，乃改調周寬世等暫不赴江，分駐祁門、漁亭、休甯等處，以備迎堵。續至之賊，俟丹陽、湖州、廣德各股竄後，再行馳入江西，會剿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片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寬免嚴議恩摺

（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會國藩奏，徽軍挫失，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等因。欽此。祇承之下，感悚交并。伏念臣習識短淺，謬膺重寄，矢冰淵以常凜，猶措置之多乖。此次徽軍挫失，

雖因衆寡懸殊，究係堵剿不力。臣調度失宜，咎無可辭。酒蒙聖慈，曲加寬貸，隆施逾格，愧悚難名。臣惟有欽遵訓誥，振刷精神，勵冰檠之微忱，策桑榆之後效。常思艱而圖易，莫掃穴而擒渠。庶以仰答高厚鴻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摺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鮑超請假葬親摺

（同治三年，五月十三日）

奏為帶兵大員請假葬親，恭摺籲懇天恩，仰祈聖鑒事。竊署浙江提督鮑超於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甯國高祖山軍營聞訃，丁母憂，呈請奔喪回籍。時值甯國境內自紅楊樹、青弋江、西河、灣沚等處，面面賊氛，皖南全局震動。鮑超獨當一路，斷難離營。經臣奏奉諭旨，俟江南軍務大定，再由臣奏請給假回籍。葬畢，鮑超一聞成命，悲不自勝，仍復公牘私函，再三申請。臣與之期約，俟攻克西河、灣沚，保全甯郡後，必當代為陳奏。上年二月，臣巡閱沿途江營伍，行次裕溪口，鮑超迎謁舟中，以西河、灣沚，并復甯郡肅清，請踐前言，情詞迫切，聲淚俱下。并稱：「臣與胡林翼、李續宜三人丁憂，均得邀恩離營回籍治喪。超母鞠育之苦，迥異尋常，懇為援例聲請，俾展孝思。」等語。臣多方撫慰，又與之期約，待攻克東壩後，始行具奏。十月間，水陸諸軍奪取東壩一關，而乞假之文旋至。臣復婉詞批答，囑其暫留五個月，勉仰一時哀慕之忱，以待金

陵大勳之集。如金陵逾期弗克，亦必專疏籲求恩准，給假歸營葬事。今年三月初間，五個月之期又滿，鮑超復以悽詞苦語懇請代奏。臣查該軍赴援江西，斷非一蹴所能了事。前次節節爽約，致其家奄奄在堂，久不克成歸寧之禮。至此而再失信於鮑超，竊懼此後之號令不復能示信於諸將矣。目下江西軍務喫緊，本不應率請離營。惟鮑超部將如宋國承、馮、婁雲慶、諸鎮，皆相從十年之久，其餘餽將尚多，足資剿辦。頃復欽奉諭旨，派楊岳斌督辦江西軍務，鮑超係其舊日部曲，即令楊岳斌統率該軍以行，必可指揮如意。合無籲懇天恩，俯念鮑超苦戰功多，賞假四個月，飭令暫回四川本籍。俟營務事竣，迅即回營，俾展人子烏私之誼。彌彰聖朝孝治之隆。所有帶兵大員請假葬親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湖州廣德各賊黨分據如故，尚無上竄之信。賊之在徽州擊潰者，由婺源德興併入江西，道員王德榜率長左營，截殺於弋陽境內，大獲勝仗。據稱賊眾數萬，全股殲滅。其所報賊數，與徽軍所報迥異，僅有數千者，多寡懸殊。雖彼此均有不實不盡，而此股賊勢之羸弱，誅戮之將盡，尙屬可信。待逆一股攻破，建昌之萬年橋卡，以小枝率制官軍，以大枝疾趨而西，疊陷宜黃崇

仁兩縣，即在崇仁繕城據糧，爲久據計。凡樟樹鎮及豐城新淦峽江等縣處處喫緊，省城戒嚴。沈葆楨調湖口守將萬泰、王定國、管帶潯兵，於五月初三日進省。彭玉麟派喻俊明、張錦芳等，亦自湖口各率師船駛入省河。臣飛檄周寬世銓字七營，從景鎮饒州雇船赴援，必能先後趕到。省垣重地，必不可無虞。鮑超一軍於初六日由蕪湖啓行，擬取道湖口九江繞出樟樹鎮，迎頭遏擊，與劉典、王瑞諸軍痛剿數次。不使賊竄渡贛江以西，或不至有妨大局。至鄂中髮捻，現尙蔓延黃陂孝感麻城一帶，去皖甚近。英霍潛太輜舒處處空虛，臣咨商李鴻章分撥數軍接守建平、溧水、高淳三縣，騰出李榕王可陞等軍，渡江而北，扼紮桐舒，以固藩籬。惟輾轉調防有需時日，不免有鞭長莫及之慮。所有江皖軍務情形，謹由驛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會籌師剿金陵摺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諭旨，會師籌剿金陵，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鑒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諭：「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礮隊尤爲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髮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局。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即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礮隊，前赴金陵，會合會國荃圍辦，相機進取，速奏膚功。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會國荃會商機宜，剿辦更易

得手。著該撫酌度情形，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曾國藩身爲統帥，全局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和衷共濟，速竟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爲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見。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指示周詳，欽悚曷任。自蘇常攻克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是以未及具疏上陳。商函臣弟曾國荃亦以帥久無功，愧悚無地，不敢更永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始勤終怠者之所爲。乃兩月以來，百計環攻，逼城太近，被賊以洋鎗狙擊，我軍傷亡至四千餘人之多。所挖地道十餘處，已被該逆從內掘出，穿透三洞。此外諸洞，亦難奏效。前聞賊糧於五月罄盡，近來城中收割新麥，又可支持數月。是掃穴擒渠之期，尙無把握。而曾國荃焦勞致疾，飲食漸減，身發溼毒，不便起坐。餉項奇窘，尤爲可慮。聞蘇軍開花礮位，無堅不摧。其洋鎗隊，爬城攻壘，無敵不破。臣於五月十一日，始咨調蘇軍之來，旬容等處者，如郭松林、劉銘傳、兩鎮、酌帶開花礮位，輔以槍隊，就近助攻金陵。然猶未敢請李鴻章親來也。今幸欽奉寄諭，飭李鴻章親督各軍，西來會剿，臣已恭錄諭旨，具咨加函，催請李鴻章刻日馳赴金陵，與曾國荃會商剿辦。前接李鴻章來函言：「蘇軍將士太勞，宜少休息，待會克長興湖州再行選將撥兵，助攻金陵。」等語。然使僅請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

合無籲憑天恩，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後，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時。金陵早破一日，天下之人心早安一日，俾髮捨東竄，不至掣動大局。餉項奇絀，不至更生他變。實爲至幸。提督鮑超、黃翼升，於五月初十一等日均來安慶接見一次。臣飭鮑超速接江西，十七日已至九江。飭黃翼升速回金陵，接統揚岳斌外江水師，仍俟揚岳斌行抵江西，換出彭玉麟所部師船，駛赴下游，謹遵會籌金陵之命，仍須迴顧上游，兼防鄂省東下之賊。臣於三月間，本欲前往金陵督剿，旋因徽州大警，迄不果行。此次湖北羣賊已竄過鄂皖交界之馬鞍山、英、霍、潛、太等縣一蹴即至。安慶首邑鄉民亦遷徙震動，省會重地，防兵單薄。刻下未可暫離擬俟北岸軍事稍鬆，臣於六月親赴金陵，會同李鴻章、彭玉麟、曾國荃、籌商攻剿。倘屆時安慶警急，亦即乘坐輪船，星夜上駛。總當兼權緩急，量而後動，斷不敢顧彼失此，致煩宸廑。所有遵旨會剿金陵緣由，謹會同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浙江撫巡臣曾國荃，繕摺由驛五百里奏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旨覆奏并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爲續奉諭旨，恭摺覆奏，并陳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此時賊勢固結不解，必須將金陵迅速攻拔，使該逆無所依附，自成

瓦解之勢。前經疊諭李鴻章撥兵助攻金陵，能否親往，并令該撫酌辦。現當事機緊要之時，李鴻章務當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辦，力圖共濟，不准稍有推諉。等因。欽此。又奉五月十九日上諭：「現在羣賊紛竄，總當速拔金陵，覆其巢穴。會國藩當嚴飭會國荃督率所部，奮力圖功，不得再有稽延。李鴻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撥兵助剿，或親往會攻，毋稍避嫌推諉。前因會國藩軍餉竭蹶，諭令李鴻章將輪船經費銀五十萬兩全數撥歸該營。旋據李鴻章奏：「據赫德聲稱：「現時祇能湊解銀十五萬兩當。」飭江海關道趕緊起解。」等語。迄今爲日已久，尙未據會國藩奏到究竟現存之十五萬兩，會否解赴安慶，并著會國藩查明覆奏。」等因。欽此。仰見皇上體顧東南，刻刻廑念。臣於五月十一日，咨請李鴻章選派驍將，酌帶開花礮位前來助剿，旋奉敕下李鴻章督軍會剿之諭。復於十五日具咨加函，請其親來會辦。均於五月二十二日專疏覆奏，頃已鈔摺寄蘇，加函催促。李鴻章所派何隊，現尙未報起程，能否親赴金陵，亦未接准咨覆。據會國荃來文，神策朝陽兩門外所掘地道，又被賊從內挖出，橫穿數處，勇士傷折甚多。金陵城厚且高，迥非他城可比。卽金川門左近，俗號矮城者，亦尙高至五丈以外。是開花礮之能否收效，尙未敢必。臣惟有倍加勤慎，飛催李鴻章率師來會，一面晝夜環攻，一面嚴斷接濟。俾令糧援并絕，飛走路窮，盡殲萬堅忍之賊，仰慰九重宵旰之憂。前此奉撥輪船經費一項，據代理江海關道應寶時先後批解規平

銀二十三萬八千兩有奇，倉庫平銀近二十二萬兩，內以五萬兩分濟鮑超一軍，以四萬兩提解安慶糧台，餘十三萬撥歸金陵大營。飢困之際，獲此巨款，正如久旱得雨，莫不含哺而頌皇仁。惟此項銀兩轉瞬已罄，臣不敢謂籌餉之尙少，而深悔募勇之太多。惟恐生他變，或誤大局。既願李鴻章統兵以來助，尤望其攜餉以相遺也。至上游近日軍情，賊之竄接江西者自改陷宜黃崇仁以後，株守不出，并未北窺省會，西越贛江逃者頗多。鮑超於二十一日單舟晉省，與撫臣籌商一切，其全隊由湖口渡湖，將取道九江、瑞州而進。楊岳斌亦抽調水陸十營，前赴江西。合之鮑軍共二萬餘人。臣因江西兵力極厚，不難盡殄寇氛，改調周寬世一軍，令赴皖北，以防鄂省東竄之賊。鄂賊現在麻城黃岡之交，一搖足卽入皖境。列城空虛，殊深焦慮。擬令陳國瑞駐紮壽州，處淮南江北適中之地，爲廬壽舒六游擊之帥。仍當防守要區，嚴扼江面，俾不得掣動金陵全局。仰副諭飭諄諄之意。所有續奉諭旨，并陳近日軍情，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長江水師提督員缺片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准兵部咨開，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江南提督著李朝斌補授。」欽此。同日奉上諭：「江南水師提督著黃翼

升補授！欽此！欽遵！行文到臣。查江南全省，額設提督一員，兼轄水陸，駐紮松江。此外并無江南水師提督員缺。惟元年二月間，臣於覆奏改建安徽省城摺內，曾有添設長江水師提督之請。旋經部臣議准，在於蕪湖地方建立長江水師提督衙署，而於總兵副參，以至千把，應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行令臣熟籌妥議。臣以軍務倥傯，尚未議奏。又因部臣所論上接九江，下連江甯，係專指安徽江面而言。微臣所擬則當上起岳州，下抵福山，係通指五省江面而言。必須會同五省督撫暨楊岳斌、彭玉麟等往來熟商始克定議。是以遲遲未及具疏上陳。自奏准新設此缺，至今未蒙簡放。有人此次欽奉諭旨，李朝斌補授江南提督，自係李世忠所遺之缺。其黃翼升所補江南水師提督，是否即係新設長江水師提督之缺，如即係此缺，應請敕部撰擬字樣，新鑄印信，頒發來南，以昭信守。至長江水師提督標設官分汛，修艦發餉各事宜，臣當遵照部文，會同沿江督撫及楊岳斌、彭玉麟等詳悉議奏。恭候欽定。合先附片陳請，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金陵皖北江西各路籌辦情形摺

、同治三年六月十二日。

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自旬日以來，歷奉寄諭殷殷指示，不外迅剿金陵及皖北江西兩路軍務。所有近日籌辦情形，理合分晰詳對，馳慰宸廑。諭旨飭令李鴻章俟興

得手後，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一節，臣接李鴻章來咨，教練礮隊，尚須時日。又以湖州賊眾蘇常毗連，曾攻金陵，即不能協剿湖州。又謂天氣炎熱，洋槍連及即紅，多則炸裂。開花礮放至十數出，即不能著手等語。臣查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惟所稱全力助金陵，則除留防蘇境外，更難協剿湖州。係屬實在情形。臣亦未便再三責催轉騰新秋暑退，該撫必可督兵親來。屆時湖郡或已先下，無復浙賊犯蘇之慮，亦無槍礮紅裂之患矣。諭旨詢及聞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食軍火之事，飭即實力嚴防一節。查金陵城大而堅，重山複港，引河穿城，接濟極不易斷。然自二月合圍以來，陸路晝夜搜查，據報已粒米不能入城。水路百計防範，終難淨絕。至四月底，始定上下民船三日放關一次，均派礮船護送，除放關有期外，不准一船往來。臣頃面詢楊岳斌，據稱五月以來，江濱奸匪，暗竇賊糧者，實已絕蹤。然水路六百七十里，臣何敢信其一無疏漏。惟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酋。此則意外之虞，頗難防禦耳。諭旨以髮捻東趨，飭調李榕王可陞等，迅赴舒桐，調周寬世移赴皖北一節。查上游髮捻，由孝感黃陂，蔓延至麻城、黃岡、羅田等縣，近已竄入英山境內。臣前調蘇軍接防，深水高淳建平三城，而檄三城防兵移駐舒桐等處。旋據李鴻章撥營接守深水高淳，臣因調溧水王可陞一軍移駐無為州楊岳

賊帶高淳一軍馳入江西。惟建平非蘇所轄，無兵接防。臣又咨請李鴻章於新克長興各軍中，分兵守建，騰出李榕六營馳赴桐城。并調李世忠舊部陳自明四營，由池州駐紮廬江，未知能否速到。至周寬世一軍，臣前因江西兵力足敷剿辦，已改調該軍由江旋皖。不謂軍糧未至，而該提督已抵南昌。適因東鄉不守，南昌戒嚴。經該省官紳合詞請留，又不先其所急，令赴進賢防剿。目下不能遽回皖北。諭旨以英霍喫緊，去安慶不遠，飭臣俟上游軍勢漸平，即赴金陵督師一節。查賊之由鄂趨皖，意在掣動金陵全局，果能扼守皖境，即所以協助金陵。臣前次奏明，擬於六月親赴下游籌商攻剿。現值鄂省各股竄近英霍，新調桐城廬江無爲之兵，均未到防，安慶人心震動，誠如聖諭。臣實未可輕離，惟有催集防軍，設法堵遏。俟皖北稍安，李鴻章會剿有期，即當馳赴金陵商辦一切。以上四條，皆蒙宸衷廡系，謹將近日情形，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彙刻，會同臣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

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險，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尙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三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頓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溼蘆蒿草，堆網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於擊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曾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角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斃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殺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籌明，曾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礮臺，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賞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運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

微聽，願具軍令狀，誓死報國。遂傳令卽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石輒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橋、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剿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兵力益厚。直鑿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橋率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率蕭致祥、周恆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恆書、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蕭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樓之賊及附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疾馳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剿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

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率吳隆海、張葉江、晏恭山、馮盛德、陳汝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僞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爲陳淜大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冕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營，攻奪水關。關上礮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盡。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暝，陳淜、易良、虎遙見忠酋賊隊，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橋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爲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於僞天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恆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捲旗疾趨，繞僞城之東，設伏出奇，爲擒渠掃穴之計。迨朱洪章戰馬帶傷，悍賊隱扼石橋，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僞城之西。當日暮苦戰之後，正兵收隊，龍廣山而伏兵深入，由僞城之東，透迤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僞忠王傳令羣賊，將天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沖霄，煙燄滿城。袁大升、周恆禮、沈鴻賓等見僞殿前南門突出

悍賊千餘人，執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擊之，殺賊七百餘人，奪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即洪酋僭用之印也。其偽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偽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衢，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偽天王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補，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經崑宇湖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桶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鉅南、陶立忠等急率馬隊跟追，曾國荃一開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即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并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剿。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淳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并無賊蹤，經過會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鑿於偽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車襲偽號，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偽官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至偽

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江北多年悍賊，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鄧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高胡克安、朱連甲、王春華、黎冠湘、彭維祥、陳萬合、朱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偽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屋之顛，以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剿首逆，并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竊念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尚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

剷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宵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偽，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我文宗不及目覩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為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予黎之一而分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恩施。臣國荃拜摺後，即行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緣由，謹同陝甘總督臣楊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賊酋分別處治 籌善後事宜摺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洪秀全、李秀成二酋分別處治，并籌善後事宜，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具奏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於偽天王幼主之實在下落，李秀成等之應否獻俘，聲明續奏在案。拜疏後，臣即乘坐輪船，於二十五日駛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顛顛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二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未嘗少休。四面之兵，挑集龍膊子一隅，但出行隊，未

支帳棚。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黎黑。雖與臣最熟之將，初見為不相識。其論功居首之李臣典，因冒暑受傷，督工過急，克城後，一病不起。諸將士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曾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徧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宣道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勸以忘勞忘死之義。至偽天王洪秀全逆尸，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偽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鎬、龐際雲、孫尚絨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該逆尸適向邪致，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雖袴脚，亦係龍緞。頭髮無髮，鬚尚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有偽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祕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徧，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偽幼主洪福瑣，繞室積薪，為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在偽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偽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即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瑣以十六歲童驥，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偽

王應二方金印一方臣當專差實送軍機處俾方略館有所考焉李秀成之就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候補道龐際雲候補知府李鴻裔候補同知周悅修等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敘髮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戰事甚爲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潮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潮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據江西之糧以救侍黨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圍解圍則據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圍」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穿賊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自來在事文武皆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人戈登雅妥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即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輒於七月初六日將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其僞福王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等所浮憾亦於初四日凌遲處死李秀成之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甚確謹鈔送軍機處以備查考臣既將各逆酋分別處治即應料理善後事宜歷年以

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聞亦嘗與曾國荃商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流民乃十六日克復以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僞官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并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并非僞都之公帑僞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兒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儲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衆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諭軍中凡剝取賊身囊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蓋爲得體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料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而目下籌辦善後需銀甚急爲款甚鉅臣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糜費應撤者欠餉甚著應留者口糧無措江甯生靈荼毒甚於他省欲撫卹此八屬災民經費亦無所出自上年五月起周歲之久官軍常有數百人開挖地道縱橫計之城脚空虛約二十餘里賊自內挖出者不在比數理宜趕緊修築駐防滿營亦宜修理均難籌此巨款凡此皆善後之大端其餘百緒繁興左支右絀臣欣喜之餘翻增焦灼總督衙門即係僞天王府之地片瓦無

存。現擇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爲臣衙署。臣當回安慶一次，料理上游軍事。八九月間，再來金陵經畫一切。除李臣典應得卹典，另行專摺具奏外，所有洪秀全、李秀成、二酋，分別處治。并廳籌善後事宜，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

謝錫封侯爵恩摺

（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三年六月廿九日內閣奉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省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為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成，逆首誅鋤，實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忝膺疆寄，於今五年。德薄材庸，無裨時局。速屯兵於建業，愧師久而無功。值甲子元會之昌期，復東南陸沈之重地。此蓋仰託累朝厚澤，聖主天威，合億萬眾敵愾之心，平十餘年稽誅之寇。如臣碌碌，何功可言。迺復渥荷恩綸，特邀曠典。錫以通侯之爵，超諸承弼之班。更分日月之重光，俾煥雲霄之一羽。殊恩

稠疊，皆人臣罕觀之榮；天語褒嘉，尤曠古非常之寵。溯自楚帥初興，水陸並進，實藉同澤同袍之力，夫豈一手一足之勞。歷年漸久，人事變遷。前此死事之臣，既埋忠而長逝；即今前驅之將，尙苦戰而未休。而臣謬被隆施，先蒙褒賞。撫今追昔，愧悚尤深。臣惟有履冰知懼，躡堦自箴。虞後而跋前，常慎終而如始。引英賢而競進，冀氛稜之全消。庶以仰答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李臣典病故請卹摺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奏為一等子爵總兵李臣典病故請旨交部議卹，仰祈聖鑒事。竊記名提督歸德鎮總兵李臣典病故，臣於七月初七日聲明。另摺請卹在案。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記名提督李臣典於鎗礮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欽此。旋據曾國荃咨稱：李臣典性情樸實，忠勇絕倫。治軍愛民，井然有條。料敵制勝，毫髮不爽。實為難得

之將以軍功洊擢，記名提督，實授河南歸德鎮總兵，開命之日，誓死報國，不冀生還。與國荃同居前敵，已閱九年。每當危險之際，慷慨赴敵，或以身翼蔽主將，宛轉救護，義形於色。年纔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復金陵城池。十七日，因傷病，醫治無效。二十日，昇回雨花臺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冒暑過勞，難望痊可。二十三日，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徒以聖恩未報，言之淚下，並無一語及其家私。即於七月初二日，已刻出缺。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料理後事，即日將歸原籍，擇立繼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有錫爵之曠典，有黃馬褂雙眼花翎之懋賞。李臣典竟不克親拜寵命，感聖恩之優渥，歎該員之數奇。國荃私心痛悼，寢食難忘。謹將該員歷年在江西安徽及進兵金陵所立戰功、臚列首跡、開具清單，應請詳晰代奏，仰乞優卹等情。由會國荃移咨前來。臣覆查無異，茲將李臣典戰功清單錄呈御覽，可否鑒懇皇上天恩，宣付國史館立傳，敕部優卹，特旨予諡。并於江西吉安府安慶金陵建立專祠，以彰忠藎。出自逾格鴻施，所有李臣典病故請卹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蕭孚泗丁憂開缺摺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奏為提督蕭孚泗開計丁憂，循例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浙江巡撫一等伯臣曾國荃咨：「據福建陸路提督蕭孚泗呈報：『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據到家信，親父仁先於本年五月二十日戌時，在湖南湘鄉縣原籍病故。孚泗係屬親子，例應丁憂。懇即奏請開缺奔喪，回籍守制。』」等情。咨轉前來。臣查提督蕭孚泗從征十年，歷著戰功，疊荷恩綸，擢至福建提督。此次克復金陵，又蒙逾格天恩錫封一等男爵，賞戴雙眼花翎，殊榮異數。該提督感激圖報，彌切忘私忘家之志。惟現在老巢既破，大功粗成，蕭孚泗開計丁憂，呈請奔喪，乃人子之至情，亦聖朝之定制。應懇天恩准其開缺，即令奔喪回籍，以遂孝思。其福建陸路提督一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理合繕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逆酋正法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於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二十九日寄諭逆首李秀城、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著會國藩遴派委員將李秀城、洪仁達押解來京，並咨明沿途督撫，督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等因。欽此。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報捷摺內，聲明李秀城、洪仁達應否解京，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旋於二十五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城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

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城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鞫訊累日，觀者極衆。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城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爲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遂於初六日正法。初七日錄供具奏。其洪仁達一犯，雖據李秀城供在賊中暴虐專權，而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初十日始奉將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站由安慶轉遞江南，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遞至江甯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挨站查辦。又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洪秀全屍身覓獲後，剝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雩衆憤。欽此。臣於六月二十八日驗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屍焚化，未將首級留傳各省，是臣識見不判之咎。欽奉諭旨訓示，不勝惶悚。至軍機處交片，查取僞玉璽二顆，金印一顆，臣於十六日專差賚送謝恩摺件，并將三印附送軍機處矣。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七月二十四五日，臣在舟次，奉七月十一、十四、十五等日寄諭，訓飭之事甚多，而遺撤勇丁及查洪福瑱下落二事，宸廑尤切。伏讀諭旨有云：裁撤兵勇，雖爲節餉起見。然驟撤三四萬人，恐此輩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隨處嘯聚爲亂。從前川楚善後，積至數年，方始肅清，可爲殷鑒。不若先汰老弱，而以精壯各軍，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肅清，再議裁撤歸農，或挑補各營兵額，俾不致復生枝節，方爲盡善。等因。欽此。臣以欠餉太鉅，後患無窮，久思大加裁撤，以節糜費。嗣與臣弟曾國荃酌商，防戍之兵與游擊之帥，不宜太少。定將金陵全軍五萬人，裁撤一半。於七月二十日續奏在案。湘勇招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不致別生枝節。至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爲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馬糧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於數千里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三江綠營之兵，必不情願。其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此事另奉諭旨鈔發，陳廷經之條奏，飭令妥辦。臣愚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爲經久可行之道。諭旨又云：「昨據曾國藩奏洪福瑱積薪自焚，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僞宮。李秀城供會經挾之出城，後始分散，其爲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淨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曾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等因。欽此。臣初聞金陵克復，亦深慮極大

之城。必多竄逸之賊。湖熟追殺淨盡之說。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甯。小住經旬。距克城已閱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陽。高淳。東壩。建平。各防之將。各縣之官。并未稟報有賊匪竄過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東壩。溧陽。等處歸來。報稱沿途百姓未見有賊蹤經過之事。臣於是釋然大慰。以為洪福瑱必死於亂軍無疑矣。旋於七月十一日。接甯國守將劉松山。及委員陳斌稟稱。洪福瑱帶二三千人。逃至廣德。旋又見左宗棠寄臣弟函。稱偽幼主率賊二三千人。逃入廣德。迎至湖州。皆云係逃出難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糧道楊昌濬稟。亦云。洪福瑱帶二三千人。竄至廣德。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則云。金陵餘逆。漏出數百。亦有數千之說。與劉松山楊昌濬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詳。由金陵至廣德。縣縣有兵。層層密布。其中如駐句容之劉銘傳。駐溧水之王可陞。駐建平之李榕。駐東壩之鄭魁武。皆曉事不欺之人。又奉嚴防逸賊之札。若謂洪福瑱僅帶零賊。雉髮潛遁。此數賊者。或不知之。若賊至二三千之衆。而謂此數處一無聞見。既不截剿。又不稟報。事理所必無也。臣觀附近各縣各將之無稟。證以李秀城之親供。逸出漏網之賊。多亦不過數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現派番髮降卒。四處訪查。不欲僅以難民之言為憑。尙未訪有端倪。至防範不力之員弁。是夕賊從缺口衝出。我軍巷戰終日。并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汎地。礙難查參。且杭州省城克復時。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兩

股十萬之衆。全數逸出。尙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賊情詭譎。或洪福瑱實已身死。而黃文金偽稱尚存。亦古來敗賊常有之事。應俟查明。洪福瑱實在下落。續行具奏。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借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城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逸賊無幾。渠魁就縛。蓋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此也。除諭旨垂詢各事。另行分條覆奏外。謹將此二事先行附片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近日軍情江西之賊占踞許灣者。為偽康王汪海洋一股。經鮑超於七月初四破其長濠。殺賊數萬。分踞東鄉金谿者。為偽聽王陳炳文一股。懾我許灣之戰。遂於初十一兩日棄東鄉金谿兩城陸續退遁。率衆求撫。據鮑超寄到陳炳文投誠稟帖。共有黨衆六萬餘人。洋鎗隊七千餘人。皆願效順。等語。此二股皆由杭州竄出者。分踞崇仁宜黃之賊。為偽侍王李逆一股。經江忠朝等於十一十二兩日。次第克復。南豐之賊。為偽溥王譚逆一股。經鮑超於十八日克復。此二股。係由湖州溧陽先後竄出者。一切調度。想楊岳斌沈葆楨已經詳奏。欽奉諭旨飭臣酌派金陵陸帥赴江

協剿。日下江、西、軍威大振，無須添派援江之兵矣。臣所慮者在皖、北、英、霍一路，皖、南、廣、德一路，而金陵之師急切不能起程。應遣撤者無由籌給欠餉，應出剿者無由籌發行糧。不料老巢既破，而餉絀若此。皆臣經理不善之咎。前派鮑超一軍馳援江西，發給行糧十萬，賴有總理衙門撥濟巨款，得以成行。刻下不惟無此巨款，而金陵既克，廣東之盤金不能不歸還本省。江西一半之盤金，除留饒、景二卡接濟徽軍兵米，此外亦全留江西發鮑超、周寬世兩軍之餉，更無涓滴解赴皖臺。臣軍現入之款，惟湖南東征局與安徽沿江釐金兩項，月計所入不過數萬，以供皖、南、北兩岸防兵，不敷尚鉅。更無餘力分濟金陵裁兵之欠餉，與出剿之行糧。臣再四思維，訖無善策。擬即日札派江蘇官紳在於上海勸捐，並函商李鴻章酌分松滬釐金撥解臣軍，不識能否有濟。湖北之賊，尙盤結羅田、麻城一帶，僧格林沁已調陳國瑞進剿麻城，英翰進紮商城，喬松年調蔣凝學之兵進紮英山，臣亦調李榕之兵駐防桐城。布置尙密，惟無大枝勁旅痛加剿洗，尙爲湖北、皖、豫三省之患。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片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爲欽奉諭旨分條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歷奉本年七月十一、至二十七等日，寄諭以江、皖、暨各路軍事，殷殷下詢。如遣撤

勇丁及查洪福、項下落兩事，業於上月二十九日覆奏。此外奉旨飭查之件尙多，謹一一分條詳對，爲我皇上陳之。

一、恭奉諭旨垂詢江甯城內情形若何？居人能否漸次復業？貢院有無損壞，應如何修葺之處？飭臣查明具奏一節。查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軍克城，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民房極少，故克復幾及兩月，街市尙未復業。臣嘗至貢院履勘一次，至公堂衡慶堂明遠樓，未經毀壞，號舍一萬六千餘間，亦多完好。惟號板全數毀失，監臨主考官官提調監試各屋，瞻錄對讀彌封供給各所，片瓦無存，均須蓋造。現經派員在鄂、皖等處採辦木料，廣集工匠，飭委記名臬司黃潤昌趕緊興修，擬於九月奏請簡派主考官，銜命南來，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

一、恭奉諭旨，江甯克復，旌營駐防事宜，亦應早籌辦理，飭臣等妥籌款項，迅將江甯京口駐防房屋，早爲建蓋，以資棲止。其兵丁俸餉，能否卽行照例全支之處，並著妥籌辦理。現在京旌駐防生齒日繁，如挑其閒散，陸續撥補江甯兵額，能否有裨，酌量具奏。等因。查駐防旗營，亟宜修理，臣已於七月初七日陳奏及之。惟一時大工畢舉，籌款實難。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甯旗營。又次京口旗營。工作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賊陷江甯，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燼，被害之

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尙易爲力。臣擬將江甯滿營，概發全餉，其京口旗兵，業已挑補足額，俸餉較鉅，應請仍照現辦章程，暫給半餉。一俟庫藏漸裕，續行奏明，一體全支。至挑閒散京旗，以實江甯兵額，亦俟修蓋營房規模粗定，會同富明阿續奏辦理。

一恭奉諭旨，據御史陳廷經條陳善後事宜內，疆輿略爲變通一條，飭臣等酌度形勢，妥籌具奏，并鈔示陳廷經原摺一條。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畫疆里，具有深意。我朝聖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分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不行於江北。畫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帥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區區愚見，未審有當，萬一否。

一前奉兩次諭旨，垂詢楊岳斌赴任後，鮑超謀勇素裕，能否

勝督辦之任？頃又奉八月初二日寄諭，飭楊岳斌迅赴陝甘之任。臣前以江西軍務雖已得手，而待逆未受大創，趨重南贛、湖州等股，又將續入江西，咨商楊岳斌暫緩赴任，正在具摺覆奏間，再奉諭旨，驚悉新疆失陷三城，又經飛咨楊岳斌迅赴甘肅。想該督接奉八月初二日諭旨，亦必刻日起程，專疏覆奏矣。鮑超戰功最偉，屢次收降巨股，賊中服其威信，自足勝督辦之任。惟目下湖州克復，江西軍務應分兩路辦理。鮑超現駐撫建，應責令專顧北路，備勦湖州、廣德，續至之賊，劉典、席寶田、江忠朝、王文瑞、劉勝祥、韓進春等，現已併趨甯贛，應責令專顧南路，追勦侍康等逆，上竄之賊。果能分任責成，撫臣和衷調度，當不必另派大員督辦。而江境亦可次第肅清矣。

一恭奉諭旨，飭臣調派金陵將弁帶精兵萬人，從英山一路前進，與楚帥合夾擊一節。查前此皖南北邊境喫緊，臣即前在金陵抽調朱南桂八營，馳赴皖南，進勦廣德一路。參紳捷十營，朱洪章三營，渡過皖北，防勦英山一路。不謂調撥甫定，羅田斬水之賊，已於七月之杪，犯英山，圍撲我軍，蔣凝學雖迭獲勝仗，而糧路梗塞，深爲可慮。適廣德已克，臣飛催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悉赴皖北，苦於川資無措，一俟籌銀四五萬兩，即可迅速西行，徑趨英嶺，以收夾擊之效。

以上五條，皆係奉旨垂詢飭辦之事，除英山戰狀另行詳奏外，謹

稽摺逐一臚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陸軍請獎請卹摺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爲攻克金陵之陸軍出力員弁，遵旨查明保奏，仰祈聖鑒。事竊粵匪竄踞金陵十有二年，前此各將帥屯營城下，功敗垂成。同治元年四月間，會國荃以偏師東下，竭力圍攻，二年有餘，始得仰仗天威，破此老巢。洪逆到戶，忠逆就縛，悍黨十萬，幾無孑遺。微臣兄弟仰蒙恩眷，溥邀異數，在事文武員弁，欽奉諭旨，飭臣查明保奏。遵經恭錄轉行去後，茲據各營開列勞績等差，呈請奏前來。臣覆加詳覈，無濫無遺，相應繕具清單，仰懇天恩，准照所請給獎，以示鼓勵。其藍翎千把外委，仍仿照湖北之例，咨部注冊。現當撤勇歸農之際，俾得同戴皇恩，寵耀閭里。至陣亡傷病身故之彭迎祥等五百一員名，一併開單請旨敕部，分別議卹。所有遵保出力員弁，及附案請卹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浙江撫臣曾國荃，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此外水師各營暨陸軍之距金陵最近者，防勦二年，亦屬著有勞績。又隨臣在安慶各營防守要地，及辦理文案，善後糧台諸事，竭力經營已越三年。其蘇皖印委各官，有裨金陵軍事餉事者，臣均當確切查明，續行分案，擇尤請獎，合併陳明，謹奏。

曾國荃請開缺調理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據臣弟曾國荃咨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奏曾國荃於克城之後，心血過虧，困憊殊甚，欲請回籍調理，部勒散勇南歸，求所爲善始善終之道。」等語。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蕪臣謀國之誼，尙未斟酌盡善。況遣散勇丁，祇須分派安靠之員，沿途照料。而現在江南安慶等城，均須督兵鎮守，該撫正宜駐紮江南，安心調理。一俟就痊，即可幫同會國藩分任其勞，即著會國藩傳旨存問，無庸遽請開缺。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感難名。伏念國荃受恩深重，每於蕪臣謀國之誼，亦嘗刻自惕勵，以期仰答鴻慈於萬一。祇以讀書太少，未能斟酌盡善，恭釋聖訓，益覺無地自容。現奉恩諭，准在江南安心調理，復諭以就痊後分任其勞。國荃正當恪遵諭旨，趕緊醫治，就痊於金陵一切善後事宜，有關吏治民瘼者，加意講求，藉資練習，何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惟一月以來，延醫診視，日進湯藥，病勢有增無減。緣怔忡舊患，起於心血先虧，而成於憂勞過甚。從前數月一發，尙可支持；近則一月數發，日增狼狽。每至舉發之時，粥飯不得下咽，徹夜不能成眠。始覺氣如奔豚，上衝胸際，漸至心神搖動，頭暈目眩，平地有顛仆之虞。醫者云：症由內傷，必須靜養數月，醫藥方能見功。國荃自揣年力壯盛，及早醫治得法，

尙可復元。若此勉力支撐，精神不能周到，措置必至乖方。思維再四，惟有籲懇天恩，賞准開缺回籍調理，冀得早就痊癒。國荃以書生從戎，忝膺疆寄，疊沐殊恩，曾未入覲天顏，跪聆聖訓，倘得病勢稍愈，自當銷假入都，泥首宮門，藉伸數年犬馬戀主之忱。至現在遣散勇丁已近萬，派員照料回籍，其餘專俟餉到，次第遣撤。又派過皖北者一萬一千人，交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統帶，已於十二三等日過江馳援英霍。其防守金陵、城池及附近要隘，萬餘人業已分段布置，登陴守禦。江浙四省，指日可報肅清。整修貢院，九月可以完竣。國荃別無經手事件，惟冀回籍養病，稍息仔肩等情。懇請代奏前來，伏查臣弟曾國荃春夏之交，飲食日減，睡不成寐，臣曾陳奏一次，然以一人而統九十里之圍師，與羣酋悍賊相持，自無安枕熟睡之理。亦係將帥應嘗之苦，臣尙不甚介意。迨克城以後，臣至金陵，見其偏體濕瘡，仍復徹夜不眠，心竊慮之。近十數日，不得家書，詢之來皖，差弁知其肝火上炎，病勢日增，竟不能握管作字。幸值撤勇就緒，軍務業經大定，地方又無專責，合無仰懇聖恩俯如所請，准會國荃開缺回籍調理，一俟病體就痊，即令奏請銷假入都陛見，跪求聖訓。所有臣弟國荃因病籲請開缺緣由，理合據情代表，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州廣德敗賊犯歙官軍截剿屢勝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湖州廣德敗賊併犯歙南，經官軍截剿屢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湖州克復，賊衆數萬，糾合廣德餘黨，分路出竄。業經蘇浙各軍兜剿窮追，狼狽已甚。其衝過徽甯境內者，八月初一日，經甯國守將劉松山迎擊於錢郵鋪，收降卒常宇安等四千餘人，悉行遣散。旌德守將易開俊聞警，拔營旋向板橋繼進。賊之後隊乃由老竹嶺轉竄歙縣之南鄉。初七日，徽州守將唐義訓自杞梓里進軍中嶺，易開俊亦自板橋進軍山陽坑。合隊夾擊，大敗之，斬擒三千有奇。餘賊翻過六甲嶺，遁向淳安一路。初九日，探報老竹嶺有續到之股，爲僞幼英王陳逆僞幼忠王李逆及僞幼孝王等人數尤衆。易開俊率隊疾進，先令歐陽廷、易致中、喻先達三路馳擊。中路戰不數時，復督蕭章開、曹義勝、何作霖三營從叢箐中橫出截賊，賊不稍卻。喻先達、易致中、歐陽廷、何作霖等大呼陷陣，立殲前鋒，賊始潰走。我軍沿途跟剿，斬斃近千，解散盈萬。餘賊聚於六甲嶺頭，易開俊於次日分所部爲六路，撥開榛莽，蟻附上升。羣賊一見即奔，各軍踰嶺壓下，殺賊又以千計，直追至畢家園而返。十一日，易開俊進紮蘇村，駐軍少息。十四日，督隊向胡須嶺履勘地勢，適與賊遇。令歐陽廷、易致中、鄭開武爲前矛，自率馬隊親兵應之。令蕭章開爲左翼，喻先達爲右翼，三路併進，擄斬無算。賊仍遁出嶺外。此八月初七至十四等日，易開俊一軍疊擊山陽坑、六甲嶺、胡須嶺，竄賊獲勝之情形也。維時賊之遁向淳安一路者，已抵威坪，爲浙軍所扼。將欲回竄歙境。唐義訓飛飭馬登官、宋

光隆穩守深渡。自率左俊逸王品高等五營，於十四日馳至昌溪。適見賊紛紛過嶺。比及引軍擊退，又報賊以大股突竄江村，另股繞出約坑、佛嶺一帶，將在定潭橋出口。唐義訓遂令王華雲、蔣信玉等赴豹嶺、扼堵。唐義謨、左俊逸等赴佛嶺扼堵。并督小隊親往深渡，而賊已由鎮口渡河。急派馬登富、宋光隆繞河橫擊，賊之中槍墮水者不少。時唐義謨、左俊逸等正在佛嶺而出約坑，合軍猛剿，賊兩段一面堵住過河之賊，一面迎敵鎮口衝出之賊。相持數時，賊始受創，退往江村。王華雲等亦在豹嶺脚，大有斬獲。而還是夜雨甚，賊冒雨涉水，由小川捨渡。我軍節節截剿，戰至響晨。唐義訓分軍抄出鎮口後路，仍率數營斜越深渡上游，賊見我軍過河，大駭而奔，折向黃備一帶。又爲金國琛步隊所襲，拋棄輜重略盡。十六日，唐義訓先派各營，而面設伏，以待賊。賊果向鎮口悉衆竄出，上下五六里，旗幟層列，梟水爭渡。猶未盡濟也。不料我伏軍突出擊之，既濟之賊半蹙入水，而未濟之賊，欲遁無路。馬登富、蔣信玉等從陸路環擊，浙軍礮船亦從水路駛至，賊乃伏地乞撫，願效前驅。中有廣賊千餘人，誓死不降。又經我軍直前痛剿，斬馘數百。惟游擊唐遠，竭力戰死之。是役也，殲大小酋目九人，降者散者數千人。僞幼孝王胡逆並死於亂軍之中。此十四五六等日，唐義訓一軍在豹嶺、佛嶺、鎮口等處，堵剿大勝之情形也。臣查湖州、廣德各賊，傾巢敗竄，勢將山窮水盡，以圖生路。幸易開俊、唐義訓等在歙縣東南，併力堵遏，俘斬降散，爲數甚衆。再得一二勝仗，可

冀就地殄滅，不至貽患江西。實屬有裨大局。在事出力員弁，應俟皖南全境肅清後，彙懇恩施。花翎參將銜游擊唐遠，擊賊陣亡，應請敕部照參將例，從優議卹。所有徽甯防軍截剿竄賊，疊獲勝仗緣由，謹會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陝甘督臣楊岳斌，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江西侍逆等股竄擾南安水城。江忠朝、王文瑞兩軍趕到，尙未擊退。楊岳斌已抵贛州，若南贛不清，恐難遽赴甘肅。湖州廣德之賊，經浙軍徽軍層層追擊，縱有零股竄入江西，亦不過數千人。得鮑超、劉典等軍迎剿北路，當易於肅清。皖北之英山、霍山一片賊氛，蔣凝學雖屢獲勝仗，而糧路尙屬梗塞。臣現調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等，率金陵萬餘人，由桐城進剿英山。調李榕王可陞何紹彩三軍八千人，由六安進援霍山。有此兩枝大兵，皖北亦易剿辦。臣本擬俟全皖肅清，再行移駐金陵。因兄弟會國荃病勢增劇，下游無人主持，定於九月初間起程駐紮江甯。舊治貢院工程，據稟可於九月一律完竣。臣到江甯親往驗工。如實無草率之處，再行奏請簡派試官，以昭慎重。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彭玉麟不專駐安慶片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寄諭「安慶地處上游，控制皖南皖北，不可無大員鎮撫，即著彭玉麟駐紮安慶，妥籌防禦。」等因。欽此。臣查彭玉麟習於水師，不習陸戰。咸豐十一年蒙恩簡授安慶巡撫，當經上疏固辭，具陳大略。目下金陵克復，長江雖一律肅清，而水帥事務尙繁且重。自兩湖以至蘇州，江淮湖海港汊紛歧，船隻千餘號，礮位數千尊，雖分爲四大支，而黃翼升係彭玉麟部下撥出，李朝斌係楊岳斌部下撥出，惟二人者，可以綜攬全局。今楊岳斌奉旨馳赴甘肅之任，臣管轄之事過多，所有長江水帥親定規模，不得不責成彭玉麟區畫一切。上自岳州下至崇明，旁及兩湖三江境內之湖蕩河汊，凡長江水帥提督所轄，何處立營分汛，何處創立衙署，開設船廠，均須彭玉麟周歷巡察，議定章程，由臣與該侍郎暨沿江督撫會奏。彭玉麟實不能專駐安慶，亦不能兼顧陸路。其安慶省城防守并善後事宜，臣已札飭藩司馬新貽，署臬司何璟暨記名總兵喻吉三會同妥辦，必無疎虞。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江南貢院工竣請放考官摺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奏爲江南貢院建修工竣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懇請簡放考官，仰祈聖鑒事。竊江南鄉試自咸豐九年在浙江借闈特開萬壽恩榜，并補行乙卯正科後，尙有戊午、辛酉、壬戌及本屆四科，歷經奏請展緩辦理。速本年六月江甯省城克復，臣親勘貢院，幸尙未全毀。當即鳩工庀材，飭派記名臬司黃潤昌監視興修。於八月十三日，奏陳大概，旋據該員以要工完竣，繪圖呈驗。臣於九月初一日自安慶起程，初七日舟抵金陵。初九日至貢院，查驗工程。所有主考監臨提調監試房官各屋瞻錄對讀彌封供給各所，新造者十之九，修補者十之一。號舍一萬六千餘間，新造者十之一，舊補者十之九。又因江南人文薈萃，向慮號舍不敷，酌就闈外圈入隙地，以備將來添建號舍之用。臣逐段勘驗，現僅號板未全，牌坊及油飾未畢。約計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竣。工堅料實，煥然一新。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雲集。現在已通飭各屬，出示曉諭，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江南監臨向係江蘇安徽兩省巡撫分科輪辦，本屆甲子及補行戊午各正科，係屬江蘇輪值之年。臣已咨明撫臣李鴻章請其屆時前來入闈，辦理監臨事務。其提調監試各官，向例於江安兩省藩臬道府大員中調派，內簾十八房，則於科第出身實缺州縣中考充。如實缺人數不敷，即於兩省該補之卽用大挑揀發。各班挑選，現值地方多係新復，實缺人員寥寥無幾。所有內外簾各執事，應由監臨官循例分別調取。至江南正副考官，向章八月鄉試，係於六月二十二日簡放主考，禮部於

二十日進本。此次十一月舉行鄉試，似應於九月二十二請旨簡放考官，向章江南主考由徐州臨淮滁州驛路行走。目下滁州等驛尚未整飭，應改由清江浦揚州馳驛南來，以免遲誤。前此咸豐九年借用浙闈舉行，已未恩科並補行乙卯正科，安徽取中正額，因皖北赴考人數較少，奏准先中六成，酌留四成。計兩科存留中額三十六名，俟皖北肅清後，於下科鄉試補中。目下英寇賊退，全皖將次肅清，應否將所留三十六名，於本科補中之處，請旨敕下禮部核議，知會正副主考，查照辦理。所有貢院工竣舉行鄉試，請旨簡放考官，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補行鄉試事宜片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再：臣於八月二十七日，欽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江南北現經蕩平，亟宜振興文教。前次寄諭，以貢院有無損壞為問，原欲於來歲特開一科，以免士子日久向隅。茲據該大臣親至貢院，履勘至公堂等處，及號舍均尚完好，惟號板毀失，監臨主考官等片瓦無存，現已派員採辦木料，趕緊興修，擬於九月奏請簡放考官，於十一月舉行鄉試等語，著即飭令委員認真經理。如工料一時不能畢集，即緩至來歲補行鄉試，亦無不可。仍著該大臣酌度時勢，再行奏請。」等因。欽此。本日續奉九月初四日寄諭：「會

國藩奏：貢院試士一節，恐本年為期過遲，辦理諸多窒礙。仍著遵前旨，酌度情形辦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慎重大典，不令草率從事，無任欽服。竊自六月攻克江甯省城後，臣弟曾國荃查看貢院，大致完好。即創議於本年舉行鄉試，先將各偽王府木料查封備用。臣弟素性任事最勇，有謀必成，帶病督同委員，廣集工匠勇夫，每日常有二千餘人，晝夜趕辦。而遠近一聞鄉試之信，四民輻湊，奔走階來。臣此次行抵省城，各街巷熙來攘往，煥然改觀，殊出意料之外。查鄉試事宜，除修理貢院外，以試卷為大宗。臣於八月間，已札飭江西藩司趕辦江南硃墨卷各一萬八千套，定限十月十五以前，委員解赴金陵，不至遲悞。其餘應需各件，均可咄嗟立辦。現已咨行各屬，出示曉諭，自不可更改前議。臣於此等大事，向以敬慎自持，斷不敢稍涉草率。所有遵旨酌度辦理情形，理合附片覆陳，仰慰宸廑，伏祈聖鑒，謹奏。

皖南北兩岸肅清摺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官軍驅賊出境，皖南北兩岸肅清，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鄂賊圍撲英山，皖軍戰守逾月，經喬松年節次奏報，浙賊併犯徽州，各軍截剿屢勝，亦經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奏報在案。方湖北髮捻大股由麻城入羅田，勢漸東下，六安守將蔣凝學率隊進剿，兵次金家鋪，立營甫定，為賊所困。我軍伺隙一擊，敗之。賊乃

轉趨英山圍襲縣城。將凝學裹糧馳援，又卻之。城池遂以得完。厥後蕲水另股之賊，羅田續至之賊，英山受創之賊，愈聚愈衆，環布長圍，日逼城壘。糧運文報一時俱絕。蔣凝學忍饑誓衆，屢戰獲勝。先後俘斬解散者以數千計。賊知不可復逞，於九月初間，悉數退竄楚境。適英韓郭寶昌擊敗霍山之賊，由六安以達英山。蔣凝學奉湖廣督臣之檄，亦即由英山赴援羅田。而賊之徧擾蕲水蘄州廣濟黃梅者，正入太湖西境。聞劉連捷、朱南桂等軍已抵太湖，遂悉數退竄鄂疆。此皖北暫就肅清之情形也。賊之由浙入皖而延擾徽郡者，易開俊迎擊於山陽坑，六甲嶺、胡須嶺等處。唐義訓、金國琛截擊於豹嶺、佛嶺、黃備嶺口等處。臣前疏業已詳陳。賊自鎮口一敗，死者降者散者棄老弱輜重而遁者十之六七。唐義訓慮餘賊尙圖鋌走，率所部馳至草市遏之。金國琛亦要截於小溪。賊乃踰歙嶺而逸。唐義訓令左俊逸出連嶺，王華雲出白際嶺，宋光隆出馬金嶺，跟蹤追剿。仍自將兩隊，以繼各軍之後。賊聞徽軍出嶺，足不停趾，急走。遂安竄入章村、郭村一帶。左俊逸、王華雲、宋光隆追及郭村，斬三百餘級，解去千餘人。金國琛亦自小溪逐賊而來，賊橫竄馬石橋，出豐口小路，陷開化。走華埠，據報漏逸。而西者不過數十。此皖南全境肅清之情形也。臣查十年以來，安徽南北兩岸，受禍最烈。今幸仰仗天威，全皖粗安。予黎漸有還歸之望。然湖北之賊尙趨重於蕲水、廣濟等縣，臣方添調各軍，扼堵太湖、潛山、宿松、英、霍等處，是皖北目前之肅清，未可深恃。皖南之賊竄入

江西節節皆有重兵，餘匪當竄楚粵，不能復擾皖境。所有皖南諸軍如易開俊、唐義訓、劉松山、金國琛等，防剿多年，艱苦備嘗，應卽簡懇恩施，以昭激勸。提督銜安徽壽春鎮總兵易開俊，可否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署安徽皖南鎮總兵唐義訓，可否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并簡補皖南鎮實缺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可否簡放實缺，並給予一品封典。前布政使銜湖北安襄鄖道降補同知金國琛，可否先行開復道員原官。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彙入擊退竄賊各案內，容臣開單奏保，均出皇上鴻施。所有官軍驅剿竄賊，皖境肅清緣由，謹會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陝甘督臣楊岳斌、安徽撫臣喬松年，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賞曾國荃人獲恩摺

（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曾國荃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並著賞給人蔭六兩，交該撫祇領，用資保衛。」等因。欽此。臣當卽恭設香案，率同臣弟國荃、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以書生從戎，膺旂疆寄屬，以陳帥白下，述寇稽誅，謬遭大而投艱，幾智窮而能索，逮夫大功粗就，懋賞榮膺，異數析於信圭，溫詔榮於華表，方竭誠而圖報，乃嬰疾而逾時。乞骸之疏甫陳，逾格之恩已沛。

令還山以靜攝，准開缺以過歸。天上頒來，遙錫駐年之藥；田間退處，敢忘向日之葵。舉族增榮，闔門銜感。臣惟有互相規勸，益矢忠誠。諄囑臣弟回籍，上緊醫治。一俟病痊，即令奏請銷假，入都陛見。跪求聖訓。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謝賞雲騎尉及直隸州知州恩摺

(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恭閱邸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前任湖南候補選同知會國華著加恩賞一雲騎尉世職，前即用知府曾貞幹著加恩賞給伊子直隸州知州照例補用。」等因。欽此。臣等聞命之下，感泣難名。伏念臣弟國華等夙抱愚忠，未嫻遠略。或從戎於皖北，報國捐軀；或剿賊於江南，以死勤事。疊荷兩朝賜卹，同蒙高天厚地之施，固已闔室鏤心誓圖結草銜環之報。茲因金陵奏捷，玉陛推恩。凡封疆將帥之大臣，悉邀世賞；而禦侮後先之末吏，並沐皇仁。羽林廂都尉之班，角卯忝方州之長。在聖主眷懷忠節，今古獨隆；在臣家渥戴恩榮，存沒均感。臣等惟有督教臣姪，讀書敦品，砥行礪名。共勉經文緯武之資，並矢移孝作忠之志。庶幾仰答生成，闔澤於萬一。所有微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各營勇丁陸續遣撤，已及二萬五千餘人。臣弟會國華於十月初一日起程，親帶後批勇丁回籍。各頭餉銀俱先儘遣勇之資，又給與期票，期札訂定數月後補領。現在頭二批業已到籍，沿途均屬安帖。前由金陵派援皖北之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行抵太湖宿松，先經官文檄調，會剿劉連捷抱病甚重，恐一軍獨進不能制此大股，具稟請示前來。臣因檄令三軍同進，爲赴鄂援剿之師。又添調易開俊由皖南率隊渡江與李榕王可陞等同爲後路策應之師。適奉九月二十六日寄諭飭催赴鄂。臣又趕解行糧四萬兩，催令前進。乃部勒甫定，而鄂事旋鬆。羅田蕪水之賊已由太湖潛山境內橫竄，霍山之黃尾河、管駕渡等處，皖疆又形吃緊。臣以軍事瞬息千變，不特臣相距七百里外，不宜遙制。即官文、喬松年相距五百里內外，亦難一一懸斷。因函致馬新貽，請就近酌度緩急，和衷調度，無論在鄂在皖，總以劉連捷等軍力當前敵，以王可陞等軍保固後路。各軍之銀米子藥，皆取給於安慶糧臺，與馬新貽息息相通。凡官文、喬松年有所調度，亦請馬新貽與之往返函商，庶幾節節靈通，無彼此兩歧之患。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摺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月初八日奉諭「現在江南已臻底平軍務業經肅事即著會國藩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期迅速前進勿少延緩第恐會國藩之兵由東路進偏賊必避兵西竄武漢一帶防守亦關緊要官文俟會國藩到後即可回駐省垣會同吳昌壽妥籌防範並將各營餉需源源接濟毋令缺乏僧格林沁現駐黃岡之上巴河第恐深入楚境難保賊匪不伺隙竄擾北路著酌量情形扼要駐紮力固豫疆賊或北竄即著督率馬步迎頭夾擊以期聚而殲旃僧格林沁官文會國藩均係威望素著似此三面扼紮必能將此股賊匪悉數殲除剋期肅事至江南甫經肅清所有撫輯地方一切事宜均須妥為籌辦即著李鴻章前赴江南督署總督篆務會國藩俟李鴻章到後即行交代起程二等因欽此適值李鴻章前來江南辦理監臨事務十月十七日馳抵金陵臣與之面商湘勇多剿髮匪少遇擒匪不若添調淮勇熟於緝捕之程途兼悉擒匪之伎倆湘淮各軍三路并進更資得力因會檄調劉銘傳李鶴章等統率淮勇渡江而北隨臣西上進剿皖鄂之賊臣自咸豐四年躬親矢石屢次敗挫厥後十載久未親臨前敵即元年秋間大疫賊氛紛乘會國

荃被圍四十六日鮑超絕糧三日臣俱未親行援救本年屢奉諭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親往圍攻非膜視也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諸將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與僧格林沁官文同駐斬黃四百里之內以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啓賊匪輕視將帥之心擬仍駐紮安慶六安等處派劉連捷等直入黃州各屬聽候官文調遣凡臣所能調者官文皆能調之臣部之名位勞勞以鮑超為最著諭旨詢派督辦軍務臣尙奏請由沈葆楨和衷調度豈有官文督楚十年反不能調楚師之理倘有不遵調度惟臣是問力戒將士畛域之見以敦江楚一家之誼務將此股髮捻悉數掃除使皖鄂一律肅清庶幾仰慰宸廑於萬一除交卸督篆起程日期續行具奏外所有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甯省城建立湘軍昭忠祠摺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江甯省城捐建昭忠祠彙祀湘軍陣亡傷病將士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前任浙江撫臣曾國荃咨稱「同治元年五月間進攻江甯駐軍城下以來凡我從征將士屢次攻奪要隘捍禦劇寇計先後陣亡傷亡近九千人積勞病故萬六千人皆係沒於王事今大功粗定自應擇地建祠立主奉祀以妥忠魂據各

營官自期得江甯城北遊在第五橋地方有僞聽王府一所係賊中，新造之屋，共七重。前臨小塘，後抵石婆巷，東至進香河，西有圍牆，外皆空地，堪以此屋改建江甯昭忠祠。除山園茶暨各營官捐貲興工，修整外，應查明陣亡傷亡病故各員弁銜名，建立木主入祀。每年春秋二祭，派地方官主祭。等情。請奏前來。臣查楚軍水師殉難人員，曾在湖口建立昭忠祠，臣於咸豐八年八月會同楊載福、李續賓具奏，欽奉諭旨允准，飭地方官春秋致祭在案。自會國荼師抵金陵，攻戰兩年，將士死者尤多，雖屢邀朝廷優卹之文，而崇祀報功，尙闕焉而未備。茲就城中遺屋，略加修改，凡陣亡傷病文武員弁兵勇，分別正祀附祀，依次列入，庶足妥侑毅魄，激勸方來，合無仰懇天恩，准照各府昭忠祠之例，飭地方官春秋致祭，於聖朝褒忠勸節之道，或亦有補於萬一。所有請建江甯昭忠祠緣由，理合繕摺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交卸督篆仍回本任摺

(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爲恭報微臣交卸督篆，并遵旨仍回本任，各日期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奉馳赴皖鄂督勦之命，遵經檄派各軍，並將擬駐安慶六安等處就近調度情形，於十月二十二日具陳大槪在案。拜摺後，飭令李鶴章輕舟回營照料，劉銘傳、周盛波刻日拔隊渡江。嗣據周盛波呈報，定於十一月初六、初八等日，率所部九營由深

陽先後起程，劉銘傳亦定於十二日率所部十六營，由廣德建平陸續起程。臣將地方經辦事宜，略爲部署，先於初三日交卸兩江總督篆務，科簡西行。續奉寄諭：「據曾格林沁等先後奏報，斬水獲勝，成大吉，軍解圍，賊竄山等處，經僧格林沁督師進勦，擒獲首逆多名，降者十餘萬衆。昨又據喬松年奏報，扶逆陳得才自戕，髮逆除淨盡。皖省一律肅清。是楚皖近日軍情較之半月以前，大不相同。現在楚境餘賊，由黃孝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敷勦辦。曾國藩又派劉連捷等軍歸官文調遣，計日定可廓清。著即飭令劉連捷、李鶴章、劉銘傳等軍，迅赴黃州、德安等處，遇賊即擊。如賊趨皖豫，並令各軍分投防勦，通力合作，爲一勞永逸之計。曾國藩即可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陵安慶調度。」等因。欽此。在鄂中髮逆雖經全數殄滅，而捻逆退竄德安一帶，則由鄂而豫而皖，均係往來熟徑。劉連捷等軍宜以黃州上巴河爲老營，凡黃州八屬有警，即令分隊馳勦，并添派吳坤修前往料理營務。劉銘傳等軍宜以三河尖固始爲老營，凡皖豫交界有警，即令相機防勦，仍飭派李鶴章同往料理營務。有此兩枝勁旅，庶可騰出湖北本省兵力，專顧德安蕪陽等處，以爲通力合作之計。頃准李鴻章將總督關防派弁齎送出關，臣即於十一月十七日接篆照常任事。俟此間科場完竣，諸務就緒，擬仍乘坐輪舟駛赴安慶黃州一次，面囑諸將妥籌防勦，迅掃上游餘孽，以慰宸廑。所有遵奉諭旨交卸回任各緣由，謹繕摺摺由驛奏報，伏乞皇太

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為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本年春夏以來江皖兵事尙亟凡先後寄諭事件有關調度攻戰者業經隨時詳奏馳慰宸廑厥後金陵克復百緒繁興計秋冬奉旨垂詢之事未及具覆者尙有數端謹分條為皇上敬陳其略——伏讀諭旨飭派曾國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其有應行修葺之處飭臣一面查明情形迅速奏聞一面督飭地方官酌量興修等因查孝陵衛在江甯省城東北為昔年向榮等駐軍之所十年兵燹不特饗殿全毀即圍牆碑亭亦已蕩然無存仰荷聖慈優禮勝朝遣官致祭適即移會曾國荃於九月二十日按照會典謹備祭品前往行禮臣亦嘗往展謁一次察看明陵毀傷過甚修理維艱旋委善後局司道勘估工程據稟匠人不甚諳練約略估計需銀在十二萬兩以外金陵應修之工極多且鉅六月十六被城時地道缺口及南門城樓甫經修竣頃又於十二月初七日挑浚秦淮河此三處皆用營中勇夫分段賦工然需費已二萬有奇此外城脚地道二十餘處明春有頽坍之虞目下無此鉅款與修即明陵要工亦尙無款可撥不能不稍緩數月再行籌辦——諭旨有云曾國藩咨送李秀城供詞一本昨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均已覽悉末段

所載該逆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言招降事宜有十要洪逆有十誤均歸刪節將原供仍詳細鈔錄咨送軍機處——等因查李秀成原供據拾數萬言雖多可信之處而自誇戰功與各路軍報不甚符合其中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臣竊謂該逆斷無赦理江西湖北各賊股亦斷無憑該逆尺書全數就撫之理是以將其支詞妄語概行刪節既奉諭旨查詢茲將其十要十誤及其他語補鈔進呈以備考核——諭旨又因李秀城供詞內稱張國樑遺骸係伊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飭臣傳知曾國荃派員尋覓即飭該故員家屬認領改葬等因遵經恭錄轉移曾國荃派員往查日久無獲臣又續派副將朱士達守備施占琦前往丹陽東門外附近寶塔之皖江會館三義閣一帶徧詢該處居民並寺僧寶華僉稱從前寶塔下井無墳墓咸豐十年賊擾後始有墳墓一坵本年九月曾國荃派員尋訪後又經馮子材委員訪求張國樑忠骸至此啓視不符重為加工封築此外別無一墳更無一能知之者旋據江西縣丞王丙焯稟報伊弟丙椿在張國樑部下同時戰歿丙椿隨身長夫現在逃至江西頗能述當日死事情形臣已批令飭派該長夫送至金陵以憑詰問張國樑收埋下落尙不知有無端倪——諭旨又詢江北之餉計可騰出若干飭臣等在明實在數目以一半分解甘省以濟要需以一半分濟皖軍前敵如甘省待用萬分緊迫即將此有著之款儘力籌撥不必拘定一半之數並著妥議章程迅速具

奏等因臣查江北糧台進款約有數大宗曰釐金曰漕折曰地丁雜稅蘆課曰運庫月協二萬曰統捐曰花布行棧按畝各捐本年八月以前每月所入計十萬兩有奇自奉准部文畝捐行棧捐先後停止釐捐局卡分別裁併而統捐一款明春勢難再辦地丁蘆課等項現經藩司衙門詳請留作旗綠各營坐餉之需另案會奏漕折一款本年已奉部駁不准截留旋經富明阿奏准暫留借充遺撤各勇之用仍須籌款解還舍此數者統計來年騰出有著之款惟運庫協餉及江北釐捐二宗每月不過五萬兩臣擬俟揚州防勇撤竣後先提江北四五箇月入款儘數解部抵還本年所留漕折此後按月以三萬兩撥赴甘省以二萬兩留借皖軍仍俟皖軍一經裁撤即將此項分成之餉併解甘肅以濟要需是否有當恭候訓示遵行諭旨又以池州府知府范先謨飭臣隨時悉心察看如始終不能勝任即行據實參奏毋稍遷就等因臣當即札飭藩司密爲訪察旋據稟該員范先謨由安徽候補直隸州委署池州府篆循分供職尙無別項劣跡學政朱蘭在池州考試月餘臣細加詢訪亦無貶詞惟係佐雜保升之員器識未免狹小而署任已滿一年辦事殊少振作未便稍涉遷就臣現函商撫臣喬松年即將該員撤任調省仰副聖主澄敘官方之至意以上五條皆奉諭飭查之件謹分晰條列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豁免皖省錢漕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查明皖省各州縣應徵錢糧雜稅分別被災輕重酌擬蠲免年分請旨遵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江蘇安徽兩省歷年積欠錢糧及雜稅等項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經戶部奏奉諭旨「截至克復之日爲止著曾國藩李鴻章喬松年各飭藩司分別查明彙奏請豁」等因欽此仰見聖主痾瘼在抱念切民瘼欽感曷任伏查江蘇被兵地方應蠲錢漕業經李鴻章隨時會摺奏辦安徽八府五十九州縣陷於粵逆者十居其七破於捻匪叛練者十居其三蹂躪情形較他省爲尤甚遵經督飭前藩司馬新貽會同臬司何璟糧道王朝綸詳查去後旋據查覆皖南徽甯廣等屬兵戈之後繼以凶年百姓死亡殆盡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皖北滁全來天旺等屬爲豫勝營駐兵之地亦爲羣賊往來之路淮北鳳穎泗等屬苗捻出沒恣意焚殺至再至此皆受害較重者也沿江安池太廬和六等屬多係水鄉又遭兵燹十年之久此亦受害次重者也溯查咸豐十年閏三月奉上諭「懷遠鳳陽五河各縣及臨淮鄉應徵咸豐七八九十等年錢漕均著照部議概予豁免十一年十二月奉上諭「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失陷郡縣明年錢糧一概蠲免」又先後奉准部文豁免咸豐九年以前積欠錢糧漕米蠲免同治二三年安徽蒙亳等處錢漕本年四月

間戶部議將會經失守地方收復以前積欠錢糧全行豁免均蒙
俞允此次續奉恩旨自應欽遵併案辦理惟安徽用兵十餘年通
省淪陷殺戮之重焚掠之慘殆難言喻實爲非常之奇禍不同偶
遇之偏災縱有城池克復一兩年者田地荒蕪耕種無人徒有招
徠之方殊乏來歸之戶新贖等公同察核若僅照克復年分酌
錢糧民力實有未逮新賦尙難於輸納積欠亦徒有其名擬請援
照亳州二州縣及江蘇武進陽湖兩縣之例於克復後加豁一二
年以示格外體卹除咸豐九年以前民欠錢糧漕米已奉旨豁免
不計外請將受害最重之績溪甯國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涇縣青
陽石埭廣德建平十一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治四年止并受害
較重之鳳陽及臨淮懷遠壽州鳳台穎上霍邱滁州全椒來安
盱眙天長東流歙縣黟縣貴池建德十六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
治三年止同受害次重之懷甯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祁門銅
陵休甯英山當塗蕪湖繁昌合肥無爲舒城廬江巢縣定遠宿州
五河和州含山六安霍山二十五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治二年
止暨受害稍次之婺源阜陽太和泗州及舊虹鄉靈璧五州縣咸
豐十年起至同治元年止一應民欠正雜錢糧銀米商牙魚雜各
稅壓徵蘆課各項官租概行豁免又亳州蒙城二州縣咸豐十年
起至同治元年止民欠錢漕并請補行豁免所有安慶新安宣州
建陽廬州鳳陽壽州泗州長淮各衛錢糧銀米亦與屯坐州縣一
律照辦內有津貼一項向不豁免第漕艘現已停運旗丁同一被

難應請一併按年豁免其城池完固及克復多年曾經徵收錢糧
之各州縣仍循例造冊查明實欠在民者始准豁免徵存在官者
嚴行提解藉端侵挪則按律參追凡被擾後未經啓徵之處冊檔
全失應暫免造冊俟將來開辦之年統以未豁年分起照例辦理
而本年業已起徵之處亦難照額全完並俟秋成後另行詳辦等
情曾詳請奏前來臣等復查安徽全省賊擾殆遍創鉅痛深地方
雖有已復之名而田畝多係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終日不通行
人百里不見炊煙該司道等請將應徵錢漕援例加豁之處均係
體察情形迫於萬不得已當該司道七月具詳時廣德尙未克復
臣等以皖江南北未能一律肅清又經展轉行查是以陳奏稍遲
茲直殘歲將終陽春布澤皖省全清已歷數月合無籲懇天恩准
照所請年限分別豁免以紓民困而廣皇仁其廣德建平甯國縣
三屬被害尤酷應照原詳加免一年一併繕具清單仰懇恩施恭
候命下之日刊刻騰黃徧行曉諭使官吏悉絕弊端而災黎均沾
實惠以副朝廷軫恤元元之意所有應豁皖省錢漕雜稅遵旨查
覆緣由謹同漕運督臣吳棠合詞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訓示再同治元二兩年尙有改辦抵徵之州縣雖係捐助軍餉亦
與正賦無殊應將該兩年抵徵未完者比照錢糧一例請蠲以免
兩歧其蠲免各處現在已有開徵者流抵將來應徵之項卽由各
該州縣刊列免單詳開恩蠲年分及流抵新賦字樣按戶付執以
爲流抵確據合併陳明謹奏

欽奉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臘月以來，疊奉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十二月初九、十五等日寄諭，飭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迅赴豫省，歸併格林沁調遣，鮑超迅赴甘肅，新彊飭臣與各省督撫酌撥協餉等因。臣反復籌維，恩所以助剿中原，經營西北之道，謹就愚慮所及，爲我皇上分籌陳之。

一、剿辦捻匪宜用淮勇，並宜用船運火器，至周家口一帶也。——查捻匪出沒無定，馬隊頗多，遑軍不慣麵食，不善馳聘，於剿捻難期得力。惟李鴻章所部淮勇居址相近，熟悉捻匪行徑，足以制其死命。臣於辛酉年初招淮勇時，曾以剿捻相期，諸將亦毅然自任。此次諭旨飭劉銘傳等赴豫，維時李鴻章尙在金陵，臣與之面商，李鴻章以淮勇剿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惟稱劉銘傳等所用洋礮軍火最爲笨重，須由水路運送，路遙河涸，目下不能達豫等語。該撫回至蘇州，又將此情切實具奏矣。臣查蘇軍赴豫，不特洋鎗炸礮宜由水路運送，卽子藥米糧亦須多備船隻，源源濟運。河南水次，以周家口爲都會，自揚州洪澤臨淮，潁州以達於周家口，計程三千餘里，冬春水涸，挽運極艱，似若嫌其迂緩。然淮勇所長，全在大器，須俟淮潁水漲，將軍火米糧運足，然後用其所長，猛擊

猛進，無饋運不繼之患。周家口距汴梁最近，亦無驅賊北竄之患。

一、西路軍務宜并力先清甘肅，再及關外。臣慮餉項日絀，不能協濟鮑軍也。——新彊回氛甚熾，本宜及早撲滅。惟甯夏淪陷，階州未復，秦隴戒嚴，甘肅兵單餉絀，軍無固志。內地之根本未穩，焉能揚威塞外？似須將嘉峪關以內一律掃蕩，方能大舉出關。鮑超接奉疊次恩旨，急思回籍募勇，立功西域，以圖報稱。頃據該提督函商臣處，詢問出關事宜，並請將現營之楚軍全數帶赴新彊。臣詳細函復，言楚勇離甘太遠，不服水土，不如川勇相距較近，會在新彊著有成效。由江西帶去舊部，以六千人爲率，由四川續添新軍，以四千人爲率。若再多，則籌餉不易，轉運尤難。且還劉募勇，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由龍安而至甘肅之階州，古所稱陰平道也。由保甯昭化而至階州，近日水陸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帶至階州，尙其不服水土，卽須酌量遣回，換募川勇，乃可率之出關。各等語。函復去後，旋接鮑超來文，擬帶舊部八千三百人西征，並由沈葆楨據咨代奏矣。聞閩中賊勢猖獗，江西官紳頗欲留營全軍，先清閩匪。以臣愚見，鮑超目下回籍葬親，所部全軍儘可暫留江西防剿閩匪，待數月假滿以後，鮑超一面由夔府馳赴川北，另募新勇，大加訓練。宋國永一面由

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兩者均不致遲誤，至諭旨令臣與各省督撫協撥餉軍之餉，臣處兵勇尚多，餉項奇絀，實無餘力協撥關外巨餉，伏乞聖鑒。

一餉源日匱，必須多撤楚勇也。——臣處向來募兵，約計入款出款，不甚懸絕。故積欠雖多，尙未譁潰。自元年克復沿江十餘城，籌金陵之圍師，增南北之游兵，置各城之戍卒，陸續添至十萬人。於是入不敷出，爲數甚鉅。今春減去江西釐金之半，臣遂若旁皇失措。幸蒙聖恩，飭總理衙門撥銀五十萬兩，前後共收到四十餘萬，實出意想之外。臣今年所幸免決裂者，全賴此巨款彌縫其間。今則輪船經費，業經用罄。江西廣東之釐金，業經歸還該省。湖南東征局之半釐，除留清期票欠餉外，明年亦將裁撤。入款日見其隘，而出款不見其減。

反覺其增。如蔣凝學請領赴甘途費銀四萬兩，楊岳斌請協募勇經費一萬兩，金陵科場及浚河修城，共銀十餘萬兩，皆係決不可省之項。臣再四籌思，舍裁勇別無節餉之法。秋冬之間，臣處已撤勇三萬，明歲當續裁二萬餘人，金陵守兵當裁去七千人，皖南朱品隆、唐義訓兩軍亦應次第裁遣。皖北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前因行糧無措，未遑赴楚。旋接

官文兩次來咨，以楚境漸次肅清，飭令該軍無須前往。現在金陵安謐，劉連捷患病甚深，應即先撤該軍。而朱南桂等二軍，亦在裁撤之列。除韋志俊、洪容海、古隆賢、陳炳文諸降將

另謀安插外，其餘總以多撤爲貴，騰出有用之餉，不特足供留防之勇，亦可解濟西征之軍。且數萬之衆，早散早遣，尙恐不免於後患。豈可聽其安閑長聚，致貽無窮之累。臣素非畏事之徒，近年統勇過多，惴惴焉若不克終日者。故薄立功績，不敢自喜，但求遣散各勇，不生他變，庶免於咎戾。以上各條，謹就近日軍情諭旨，再三訓飭者，縷晰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何桂珍等請予諡片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再臣欽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李元度一員，本日又催令宗棠迅即查覆侯覆奏，到日再降諭旨。江忠源已屢次加恩，於朝廷報功之典，亦尙允當。此次該大臣所請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應如何一併加恩之處，即著該大臣查明具奏。等因。欽此。除李元度之案業經續奉諭旨交部定擬。江忠源之績本年又蒙特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未敢再乞恩施外，惟原任安徽甯池太廣道何桂珍以道員率三百人，責以救援廬江，遂至鑄職。其在軍備嘗艱苦，挫折萬端，實屬世所罕聞。遽殞於叛人之手。臣至今猶憫其冤，補用直隸州知州道員例議卹劉騰鴻銳志討賊，幾與羅澤南、李續賓齊名，所部千餘人，由鄂援江，無堅不破。江西大難因此而解。苦攻瑞州中礮洞脅，齎志云殞，遠近悼惜。候補

游擊雲南臨沅鎮都司畢金科，當世驍將。七年正月，景德鎮之役，實因餉絀而冒險求戰，輕兵深入，失此將材。之三人者，荷蒙先皇帝卹贈，有差。忠勇邁倫，死事甚烈，深恐積久弗彰，合無籲懇天恩，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各予賜諡，以表忠藎，而示來茲。謹附片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讀！「復興初中算術」的或

教授「復興初中算術」的……人人必備

復興初中算術習題詳解

陳元亨著 王震保校

根據復興初中算術的內容，運用最新學理，將全部習題，澈底詳解，一題有一題答案，一題有一題算理，反覆推求，明白無比。能使讀者——

縮短解答的時間
節省思索的精神
發揮數學的天才
增加演算的興趣

雖然諸君，平素對於算術視為畏途，一讀本書，便有游刃有餘，事半功倍之樂。

本書內分十章，與復興初中算術之內容，完全一致，包括整數四則，整數性質，分數，小數回省略算，複名數，中外貨幣，百分法，利息，比例，開方各部，對於各種雜題及應用問題之解答，尤為詳盡。不僅為教師學生最佳之參考，貢獻於自修數學者，尤為偉大，與復興初中算術對照研究，不須指導，自然領悟。

